



内部交流读物

# 珠三角工厂日记

丸子

2018年6月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 目 录

☆☆☆☆☆☆☆☆☆☆☆☆☆☆☆☆☆☆☆☆☆☆☆☆☆☆☆☆☆☆

☆☆☆☆

为什么选择出版《丸子工厂日记》？ .....	1
个人自传 .....	3
我和丸子的二三事 .....	15
东莞（2010.6-2011.4） .....	20
（2010.6.12-17）找工作 .....	20
（2010.7.6） .....	26
（2010.7.7） .....	27
（2010.7.14） .....	27
（2010.7.16） .....	29
（2010.7.19） .....	30
（2010.7.20） .....	30
（2010.7.22） .....	31
（2010.7.23） .....	33
（2010.7.27） .....	33
（2010.8.3） .....	34
（2010.8.4） .....	37
（2010.8.6） .....	37
（2010.8.18） .....	38
（2010.8.20） 记事 .....	39
（2010.10.6） .....	41
（2010.10.10） .....	42
（2010.10.11） 夜班主管 .....	43
（2010.10.12） 夜班主管的新花样 .....	46
（2010.10.16） 心情 .....	47
（2010.10.17） .....	48

(2010.10.19) 会谈室 .....	48
(2010.10.29-2) 我的自白 .....	52
(2010.10.29) .....	56
(2010.11.3) .....	57
(2010.11.4) .....	58
(2010.11.14) 消防演习.....	59
(2010.12.3) 工友 A 的故事.....	60
(2010.12.8) 发现的问题 .....	62
(2010.12.9) QC.....	63
(2010.12.23) 馒头 .....	65
(2010.12.24) 加班 .....	66
(2011.1.9) 琐事.....	67
(2011.2.13) 一个口罩引起的.....	68
(2011.3.1) 卧底.....	69
(2011.3.1) 小偷.....	70
(2011.3.5) 烦躁.....	71
(2011.3.5) 我跟工友的矛盾.....	72
东莞工厂杂记 .....	75
代班指导员 .....	75
工厂趣事两则 .....	82
老员工 .....	84
环境 .....	90
客户参观 .....	91
加班超时请假风波 (1) .....	92
加班超时请假风波 (2) .....	95
请假 .....	99
20 分钟的加班 .....	101
我理解的怠工 .....	103

入厂感受 .....	104
某港资家庭制品厂（深圳，2011.5-9） .....	107
（2011.4.29）找工作.....	107
（2011.5.3）友人关于富厂的回忆.....	108
（2011.5.4）面试.....	110
QC 面试.....	112
第一次进法院 .....	114
东莞与黄田工厂比较 .....	116
愤怒 .....	118
工友的一次罢工经历 .....	121
完美 .....	123
我的工厂（工厂观察） .....	127
夜班选人 .....	131
有感 .....	132
又不见了 .....	134
某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深圳，2011.10-2012.6） .....	136
（2011.10.18）早会.....	136
（2011.10.21）跟老板谈工资.....	137
（2012.4.10）谈情说爱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140
（2012.5.3）工资保密 .....	141
（2012.5.9）年龄危机（一个工人的牢骚） .....	142
（2012.5.25）你是老板亲戚吗 .....	142
牢骚 .....	143
（2012.6.7）第一次维权 .....	144
富厂（深圳龙华，2012.9-2013 中秋） .....	159
什么也不会，照样进厂 .....	159
上班第一天.....	161
（2012.9.5）拖鞋丢了 .....	164

(2012.10.6) 要骂就骂 LXL.....	165
(2012.10.18) 咱也牛了一把 .....	165
(2012.10.28) 轻松愉快的一天 .....	166
(2012.11.11) 一口水.....	167
(2013.1.8) .....	168
(2013.1.21) .....	169
(2013.2.18) .....	171
(2013.2.20) .....	173
(2013.2.21) .....	175
(2013.2.22) .....	176
(2013.2.25) .....	177
(2013.2.26~3.14) .....	178
(2013.3.4) .....	190
(2013.3.7) 这样也可以呀 .....	192
(2013.3.9) 工作的某一天 .....	193
(2013.3.11) 阳光明媚,你享受了吗.....	197
(2013.3.19) 难熬的八小时 .....	198
(2013.4.1) 检讨书 .....	199
(2013.4.25) .....	200
(2013.4.2x) .....	200
(2013.4.30) 打混 .....	203
(2013.5.9) 待料 .....	204
(2013.5.10) 并批的教诲 .....	205
(2013.5.25) 标准答案 .....	206
(2013.6.6) 夜班,就一个困字 .....	207
(2013.6.14) 一次又一次 .....	207
(2013.6.16 就是这么牛) .....	208
(2013.6.19) 对比 .....	209

(2013.6.29) 财产 .....	210
(2013.7.16) 清理水杯柜 .....	211
(2013.7.18) 妥协 or 福利 .....	212
(2013.7.30) 无题 .....	213
(2013.9.2) 组长的眼神能杀人，你信吗？我信 .....	214
(2013.9.12) 没人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产量 .....	215
(2013.9.23) 神奇的圈圈 .....	216
富厂记事 .....	217
富厂工作点滴 .....	222
打工心情（1） .....	230
富厂皇宫 .....	233
等 .....	241
富厂的劳动条件 .....	244
调休 .....	246
难熬的夜班 .....	248
怠工前传 .....	249
怠工 .....	255
(2013.8.30-9.16) 离职前的一次生产异常 .....	260
别了，富厂 .....	291
×科传动（深圳，2014.11-2015.5） .....	293
(2014.12.11) 有趣 .....	293
(2015.1.29) 吃年夜饭 .....	293
(2015.1.30) 你不加班，明天看着办 .....	295
(2015.1.30) 辞职风波 .....	296
×科传动四个女同事 .....	298
(2015.5.4) .....	306
嘉×模具厂（深圳，2015.6-2016.7） .....	309
(2015.5.10) 两个谈话有个坑 .....	309

(2015.8.1)	310
(2015.8.2) 一次生产会议	313
(2015.8.3)	315
(2015.8.4)	317
(2015.8.10)	318
(2015.8.12)	320
(2015.8.14)	322
(2015.8.15)	326
(2015.8.18)	328
(2015.9.2)	330
(2015.10.5) 趣事	331
(2015.10.27) 安全生产厂规厂纪早会	331
(2015.11.8) 为嘉×人点赞	334
受表扬的我	335
(2015.11.10)	338
(2015.11.21)	339
(2015.11.25)	340
(2015.8.18) 冒火	346
(2015.8.18) 怎么办	347
(2015.9.11) 报复	349
(2015.9.11) 有的选吗	350
(2015.11.26)	353
(2015.12.9)	356
“公司是船，我们在船上”	360
(2015.12.31)	362
(2016.1.8)	364
(2016.1.11)	367
(2016.1.12)	370



(2016.1.13)	372
(2016.1.14)	375
(2016.1.15)	376
(2016.3.28) 又得罪一个项目	382
(2016.3.31) 论资源的充分利用	383
(2016.4.2) 不接电话	385
(2016.4.2) 不负责任	386
(2016.4.14) 自信	391
(2016.4.14) 装	391
(2016.4.15) 效率	393
(2016.4.15) 骗子	393
(2016.4.16) 年终奖一分都不能少	394
(2016.4.18) 有意思	396
(2016.4.20) 计较	397
(2016.5.7)	398
(2016.5.10)	402
(2016.5.26) 吵架	412
(2016.5.26) 相同的事件再次发生	414
(2016.6.21)	415
(2016.6.23)	416
(2016.6.23) 风波	420
(2016.6.23) 同样是醉酒	429
(2016.6.29) 离职前的偶遇	430
奇葩的公司	431



## 为什么选择出版《丸子工厂日记》？

2010年，珠三角发生了大量的罢工，震动全国。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对工人话题、罢工现象的关注；有些学生出于好奇，在工厂打短期工，体验工人的生存，也有一些学生开始讨论工人在劳资纠纷中的组织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几个读过大学、已经上班的八零后，包括丸子，选择了在2010年前后到珠三角进厂，希望了解工人阶级，协助工人斗争。从2010年6月到2017年初，丸子换了多家工厂，先后写了173篇日记形式的工作见闻，共计约17万字。她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在工厂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我们所知的，不仅为了谋生，也带有其他目的进厂的那批青年当中，坚持时间最长，记录工厂生活最多的一个。

与很多在珠三角的工人一样，丸子出身于农村家庭。90年代市场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不公平与贫困，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上班后的工资，很多都寄回家给父母盖房子、改善生活。她与其他工人又不一样：她读过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内顶级高校的实验室工作，本来有稳定的职业前景。但她一直怀有苦闷情绪，对社会压迫有着本能的排斥。结果，在我们的“影响”下，为了一句“这世界是工人创造的”，来到珠三角的工厂，做了一个流水线工人，拿着不到原来一半的工资。

当然，在工厂里，她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用一贯倔强的性格、认真工作的态度、反抗不公的本能，在工业区里生存着，记录着。

丸子的苦闷情绪，在这一代青年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但选择在工人阶级中寻求社会以及个人出路的实践，却很少见。丸子的特别之处，第一，她是一个行动的人，只要真的想做，就会不犹豫地

去做。无论做什么，她都会尽可能做好。第二，我们这几个八零后，形成了一个“工厂龙门阵”的协作圈子，一直在试图协助工人斗争。这个圈子的活动，让丸子有一个大致的努力方向，可以坚持这么久。

几年以来，我们这个进厂的小团体内部，通过不断访谈国内外的斗争工人，记录工人生活、抗争的过程，分析珠三角工人斗争的特点和趋势，办杂志、印小册子，直至在工人内部配合他们对资方的反抗……可以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人阶级的力量所在，也在寻找自身扎根工业区的思想动力。在实践中，我们时常感到同志太少，阻力太大，担子太重。我们被一次次罢工给工人带来的精神变化鼓舞着，激动着，同时也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无产者，是如何只能一点一点地对阶级现实做出反应，往往同时显露出实利第一的妥协性与不屈服的韧性。而我们，必须在缓慢的流水中，找到历史潮流的乐观趋势，才能坚持下去。

毫不奇怪，在丸子的日记里，读者看到最多的，是老板、管理的嘴脸，普通工人的日常言行以及个体反抗，当然也包括丸子的反抗。在这个“中国时代”，工商大繁荣、市民生活改善、沉重的剥削、大量罢工与社会思想死水一潭互相缠绕，产生一个刺头的工人容易，产生一个觉悟的工人却很难。而工人的普遍状态，也影响着丸子，制约着她进一步前进。当阶级只是在缓步移动，而单独的个体想要凭借主动精神多开辟一点道路，就要克服无穷的压力。有时，你会感到这是不可完成的使命……

在我们的《丸子工厂日记》出版构想中，也会把70年代美国的青年进厂运动、2010年前后的那波进厂潮的相关资料放进来，其中包括当事人的访谈以及工厂通讯。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丸子实践的本质，也是为了在对比中，更深刻理解“如何与工人一起前进？”

## 个人自传

我，八十年代生于北方一个小村庄。父母老实本分，勤勤恳恳，以种地为生。父亲精明能干，很早就开始买卖水泵，从开始的自行车，到马车，再到三码，算是村里比较早开始有钱的人之一，但后来交友不慎，九十年代出外搞建筑的时候，不仅被朋友骗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两年后，在我妈妈以离家出走相逼之下，我爸才又重操旧业，买卖水泵。而我家也由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准小康之家，变成了常常被各种逼债的欠债之家。不过，我家庭的这些变化对我影响似乎不大，因为我从13岁开始就外宿读书，对家里的一些变化没有多大的感触，只是知道我家欠了很多债。

言归正传。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特别笨，只知道跟着大我一岁的大伯家的姐姐一起到处乱跑，在学校什么也不会。我爸晚上有空的时候就经常指导我学习。我如果做不出他出的题，他就打我的头。也许是怕了吧，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居然开窍了，学习成绩一下子突飞猛进到班级前几名。特别是数学，差不多从三年级开始，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但是语文成绩，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只辅导了我数学吧，所以对于语文，我一直就不怎么开窍，也似乎没有真正的好好学过，只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维持。因此，我语文成绩也比较一般，特别是作文，经常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但对于只有不到三十人的班级来说，我的总成绩却能被数学提上来，所以还算是班上的佼佼者，而老师也特别喜欢我，特别是数学老师，在我小学毕业后几年，他一直以我为榜样教育他的学生，直到他退休。也许是自负于自己的优秀，小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学升重点初中选拔的时候（我是

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有这个资格的人)，我的数学语文老师都去陪考。那时候，考场好像监管不是很严，我的老师在我考数学的时候居然往考场里面给我投了一张纸条。当然了，我肯定没去捡，并不是我害怕，而是觉得没必要。出考场之后，老师跟我说起纸条上写的题目时，我把自己的答案跟他们一说，老师说，幸亏你没有捡，上面的答案写错了，而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却不以为然，反正我就没打算作弊，所以纸条上写的啥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终于我考取了重点初中。也是从这里开始，我难以描述的性格一步步形成了。因为我妈妈娘家离我家很远，再加上我爸爸家里重男轻女，看不起生了两个女儿的我妈，更看不起外地人，所以我妈妈在我家里根本没人瞧得上，更别说可以走动的亲戚了。所以，我从小基本上就没出过村，除了年级考试比赛。但我妈妈似乎并没有教给我什么负面的东西。我爸爸虽然重男轻女，但因我跟妹妹学习成绩都很好，他特别有面子，所以我们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压力。也因此，当我升入重点初中之后，面对这个离我家十几里地的地方，对于十三四岁的我来说，虽然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令我无所适从，但我并没有难过，沮丧，而是单纯地保持微笑。于是我便得了一个“笑咪咪”的外号。

上初中时候，我发现我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不如别人学习好，不如别人多才多艺，不如别人口才好，不如别人体育好，没有别人朋友多，不如别人够努力，不如别人漂亮，不如别人是班干部，不如……面对这么多的不如，我并没有激励自己去尝试，去锻炼，去争取，而是接受这些不如，不如就不如吧，并渐渐地成为了一个长期的旁观者，成为一个看别人精彩的观众，没有脾气，没有特长，没有焦点。只是在一些不被在意的方面，做着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比如宿舍检查的时候，作为舍长的我会亲自动手整理每一个舍友没有整理好的被子；比如我参加田径运动会，三千米长跑的时候，我比别人落下一圈之后，在大家纷纷喊别跑了的时候，我仍坚持在众

目睽睽之下跑完了全程……以上种种，让他们给了个我是好人的评价。但其实，我应该是很有意他们看我的眼光，我害怕自己即便尝试，争取，努力了之后还是做不到被认可，所以我消极地选择不做，而对于别人不敢做的，或不去做的，我则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现在回想一下，我一直很迷茫吧，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甚至连学业都荒废了。

我差了几分没考上重点高中，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学业上大的失败（心里总感觉一级一级升上去是理所当然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人很聪明，学习也好，可惜正值文化大革命，没有高考，不能考大学，所以他特别希望我能完成他的心愿，对我的期望也很高（他没亲口跟我说，只是经常会提起他以前读书多么厉害，经常前几名，可惜高中读完之后就下生产队了之类的话），而我也不甘心就这么休学。我爸爸使用三千块钱帮我买进了重点高中（九几年那时候，三千是很大一笔钱呀）。然而，进入高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发愤图强，甚至忘了自己是怎么进学校的，居然想过要退学。我怀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一直读书吧。记得高二那年有个同学要退学，经老师劝告之后，重回了校园。没多久我触景生情，想到自己有个邻居的姐姐高中读完，没有考上大学，退学回到家里就很快定亲结婚生子了，突然觉得读书有什么用呢，早晚还不是要结婚生子，于是萌生了退学的念头。那个被劝告重新回校的同学便来劝我不要退学。当时我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到后来，居然她终究退学回家了，我却因为不敢跟父母说退学的事，勉强勉强地继续自己不知道为啥要读的学业了。

高考临近了，我还在看小说。高考结束了，分数只能上个专科。我志愿都没报，就跑到同学家里去玩了几天。回到家，爸爸让我复读，我说不去，要我复读的话我就自杀。可鬼使神差我又去复读了。复读的时候，虽然成绩总是很一般，但却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便也很不上心，最终只考过二本线，随随便便报了一个学校。

大学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更大的陌生的新环境。这次不同的是，我要讲普通话了，可是我又不会，所以开始几天，我都没说过话。但是对这个新环境还是感觉很新奇的，第一次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记得舍友初次带我到商场的时候，我站在商场门口，看着各种琳琅满目的金银首饰，那感觉，简直像到了天堂（其实自己对天堂也没有概念，反正就是好）。从此，我变成了路痴，变成了舍友的小跟班。

上了大学的我，对于自己为什么还在继续读书更是不知道了。尽管大学课程松散很多，自己还是会一上课就犯困，一下课就精神，甚至对于一些大家都说教学教得好的老师，我都提不起兴趣，并且我几乎很少提问题，当然了，啥也不懂，问题也无从提起。实验课则从来都是旁观，几乎轮不到我动手。即便如此，我几乎没旷过课。虽然课上没有学会多少东西，但是我喜欢课下自己复习，反正课余时间那么多，课上都学会了，课下都不知道为啥上自习了，所以我上课学的东西很少，一般都是课下自己学。而每次考试前，我总是觉得自己会的都炉火纯青了，不会的我也学不会了，所以我也不会熬夜复习，最后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只要不挂科就可以了。所以三年下来我几乎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提起兴趣，以致在大家都在选学校，选教材，准备考研的时候，我再一次迷失自己了，因为考研已超出我能思考的范围了（我脑海里大学就是顶级学历的），我要不要考呢？考虑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不考了，可如果不考了，自己干什么呢，那时候学校有去偏远地区支教的项目，我想着要不去支教吧，但在我跟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去支教的姐姐联系之后，我就放弃支教了，她是园艺系的，好像去一个林场支教，她说到那里之后，人家就给她一个闲差，基本什么也不让他们做，她觉得挺没意思的，于是我果断放弃了。然后又听班里一个内蒙的同学说要考公务员，她说她家里那边有人，只要过了笔试，面试就没有问题，于是，我便跟着他开始了自己的考公务员之路，当然，终于也没能考过。那接



下来干嘛呢，大家都在忙碌着考研，我却无所事事，就算要考研，也不知道考哪个学校的，报考哪个老师，碰巧当时有个农学院的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说自己种植的棉花已经比目前的世界上的棉花拉丝都长，但由于他们院长想要在他论文的重要位置上加上自己的名字，而他觉得院长从来没做过任何事，不给加，所以在院长的压迫下，他只能搞搞自己的研究，发表不了论文。我突然对他产生了敬意，私下问他招不招研究生，他说他有名额，但是院长不会给他带的，听他这么一说，我考研念头就这么被压下去了。

研也不考了，接下来就只有找工作，去实习了。虽然学校也有一些招聘会，但是始终没有合适的工作。说来也巧，因为家庭的缘故，我大学几年一直勤工俭学，特别是打扫我们院系的女厕所，颇受好评。大学下学期的时候，有个在北京某高校做博后的我院教授来我们这里招人，他说他所在的实验室需要一个看显微镜的实验员。本来不考研的人就没几个，要么不知道有这事，要么知道的人担心看显微镜时间久了，对眼睛伤害太大，拒绝了，最后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师推荐了我，说我做事不错，而我正好不知道自己想干嘛，而又觉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便糊里糊涂的跟着这个教授到了北京。

这一待就是四年。这这里，我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里的资源丰富，这里有只要你想做就能做的，给人发挥的无限空间，这里有发掘你内在潜力的环境，这里有各种丰富的生活，这里有顶尖的教育配套设施，这里有各种优秀但不是书呆子的师姐师妹和老师，这所有的一切让我觉得即便是被骂成是书呆子而考进这个学校，又有何怨呢？同时，每次回家，我看到的事另一番景象，很多小朋友早早的辍学，不是他们笨，不是他们不喜欢学习，而是他们一是家里条件有限，父母希望他们早些帮助减轻负担，二是，学校教育条件有限，老师似乎也并不是很负责任（这让我想起我同学提起他们在初中时，老师经常因为家里的琐事而让他们自习，自己却跑回

家里忙自己的事)；我还看到农村辛辛苦苦干活，却换不来富裕的生活，这跟我在工作时遇到的光鲜亮丽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在北京工作时，有个在北京某科学院读研的朋友有时会让我帮忙在我工作的学校图书馆下载一些书，有时也会推荐给我一些书或文章看，有时也会跟我讲一些那个时候的时事，比如建筑工人讨薪之类的，慢慢的我从书中，从他们的口中似乎慢慢的开始清晰起来，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特别是我朋友那句，你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的，但却不能享受（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啊，这太不公平了，第一次，我有了强烈的愿望，我想要去亲身创造这一切，想要做个劳动者。于是我便辞别了四年里我按部就班的工作，辞别了对于未来却没有多少想象的生活，开始了我的劳动者之路。

除了这个决定，似乎一直以来，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有兴趣，也确实好像对什么也没兴趣，文理班分班，我跟着大多数分到了理科班，大学报志愿我听了以前同学的意见，报了一个自己报完都忘了是什么的专业，就连毕业迁户口我也是让别人帮忙签了个名而已，好像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随波逐流一样。但冥冥之中，我又好像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初中那次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跑完最后一圈的三千米，比如高中选三好学生，我愣是没选班干部；比如大学刚入学时，因反抗班干部擅自决定邀请别的班比较闹腾的同学参加我们班新生聚会，我缺席了聚会；比如大学毕业时，因反抗班干部见风使舵的行为，我又缺席了毕业聚会（其实这些估计同学们都没在意，但在我却是印象深刻）……

在冥冥之中坚持的原则之下，我继续着我的决定，我过上了虽然令很多人失望，抱怨的生活，但我自己却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而我也会继续走在这条拥挤的劳动之路上，直到再次迷失自己。

辞职之后，想象以后不能经常回家，工作条件艰苦，我便在家

狠狠的休息了两个月，然后怀着一颗准备迎接各种困难之心去了广东。到了广东，却发现无论是这边的工厂，还是工人生活，精神状态，跟自己通过看书，想象的工厂，工人都不完全相同，实际上大部分工厂不是肮脏，杂乱，灰暗的，反而是干净，整洁，明亮的，工人们也不是只会埋头干活，他们不仅有业余生活，业余生活还特别丰富多彩，并且工资也不像我想的那么低，工业区里的商业街从来都是很热闹的。自打到广东以后，边在工厂打工，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也许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吧。

我的第一站是东莞（那里有从未联系的亲戚在）。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厂 港资电子厂。这个工厂环境优美，厂内设有各种娱乐设施（包括电视房，健身房，电脑房，图书馆，溜冰场等等），有自己的食堂，饭菜既便宜，味道又好。厂里工人们看着也很精神，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就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35岁左右）老工人为了挣钱，几年不回家。工人生活也多姿多彩，只要下了班他们便脱掉厂服，换上五颜六色的衣服去逛街，玩耍，并且工资也并没有之前我想的那么少，甚至有些工人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之后比我在北京剩下的钱还要多。车间内，在 5S 管理要求下，整体环境也还算整洁，有专门的饮水间。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低声说说话，所以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感觉还不错，但是每天枯燥的重复机械劳动，苛刻管理，长时间加班，工人与工人之间，工人与管理之间，甚至管理与管理之间都时不时显现出矛盾来，虽然大部分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矛盾，把它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但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来说，有些矛盾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便时不时的对工厂或者管理的不合理要求一个说法，甚至有一次为了讨说法跟管理吵了起来。那时的我很少考虑工友的心情，一切按自己想法来，现在回头想想那时的自己似乎有点傻气，但却是最斗志昂扬的。

一年后我辞工到深圳找工作。误打误撞进了迄今为止，我觉得最累的厂，一个日资家庭制品厂。这次我没有住宿舍，而是在工厂

附近租了一个单间，广东这边的出租房基本都是具有独立卫生间的，虽然小了点，但房租相对北京有独立卫生间的房子确实便宜很多，起码我可以承担的起，在北京却不一定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比在北京还好。言归正传，房租虽不贵，但所进的工厂条件就没那么好了，据说日资厂不仅质量要求高，产量要求也非常高。而这个厂刚好就是这样的厂。这个厂真就是一个标准的工厂，厂门内除了厂房，就是宿舍和一个小小的食堂，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或者绿化之类的东西。刚进厂，我还没适应工作内容，就被要求产量了，由于不想给工友拖后腿（下班干不完的活工友要帮忙干完），想做到跟工友一样快和好，不免用力过猛，又没能掌握工作技巧，导致我背部肌肉拉伤了，每天都很痛，幸好不久之后，我换了工作岗位，背部才没那么痛了，但肌肉拉伤却一直陪伴我到现在。有时候我在想，我这算不算工伤呢。尽管换了岗位，但产量无论如何还是做不完，当然不止我，线上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做不完，但奇怪的是，居然有那么一两个人可以提前完成产量，坐等下班。为了改变命运，我决定应聘厂内的 QC 内招，但最后或因准备不足，或因抵不过老员工的年资，最终没有应聘上。而我也因实在招架不住这里的劳动强度，工作半年便辞职了。最后离职的时候被调去仓库帮忙，发现，原来同样在工厂上班，不同部门，不同工种，除了工作内容不同外，工作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在仓库简直太悠闲了，也没产量要求，日子特别好混，可惜我从来没机会在仓库上班。

为了休息一下，我想试一下做文员。因为年纪偏大（接近三十），又没有工作经验，文员工作并不是很好找（用的高中学历）。终于在找了好多天之后，被一个一百来人的精明模具加工厂勉强录取了（超过人家招聘年龄好几岁）。在广东，无论是东莞还是深圳，虽然有按劳动法的工厂，但其实不遵守劳动法的工厂也不在少数，甚至更多（十几人，几十人的厂太多了），我找工厂一般以遵守劳动法的工厂为先，实在找不到了，就考虑其他的，而这家加工厂就是不遵守劳

动法的，工资完全靠谈（这跟工作性质有关，因为厂内工人大部分为技术工人，法律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被默认为是普工工资），且必须保密。我没经验，私底下问了将要离职的文员（话说是保密，但如果你私底下问，有的人还是会告诉你），便按她的工资谈，后来想想发现自己有点傻，竟没有多要点。结果我的工资谈的跟劳动法规定的普工工资差不多一样。工资虽然跟普工差不多，但工作量简直跟普工的时候没得比，文员确实要清闲很多。在这个厂，我差不多每天工作半天就没什么事了，可虽然没什么工作可做，但主管经理就在你身后，如果被他们看到无事可做，那他们会不高兴，所以我会经常跑到车间或翻翻以前文件，装作有事的樣子。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也想学一些文员之外的东西，但是被经理看到就不行，主管虽然不介意，我可以见机行事，但我本身不喜欢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所以也没再学东西了，而我一有空就跑车间跟工友们聊天。经常有车间的工友说我怎么没事做，以前的文员怎么经常加班，我想大概为了挣加班费吧，毕竟工资确实不高。公司虽然人数不多，但问题却不少，特别是公司还是个家族企业，里面好多亲戚。我在那里工作一年多，工友一直在换，公司制度也一直在改，我也越来越受到公司领导器重，一方面我确实快闲不下去了，一方面我见识了几次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态度后，我毅然决然用公司的违法行为也让公司见识了一下员工的厉害，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我的工作也到此为止了。

离职之后去了一趟菲，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记录日常工作生活虽然是一件看似平常乏味（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流水账），但在未来却可能会很重要，甚至可能会帮到以后的我们，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将写日记的习惯坚持到底。

刚好富厂在招工，我很好奇这个新闻报道连续有人跳楼的公司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带着各种疑问，闯过各层关卡，我成为了一名富厂员工。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厂大，厂房多，人多，从北门走

到南门需要一两个小时，比自己的大学校园还大。其次是富厂很注重自己的公司文化，这是我进的唯一一个用一个星期（带薪）讲自己公司文化制度的（听说以前是一个月，还军训），其他公司顶多给新员工开个会，用一个上午或下午的时间就搞定了。培训完就直接上岗了，然后你会发现虽然讲了一个星期的公司文化制度，但其实跟讲一个上午或者下午的公司没什么区别，最后都是到车间干活，所谓的公司文化制一般只要在公司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基本就了解了。第三富厂有名的专门利己不管工友死活的军事化管理，第四，富厂不仅善于打散所有有关联的人，善于把他们分割的支离破碎，让工人们独来独往。还善于打散人们的时间观念，富厂员工没有周六日没有白天黑夜，只有上班，下班，加班，和调班。第五，富厂我深深的意识到劳动法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富厂在其工会帮助下就很精通打劳动法的擦边球，而我也觉得我有必要专门学习一下劳动法，于是，在工作一年后，我便辞职，进了一家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劳动法服务的 NGO，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劳动法，还可以帮助需要劳动法帮助的人。

后来因为感觉 NGO 工作有一些局限性，不太符合自己的想法，所以一年后离职，继续进厂。

这次终于不用上夜班了，一个电机厂，一百人不到，研发销售人员占大多数，产线工人占少数。老板们是集体从一家厂跳槽的，这是我进的唯一一家在产线上工作，管理比较松散的厂，一般只要你不耽误自己手上的工作，说话什么的，线长也不太管，有时还跟我们一起聊天，关系处的比较融洽，当然，如果主管或其他领导来车间视察，还是要注意纪律的。后来我担心焊锡会影响健康，便辞职了。

再找工作，我发现自己的年龄严重限制了工作机会。还好，有一些小厂的脏苦累活需要我。我应聘去一家模具厂做了车间唯一的女普工（车间还有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女技工）。这个公司主要做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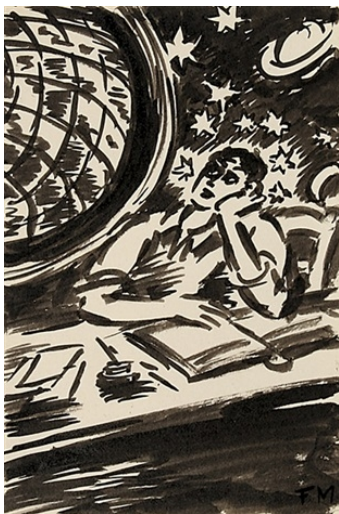
车塑料配件模具，研发销售一体，两个老板分别是销售和研发出身，也是从一个公司一起跳槽出来开的公司，因为公司大部分客户都是老板以前的客户，所以研发销售的人也不太多。模具厂工人普遍加班多，工作累，这个厂也不例外，另外这个厂厂房是铁皮房，冬冷夏热，没有空调，工作更辛苦了，但这个厂包吃，有自己的食堂，伙食也还可以，所以就勉强在里面工作了一年，要不是后来管理换人，公司制度改革，安装了监视工人的摄像头，也许我会在那里多工作一段时间。

因为几个月后有比较重要的事，所以我便在超市打了一段时间零工，想等事情办完了再找正式工作。期间自学了会计，毕竟年纪大了，想要在工厂扎根，学一门技术还是有必要的，要不是我有大学学历，估计现在只能打扫卫生了（工作性质原因，要求会比较松一点）。

17年初，在努力了很久，即使用大学学历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会计工作之后，刚好有个上市公司招聘车间文员。应聘后，公司承诺我可以在公司学习 ERP 系统，并称有机会可以把我调到会计部，所以即便工资不高，但我觉得能光明正大地学到很多东西，也很不错，便正式入职这家公司。这个公司生产各种银行自助设备，至少有两三百人。人虽不多，但各部门齐全，分工也特别精细，居然有总裁秘书。再比如车间一线工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分属于制造部和仓库，除了有两个主管之外，还有一个副经理，一个总经理。简直难以想象公司的利润到底有多高，才能靠这么少几个体力劳动者养活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正当我慢慢适应了公司工作，且打算开始学习新东西的时候，我居然怀孕了。当时还差半个多月就过试用期了。知道的朋友、同事都劝我先不要跟公司说，可我觉得这样做有种隐瞒的嫌疑，所以不管不顾地跟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了。然后预料之中的，我被公司以公司发展不好，不需要那么多人为由辞退了。虽然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直属上司是如何拉着我的手，说多么舍不得我

离开，记得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如何夸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然并卵，他们还是因为我怀孕辞退了我。哼，这帮骗子。尽管我咨询过律师，知道我这种情况公司不能辞退，可我却拉不下脸跟公司去据理力争自己的权益，总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相处得不错，千万别给人留个坏印象(似乎争取权益就不是好员工)，于是便乖乖离职了。

这就是我 10 年开始，17 年初结束，从东莞到深圳的八个年头。从决定走劳动之路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深工人了。我也从一个对工厂一无所知的初出茅庐的无知少女，完全被同化为一个适应了工厂生活，懂得工厂生存潜规则，适应了工作中各种矛盾共存的老油条了。作为这样一个人，有时很想改变一下，却总觉得无能为力。虽然我还能自由选择各种工厂，但却总要接受各个工厂的霸王条款。虽然我兢兢业业的工作，却总是在为金钱发愁。虽然偶尔我也会奋起抗争一下，但事情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冷淡下来，然后继续着之前的日子。虽然我也想做比记录更进一步的事，但脚步却一直停留在原地，脑子里还有个声音一直说不急不急，还不到时候。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概说的就是我吧。仔细想想，发现自己这几年几乎没有进步，甚至还有点堕落(最近几年有点享受吃喝玩乐了)，相比于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己简直就是退步了。我自己分析了原因，大概就是安于现状(只知道写日记)，视野狭小，不接受别人建议，跟不上整个劳动群体的变化，而越跟不上越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越来越保守，便容易安于现状，恶性循环。现在是时候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了，否则真的只是一个会写日记的劳动者了。





# 我和丸子的二三事

## 兔子

看完丸子的自述，感到有必要再从一个熟人的角度去讲讲她所写的“不可描述”的性格和我们之间的交往。希望这样能够给没有见过丸子的人增添一些“丸子”的生活图像和理解她为什么会到工厂去。

丸子和我是大学同学，一个班。第一次对丸子有印象，是在刚上大学没几天的时候，开班会讨论助学金的事。因为我们是农业院校，很多同学都来自农村和县城，家境不好的大有人在。如何分配有限助学金的名额，班干部们想出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公平的办法。所有申请了助学金的同学都站出来给大家解释自己申请的理由，然后不记名投票，选出2个人。

别人怎样发言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丸子低着眼眉勉强说了几句，就开始不住掉眼泪，说不下去了。从她脸上的表情，我能理解她的眼泪不是故意装惨，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自己的家庭困难，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看着她当众落泪，我一方面怀疑这样的“公平投票”是不是让人太没尊严，一方面又觉得“助学金”这件事就是个笑话，为什么要有贫富差距呢……

到了大二，我们搬了校区分到了一个宿舍，联系渐渐多了些。她做事干脆利落，跟人说话大声直接。我喜欢这样的性格，慢慢和她熟起来。

有点奇怪的是，偶尔她会不理人，一个宿舍的人都不理，但又和其他宿舍的人正常说话，一连这样好几天。有一次，她又这样了，我们几个注意到她奇怪表现的人在一起议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有人对此表示不屑，就是要小脾气呗，不理就不理吧。我还是想弄清楚平时这么开朗直率的人为什么一下子什么也不说了。于是一天宿舍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她在上铺绣十字绣，我故意跟她说话，她不回应。我就爬到她的床上看着她的眼睛轻轻地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她满脸通红地往墙角缩，我也忘了她当时是哭了还是笑了。后来，我记得她解释说，她不理我们是因为她生我们其中一个人的气，但又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就所有人都不理，这样大家就不知道她生谁的气了。她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我不太理解。直到现在，她依然在用自己强大而不同于我的逻辑解释着她的各种“不可描述”的行为。

后来她去北京一所名校工作，我也考上了附近一所院校读研。周末有空的时候时不时会去她工作的实验室逛逛，去她学校食堂蹭吃蹭喝，一起躺在校园里破旧出租平房的床位上，东拉西扯。那时她跟个大姐一样，豪迈地跟我说：现在我的工资再养一个人都没问题。我知道她每月都要寄钱回家，手头也并不宽裕。只是可能有点依赖她的这种照顾，每次却也吃的心安理得。

有时候她会嘲笑我的小气，因为每次去找她我常带些不新鲜的水果。我也没的反驳，她说的没错，跟她一比，我确实小气很多。但每次我想大方一些，想自己买单甚至要请她吃饭的时候，又都被她拒绝。

离开了名校的稳定工作，来到珠三角工厂打工，又要参与访谈等等各类活动，工作变得飘忽不定。她很难再像以前给家里定期寄钱，被父母埋怨不理解，被弟弟嘲笑白读了大学。手头变得拮据，但我没记得她找我借过钱，想主动借给她也十有八九被拒绝。就算是现在生了孩子，连续一年多没收入，我发个微信红包，她都要犹豫一下才肯收。有时候她这种固执也会让我不爽，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也实在是习惯了她这样，没法说了。

她母亲是四川人，之所以嫁到北方农村，听说是因为早先是她

妈一个姐妹先嫁到这里，然后介绍她爸去她妈家提亲的。那时候全国各地都穷得吃不饱饭，但是她爸骗她外婆外公说北方生活条件很好，吃得又好又饱，她妈才嫁过来的。那时候虽然有很多妇女被拐卖到北方，但她妈不是。不过警察却误以为她妈是拐卖来的，有一次警察上门问她妈要不要回四川，解释之后才知道原来弄错了。

因为家人重男轻女，生了两个女娃才终有一个儿子，所以家里人对她弟弟十分宠溺。两个姐姐在外工作，都会寄钱回家，弟弟却只是有不断换工作，不断找姐姐找父母伸手要钱的觉悟，直到自己做了爸爸，也仍是如此。丸子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义务供养一个早已成年又身体健康的弟弟，但又摆脱不了这层亲情关系。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她和弟弟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经常提起的话题。

四年大学生活中，我俩业余时间的交集不算太多。她忙着勤工俭学，我忙着参加社团活动。印象中，只有一次我们不知为何谈起了“国家”“党”这一类话题，她天然反感，我天然信赖，于是争论了一番。直到读研以后，我朋友持续地跟我讲他读马列原著的各种心得体会，和对现实制度的质疑，再加上读了一些书，接触了很多人和事之后，我才慢慢有了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以后，我们之间又多了“工人”这个话题。

到了北京，因为各种机缘，我参与着网上网下有关工人话题的活动和讨论。临近毕业时，LZ在网上提出来“融工”的想法，走到工厂去，直接理解工人的生活，而不是只靠书本。我们也和丸子提到这个说法。

这以后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丸子在一个工厂里领导了一场罢工。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假？可这是真的，真的做了这么个梦。因为从心里我是觉得她比我更坚强，更果断，更有领袖气质。丸子也果然比我更早地舍弃了当时可能有的前途，去到东莞的一个工厂做了普工，开始了她的工人生活。而我则是在犹豫了一年之后，才被朋友半逼着到了珠三角。

丸子为何会这样果断地放弃当时的工作，开始另外一种生活，她的自述里说的比较清楚了。这里再补充一些作为旁观者的理解。

丸子的家境因为种种变故并不富裕，一家人数她文化水平最高。工作后凭借她个人能力很快得到掌管他们研究团队的海归教授的青睐和提拔。她也靠着这份名校的工作，给家里积攒了盖新房的钱，被她父母当做和同村人夸耀的资本。

教授曾建议过她可以有的职业方向，也给她主动介绍了收入更好的工作机会。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前途，却是很现实的，可以让她成为专业人士，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在她最后决定离开这份工作之前，我们谈过几次。当时，我一方面觉得放弃她做的如此顺手的工作有些可惜，一方面也想确认她不是一时冲动，劝她还是再做一段时间再说。何况，我自己都没下定决心，都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她因为我们提了这个想法，就让自己的生活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我不知道如何对她以后的生活负责。

事实上，她根本没觉得我要对此负什么责任，她早已对自己当时的工作生活环境所展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了无法释怀的苦闷。换一个活法，找一个新出路，已经是在她心里蠢蠢欲动的念头。她的妹妹、弟弟初中毕业后，就在各类地方求生打工，家里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她并没有特别的优越感，而是作为长女背负着家庭生活的担子。但同时她也或多或少地对这个“家庭”在她身上不停地获取金钱、脸面上的好处感到厌倦。抱着过去生活中的疲惫感，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好奇，她最终离开了那个还算舒适的工作，进到工厂。

相比之下，丸子比我适应工厂生活快得多（或者不如说是让别人适应她……哈哈）。她很快成了工人中的一员，结交了很多朋友。几乎每次和丸子见面，都会听到她滔滔不绝地讲她和同事、管理之间发生的各类事。丸子在 LZ 不断地鼓励、催促下，写了很多工厂

里发生的冲突和日常。丸子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她日记和她聊天时说的内容的基本一样，而且自带录音功能，可以把事情发生时几个人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还原出来。

丸子是我们几个人中在工厂工作时间最久，记录工厂生活最多的。无疑，我们几个人形成的小圈子对于她的坚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缺乏更宏大的工人运动的社会环境下，小圈子的鼓励交流，还远不足以提供给她明确的人生目标，也解决不了生存问题。何况我们几个人本身也在探索，也时不时地在理想和面包中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容易陷于身边人际关系琐事的状态，也消耗了她大部分精力，而妨碍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行动。

现在，丸子做了妈妈，肩上生活的担子又重了。可她仍然不想放弃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可能。且看我们后三十年会怎样吧。



## 东莞（2010.6-2011.4）



### （2010.6.12-17）找工作

**6-12** 今天上午七点到广州，然后表弟带着我坐地铁到了常平。

**6-13** 周一了，可以去看看工厂招聘启事了。写了一上午简历（其实普工根本不用简历，甚至毕业证也不用），下午，表弟带我在常平工业区转了转（东莞有 32 个镇，常平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也看了厂门口的招聘启事，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按劳动法（也就是基本工资 920 / 月，周一至周五加班 1.5 倍，周六日 2 倍，节假日

3 倍的平常工资)。这么看了看，觉得既然都一样，那不如去一个规模大点且较有名气的工厂呢。于是表弟推荐了 WKK (王氏港建电子公司吧?)。

**6-14** 今天上午九点到了 WKK 去面试，结果忘了带纸笔。于是又跑了一趟附近的超市。所以以后看启事时，一定要注意上面让准备的东西。

面试很简单，根本不是一对一，就是大家坐在一个类似于教室的屋子里。有两个女工，你进去后，她们问你，应聘什么，然后给你一张试卷及一张答题卡。我应聘普工，试卷是初中的水平，20 道题，每题五分，很简单。我得了 95，但是我不知道哪道错了。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小宁家有 7 人，小宁在深圳，两个姐姐去了湖南，问其余在家的人有几个。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到底要考什么（我答“4 个”。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女工看了卷子，给了分数，就会给一张员工必填的单子（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张单子，还是分数及格的才可以得到，反正我没注意有没单子的），上面可说是信息相当详细，姓名，身份证，父母家庭住址，本人住址，亲属的联系方式及关系（提供一个即可），教育背景，所在学校，原工作单位，薪金，离职理由等等。可说是基本上他们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找到你。

填好单子，女工收上去之后，会交给工厂某些需要招工的部门，然后再接受部门的筛选。大概半小时吧，部门组长会拿着单子点名，这就说明你要进她们的部门了。她们会大概告诉你她们部门做什么。但是如果是外行，你大概还是不知道是干什么（我就是还不知道干什么。只是我听到有化学气味及紫外，所以我才问了好多遍防护措施怎么样，有没有危险。但似乎她们也不太清楚。被问烦了，她们说你换个部门吧。于是我就好像换到了配料部，更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了，下午就可以来体检了，要交 40 元。

体检第一项是视力，如果裸视没有达到 1.0，必须配眼镜才能去

上班（电子厂要求眼镜干嘛？）。第二项测色盲。今天有个男生好像是有色盲，于是不能被录用，然后他就要求退钱，好像医务室又不能决定给退钱，所以那男生还在那说脏话。医务室的人也没办法，只能说：跟我们打工的说又没用。旁边我们一起体检的小女生也劝那男生不要为难医务室的姑娘们。后来我们抽完血，他就被劝走了，最后怎么样，我也就不知道了。第三项测血，今天就到了抽血，但是体检还没有结束，我们过了端午节假日还得去体检（做胸透吧，真麻烦，一次体检完多省事，非得两天，浪费我公交车费）。体检完了，可能还有其他什么事吧。这我就不知道了，只有等到星期四才知道。

另，有几个面试的是以前曾经在 WKK 做过工的。我问了一个人怎么还来，她说，家里有事，但是厂里只给五天假期，所以就辞职了，然后还要再走一遍面试过程才能上班。至于为什么还是选择 WKK，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问。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里面居然有很多女保安，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另外，我没敢瞒报自己的学历，因为我身份证是石家庄，而初、高中毕业证都是永年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我就按实写了。还好，工厂没有歧视大学生，尽管她们怀疑我是不是能吃苦，能不能坚持六个月。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大潜力。我似乎是失去了方向的鱼，不知道自己现在游到了哪个地方，我要怎样才能走上正轨呢。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规划，那我到底是不是还在为我的初衷做事呢？我似乎是在单人行动，那我个人到底能做什么呢？

**6-15** 今天是端午节，早上起来觉得还是应该出去逛一下，就去买了几个粽子。可惜了我二十块钱，粽子真的很难吃。一个咸的要死，一个跟松花蛋一样，石灰味十足，栽了。另外还买了 16 块钱的荔枝。本来以为一斤 8 块钱的比超市 4 块钱的好，结果一样的。算不算被骗了呢？不过我没敢告诉表弟。他肯定说我受骗了，所以，还是闭口的好。



**6-16** 接着前天的体检。我们坐班车到常平人民医院测了血压胸透，加上前天的血液测试，就算是体检结束了。下午，负责面试的女工让我们填了一张雇员资料单，大概还是本人的详细信息，籍贯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及两张一寸彩照（用来做胸牌）。然后来了一个负责签合同的女工。我们普工的工资是 5.29 元 / 小时（好抠门呀，连 5.3 都不给），平常加班 1.5 倍，周六、日 2 倍，节假日 3 倍的平常工资。我们签的都是固定期限合同，为期两年，试用期两个月，试用期工资 920 元 / 月。但是没说转正的工资，据以前的女工说好像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无论是正式工还是试用工都是一样的工资。这也是工厂钻的劳动法空子吧。另外我们签的合同虽然是一式两份，但是工厂要压着合同一个月。这也是防着我们干几天就离开吧（我没问，即使问了也不会给我们）。接着我们领了临时胸牌（第二天正式上班时用来进工厂及换有照片的胸牌的），面试的女工就带我们去领工服。我们一人有四件上衣，两件短袖两件长袖（冬天），一个换衣柜，两双鞋（一双旧的一双新的，衣服也是有旧的）。再接着我们就去看了宿舍，20 平多，8 个人，有洗手间跟冲凉间，储物柜，还算可以吧，就是感觉闷闷的。说起来这个工厂的娱乐设施还是不错的，有溜冰场，电影厅，电视厅，网厅，保健室等吧，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一是怕没时间，二是怕人多。另外，宿舍楼下就是超市，东西据说比外面要便宜一点。医务室也在楼下，还算比较方便吧。明天就要培训，算正式的员工了，但是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能不能应付。不过好的是，我跟里面的几个小女孩混得不错。希望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她们吧，毕竟她们经验比我丰富得多。

**6-17** 第一天上班，首先，换了正式工牌，然后就去会议厅接受了人事部钟××的洗脑教育，大致就是说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很多方便的地方，让员工要怀有一颗满足及感恩的心，好好努力为公司服务。但是独独没有说公司的效益有多少而工资有多低。可见，

工人有时候还是被公司的一些小惠小利给蒙住了双眼。另一方面，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好像没资格要求那么多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已经把自己归为最低下的人了（也许中国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大学生（比如我）就是那种所谓的人才，而干与他们一样的工作就好像玷污了我的学识一样。我不好解释，并且可能解释了也不见得他们会接受会理解，所以我只说我是来增加经验的。也许这是唯一可以使他们容易理解的说法吧。不过要是接触起来，好像也没有那种想象的隔阂，我们也能很容易交流起来，只不过我可能尽量用我在家跟同学的那种交流方式。要用我真正想要的那种思想交流的方式，我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交流起来的（未知，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真的很任劳任怨）。

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我们那个车间是做 pub 板的，而我是加工材料的，也就是他们板上有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做起来那是相当的简单，有点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干的事情，只要机械地做一个动作就可以。比他好一点的是，我们不是在生产线上，所以可以不必那么紧张。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当然是太简单了。但是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起共同体验那种简单劳动下的心情，也想尝试使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今天也确实感受到了他们的想法。加班一小时 7 块多，双休日 10 块多，底工资只有 920，还要扣除 100 保险、80 饭费水电费，这一下子就只有 740 了，所以只有加班了才会有 1000 多的收入。基本上每天要加班 3 小时，周末加班一天，有时甚至晚上还要再加班 2 小时。可以说，我们要挣钱就要加班，因为加班的钱比工资高，而要加班那我们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娱乐，没有自己的时间，也就更不用说去思考了。每天就是想着为了怎么多挣钱怎么多加班而已。所以渐渐地我觉得我们除了机械地做事情外，好像已经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思考。不过也许也是工厂故意这么做吧，因为这样既不违反劳动法，也可以更好地麻痹工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麻痹还要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工人们

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小时的工资只够买坐两趟公交车，我们一个小时工资只够买三根香蕉，三个苹果，而我们三天的工资也买不了一条像样的牛仔裤，买不了一件像样的裙子。我们只能活在廉价的市场中恶性循环着。我们几乎可能因为每天的加班都想不起来老板的四架直升机其实是我们创造的，其实是老板剥夺了我们的剩余价值。而这些只要老板，不，就是一个人事部经理过来叨叨了几句，我们工人就被忽悠了，就很感激老板了，把老板当恩人了。可是，仔细想想老板他们不正是披着羊皮的狼吗？其实无论组长、文员怎么难为我们，获利的不都是那些在背后操纵着我们工人的资本家们？！

附：钟××的讲话：首先问有没有人以前来这里做过。有的话，就问一些人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不等回答，基本上就自己说这里好。接着就是详细叙说这里的好：环境好，干净卫生，提供住宿；吃饭每个月只要 60，并且公司自己做豆腐豆芽，说是老板考察发现豆腐作工很脏，所以为了工人们的安全起见自己做；理发、超市都比厂外要便宜；并且公司为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提供了溜冰，图书馆，电脑房，电视房，电影厅，篮球场等娱乐场所（这些有没有时间玩不说，人那么多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轮上自己）；公司还给员工提供常平购物大巴，只要一块钱而已；厂内有广东发展银行可以汇款，并且外面无论是下雨还是阳光灿烂员工都不用打伞，因为从宿舍到车间到食堂是一条有顶的走廊；哦，还有就是公司还在七月中旬为大家准备了会谈室，工人们有私人情绪问题可以去咨询工厂里的心理咨询师。最后他希望我们大家要努力工作。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些吧，反正就是那些工厂为工人提供了多大方便及帮助，然后希望大家知道感恩回报工厂

（其实当时听他讲话时，我就有一股冲动，真想问问，经理你一个月开多少工资？）。



(2010.7.6)

今天真是不愉快的一天。由于昨天晚上想了好多关于妹妹的事，心情就格外难受。再加上睡得太晚，好像又做了噩梦，早上起来就有点心情怪怪的，总觉得今天会不好过。可是，本来上午还好吧，轻松地空皮囊似地快要结束上午的工作了，可是快下班时，我的一出恶作剧改变了我整个上午的心情。我把两种不同的电容混在了一起，却没有发觉。幸亏老大发现了。我承认了错误。老大说没关系，把它们分开就好了。因为内疚，我中午都没有休，早早地就去分料了。但是祸不单行，可恶的文员来了，她发现我犯的错误，就喋喋不休地训斥我。我实在受不了，就还嘴了，结果闹得我心情极其恶劣，估计文员也头疼我这个刺头。可是文员真的实在太过分了，我已经认错承担后果了，还不饶过我，简直是得寸进尺，似乎要在我面前显示她的地位似的。狗屁，不就是打工的吗，至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实在让人忍无可忍。还好，我还嘴之后，她另外又说了两句，在我背后站了两分钟，就无趣地走开了。接下来等待我的不知道会是什么了。我想要是把我开除了还好，但是，要是把我调到一个不好的车间，那我就惨了。可是换一下思维：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不就是想多接触不同的工人吗？所以要是换车间，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呢。是啊，我在这里虽然不单是为了生活，却也不自觉地被生活腐蚀了。我一定要对自己重新定位，不能失去了方向，不是为了做救世主，而是让自己心里舒服些……我的想法好像有问题。我要再进步，否则迟早会被现在这种为了让自己舒服的思想困住脚步的，也会让自己毁在这种不健康的想法上的……所以，呵呵，我要努力，我要进步，我要为工人阶级运动努力，加油!!!! 现在突然觉得一下子心情轻松了很多……

(2010.7.7)

今天吃早饭时，昨天加班的杨婷告诉我说，那个文员给她们开会说，要是我再说话就把我调到我不喜欢的工位上，还说要把我两边的男生调走之类的话。简直是无理取闹。不过幸亏没跟我说，否则我可能还是要再跟她顶撞的。不过还好开早会时，老大好像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只说平时早会上说的一些话，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应该就算过去了。至于那个文员会不会还记得，那就只能等到以后才知道了……

我今天也想了想，以后再遇到这种事的话怎么办。还是老原则：不能逆来顺受。如果某些人做得过分了，我还是要为自己辩护的。这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为别的工友做榜样。1、我们是来打工挣钱的，如果我们干活了，没有人有权利可以随随便便骂我们；我们不是乞丐也不是寄生虫，我们有权利正当防卫；2、工人是工厂老板的财富嘛，基于这点，也不应该随随便便训斥工人；3、我们如果犯错，可以接受惩罚，但是不要过分；4、我们也有权利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待遇。上面这些是我暂时想到的。希望以后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可以临阵解围……



(2010.7.14)

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好像有东西要写又好像没有多少要记录的。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每天宿舍里不同时间的上班时间决定

了起床的顺序，而我是最后一批。因为宿舍里有个人晚上老是不睡觉，灯也不关，以至于我也只能跟着她的作息了（我亮着灯就睡不着）。还好除了周五，基本上每天都在十一点半左右就关灯了，而我是早上八点二十的班，所以七点十分起床就可以了。算算睡了七个小时，也算可以了。可是中午还是会困，却不可以休息，因为中午算上吃饭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且还要打上班卡……

前两天，杨丫丫说她们焊锡的工位有人一拿焊铁就会过敏，比如脸上会起痘痘，更有甚者，身上都会起痘痘。而指导员<sup>1</sup>是不允许随便换工位的，她只会说习惯就好了。到底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反正杨丫丫的手臂过敏起痘痘已经一个月了，还是没有好转……

其实有件事我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在意，可是最近这件事又发生了，我不得不记录一下。指导员会随时观察我们，发现我们经常在一起讲话的人，会被安排分开坐，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我们那批面试的三个人，本来我跟杜一起坐，但是某天我发现我被调到另一个座位上了。可是巧得很，我跟杨婷坐在一起。当然没多久我们就被调开了。我开始没怎么在意，可是某天指导员的一句话使我发现了原因，她说另外三个女生：你们要是坐在一起还不老说话了……当然他们三个人也在合适的时间一个被安排在夜班，一个被调到离得有点距离的工位上了。但是人总不能一天一句话也不说吧，所以尽管调开了，但是被调到一起的人也开始慢慢说话了。聊得投机的话，就会被指导员再一次注意，再一次调开，真是难为这些指导员了，还要不太明显，还要达到目的……也许这只是科员要求的，但却是指导员做的。尽管有时她们也会争吵，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利益也是连在一起呢？

不过似乎宿舍的人际关系慢慢地缓和了。也许我刚来时她们排斥我吧，但是经过磨合，我应该能跟她们合得来吧，虽然我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

---

<sup>1</sup> 负责教授各工位工作内容的员工。

(2010.7.16)

今天终于调到通道<sup>2</sup>了。对我来说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多接触一些工厂里的老工人，然后了解一下她们的想法及现在的生活状况。通道很热，没有空调只有风扇，虽然一直在吹风但是汗还是浸透了工服。我问过了，好像没有高温补贴。在通道干活的大姐已经在这两年多了，家里有四个孩子，大的11岁住校，小的是双胞胎才一岁多，都是她婆婆帮着带的。没办法，要养活这么多孩子就得出来打工。她老公也在东莞，但是没在一个厂。一个月她们两个加起来应该有四千左右的收入吧，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大家庭来说，大姐觉得还是很紧张。其实也不光是大姐这样，在我们加工拉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大姐，孩子在家里，夫妻在外面打工挣钱，跟孩子的相聚基本上就是寒暑假了。但是一旦孩子过来东莞，那么就要一笔不小的开销了。据一位大姐说，她一个月跟老公的工资除去开销外，就仅剩下两百那么多，并且孩子最大的也只有11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起码上学的费用不知道大姐有没有想好怎么办，也许就是那么凑活凑活吧。但是面对她们一个个很认真工作的样子，我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能叹息一个小时5.29元的工钱实在是太便宜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工厂里几乎不用加班了，但是好像工厂还是一直在不停的招工。什么原因呢？

加班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那就是救命稻草，但是不知道为何现在加班数严重下降，而可以加班的人也是规定得奇奇怪怪的，比如说辞工的不让加，请假的不让加，等等。而对于我们加工拉来说，老员工永远都是加班的对象，而新员工则是属于被选择的啦，老大科员说谁可以加就可以加，而我们也只能听从安排……

---

<sup>2</sup> 车间的小仓库，刚好在楼梯口的通道处。

( 2010.7.19 )

其实已经问过一个人关于小姐的事了。他说，我们厂里有曾经做过小姐的人，但是没有兼职做小姐的。据他说，这儿有很多这样的场所，有高档的，也有那种几个人租一间房的，一般她们做累了就会转到厂里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是还要再去做小姐，这就知道了。不过据他说，小姐一个月有上万的收入，一般做段时间就会不干了，但是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我也问了男女工关于工资的问题。她们一般都说，厂里都这样，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所以对工资好像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很希望加班，并且有男工说，工资确实不高，但是都这样，也没办法。我问过她们关于罢工的事。她们都说，公司发给你工资，又不少给，罢什么工呀……

今天还想了一些问题，关于生产资料及生产关系的问题，还有就是资本家占有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厂里超市很红火，真是他妈的资本家，挣他的钱不容易，还得再还给他……

( 2010.7.20 )

今天是从从来这个厂第一次发工资。虽然只有七百块钱，但是那种激动的心情估计是我这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我想跟我一批进这个厂的人的心情应该和我差不多。毕竟来了有一个月了，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这笔钱可是救命钱呀！领工资的队排得还算整齐吧。发工资的人可能很烦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



们拿着身份证和厂牌，只要找到自己的名字，签个字就可以了。也还算顺利，我领了 753 元。但是我还没有去算一遍，看看厂里是怎么给我算工资的。待会我算算？？（“研究”以后，我终于知道工资是怎么算的啦： $920 + 920 \div 8 \div 21.75 \times \text{平常加班时间} + 920 \div 8 \div 21.75 \times \text{周末加班时间} = \text{我的工资!}$ ）

今天犯了一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把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有点含糊地告诉了一个暑期工。我希望这不会给我在这个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应该不会吧，毕竟他也不太清楚我是来干嘛的。我只是告诉他，我想跟这些生活艰辛的人过一样的生活而已，不只是为了挣钱。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吧。希望他不要再乱说给别人听，否则我就更不知道怎么办了。看来我还是虚荣心很强的人，干嘛不老老实实说自己就是来打工挣钱长经验的呢？唉，偏偏要乱说，希望没有不必要的麻烦……

一想到就要跟某人见面，心里就很激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马上自己就有了导师一样。希望自己能经受得住考验。我也真的希望能为这个事业做出自己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2010.7.22）

昨天为了应付我们厂客户的参观，我们提前二十分钟上班，可是还是按时下班，并且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二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在底下也是有点小议论，觉得这二十分钟肯定没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也没有一个员工去问。为了闹清楚怎么回事，我去问了我们的指导员，她支支吾吾地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应该是不算加班。可是我还是不甘心，于是今天上午在见到我们经理时，我忍不住问了他关于二十分钟算怎么回事的问题。他居然厚着脸皮

说，就当是为公司做贡献吧。我说之前也没有通知一声。他说这不是客户为了赶飞机嘛。我说那我们这么多人就白上了二十分钟班，虽然一个小时的工资只有那么 5.29 元。他只是笑着要我的厂牌，看了之后，问我来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学生。我一一回答了，然后他就走了。我们的二十分钟就这么在没人问津的情况下没了……并且厂方的种种举动都表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员工的状况，谁要是与众不同，我想应该就会被重点看护起来吧。希望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待遇……

真是祸不单行，刚损失了二十分钟，然后就被那个科员屌了。真是搞不懂，她怎么就只看到我了呢，难道是为了上次我顶撞她的事？呵呵，这也太没有风度了吧。还好现在我还没觉得她在整我，要是她真的来暗的，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幸亏我马上就可以请到援军了，好期待这个周日，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希望能是一个让人受益匪浅的周日，这样我在工厂遇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应该就能迎刃而解了吧……

我是不是应该把要问的问题整理一下呢：

怎么去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从哪些方面下手？怎么能很轻松地与工人打成一片？怎么跟他们接触？

要是遇到厂里的不公平的事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随便多加二十分钟的班……

能不能跟科文之类的人吵架呢？能不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呢？怎么才能跟她们接触上呢？

能不能在厂里怠工呢？因为实在是讨厌那些规矩及科文来了就屌人的做法！

在厂里能不能像个愤青似地老是喋喋不休呢？会不会太明显了？



( 2010.7.23 )

今天晚上回到宿舍，正好赶上舍友 A 在洒水要拖地，可是她洒水很潇洒，不小心溅到了躺在下铺的舍友 B 的身上。然后 B 就说她洒水洒到她身上了，意思就是让 A 道歉。可是这时候正在洗衣服的舍友 C 就替 A 说话，结果 B 和 C 就你一句我一句吵起来了，什么杀了你的话都讲出来了，闹得洗完澡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吧，我觉得只要 A 说一句是她的不小心，就会让 BC 停止吵架，并且也不至于说到杀人，可是 A 居然一句话也没说。也许是怕惹火烧身吧，毕竟 B 和 C 都在激动的气头上。可是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让她们停止吵架吧，但是 A 没这么做，也许做了也没办法让她们消气，但是毕竟是我想象的办法吧……

( 2010.7.27 )

来这里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是最近发生了一连串让人接受不了的事。周日那天，隔壁宿舍有个女生被人迷奸了，醒来时自己在宾馆里，对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更好笑的是周一早上哭得死去活来，但是晚上却说是骗人的，这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也许是为了不想让人说闲话吧，毕竟现在人们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这种事说出去对自己的名誉不好。但是还是希望她是真的没事，毕竟这种事的后遗症还是有一些的。希望她做了必要的措施去预防后遗症。然后就是今天这件事了，有个男的居然在宿舍 8 楼上要跳楼。很多下早中班的人都看到了，我没有看到，只是听说了，因为我们下班时他已经被警车带走了。具体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但

是被厂里开除是一定的，毕竟这样的事对于厂里来说是不希望发生也是非常避讳的，所以早点开除有这种倾向的人也是厂里做的必要的措施，但是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一件事就更蹊跷了，但是好像很真实，那就是我们宿舍 8 楼有个上夜班的女生在宿舍被强奸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宿舍，太不安全了！我下个月上夜班，希望我不会会有意外……嗯，绝对不给陌生人开门！

突然觉得好累呀，也许是周日跑了一趟深圳吧，我已经攒了很多事没做了。还有一堆书要看。真是又累又困呀，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惜，这个环境不允许我好好看书！

### ( 2010.8.3 )

终于轮到 we 开始一个月的夜班生活了。

早就知道有夜班，因为我们宿舍从我来这里就一直在上夜班，因此也大约知道一些关于夜班的事：夜班只有指导员或拉长在，什么科文、主管、经理是一律不上夜班的。

想想也是，稍微有头有脸的谁会上夜班呢。不说晚上是睡觉的时间，光是对身体的伤害那可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综上所述，夜班会有夜班补助或者叫健康补助吧。我们厂是补助 4.4 元（不知道会有这么个数字，不零不整的），当然有的厂会少一点，比如 4 元，而有的厂却是很大方的，比如说 9 元，比一小时的加班费还高。

好了转回正题。也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夜班一般是比较自由的，再加上本来晚上就是睡觉的时间，所以也难免会打盹，一般老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太在意。毕竟大家也都知道上晚班就是活受罪，尽管偶尔会有保安过来查看是否有人偷懒，那也是例行公事，具体有没有查到就不知道了，但是有意见是必须说一下。

据她们说，这个车间有个经理很神经，有时十二点或凌晨 4、5 点会过来检查，有一次喝醉了都不忘过来看看。真是搞不清楚，想睡觉的不让睡，不想睡的偏偏愿意睡就睡，不想睡也不让别人睡，抽风……也因此好像很多男孩子被查到经常躲在某个角落睡觉。所以我们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男孩子一般不让加班。

但是偏偏巧得很，我们的夜班上就有一个男孩子。不一起上班还真是不敢相信，那个男孩子总是被特许去睡觉，一睡就是 3 个小时左右。而女孩子只要偷懒 20 分钟左右就会被到处找，如果发现是睡在某个地方那就是犯了天大的罪了。呵呵，好笑吧，还美其名曰，那个男孩子是特殊情况才上夜班，所以有特权。具体是什么特殊情况呢？那就是这个男孩子要压铁片，而我们女孩子压不了。笑话，如果是这样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的工位哪个又是可以缺少的呢？

尽管如此，我们也忍了，毕竟我们没有办法来反对管我们的人。可是，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就在昨天晚上，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我跟代理指导员争吵了起来。起因是这样的：上半夜她跟我们说让我们慢慢剪料，说如果我们剪了，白班就没得做了。我们照做。可是后半夜她又过来问我剪料剪了多少？还说要够白班用。我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并且当时已经快要下班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剪得够白班用的。所以我就问了一句，白班不剪吗？怎么都用夜班的？她说白班没人剪料，并且即使剪也没我剪得快。我就又纳闷地问：既然白班没人剪料，为什么都把剪料的安排在夜班了，并且像这种料又小又难剪，应该放在白天剪，因为晚上眼睛本来就不好用，就困，还要盯着这么个小东西，太费眼了。我还说，白班应该照顾一下夜班，怎么现在要夜班照顾，这个安排好好像不太合理。她就使劲说，不是不合理，而是白班还要剪其他的料，不能只剪这种料。说了这个后我觉得有情可原，就没再说话。可是，不想，她又在我身后说，你要是不想剪料可以让你打机架。我说我没说不想剪，并且如果安排我打机架我也没意见，但是不能说我不

愿意剪料。然后她说，你不是说费眼吗。我说我是说了，但是我费眼其他人就不费眼吗？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换换工位，比如说剪料累了就打机架，打机架累了就剪料。看我好像太不给她面子了，她也不想示弱吧，就说，要不跟老大说，把你转成白班吧。我说没意见，但是不能跟老大说我想转白班，而是工作需要，要把我转白班，否则就是不尊重我。她说，谁不尊重你了，你要是有意愿就提。我当然要提。我就说，你比白班老大管得还苛刻。她就说，我可没怎么管你呀。我说，不是管我，而是我们上夜班的人。她说怎么苛刻了。我就说，比如来时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偷懒呀，白天老大一般都是在做事，只是偶尔才看一下我们，而你却是一会就看我们一下，并且本来夜班就困，打个盹也没什么，但是你却一会不见就找人，好像我们大家都没在做事一样，其实我们能做事时一定都在做事，不用这么老看着我们。她就解释说是在看有没有料，怕拉上的人要料，还说怕睡觉的人被抓住等等吧。我就说，那为啥男生可以一直睡，女生就不能睡一会。她说她们都没跟我说。我说，哦，我知道了，只要跟你说就可以是吧？这下好像真把她气坏了。可是我本意却不是要气她，只是觉得她没必要为了剥削她的工厂这么卖命。可是，可是，我是这么想，却不知道别人也许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说话确实也很没给她面子，所以我还专门跑过去跟她说，让她别生气。可谁知，当我们拉上有个女生跑过去问她什么事时，我看到她在擦眼泪。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她说。也许我的话深深伤害了她的自尊吧，但是，这种自尊本来应该做给工厂看的，结果呢，竟然做给同是工友的姐妹看了，迷失的人呀，我该怎么做呢？

我看到这么多人，为了生存在安全这么没有保障的地方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的人，我的心真的很难受。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我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你们唤醒。我真的好无助。我想我真的应该脚踏实地，好好为以后做准备吧。也许某一天，大家会发现原来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010.8.4)

比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我们老大只是给我们集体开了会，内容无非是晚班比白班自由得多，但是不能被人起诉；要是困了可以跟代理指导员说一声，可以去休息半小时，并且让我们体谅代理指导员的压力；也说了男生无论在白班还是夜班都是比较受优待的等等吧；还说了晚班很辛苦等一些客套话，最后问我们是否还有意见。所有的都被她提过了。再说我就是不想代理指导员太为工厂卖命了，而对于谁睡觉时间长根本不关心，反正我们工人无论谁睡觉都是集体地受优待，所以，这样大家就解散了，而我一直担心的老大会屌我也没有发生……



由于老大的开会，我们晚班明显松了很多，工作起来也没那么让人烦了，所以这个夜班很平安地过下来了……

(2010.8.6)

路还长着呢……

应该多观察她们的反应，多思考自己所做的事，虽然不一定不对，但也要注意方法，并且不要让人认为是那种出风头的或只是个屌员工而已，应该让她们觉得是说出了她们的心声而让她们在心里支持我，而不是连我最好的朋友都置身事外。这真是对我的做法的

最大讽刺……

不过大家确实在这里有了共同的变化，那就是，我们宿舍几个人的眼睛看东西时都变得不再像以前看得那么清楚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锋芒毕露了，是不是该忍忍忍。可是忍不忍又怎样呢？不忍，那就是争论，这样引起的只是别的工友的冷眼旁观，或是被当成一场闹剧而已，我想也不会留下什么可以让她们借鉴的经验。忍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留下的了，甚至连其他工友的反应我也不会知道的……真是滑稽，本来是同一立场的工友，由于被授予的小小头衔而变得不再跟我们一个立场，而是站在厂方的立场。看来权力真是不可小视的障碍。由于那种微不足道的被青睐却有这么大的变化，不过这也没有那么绝对，因为也许在是员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厂方的立场了，否则也许不会被授予某种头衔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路真的还很长并且不知道几时会走到头……

( 2010.8.18 )

今天又迎来了让人既高兴又失落的日子，那就是发工资了！高兴的是有钱拿，失落的是每个月那么一点工资，让人觉得生活没什么希望……

上夜班也有两个多星期了。除了觉得日子过得很快之外，就是夜班跟白班的矛盾了。宿舍里就我一个夜班，其他六个都是白班。似乎她们没有意识到宿舍有人上夜班一样，每天中午不变地回宿舍洗涮，说话，放音乐，甚至这两天居然回宿舍做东西吃，几个人嘻嘻哈哈跟联欢会一样，根本就没当我这个夜班睡觉的人存在。每次被吵醒都要过段时间才能再次入睡，几乎每天晚上起来吃饭眼睛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厂有多少人是在这



把眼睛弄近视的。可恶的工厂，为了高效率一点都没有为员工的健康着想……

表面上看工友们一个个都很高兴似的，可是几乎在厕所的每个单间、门上、墙上都有她们的抱怨声，也有她们无奈的不想这么打一辈子工的心声，也有那种觉得在这打一辈子工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无奈感，更有一些人也问了活着为什么，有人为了省钱不回家而想家的……等等吧。看了那些工友们发出的几乎大同小异的心声，真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生活。

## （2010.8.20）记事

关于工资，其实不用说太多，看一下这个真实的例子就可以了：下铺胳膊上长了个粉瘤，医生说只是个小手术，用不了多少钱，于是在不想麻烦家里人的想法下，下铺就去我们厂指定的社保医院去做手术。确实没有花多少钱就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之外的费用可没少花。首先是拿药，不到 200，第一次打点滴 126（应该是消炎吧），此后又打了几次点滴，并且还换药等等吧，加上来回 10 元的车费，下铺差不多花掉了一千块钱。虽然听起来数目不大，可是这相当于下铺一个月工资的多半了（她说她发了 1600）。另外做手术需要时间，养伤需要时间，这又相当于半个月没有收入（旷工、请事假及请病假）。尽管病假有基本工资，可是基本工资只有 920 元 / 月。平均下来，我下铺说可能这个月只有 800 多吧。这等于正常加班工作的一半工资。看看吧，这么小的手术，就使一个平常的工友失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还不算受伤需要买些水果之类的东西补充一下营养，难道不是很不正常吗？

这件事更是很平常了。我跟杜一起进的工厂。杜已经结婚且有一个 15 岁的儿子，一般她儿子每年暑假都要到杜打工的地方（也就是东莞）待一个假期，今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时间太快，也许是过得太高高兴忘了时间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暑假就要结束了。杜的儿子返回了家乡继续学业，而杜及其老公在东莞照常打工。可是虽然回到了暑假前的状况，感情却留在了暑假。杜儿子发短信说想念父母，想留在他们身边，但是还要上学。杜也说想念儿子，但是为了挣钱不能回家，为了儿子能有钱读书，有钱让儿子再来东莞相聚，就只能继续打工。不管思念有多深，也不管是否对儿子公平，为了生活只能老老实实在东莞打工，而所挣的钱只能维持基本需要，也就只能打一辈子工才能满足一辈子的需要，什么亲情也只能靠手机电话联络了……

其实像杜的这种情况在这边简直是太普遍了。农村出来的年轻男女劳动力，为了养家，为了老人孩子，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家里让老人帮忙抚养，夫妻两个就出外打工，很多时候为了省钱，过年也不回家，而使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爱，甚至有时父母回来，孩子都不怎么认识。

有人说，可以把孩子一起带出来呀。是啊，这样是很好的，但是，可以吗？我们来看看吧。

刚出生的孩子肯定不能带出来，因为可想而知，孩子会拖累父母打工（这不是无情的话，而真的是没钱很难要孩子和家，并且现在很多时候女的挣得比男的都多）。大一点，五岁可以上幼儿园，多好，可是，在外地昂贵的寄校费用对于收入微薄的打工父母来说，那是不太好承担的。要是是一个的话，小学是可以承担的，可是中学以后就只能把孩子送回家了。关键是，一般农村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所以，寄校读书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父母与孩子的长期分离，孩子得不到父母更多的爱护，感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关系也会变得不正常，虽然不是父母造成的，可是父

母却是执行人。这种状况让人看了真是痛在心上却又无能为力……

另外，我们拉上有个兄弟的老婆刚产下他们的爱的结晶。可是，他老婆在湖南的农村老家，他仍旧在拉上上工，不知道他的心是不是早就飞回去了。要是分身术该多好，那我们就不用这么痛苦地为了钱而在重要的时刻不在彼此的身边了。希望这位仁兄能顺利请下假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

这里让人心动的事简直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充满了那么多的苦，唯一的甜就是工资发下来后可以给远方的家里寄生活费……

(2010.10.6)

这个月转夜班了。昨天休假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睡觉。也许是累了吧，下午一下子睡了三个小时。虽然还是很不舒服，但是已经睡不着了。心想今晚上了夜班，明天一定能好好睡了，可是事与愿违，夜班是上了，觉也来了，一下班连早饭都没吃就想回宿舍睡觉。可惜刚躺在床上不久，某宿舍施工的噪声就传了过来，那声音震得床地板都在颤抖。可想而知，觉是不能睡了。心想一会就应该施工



完了吧，但是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这种声音跟颤抖都没有停止，甚至连我的觉也不知道被吓到哪去了。也许这是件好事，可以不用睡了，但是眼睛却受不了，红红的有点难受。并且晚上

怎么办？现在不困，但是晚上呢？没办法，只有去找宿管处了。穿好衣服，带上厂牌，就下楼去宿管处了……带着不快的心情问：是不是有楼层在施工？（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答：是。问：那我们夜班怎么办？（终于明白的样子）答：哦，上午施工两个小时，到11点就结束了。问：为什么不通知一下？答：……然后一个带着黄带子（主管）的男的说：他们施工两个小时，11点就结束了。问：为什么不通知？（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答：怎么通知？我答：可以写到通知栏上呀！主管很不耐烦地说：怎么通知怎么通知，施工又不会耽误所有的夜班睡觉，就两个小时，十一点就可以睡了，还通知什么！我有点激动但是不想吵架：先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下，做其他的事，并且可以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睡觉，就不用像我现在这样还得专门跑下来一趟了！主管瞪着我：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十一点就可以睡了，你要做什么？（后面的我没有听完……）。知道这么下去也没意思，我就指着宿管处门口的条例上的内线电话问：这是宿管处内线？可以直接拨吗？主管缓和了一下：当然可以。我又问：手机呢？主管说：拨总号然后转过来……本来想问主机号是什么的，但是看到他不耐烦的样子，就懒得理他，于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说是11点施工就结束，但是现在已经11点14分了，施工仍在继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而我由于懒惰，不想再下楼，也不知道王氏（公司）的主机号，所以只能等待施工结束……

(2010.10.10)

现在才十月份，可是为了回家过年，已经有大批的工友在计划辞职了。工厂一般不会按劳动法办事，不会一次性批很多的辞工，

每个拉上一般一个月批一个，所以就出现了自离的现象，也出现了辞工排队，我们拉上差不多排到元月了……

昨天跟拉上的男生去吃烧烤。路上他们说，前段时间我们王老板找辞工的工友去问为什么要辞职，有员工就说是加班现象不合理，好多科文没事干但是还要加班，比员工加班都多，另外拉长老大都很凶……至于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现在他们说，科文一般加三个，不像以前那样想加就加五个了。另外我们拉上以前加班都照顾老员工，现在也不怎么照顾了，不知道是不是跟那次谈话有关。

上面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属实？

## （2010.10.11）夜班主管

夜班总是多灾多难……

风平浪静的夜班终于被那个大家称为“变态”、“神经病”的主管搅乱了……

这是来王氏第二次上夜班。第一次虽然最后一个星期主管才调来上夜班，但是由于代理指导员对夜班的苛刻，还是跟上夜班的工友发生了冲突。当然主管来了之后，不免又发生了冲突。简单概括来说，夜班是非真是多，夜班真是很难过……所以第二次转夜班，老大就另换了一个代理指导员。怎么说呢，可能高处不胜寒，以至于会把上去的人的脑子冻坏吧，她跟上一次上夜班简直变了个人，不再那么亲切了，反而成了我们的上司。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是那种开始为上层着想的嘴脸还是让人别别扭扭的。难道就算是那么一个没有名分的小头头的位子都会改变一个人吗，还是原来她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没有机会表现出来？

好了，回归主题。夜班也上了一个星期了，应该说是风平浪静吧。可是，第二个星期却没那么好过。周一的夜班：四点到四点是夜班的福利休息时间，我们拉上（我们加工拉夜班只有6个人，其中一个人在通道）有两个人，平时就老睡眠不足，所以有时会多睡会儿。真是应了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变态”照旧四点十五过来巡视一下我们开始工作了没有。他发现我们拉上少了俩人，就问哪去了。我们代导（代理指导员）就解释说，她们去洗脸了（其实代导知道她们去睡觉了）。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看见其中睡着的一个人杨过来了。本来嘛，变态刚走，她就来了，我以为被发现了，就打算问她。她刚说碰上变态了，另一个睡觉的贺就回来了，并且那个变态居然跟在后面！天哪，这还用说吗，被发现了！杨看到他，就回座位上了，贺也坐回座位。变态过来就直接问谁是负责人，代导就应了一声。他又问，你知道她们在那边睡吗。代导说知道，并解释说，你看她们都挺瘦的，在这睡太冷了，她们就去通道睡，一般都是醒了直接去洗脸才回来，然后反问了一句，难道她们刚睡醒。变态冷笑了一下，说，你问我，她们是不是在睡你不知道，并且说，不应该让她们离开工位去别的地方睡。代导说，可是你看她们那么瘦，这边又这么冷。变态好像不耐烦了，直接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你把她们的工号记下来，给我送过来。然后就走了，留下代导说了声，你自己不记，难道还让我给你送过去呀，对我们笑了笑，就开始工作了。

可能是六点多的时候吧，我去厕所。回来时，代导被变态叫走了。拉上的人跟我说，“变态”问我干嘛去了，她们说上厕所了。我狠狠地说，变态，上厕所都管！一会，代导回来了，边走边说你们害死我了。我问他说什么了。代导不说。我又问，有什么不能说的，为什么说她们害死你了。可能是我坚持问了吧，她才说，他说让我管得严一点，说我管得太松了……晕，我又是狠狠地说，有他管得这么严，别人还用管吗！……快下班时，代导居然说她开始对“变

态”好奇起来了。由讨厌到好奇，真是神奇的变化过程……不过最后，第二天晚上代导说他没有投诉我们。

周二的夜班：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居然会有这样的事，居然是这么发生的……夜班一般比较累，并且吃饭与吃饭之间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一般会带一些小零食，这可是整个车间都这么做的呀，居然，居然被变态给破坏了。杨说不想下去吃宵夜了，就带了饼干。我是说，两点才吃宵夜，而我们晚饭六点半就吃了，所以怕饿就带了膜片。我们照常把食物放在工位的抽屉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杨去吃了宵夜，也就是说饼干并没有吃（其实只吃了一点，我的膜片也吃了一点），这就是祸源了。快七点时，通道的杜过来拉上休息，因为杜一般不去吃宵夜。于是杨说，你要是饿的话抽屉里有饼干。杜就开抽屉看，正要拿饼干，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变态出现了。我扫了一眼他，赶紧用胳膊肘撞了一下杜。杜可能被吓到了吧，赶紧关了抽屉，用眼看了一下旁边。

你说巧不巧，变态就被这个眼神带了过来。他边开抽屉边问，抽屉里是什么东西（当时真应该不让他开抽屉，他没这权力。我们可以说是女性用品的，可是我们……）我们都没来得及多想，也没来得及说话，抽屉就被打开了。他看到了饼干。从看到饼干那一刻开始，他就没闲下他的手和嘴。他说这是谁的，不知道不许在车间吃东西吗？边说边收拾。贺在抽屉旁边就说，不是我们的，这都放了好长时间了，一直在这，我们也没吃。变态说，那我把这些收走了，我也不吃这些东西，我只是保管一下，要是想要就去找我。还另外强调了，我不吃饼干，吃饼干上火。呵呵，这也许是为了调节气氛。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哈哈……

他拿着饼干走到代导跟前问，这



是谁的，你要把这事告诉你们科文。代导说，不知道，不是我们夜班的，并且还说，虽然说不许在车间吃东西，但是茶水间的垃圾桶里不也有那么多的吃剩的东西吗。好像变态说，那也不能放在抽屉里吧。代导说，放在抽屉里总比放在兜里好吧。然后，他就走了。代导看了一下我们，跟杜说，你要是不去通道，就手里拿个料剪。说完，杜就回通道了……收拉后，我们开始对变态进行人身攻击了（当然代导并没有参与我们）……

## （2010.10.12）夜班主管的新花样

夜班也有主管了！这是闻所未闻第一次。众所周知，夜班基本上没有上面的领导人，最多就是指导员带班，连拉长都不必上夜班监视员工的。可是王氏居然弄了个主管到夜班来监视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管为什么，还是先来看看夜班主管的功能吧。说不清他是来干嘛的，反正小到工人的工衣没穿好大到工人上厕所他都管。可能夜班真的是没什么值得他管的吧，反正即使白班也没问题的状况，在他监视的夜班都成了问题，比如说工鞋不能拖着、不能说话等等吧。有一次他居然还去了女厕所，据说是想查在厕所玩手机的女生。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个大男人进女厕所！就算是查玩手机，他也没权利去女厕所侵犯女生的。怪不得都叫他变态，神经病呢！

但是我们代导却很是对他好奇：晚上并没有监视他工作的人，为什么他还那么认真负责。听代导的语气，不失是对他的一种赞美。呵呵，先不管主管什么样子吧，但我对于代导那种态度感觉怪怪的。赞美那个把自己当奴隶的人，始终都是让人不舒服的……

主管一般 11 点上班，一个小时过来巡拉一次，很认真仔细的那



种，一个个工人看过去，似乎连你脸上长了几个痘痘都想帮你数一下一样。不过虽然我们都暗地里骂他，但是他过来巡视时，我们还是很给他面子的。我们一般都不说话，工帽工鞋戴好穿好，埋头干活（当然他走了我们还是会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好像他的存在就成为多余了。也许是想再一次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吧，这家伙居然在我们吃夜宵去打卡之前过来巡视，甚至站在门口，不到时间不让我们出车间。哈哈，也就是他能想得出来。夜班提前一两分钟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可是，因为有了这个变态，一切正常的事都被改变了。更滑稽的是，今天早上下班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堵我们。由于有两个车间，两个门，他就在两个门之间来回走，边走边说，还有两分钟呢，不许下班……不过很可惜，一个主管太少了，管不了两个门。反正就那么几十秒了，我们才不管呢，在他走去那个门时，我们就从这个门开门出去了……

## （2010.10.16）心情

这个星期要双加，也就是说每个星期仅有的可以美美睡一觉的星期六晚上要加班，这真是让人心里不舒服。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现在整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打工妹，为了挣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健康，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甚至都没时间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打算。在这个大工厂里，我真的越来越被同化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了。在厂里待得时间越久，就发现琐碎的事越多，就越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而工厂里的事就越多……

(2010.10.17)

有种要在这里安家的感觉。是不是我太懒了？现在连工会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打电话又没人接，真不知道有没有工会。厂里琐碎的事这么多，都不知道该记录什么，该忽略什么，甚至厂里发生什么事我居然一无所知，要不是其他人提起，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比如说：通道里丢了一踏板卡纸，科文被老板训了一顿，科文边哭边给那些拉料的人开会；另外通道里两个一起共事的出货的搭档不知道为何差点打起来；有一天，通道大姐跟前来巡视的科文说，通道太忙了，想找拉上的人来帮忙，科文居然说，就忙这两天，忙不死你，结果通道大姐一直哭了好长时间，科文还问通道另外的大姐为什么哭，然后让拉上的老大指导员过来劝通道大姐不要哭了；等等吧。这么多事我居然都是听说的，没有一个是自己了解到的……

(2010.10.19) 会谈室

会谈室在厂里应该也有三个月了吧。早就想去见识一下这个资方的又一个给员工洗脑的工具，今天终于实现了。上个星期往收集箱投了自己填写的会谈表格，留了工号姓名部门。本来没想这么快能见到传说中的高女士，但是她还是给了我电话。我们约好下午五点在她工作室见面。

还没睡醒吧，4点半起床赶紧冲凉换衣服，边收拾脑子里边不断地想自己有什么问题要问。

五点我们正式见面了。高女士看起来有点老，但是据她说，她儿子刚上大二，那应该是年纪不大才对，并且也在她口中证实了年

纪确实不大，当然并没有透露年龄。高女士首先问了我的家庭，父母在哪、怎么样之类暖气氛的话，还问我在厂里做得开不开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也随着她的问话渐渐地放松了下来，刚来时的紧张也渐渐消失。

可是她突然说我们的谈话要录音，这个我就有点接受不了。本来我的谈话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并说明自己不喜欢录音，甚至不喜欢厂里规定的要是投诉必须写明工号名字之类的东西。但是，高说，这只是一个证明我们谈话内容的东西，也是为了让王老板亲自听一下我们的心声，然后采取一些措施，不会出现什么打击报复之类的事情，并且要是意见很好的话，还要拿到董事会去听。不过她说，一般听完都会销毁的，她们不会泄露谈话内容，并一再强调自己的办公室及电脑都安装有保密措施，我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说，有些话想单独倾诉一下而已，可以写下来，没必要录音。高说，虽然可以写下来，但是录音更能很好地传达我的意见及心声。

为了说服我，她自我介绍了一下，还拿出后面桌子上的文件夹，给我看她儿子的照片，让我看她获得的荣誉，看她儿子获得的荣誉，还有一些报纸上刊登的关于她的事迹的剪报，一页页地，很耐心，并在旁边一再强调自己及儿子的光荣事迹，还讲了做一个忠孝仁义、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人，以及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就是博爱。当然我是一边听一边想着自己说什么可以没有大碍。所以最后我也同意了录音。

开始录音后，高又问了我家里怎么样。也许是活跃气氛吧，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后，我们就进入正题。刚开始的这些都是我不想讲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搪塞，所以我还是出卖了我的工友（这算不算帮凶？），虽然是那种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级的工友。她问我们拉长有没有怎么样，我说我们没有拉长，但是老大不错，只是科文有时候说话很难听，并且还举了一个听来的例子，就是通道里大姐

借人时，科文说“忙不死、累不死你们”的话，这话让大姐哭了好长时间。我用那种疑问的口气试着说，是不是这些基层管理者都应该凶一点，才会让员工更好地做事。她说当然不是，这样就不得人心。我也附和着说，要是公司为员工，员工也会为公司的。然后她又问了主管经理的名字，我都说不清楚。

我们谈话期间，高一直强调王老板心里只有员工，但又不能把钱都给我们，因为他还要做慈善事业。当然具体什么慈善以及会除掉他多少钱，以及他慈善的目的，不在我们的谈话范围之内。另外高还说明了为什么王老板会请她来听我们倾诉。一是老板心里有员工，另一就是王老板想让自己用她的事鼓励这里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员工产生希望，也就是好好为王老板服务。

可能是高太健谈了，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内容太微妙，不知道怎么就转到私人问题上了，也谈了关于女性的自我保护之类的，也谈了关于性的问题。我也顺水推舟说了自己的小小隐私。我喜欢我们车间的一个小男孩，但是我还没有表达完全，已经被高说到性上去了。好了这也没什么多说的了，还是接着说我们要谈的工作中的事吧。我好像也投诉了夜班主管，具体怎么投诉的，我好像也没说太清楚，应该是强调夜班太辛苦，主管却很苛刻吧。这不知道算不算投诉了。不管了，反正说的是实话。另外，我说食堂应该做一些面食，毕竟这边的北方人还是不少的。关于待遇，我说，夜班补助太低了，底薪太低了，举了我们宿舍一个女生做粉瘤手术的例子。而对于她问我加班是不是不公平的问题，我只是含糊地说这不好说，毕竟工位不一样，有的工位也许要求要加班多呢。哦，对了，她还说是不是工作很枯燥，可以放一点音乐什么的。我说是啊，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工作，可是还有人在你背后说不许说话，你想这还不把人憋坏了。高开玩笑说，对，女人一天要讲 6000 个字，男人要讲 3000 个字的话。我也附和说，呵呵，女人话多啊……

好像就说了这么多吧。其实我还有没有说的呢，比如说工作环

境、食堂老断饭等吧，可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高说还想再跟我谈话，但是时间来不及了，让我去吃饭。她又记了一遍我的工号、车间、姓名，贴到录音带上，然后给了我一个巧克力。然后我就出来了。我努力回忆我们的谈话，希望我的记录没有缺少重要的东西。

简单回忆一下高女士吧。也许在网上可以看到她的事迹。爸爸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后被残害，妈妈也被拘禁，所以从小就是孤儿，靠亲戚朋友资助长大吧。想来也是很辛苦的，但是好像没怎么恨共产党吧，现在还是党忠实的拥护者；自学考的大学吧，有理工科学位，应该很优秀吧；结婚生子很幸福吧，但是儿子几岁时就被抛弃，至今还是对前夫很念念不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就努力从工作中找回自我吧，算是个工作狂，把所有精力用来工作及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她对自己评价还是蛮高的，除了不时地让我看她的剪报，还会自己赞美自己，外带赞美自己的孩子是多么优秀。当然就她自身而言确实很优秀，哦，对了，她还得过癌症，坚强地活下来了，据她说是因为自己爱自己的孩子及她自己的学生。她还斥责那些自杀的人是自私的，自我意识太膨胀了。顺带水一下，她说在香港自杀的话公司是不赔偿的，但是这边赔偿，让她感觉这边的老板人都太好了，意思可能就是死是自己的事，跟别的任何人都无关。

先回忆这么多吧，我要上班了……



## (2010.10.29-2) 我的自白

前两天跟杜聊起家里的事。我很想我妈妈，但是不想打电话，因为我妈每次都说让我换工作、找对象，还有我爸，老说我上了这么多的学居然去做普工，让我赶紧换工作。但是我不想换，又不想惹爸妈生气，特别是我爸有高血压。

说到这里，杜就说，你爸说的也没错呀，看你上了大学还不是来做普工，现在上大学也没什么用，除非是上名牌，要不然还不如不上；然后又说起了我以前曾经跟她说，我爸因为我辞职不高兴，就不管我的行李的事。我当时跟她说，我觉得我爸好像是把我当成是挣钱的工具，结果现在被杜用来数落我了。她接着说，你的想法就是有问题，还说你爸是为了钱，这种想法真是太怪了，怪不得，某个车间的某个人说你脑子有问题呢。

其实前面的都无所谓，但是后面那个说我脑子有问题，我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可笑。怎么会给人留下这么个印象呢？我有点强颜欢笑地说，是吗。不过我在通道时，大叔确实有次说过我跟车间男孩子说的话他都觉得受不了了。不过我确实觉得没说什么呢。然后自己又想起以前在通道时，那些男孩子经常开一些黄色玩笑，简直跟看黄片一样，所以就笑着说，确实，以前在通道里那些男孩子说的话都很黄，并且有个男孩子还说我不够温柔，说我太凶了。我说我很温柔呀。他说我给人的印象是“不要靠近我”的感觉。其实我是觉得很诧异。他还说，其实有些话男孩子说了就说了，我不用非得跟他们答话，只要自己听着偷着乐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搭话，甚至已经搭到让大叔都觉得不好意思的地步。不过想想，我确实没说什么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很难堪的话，不就是一些关于性的问题吗，这又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要装不知道呢。

还是回来接着说杜说的话。她说以前我在通道的时候，男孩子

说话很难听，我回拉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别的女孩子面前说那些话了。最后杜还说，那些男孩子说话就让他们说，你别理他们，听着就是了。我反驳道，为什么，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话，干嘛不说话。杜就说，人家都是男孩子，你一个没嫁人的女孩子搭理他们干嘛。我又反驳了她。结果她说我脑子果然跟别人想的不一样，读了书把脑子都读得变了（那语气那神情，分明就是说我把脑子读坏了）。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又气又没辙，就说，读了书当然就不一样了，也是因为读了书才来这里的。结果她更是变本加厉了，说我读了书反而不如不读书，读了书还要来做普工，并且还说自己爸爸为了钱，读书都把脑子读得有问题了，并且还跟过来找我们聊天的工友贺说我脑子有问题。我有点招架不住了，先说，我没说我爸是为了钱，但是你说他让我读书是为什么，钱？面子？还是我高兴我快乐我生活得好？又接着说，要是为了我生活好的话，我这样就是快乐的。然后杜带着那种不屑的表情说，钱？面子？你能给他们多少钱？你在这工作能给他们多大面子？怎么读了书就反而想法这么怪？读那么多书干嘛！

我有点激动了，有点不知道应付这种场面了，于是转换了一下话题。我开始用提问的方式把自己从这个读书没用读书脑子有问题的漩涡中弄出来。我就说，好，说我脑子有问题、想的东西怪，那我问你，（我忘了我说什么了）……好像我问了她，你觉得咱们现在的工作跟待遇怎么样。她说当然是你拿王老板的钱王老板要你的命了。我接着说，为什么咱们干了活却要说是他给的钱，并且咱们现在拿的钱比咱们干的活少多了，咱们干活挣的钱大部分都被老板拿去了。她说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说，咱们为什么不把属于咱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回来，我们做了事干嘛要给别人。另一个工友说，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人人当老板吧？我就问，你们有没有听说广本罢工的事，我说知道为什么罢工吗，就是因为待遇太低了。杜说那当然了，钱少的话肯定都不愿意干呀，我也想着罢工好啊，

但是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呀。对于罢工我没有说太多的，但是对于人人做老板，我说，不是说人人做老板，我们可以合作呀，然后我举了国企的例子……那个工友好像听进去了，但是好像又似懂非懂，可能是因为马上辞工可以回家了，对于工厂的事也是漠不关心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之她没有表示反感，只是说，我回家就不再出来进工厂了。

我又接着跟杜说，不光是广本罢工，好多汽车厂都跟着罢工了，她说，咱们这没有听说罢工的。我说嗯，但是别的地方有好多罢工的，咱们太闭塞了，外面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又接着说，你看咱们这上班的人里面有哪一个是领导，不都是干活的吗，你看大家即使在没人监视的情况下不是都很好地维持着秩序好好干活吗，但是咱们的劳动成果却被好多领导分割了大部分，这是太不公平了。

我又继续说，虽然科文拉长她们很凶，老是一副领导的样子，动不动就扁人，但是她们不也是跟我们一样吗，要是她们做错事照样被扁得人人不鬼不鬼的；老板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要是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了，管你是谁都一视同仁。我还提起那天刘说很佩服夜班主管即使在没人监视下都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老板的利益，当然要恪尽职守了，否则他们从哪里拿钱呢。

杜说我们也挣钱了，差不多就行了。我说，是挣钱了，可是我们挣了多少呢，你看咱们拉上的老李，工作了十几年了，得到什么了。杜说，一块金牌。我说一块金牌有什么用，几千块钱而已，但是老李的一辈子都奉献在这了，并且工作时间又那么长，还有咱们拉上至少有两三户全家都在这干活，他们在这工作这么久得到了什么呢，但是咱们老板呢，扩建厂房买新仪器这都是咱们挣的钱，另外这些产品谁来消费呢，还是咱们，他们用咱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给他干活又用高价把咱们的做的产品高价卖给咱们，他们从中赚取了双重利润，而咱们不仅没挣到钱甚至连一些东西都消费不起，去一次肯德基就感觉很奢侈了。然后我问他们，你们去商场买衣服吗，



一件上千块，还有会去娱乐场所消费吗。杜说这怎么可能消费得起。另一个工友也说，买一件衣服半个月工资就没了，肯定不会去买的。杜也说，那些都是想都没想过的，可是这也是没办法……

再看看她现在的表情，显然已没有了刚才那样的不屑，我心里多少有点安慰。杜忽然说，你们大学生想的就是多，这些我们都不会想的，这个车间这么多人估计就你一个人会想这么多，会想这个，上了学的人就是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就想着老公孩子。我接着她说，我明白，我们只是思考的东西不一样而已，你在想你的家，而我也在想，只不过我想的是很多的家庭，这也是为什么我爸老说我你怎么跟别人想的不一样的原因，可是我已经这么想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并且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老是找不到合适对象的原因；我想找个志同道合的，起码想的一样吧，否则我要老照顾他，我会更累的。杜看着我，跟先前完全相反的态度。

我可能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吧，但是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说这些是不是不合适，也不知道说了这些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说了，并且杜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当成一个脑子缺根弦的无用大学生，也不会老在我跟前说什么要上大学就上名牌否则就没什么用之类的话了吧……

另外，我后来想了想，为什么通道的人会跟我开黄色玩笑，好像是因为我刚进厂时问过他们附近是不是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也问了他们会不会去的缘故。不过这是好长时间的事，我都没想到那里去，最近提起来，又听她说好像那些男孩子就敢在我面前说。所以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我以前曾经问过那个的缘故吧。不过这也无所谓，对于性，我想任何一个生物专业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开放的人，都不会躲躲藏藏的……

( 2010.10.29 )

夜班终于要在今天晚上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月夜班我们好像闲得很，每天晚上九点半来上班时。老大都叮嘱我们不要加工得太快，只要夜班主管不查，就可以尽量放慢速度。当然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加工拉现在闲得很，好像是因为 1304 拉的停拉。1304 的料有好多都需要加工拉加工，其他的虽然也需要，但是料比较少，所以只要 1304 拉停拉，我们就不会很忙。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夜班好像过得也很清闲。但是清闲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要是没有主管，我们可以轮着休息一下，但是由于有主管，我们虽然闲，但是要装作不闲的样子，这个有时候很靠运气的。不过还好我们基本上手上都拿着料。上了这么长时间夜班，主管的行动也被我们弄得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他该来时，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了。也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夜班主管到底是干嘛用的呢？今天下班前，杜传红说，这个主管被招进来之后，哪个部门都不想要，但是又不能不用，所以我们车间经理就把他安排在夜班，并且周六要半夜四点起来去车间加班。据杜说，有个拉的老大说，其实他也不愿意上夜班，也不想半夜起来加班，但是经理就是这么要求他的（我想经理也许想让他自己辞职吧），所以他也是没办法才来上夜班的。照她们这么说，尽管不愿意，但他还是恪尽职守的。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样子，车间里几乎没有人讨厌他，也给他起了好多的外号，“杨大妈”、“瘟神”、“四爷”、“变态”、“神经病”等等吧……不管怎样，我这个月的夜班马上就要结束了。

(2010.11.3)

今天我终于由金牌剪脚手转为了机架手，开始近距离接触机架的噪音了。一直听打机架的工友抱怨机架声音吵得脑子嗡嗡的，这下我终于可以亲身体会了。首先就是由于机架的声音，使我们即使离得很近也听不清对方说的话，除非说话声音更大；再就是，机架的嗡嗡声听起来不是刺耳就是震得脑袋发蒙；另外就是手的动作要跟机架一致，所以可想而知手的频率有多快。当然高频率的工作也会使我们的废话少很多，甚至基本上都不怎么讲话。

下午的时候，由于打机架赶货，我旁边的工友先是打二极管，然后又打 IC。可是，她没有调机架，晚上加班时老大发现了，就问她有没有看 OI，有没有在不知道怎么打时间问一下……反正唧唧歪歪说了很多很多，还摆出一副臭脸，说得好像我也做错事了一样，开始紧张起来，生怕一不小心也被带到话里去。也许就是因为不能罚钱的缘故，只能在言语上狠狠地不顾情面地刺激做错事的工友吧……

另外，前两天，在茶水间碰到一个从别的车间调过来的工友。我看她脸红红的，就问是不是太热了，怎么脸那么红？她说，不是，现在在刷胶，对那个过敏。我就问，怎么不跟老大说说，让她给调个工位。她说，不说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上次跟老大说了一次，被老大屌了，说如果大家都这么着怎么办，你调走了谁来做你的事，再说过敏又不厉害，所以不给调。我说，那你们拉上过敏的多不多。她说，好像就她一个。我忘了说什么了……

(2010.11.4)

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时间，所以一般会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于是我就拿着上次培训时举办人给我的关于本田罢工的单子在车间看。拉上有好奇的人问我看什么，我就拿给他们看。有人看了一下标题——本田罢工时间表，然后就没再看了。更有人看了标题，居然说丢人？（差不多是这意思，原话忘了）有饭吃就可以了，罢工什么工……

以前拉上加班，一般会照顾老员工，但是不知道被谁投诉了，所以现在就看似公平地轮班加。但是轮班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可能轮不全就不轮了。这样的话，其实没有轮到的班就等于少加了班。虽然不知道老大怎么安排加班，但是总好像还是在照顾老员工。也许是这样吧，所以不公平的投诉还是存在，以至于我跟老大说我轮班时的那一个小时能不能转给其他工友时，老大向我唠叨了一大堆什么“这样别人又说不公平了”，“我们这加班已经很公平了也差不了几个点并且自己嫌累不想加班但是还眼气别人加班也不想让别人加班”，还说“我们也很好请假呀只要不是太忙就一定准假呀”之类的话。其实她说这么多也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发发牢骚，但是我却没听懂什么意思，还一个劲说嘴长在人家身上这也没办法等等之类看似在埋怨投诉人之类的话。到最后我还问可不可以时，老大说不想加就别加，不可以转。哦，说了这么多，原来就是想说不给转的原因呢……

工友间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



## (2010.11.14) 消防演习

今天下午差不多四点那会，我正在看书，两个舍友 a 和 h 正在睡觉，一个舍友 p 刚从外面回来，忽然就听到连续不断的铃声。刚开始时根本就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p 说是什么，我也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连电都停了，我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该不会是火警吧。这么巧，外面就有人喊，好像是进行消防演习呢。火警一直在响。p 就说要不要出去呀。我穿着睡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演习，还想着不会真有事吧。看了一下 a 和 h 还是睡得很香，没有要起来的意思。我下了床，想不能穿睡衣出去呀，就换了衣服。p 在我出去之前出去了。a 和 h 这时也醒了，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外面喊好像是消防演习。她俩就说，我不想下楼了，行不行？我说没关系吧。然后她们就继续睡觉。我就下楼去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没下楼。跟着人群到了楼下，看到有保安在下面喊，快点快点去操场那边集合，还看到一辆消防车在楼下对着花池喷水。这时，就听到有人喊，这是在逃命呢，还拍照！也有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嘴上喊着，逃命呢，也不跑快点。也是，想想挺可笑的。如果真发生火灾，还是这个样子，不闹出人命才怪呢。操场上已经有很多人按楼层站好队了，这里面也有人穿着睡衣跑出来的，还有逛街刚回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被保安拉过来排队的。有个工友可能刚买了密码箱回来，也被拉过来排队。这下就热闹了，大家都笑起来，说逃命呢，哪有时间拉箱呀。又等了一会，可能差不多到时间或者是没有人从楼上下来了吧，站在队前的那个拿着喇叭的保安，记了时就开始讲话了，因为他的喇叭实在不太好，我没听清楚具体说了什么，只隐约听到，谢谢各位在周日休息时间配合他们演习，然后好像还说了发生火灾怎么办之类的话。我没怎么听清，但是工友的嗓门可能更大些。有人说，我说是演习吧，是吧。然后差不多几分钟

之后，那个拿喇叭的保安讲完话了，跟我们说可以回去了。队散了，有人在抱怨，有人觉得神经。我碰到 p。我说要是真发生火灾，这个样子肯定会出事的。她说是啊。另外演习也不说一声，要是老这样的话，真发生火灾了就不会有人下来了。又碰到 a。我说你不是不下来吗，怎么下来了？她说保安老敲门，烦死了。而 h 居然还是在睡觉。后来据说是贴了通知要演习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 （2010.12.3）工友 A 的故事

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并且各有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故事的主人公能解其中味……

A 君是我在执锡拉认识的四川人，85 年出生，已经结婚两年，有一个不到刚满一岁的女儿。如果不是跟她聊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自己离家出走到这打工的。她跟她老公是经熟人介绍认识的，也是四川人，谈不到一年就办酒席，算是结婚了。没有领结婚证，所以现在也不算合法的夫妻，虽然按乡里的风俗是夫妻，但是法律上他们还不算，最多算是同居关系。听她说，从小她妈就打她，凶她，所以她很少跟她妈亲近，当然也得不到她妈的喜爱。她有一个妹妹很受她妈喜欢，具体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在家里她妈比较偏爱她妹妹。说也奇怪，她妹妹跟她关系也差得很，基本上属于不联系也不会互相帮助的那种。并且照她说，由于从小妈妈比较严厉，她倒是很勤快也很能干，但是就是得不到别人的喜欢。嫁人之后，她公公婆婆也不喜欢她，老是在他儿子跟前说她哪点不好非要娶她回来，并且他老公还是独子，所以也没有分家，难免关系就很紧张，终于在去年过年的时候爆发了。具体什么原因我忘了，

反正就是她公公让她滚，然后她就真的收拾东西准备滚。但是她老公不让她拿东西，于是她就净身出户了，先是去了她娘家，虽说对她不好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就给了她两百块钱，还是希望她回去。这里有一件小事，那就是她回娘家时没有带衣服。她打算让她妹妹帮她买套贴身衣服回来，但是她妹妹拒绝了，并且还为她老公说话，也是让她回去。她很气愤。后来她的一个姨又给了她两百，她就出来打工了。因为结婚前就打过工，所以也没有走多少弯路，直接就奔她表姐这了，大概就是4、5月份的事吧。现在她想着靠自己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这样就可以独立了，起码不用依赖别人，特别是她老公。听她说，她老公现在也还在打电话让她回去，不同意离婚。但是她说，她跟她公公关系实在太差了，根本就无法回去，所以还是坚持不回去。另外就是她觉得她老公也没有诚意，都快一年了，要是想让她回家早就出来找她了，可是仅仅是通个电话而已。她女儿现在跟她老公在一起，据说视频的时候还是会叫她妈妈，但是接电话不会叫。在说她不受妈妈喜欢然后结婚之后又没有幸福的时候，她哭了，虽然只是轻轻的抹眼泪，但是让人还是忍不住很心酸。我没有不受人喜欢的感觉。我生活在幸福当中，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我只能跟她说，要是得不到别人的爱，那就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吧，正如她所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还不如靠自己，特别是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其实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父母怎么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要说她母亲有重男轻女的想法，那怎么会对她妹妹那么好呢？不知道。要说她不听话，可是据她说，她七岁起就开始为家里人做饭了，但是她妈妈还是会打她，怎么也解释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应该很肯定地说，她现在那种“女人只有靠自己”的那种很自尊的想法一定跟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联。

## (2010.12.8) 发现的问题

最近调到流水线上之后，发现了几个问题：

一，我们流水线上每个工位都有的 OI（操作规范指南），只是个装饰品。在工作时，一般指导员或拉长会告诉你怎么做，也就是你不用看 OI 就知道怎么做了。尽管很少会出现问题，但还是会有的。前天在往 PCBA 板上贴贴纸时，就出现贴纸贴错的问题。当然 OI 上没错，只是已经习惯了老大告诉怎么操作，然后把东西拿过来，自己只是简单操作一下就好，所以竟然都没发现贴纸根本就是错的。

二，我们厂没有安全操作培训及有毒化学品的防护措施。今天被调到紫外灯下去刷胶。学过生物的我当然知道紫外线对人身体的伤害，所以在赤裸裸的紫外线下工作，心里难免有些顾忌，于是问旁边的工友，咱们厂不是对紫外线下工作的人每天两块钱补助吗，咱们有吗。工友说，咱们只是偶尔来这工作一天，哪会有补助呀。我说，我都不想在这工作了。工友说，谁想呀，味这么大（我们往 PCBA 上刷胶的胶味很重。另，那个清洗剂的味道更重，且非常刺激眼睛）。我说，我倒不是因为味，我是觉得这个紫外线对身体伤害实在太大了，特别是女性，很容易引起细胞突变致癌或影响下一代的。工友很吃惊，啊，是吗，有那么厉害吗，不过刷胶确实是不让怀孕的人干的。我说，当然了，只不过不是立刻就表现出来的，需要时间的，否则怎么会不让孕妇做呢，并且给两块钱补助呢。工友说，好恐怖呀，说得都不敢在这做了。于是我就说，厂里也没有进行有毒品的防护措施培训之类的东西，并且来紫外线下连个套袖不给，眼镜也没有，真是太危险了。工友也接着说，是啊，估计她们（指导员）也不知道吧。我说，她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厂里那么多技术人员，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就是不给我们培训或保护措施。工友无语了……





(2010.12.9) QC<sup>3</sup>

今天跟一个包装的指导员顶嘴了，原因很微妙：开始上班时，我的工位（清洗位）就堆机了，于是拼命使劲地刷啊刷，几乎连头也不能抬一下。可是尽管这么努力地做事，还是被人指摘不是。上班一段时间后，前面执锡位的工友修坏机，修好了之后就下拉了。本来很正常的程序，却由于 QC 的某种原因（堆机？）变得不正常了。她们在下面喊，不要一块板一块板下拉了（意思就是用静电板下拉），我们不捡拉了。我离 QC 近，就把话传给上面的执锡位，结果板还是一块一块下。QC just 说不捡了，让它流到垃圾桶吧。可是板还是一块一块下。我还在用功地刷我的板，头也没抬一下，（跟 QC）说，你们自己捡吧，我现在堆了好几个静电板了（一个静电板可以放二十五块板），就不帮你们捡了。结果居然有一个 QC 把静电板挡在拉上截住了板，不让它下拉到她们的工位。

可是执锡位还在下修好的坏机（其实坏机也没几块），于是悲剧发生了，板被挡在静电板前面，一个挨一个（有三个吧）。这时，那个包装指导员见了，就喊，静电板怎么都被挡在这，板上的插座会坏的，清洗位的，你怎么不捡拉，没看到板都在那吗，那个插座很容易坏的。

我看了一下挡在那的板，有三块，心想也不是我该捡的呀，就说，这是修好的坏机，QC 会捡的。谁知道，那个指导员居然不去问 QC 怎么回事，而开始责怪我，你是最后一个工位，知不知道你要捡

---

<sup>3</sup> QC（Quality Command），就是质检。

拉，快点捡起来，那个插座很容易坏的。我起身去捡板，但还是不服气，凭什么我捡还要承担责任，于是顶嘴说，这是前面下的坏机，应该是 QC 捡吧，我是清洗位又不负责坏机，干吗是我捡？她瞪着我，一直说我要捡拉，清洗位的是最后一个工位，你不捡谁捡，难道没告诉你要捡拉吗等等之类的话。

后来我实在烦了，就说，捡就捡了，还那么多话。哈哈，这更惨了，她居然直接把我们拉指导员叫过来了，还说我不知道要捡拉。指导员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跟我说，怎么不知道捡拉云云。我不等她说完，就说，不是不知道捡拉，不知道坏机也是我们捡的，洗板的拉我当然知道要捡，可是坏机应该 QC 捡啊。她好像才明白那个指导员什么意思，于是问我，板上有箭头吗。我说有啊。我们指导员没说什么就走了，留下那个包装的指导员就在旁边开始无理取闹了，说我就是不知道要捡拉。我说你要那么说我就没话了，然后就开始自己的刷刷刷了，管她在我后面说什么呢。见我不理她，就问问我不知道清洗位要做什么。我说知道呀，洗板洗锡珠锡碎呀。她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说，你说吧，不就是想难为我吗，本来清洗位就是洗那些的，要是再说别的也是附加的（其实我们也会帮忙检查前面工位的是否有闪失）。然后她说，还要检查板上的把手，贴纸。我说知道呀。然后她说，我跟你说了，别下次再说知道了。我说当然了，这么多人都听到了，我当然知道了。然后她就跟我们清洗位的另外一个人（这位工友上厕所刚回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说要这样那样。我们没理她，她就在后面接着说，洗快点，堆这么多，洗这么慢。我们还是没理她，接着慢慢地好好地洗我们的板……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

本来跟我无关的事，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除了跟我有关，跟谁也无关了？？补充一下，我跟我们指导员说 QC 用板挡着的事的时候，QC 有人居然说，我说过了让你们前面捡拉的（不知道有没有说，反正不该我们捡）。真是火上浇油！

昨天在跟 A5-2 车间一个调过来帮忙的大姐聊天时，她说你们-1 车间松多了，我们那更严（其他的忽略）。QC 即使是捡到前面漏拉的，也是二话不说就是一张报表，无论看到什么都是一张报表，根本没有什么就这一次下不为例的先例，并且 QC 下的板要是被拉上包装位检查出来不合格，也是一张报表，没有什么下不为例的事情，但是还是偶尔会不开报表给 QC 重新看的，据说关系好的就可以，但是拉上的就没有得到 QC 的这种待遇。我说，那岂不是 QC 老大跟拉上的老大关系很不好。她说是啊，经常冲突。

奇怪了，QC 除了比我们多了一点工资，戴了个红帽子，怎么就这么牛气哄哄的……

## （2010.12.23）馒头

这几天贴出了通告，说，高管发现早餐时，馒头剥皮现象严重（有的甚至剥去  $1/3$  或  $1/2$ ），所以，上面决定每天派人拍照监督，并且还要记录剥皮严重的人的厂牌，如果没有改善那就取消供应或限制馒头的数量。通告一贴出来，马上就有行政楼的职员拿着相机在食堂的桌子间走来走去，盯着每一个拿馒头的人，看到有剥皮多的，就立马上去给馒头拍照，然后记下剥皮人的厂牌。那种被人死死盯着的感觉真是很不爽，吃东西都觉得倒胃口，真想把馒头都扔了。讨厌的监视行为！夜班时，跟工友谈了这件事，工友 Z 说，这样也好，省得浪费粮食，农民种地也不容易。我说，话是这样说，可是一有高管说馒头剥皮严重，就立马有人拍照记厂牌，可是我们提的关于加底薪加夜班补贴的事，怎么一件事也没实施呢？Z 说，当然了，老板只把我们当挣钱的工具，当然只是为自己利益着想了。工友 X 说，所以说老板也很不轻松，也是想着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呢。

## (2010.12.24) 加班

这是阳历年的最后一个月，工作也忙起来了。当然我们夜班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每天加两个点，无论是忙或闲。但是白班就不一样了，闲时三个点，忙时五个点。闲时白夜班差一个小时还可以接受，但是现在差了三个点。对于大多数想加班挣钱的工友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却没有一个工友肯站出来说话。

终于机会来了，老大今天破天荒的要开早会。正好，要是她敢说我们不乖的话，我就一定站出来说加班的事。

哈哈，果不出所料，她说我们没纪律、干活懒散等等。她还在说时，实在听不下去了，我举手说，我想提个大家都有意见的事，现在白班加五个，我们加两个，我们心里觉得不平衡。事实是这样的，她没办法否定。还好她态度不错，笑着说，我知道，我也想尽量让大家多加，你们不是轮流加两个半吗。我说，两个半跟五个还是差一倍呀，我想你也觉得不公平吧。

这引起了工友的共鸣，大家也开始议论。老大就说，那你们想加多少。然后冲着我说，你周日都不加，怎么也觉得不公平？我说，我说的是大家的想法，我加不加无所谓（其实后来想想，这是不是想在工友面前出头的表现呢，即使是出头，我又能在多少地方多少事情上出头几次呢。其实还是要工友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才是关键）。

最后，大家也没议论出什么。老大就说，这样吧，你们从今天开始都加两个半吧，再多就不好实现了。于是，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赢得了半小时的加班，每天多了四块钱的收入……

问题：1，我在提意见之前没有同工友商量，虽然曾在上班时讨论过这个问题，也达成过共识，但是行动时我还是疏忽了这一点。

这样的话很可能被工友认为是强出头，不见得是感激我的提意见；

2，在提了意见之后，没有商量好诸如你们说怎么办之类的对策，最后还是受制于人；

3，自己说“自己无所谓”的话，很可能让工友觉得我认为他们都很胆小，显得我很大胆似的，其实说不定会伤了工友的自尊；

4，我提意见怎么才能转变为工友自己提意见呢？

## （2011.1.9）琐事

刚转了白班。早会时，指导员就一直强调纪律，强调工作态度，强调产量质量，强调上层会时不时来监督我们。基本上听这些已经麻木了，但是始终没有强调过我们是有需求会说话的人类。

我们厂没有小休。一条拉二三十个人，只有一个离岗牌。上厕所成了一件我们工作时谈的重要话题，什么有人去了两次了，有人时间太久了，应该指导员拿着牌子挨个给呀，要规定个时间呀，要禁止带手机进车间呀之类的谈话。怪了，大家都没有说离岗牌少的，没有说厕所少的，只是一个劲地互相攻击，想点子让工友在厕所待的时间短些再短些。上厕所难道也是排到了才有的需求吗？

今天周日，基本上厂里所有人都加班。因为是超时加班，所以上班时间都差不多，以至于食堂人满为患了。但是打饭的窗口却只开了两个。这真是逼工友们吃不了饭呀。而工友们却只说是人太多了，而不是窗口太少了！

## (2011.2.13) 一个口罩引起的 ... ..

今天拉上下的板需要的人多，于是从别的拉上借了一个男生 W 过来。本来也没什么事，可是贴贴纸的工位一直是我们的，因为漏贴一个就会被扁得毛都没有。偏偏 W 就是这个工位并且还真漏贴了一个板，然后指导员就拿着板质问 W，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很长时间。我刚开始还以为是 W 比较幽默，她们聊起天了呢，但是晚上的事让我改变了看法。

晚上刚上班，W 问指导员要口罩，指导员就去找。可是不巧在去找的路上，她看到一个工友没有戴工帽，她就停下来让她戴帽子，还聊了几句天。这时，等着口罩的 W 突然大声喊指导员的名字。指导员好像很生气吧，因为觉得喊得声音不友好，就过去 W 的工位，质问他干嘛，喊那么大声。他说，我让你给拿口罩呢，口罩呢？指导员说，我这不就是去找，正在问吗，喊什么喊。W 说，我看你在那边都聊起天了，上班这么久了还没拿来口罩。指导员说，我又不是只负责你一个人，我还有其他事的，有什么好喊的。W 也没服软，可能是下午就争执过吧，所以他们俩就差不多吵起来了。最后，W 还说，快去把口罩给我拿来。指导员没说话走了。我们以为指导员去拿口罩了。我对面的工友还埋怨 W 说，让人家拿口罩就好好说嘛，再说人家又不是不给拿，态度那么差之类的话。结果，一会看到指导员跟拉长一起过来了。拉长叫 W 过去一下，然后她们三个人就在一起评起理来了。可巧，科文可能没事干，看到他们三个人，也过去问怎么回事，这样主角就成了科文和 W 了。指导员跟 W 一个说去拿口罩，一个说去聊天。科文就来拉上取证，问刚才跟指导员聊天的工友有没有听到指导员说口罩在哪。那两个工友一个说没说，一个说没听到。科文可能觉得白问了吧，于是还是回去教训 W。科文一直强调管理员很辛苦，很累，要体谅，而 W 不应该在上班时

这么大声叫嚷，即使管理员不拿口罩也不能凶管理员，因为他们很忙，可以理解的。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太清楚，因为我就正对着他们讲话的地方，所以偶尔可以听一两句。总而言之，都是教育 W 的话。偏偏，W 虽被教育了，但是还是不认为自己有错，于是科文就翻来覆去地重复她的话，想让 W 意识到自己这样是做不对的。可惜，也许她口才不好，也许 W 没怎么听，反正你说什么我听了，但是还是说指导员的不是，所以，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到最后他们都累了吧，科文偶尔会蹦出一句话来，而 W 只是站着，直到科文说回去吧……本来指导员拉长都在那谈，但是科文来了，他们就没有说话的份了，于是各自做自己的事了。指导员就去顶 W 的位。当她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不是口罩吗，就在工位下面的铁杆上。而我对面的工友则说，不就是一个口罩吗。我说是啊，一个口罩，一个半小时。她说，我要是可以被叫去谈话就好了……

第二天，我们拉上就不用男生了。

另：我们厂现在基本不招男普工。据一个工友说，她老公来应聘，招聘员说只招高中学历的男工。另一个工友说，加工拉的科文说，虽然很缺人，但是我们也不要男工，除非很老实很听话的。但是，前几天，那个工友的老公还是进了我们厂，据说是因为有的车间需要大量男工。另，好像据刚进车间的小妹妹说，她们那一批六十多人就有四十个左右的男的，并且进厂非常容易，学历也不问了，连简单的填试卷都取消了。缺人？



(2011.3.1) 卧底

中午快下班时，科文拿了一

叠印刷好的小卡片——“ICTI”，什么国际玩具公司爱心基金关于工人的权益的东西，每个人发了一张。然后指导员过来说，待会卧底过来问你们关于加班的事，你们就说每天只加 3 个，周六加 11 个，周日不加班；要是你们说错了，以后就别加班了。奇怪，怎么会有卧底。问了才知道，原来是每年这个时候，劳动局的人都会过来调查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就是随机抽车间的几个人问问。我们厂的 B5 车间被抽查了。虽然没有人说错，但是卧底却在工作台的静电皮底下发现了某个工人的加班纸。不幸得很，我们厂被严令禁止加这么多班了。不过更不幸的是，我们厂还是按原来计划的班加，也就是该加五个就加五个，该周日加班就周日加班。

花絮：宿舍舍友 P 说，好像是 08 年吧，以前她所在的皮包厂也有过这样的卧底。有意思的是，有个被抽到的工友居然说加班很辛苦，工资很低，周日也加班等等。结果，这个工友就很快被开除了。至于厂方，听 P 说被罚钱了，但是具体怎样了，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觉得这种抽查只是一种形式。我们的加班情况我不信那些劳动局的人不知道。在这种工业区，基本上每个厂加班多少都不是秘密。

我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可以不用加超时了（难道真是怕我投诉？）。

### （2011.3.1）小偷

我们厂前两天在 A4 车间抓了一个偷锡条的贼，他是锡炉工。据说，他把锡条或融了的锡绑在腿上带出车间，躲过安检门及安检门旁守着的保安，一共偷了差不多 200 斤的锡，差不多卖了不到两万块钱。他是被一个保安发现的，然后在他的鞋柜、衣橱里都发现了还没有卖掉的锡，然后就被送到派出所了。我上面说的这些，都



是他在派出所的严刑逼供下招认的（但是不知道是否属实）。他们车间的科文、组长也去派出所了，说他在派出所被打得都站不起来了，很可怜。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我们厂立刻贴出了通告，再次声明若发现有偷厂里东西的，一定交派出所处理。

### （2011.3.5）烦躁

在工厂已经干了八个多月的时间，辞工书已写好，就等着二十一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很烦躁，也许是因为要辞工了，对以后有些恐慌吧。

上午的时候，S说，过得好快呀！我说，什么快，时间？她说，现在是星期六，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想了想，真的耶，一个星期马上就要过去了。可是，我说，仔细回想一下这个星期，我居然没有一点点值得回忆的事情。她说，是啊，好像就是觉得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过去了，所以才快呀。我笑了笑说，这是什么日子呀，咱们跟机器都没区别了，机器是一次性买断，咱们是分期付款，并且也许还不值一台机器的价格。她也笑了说，咱们就是机器呀！

也许，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很烦了吧。下午刚一上班，插机拉的组长就拿着一个插机料问她们拉的人：这是谁插的料？一个大姐说是她的，然后，那个组长就拿着插机料走到她跟前，用质问的口气说，你是不是想把料拿走呀！那语气，就像是“你要偷东西呀”！大姐就跟组长争论起来。我听见组长说，要是你被抓去了，我可不给你做担保人。妈的，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呀，不能说话，不能好好休息，不能出错，不能浪费，不能看客户，不能随便上厕所，不能接打电话，不能为自己辩护……没有了自由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搞精神诽谤，太可恶了，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想赶紧躲开这个环境，

躲开这一群监控我们的人！于是我请假了。我想至少有一天时间我可以是自由的，不用听那些人的呵斥，不用受她们的指使，也不用看那些背着手在车间找茬的高级管理们了，更不用看跟我受一样待遇却没有反应的人了。

## （2011.3.5）我跟工友的矛盾

### 1

宿舍里就我一个人上夜班。上白班的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吃晚饭时，宿舍的其他六个人会回来转一下，不过一般都是轻轻的，除了一个河南的和一个广西的。河南的一回来就嗓门很大地跟广西的说话，并且广西的还会回来刷牙洗勺子，所以我每天差不多都会被吵醒，还好等她们走了就会睡着。不过有一次，那个广西女孩子的衣橱门好像坏了，她就一直在那弄呀弄。那衣橱是铁皮的，声音很大。我被吵醒了，就跟她说，现在我在睡觉，让她下午下班再修。但是她好像没听到一样，接着弄，还一下比一下声音大。我很生气，但是想睡觉，就没再说什么。

下午她下班回来后，我跟她说，让她以后不要把动静弄得那么大。她说，她没有。我说，中午我跟你说不弄那门了，下午再弄，你还弄。她突然就很生气了，大声说，你可以去投诉呀；你上夜班，我们就不能回来了！你要是有意见，你可以去宿管处投诉呀！晕，什么跟什么呀。我说，我没说不让你回来，我只说小声点，你也上过夜班，知道被吵醒很难受的；再说，你夏天回来洗脸洗胳膊，天气冷了就回来刷牙，水声那么大，我也没说什么呀，就是今天要你不要再弄那个铁门了，你还弄，我要是为这事去投诉你，至于吗？有意思吗？并且说，上夜班也不是我想的，厂里这么安排的，我也没

办法，只不过，大家可以互相照顾一下而已（好像是这意思吧，想不起来了）。她说，我已经很轻了……再后来我就没怎么跟她说话了。

不过有一次我真的还想跟她争，就是工资调整时，通知上写的好像是 QC 跟 OP（操作员）的工资底薪都一样。她是 QC。回宿舍之后她很生气地说，QC 居然跟 OP 底薪一样，OP 一点质量观念都没有！当时，我就想顶她，可是想想还是算了，跟她没什么好说的。

## 2

有一次跟新员工合作下 1581 的板。我们板底执锡前面有个剪脚的工位，是个大姐，进厂有一年多了，是个不好说话的人。所以她前面的板面执锡工位的人也不照顾她，下拉下的很快，以至于这位大姐把板都堆起来了。我在她旁边，告诉她去拿一个静电箱装一下。这个大姐可好，反问我怎么不去拿。我无语，拿了一个之后我就不管她了，任她把板堆起来。

正在这时，我们三个板底执锡的第三个工位的新员工，也是个大姐，拿着两块需要修理的坏机给我，说，这是我的坏机。我当时没反应过来，两只手接过了两个板，可是发现，板没地方放，手也被占住了，就跟那第三个工位的说，你帮我修一下吧。她笑着说，我也堆机了，然后就回她工位了。我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要是不修坏机的话就不要去拿坏机了！结果这句话惹了这位新员工大姐。她说，你以为我稀罕给你拿坏机呀，帮你拿坏机，你还怪我了，以后不帮你拿坏机了（注：其实我们板底执锡是一样的，只要 QC 揭出坏机，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修，是不分你我的。但是有时坏机太多，老大就会让我们打上色笔，这样可以很轻松地检查出谁的坏机多，然后可以责任到人，专门警告坏机多的人执锡时注意点）……我当时想，我说话也重了点，再说她嗓门又大，我不想吵架，于是就一句话都没说。在第二个工位顶位的 G 说，拿来我修吧，于是我才把手腾出来。

后来第二个工位的 L 回来了，我们就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板下得又快又难执的话题上了。我说，是啊，我这板多得都堆了好几箱了，我旁边一个空地都没有，刚才坏机拿上来时我都没地方放。第三个工位以为我在说她坏话，赶紧说，还说还说，还说什么呀，这么久了，还说我坏话，是你说不让我帮你拿坏机的，别以为我是新员工你就欺负我！晕，我说，我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我即使要说也不会让你听到呀，再说，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帮我拿坏机了，我说的是不修就不要拿坏机，现在板堆的这么多怎么修呀，另外，这个板也不是我的，你拿也不是在帮我呀！L 也赶紧跟她说，人家不是你那个意思，人家就是说板下得快，不要多想。

我觉得好丢人呀，居然被人骂欺负新员工，真的很生气。所以后来除了偶尔会跟她说一两句关于捡拉的话，其他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跟她说话。



# 东莞工厂杂记

## 代班指导员

进厂一个多月，终于迎来了我在这个厂的夜班。加工拉有两个指导员。其中一个所谓的“老大”，上常白班。另一个指导员可以倒班。但是这样的话还缺一个倒班的指导员，于是老大就物色了一个工友带班，我们称之为代导。

第一个代导 W，大约二十四五岁，今年四月第二次进 W 厂。她跟老大关系较好，经常买东西给老大吃。另外，老大有个老乡，跟老大关系很好。她们三人经常一起吃饭，休息，而没见过她跟拉上其他的工友有多少接触，不过做起事来还是蛮快的。

我们这一次的夜班，有两个暑期打工的学生 Y 和 H，两个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新员工 D，T，还有跟这个代导差不多一个时间进厂的两个较老员工 C 和 L，外加一个特殊时期需要的男工 B（加工拉夜班没男生）。鉴于夜班人少，且从来没有大过组长的领导上夜班的经验，我们根据惯例，首先就是不戴工帽，并且我们可以自由地说话，并带着安排好的工作到喜欢的工位上做，好像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可惜，代导却把我们死死地看守起来了，不时地来回巡视，看我们是否在偷懒，还不时地口头警告我们虽然是上夜班，但也会有人投诉的，让我们要安守本分好好做事。

有一次，Y 跟 H 有点打盹，刚离开工位去偷懒，W 就过来问我，她们干嘛去了。我说上厕所。她就在工位上等她俩，结果十五分钟

过去了她们没有回来。W就亲自去找，一会就带着她俩回来了。第二天Y跟H就被W投诉了（告诉老大），晚上H告诉我说老大没说什么，就说以后别那样了。

其实，W做事真的很不错，又快又好，夜班时要是哪种料很缺，她都会亲自动手赶料，但就是对我们太苛刻，还喜欢告状，所以从这件事开始，我们就有点讨厌W了。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跟代导吵架，终于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夜班这么辛苦又那么困，没必要把大家看得死死的，打个盹也是很正常的，再说白班的时候老大也没有死死地盯着我们，并且也暗示了她，为什么B可以一睡就是三个小时，而我们只是去打个盹就要被投诉。结果第二天我们又被投诉了。老大还专门留下来给夜班的人开了一次会，说知道夜班很辛苦，但代导也不容易，要多体谅她，另外拉上对男工就是有优惠，希望大家不要有意见，当然最后也说，要是实在很困，在代导同意下可以去打个半小时的盹。呵呵，想想好像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打盹了。代导后来确实也没有在睡觉方面难为过我们。她还安排地方让打盹的工友分批轮流去睡觉，也算是不错了。

可惜，好景没有延续到最后一个星期的夜班，因为，人事有了变动，夜班居然来了个主管。他负责夜班的所有事务，包括工帽工鞋的穿戴是否整齐。也是他管太多了，我们没戴工帽首先就是一大忌，因为没有提前得到通知要戴工帽，所以我们被主管盯上了。而又因为这是主管第一次上班，我们不知道原来主管是如此的勤恳敬业，以至于他来检查时，我们并没有按代导的提醒把工帽戴上，结果就踩到地雷了。

主管来了，我们做好了被记厂牌的准备。主管刚问了为什么不戴工帽，出乎意料之外，我们还没有说话，W就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起来：他们都不听我的话，我管不了她们，我不是指导员，我只是带班的，你管管她们吧！天哪，后来的事一点都不重要，关键

是我们被自己的所谓的老大当场出卖了，这是一般人都不能接受的。主管走后，我很友善的提醒她没必要在主管面前告我们的状，结果她几乎咆哮了一晚上，见谁都是，你就是这样你就是那样……因为她的发飙，我们沉默了，否则，后果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可想而知，第二天，我们又被投诉了。这次不知道是老大故意的还是另有原因，晚上，老大没说什么，而科文却专门留下来教训我们。也许是人多，我们据理力争，说起话来很有力量。最后，科文觉得双方都有错，就说以后我们注意就行了，可能是 W 想要的那种我们被扁得狗血喷头的效果没有出现，她不干了，说什么也不上班了，还出手打我，咆哮的声音一点也不比昨天小，差不多全车间上夜班的人都听到了吧。于是，科文就开始稳定 W 的情绪，还一直抱怨我们不理解她们领导，不为领导着想，不懂她们将要做领导的心情等等，后来还拉 W 去了一个我们听不到讲话的地方谈了一会，才算是把 W 稳定下来。反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的几天的夜班，她也不管我们了，直到转了白班，她又恢复到原来上夜班前的样子……

第二个代导 L，刚过二十一岁。她也是二度进厂。我们上次夜班一起上，并且那次工帽风波很大程度上也是她的杰作。我跟 W 提前说过工帽洗了没带的，但是 L 是直接没戴，而 C 作为 L 的好朋友也是跟着她没戴的。另外后来在跟科文理论的过程中，她确实表现得很不错，说话很有水平，说得科文没话说。我们也算是共同战斗过的。她高中毕业，高考时，三门主科都很好，但文综实在太差，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复读（后来好像说过是家庭原因，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跟她妈妈有病有关系），毕业后就直接出来进厂打工了。

她看起来有点清高，但很女人，用拉上男生的话说，男人就喜欢这样温柔的女子（当时他们劝我温柔时给我的参照物）。我开始跟

她接触时都有点紧张，总是觉得她不好相处。记得上次夜班时，跟她聊天，我问她，你学习那么好怎么不应聘文员之类较轻松的工作。她说，其实她内部应聘过并且通过面试了，但是不喜欢办公室那种勾心斗角的环境，就没去，她想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点，所以就坐拉了。我当时还开玩笑说，如果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話可以做自由撰稿人。她居然说我很了解她，她曾想过从事这个职业，只是还不是时候，以后也许会。我当时觉得难得在这还有这样有想法的人，对她印象也很好。

不过后来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好像她平时也不怎么跟拉上的工友一起玩一起说笑，跟老大关系也一般，但是就是跟与她一起进厂的 C 关系比较好，怎么也没想到后来她跟老大会混得那样好。

有次晚上下班，我跟 L 一起回宿舍，说起上夜班的事。我说我肯定上夜班，老大好像想让我去给她儿子做家教（他们都知道我的学历），但是白班没时间，夜班的话可以抽出两个小时来。她很高兴地说，我也上夜班，老大让我带夜班。我说，怎么让你带了。她说，老大挨个问谁带夜班，但是没人带，问她时她想夜班的人都挺好的，干嘛不敢带，于是为了证明夜班的人好管，就答应带夜班了。同样跟老大有关系，好像我们的关系一下子也近了。她还说她做过家教，做得很好，到时候可以一起去做，还约我上夜班时一起去健身房。

接着，我发现我的加班多了，我享受到别的工友没有的优惠。当然，刚开始几天我没发觉，我以为是我工位的原因，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老大就是把我调到了加班多的工位，并且我跟 L 工位形影不离，这也就使我有机会多了解了 L。她做事能力一般，很会偷懒，也没有以前的那种清高的感觉，有点小鸟依人，不过看的多了，好像就有点做作的感觉了，所以我对她的印象也大打折扣了。也许是我太有主见了，后来我拒绝了老大想要给我的优惠（加班），于是我跟老大的关系又远了。后来我上夜班，老大要我做家教的事也没再提起过，当然加班也不再有利。



夜班刚开始，L 说，我带大家上夜班，大家想做什么工位就做什么工位，可以都学一下，也不会那么乏味。这听起来不错，可是，事实上，一般大家都很自觉的，不会乱来；还有，她开始几天还是跟我们一样戴工帽，可是第二个星期，她的工帽就不见了，并且也加



大了巡拉力度。特别是上了一个星期夜班，大家都有点疲劳了，她首先是给打盹的工友换工位，让打盹的工友打机架，让机器的声音阻止工友打盹。其中 C 打的最厉害，上次夜班也是那样，但是 W 还安排睡觉。但是现在不同了，有了主管，换了代导，也不知道谁影响了谁，反正，C 的打盹让 L 很难做。只要 C 偷懒去，L 肯定去找回来，并且表情也开始严肃起来，没有了上次上夜班时大家一起说笑的轻松了。

很快，也不知道谁疏远了谁，L 跟我们已不是一样工作的人了，她开始有了老大的感觉，巡拉那么自然，指导我们做事也是那么自然，甚至不跟我坐在一起也是那么自然。当然，C 也离开 L 旁边了。C 开始说 L 的不是，什么上次上夜班说 W 不就是代导吗，还不戴工帽，这次自己也不戴了，甚至有时会说 L 还不如 W 的话。

从旁观者来看，确实，L 已不是上次夜班的 L 了。甚至有次聊天说她变了的时候，她也开始站在领导者的位置说话了，有什么事的话上面肯定会先找我的，到时候我怎么办。我反驳说，虽然找你，但是找你问完事后又没有让你负责，即使要责怪也是找我们呀。她又说，但是我既想维持好上面的又想维持好下面，我想两面都打理好。我泼冷水说，可以告诉你，你只能维持一边，上面或是下面，不可能两面的，因为上面跟下面根本就是两个有不同利益的对立面，

你好好想想维持哪边吧，并且要是你只是带班，而为了维持上面转了白班后失去好朋友（我指的是 C）就不值了，但是你要是想升级那就自己看着办吧。谁知她说，但是 C 怎么不体谅她呀。我笑道，可是，打盹和睡眠不足不是一个体谅就能解决的呀，不能说作为你的朋友就不打盹不困了吧，这是生理现象，倒是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许她知道我说的话吧，不过她还是雷了我一下。她说，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好佩服夜班主管，在晚上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还能这么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晕，脱口而出，要不怎么说他是神经病呢，要是知道也是了（其实，但是我是没有经过大脑的，后来我有重新说过主管是一个把自己当老板的走狗，我们偷懒他就没利润，当然要管好我们了，可见有产者觉悟比无产者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呢）！然后我们就都笑了。但是我知道，我笑是因为我骂了主管，而她笑只是觉得我的回答可笑而已……

谈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已经沟通好了。虽然她还是会巡视我们，但是有时我会越俎代庖了。比如有次 Y 身体不舒服，我就建议 Y 去通道帮 D 忙，其实是去休息，然后就把建议跟 L 说了一下。她也没意见，并且有时我们自己换工位也不再经过她同意。记得有一次，我说让 Y 过来跟我坐，这样就可以一起聊天。我边说边帮着拿东西，L 就跑过来问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你忙吧，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结果后来听 C 说，L 当时好像都不高兴，但也没发作。甚至有一次，她又过来巡视我们，我看了她一眼，冲着她那没有表情的脸说，你没事了吗，怎么老来看我们？L 没说话。尽管我们有时这样说话，但是好像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过，白夜班交替时是 L 最高兴的时候，她跟老大在一起有说有笑，不时地说说悄悄话，不仅不做事，还跟老大一样堂而皇之地拿着手机接电话，俨然就是新上任的指导员嘛。而当白班走了，剩下夜班时，L 的那种只有在老大跟前才看得到的笑容就不翼而飞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夜班的时候，第一个星期只有 L 双加了，但是 D 问她要不要双加时，她居然说，不知道，问老大吧。这件事后，L 的形象就在 D 面前毁了；同样是双加，这次不单是她一个人了，而是夜班所有的加工拉的人（当时有借过来的三个人），但是她是这么通知的：首先蹲在我们的凳子旁边小声说，小声点不要让借来的人听到，我们这星期双加。晕，这算什么，做贼呢，借过来的人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跟我们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是她们来之前就做好的准备（她们曾被调到别的车间并且受到加班不公平的待遇）。我说为什么怕她们听到，就说上面通知只让加工拉的人加班，就可以了。她说，这样不好吧……于是我们自己加了班……她不说，我们没必要跑到那三个人面前说我们加班你们不加班，这样才是有点炫耀，不好吧。

后来，就转白班了，但是她却没有回到原来夜班前的样子，而是好像还停留在夜班，跟老大的关系还是那么近，加班还是那么受照顾。有时老大去开会，她还是会带班，巡拉，俨然就是一个将要升为指导员的候选人，完全看不出她不想与人打交道的痕迹……现在她仍然带夜班，加班愣是比所有夜班的人多一个半小时，而基本上后来调到加工拉上夜班的工友们都不知道……

不过，最后还是要透露一下，她辞工了，下个月就到期（消息应该可靠吧，不过只有等到离开时才能相信），可能会有疑惑吧，怎么一个这么有前途的人要离职，呵呵，因为 L 曾经说过，要给自己留后路的，也许这样可以解释了吧……

差不多两个代导前后就是这个样子。我好像能理解她们，因为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自己要是处在那个位置会怎么做（当然我一定做不到那个位子）。

曾经有一次，第一次上夜班时，W 有事请假一晚上，我们可谓群龙无首，那真是自由欢乐的一晚上。但是，我那天真的很卖力。

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先把老大派的任务完成，并且也想证明没有那个所谓的代导，我们照样可以工作得很漂亮。所以那天，她们都在尽情玩的时候，我除了把大家不喜欢做的事做了之外，还要负责把睡觉睡了一定时间的人叫醒，然后可以使别的人去休息。虽然时间仓促，但是我最后看了一下老大交代的任务，总算还是在我非常的努力下完成了（大家也在做事，只不过边玩手机边做，有的人甚至玩了一夜）。

呵呵，后来想想，我这好像也是跟 W、L 一样的，只不过我是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而她们却是有那样的身份被赋予的任务。所以，结果不一样的是，我做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而后者可以要求我们做上面放下来的任务。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服从于上面。由此可见，我虽然处处说不该有奴性，但事实证明我的奴性仍然存在，只是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一定会显露出来……

## 工厂趣事两则<sup>4</sup>

### 1

我是执锡手，有时候会犯错，有次我们拉下 1108 的板，需要焊线，跟网线差不多的那种线，有八根用塑料管包着的细线需要焊到电路板上。焊的时候，指导员老说小心点，这线很贵的。科文来巡拉时也提醒说线很贵。但是，也许是太紧张了，我还是不小心把包线的塑料管烫坏了两次，虽然没有烫到要报废的状况，但是也影响了外观，并且据我所知，似乎几个执锡手中就我把线烫了，我怀疑

---

<sup>4</sup> 曾发表于《工厂龙门阵》杂志第三期（2012年5月）。

我的能力。过了一阵子，我们拉换了个指导员，又下 1108 的板。她排拉时，科文刚好过来，又强调说这线很贵的，要小心。我们指导员说，我知道，所以我安排了一个稳重的人过来焊线。呵呵，想知道，这个稳重的人是谁吗，那就是我，唯一曾经把线烫到的人……

## 2

某一个周日，我从外面回来，拉上的 C 已经在宿舍等我了。其实我跟她不怎么熟，只不过曾经一起上过夜班。她说来找我玩。她这么说，我起初就以为是找我玩，可后来才知道我只不过是她的证人而已。那天，她老公让她给他发彩信，她老公想看看她宿舍什么样，但是很不幸，一直从下午发到晚上七点（也就是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老公还没收到 C 发的彩信。C 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用的是联通的号，联通信号超级差，现在还不知道彩信在空中哪个地方漂着呢，等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收到了。我以为没事了，就说一起出去逛一下然后吃个饭。我们刚出去一会，她手机就响了，她说，他老公在福建，待会接电话，让我给她证明我一直跟她在一起。我奇怪了，问，是你老公吗？她说，嗯，他没收到彩信，就以为我不给他发。我说，哦，其实心里觉得好可笑，被监视的感觉。仔细看了看已经有三个孩子的 C，得出一个结论，不靓呀，不至于在外面怎么样吧。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们逛超市，逛商店，买饭的整个过程的路上，她老公一会一个电话一会一个电话，我光作证就接了至少两次电话，还一直赔笑说放心，跟我一直在一起，我们在外面不安全，回宿舍再说。到了宿舍，C 又叫我去作证。我跟她老公解释说，联通信号不好，她老公就让我留我的电话号，要是找不到 C 就找我，让我叫 C 接电话，我说可以，但是 C 却说不用管他，她说留我的不方便，到时候留她们宿舍的某个人电话号就行，我说，好吧，要是你老公要我的号给他就行了。呵呵，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吧，C 没再找我做过证。觉得好好玩，一个有三个孩子的

## 老员工

如果有人问我，你们厂里流动性最小的员工是哪部份人呢，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当然是老员工了。哦，我说的老员工主要是超过 30 岁的年纪较大的员工。至于有些年纪不大却在厂服务很多年的，不在我记录之内，因为在我进厂的半年时间，我都没有遇到过。年轻的工人喜欢流动，很少有人会乖乖地在一个厂工作很久时间。我知道的大概就是有一个拉长才 22 岁却在这工作两年多了。年轻的工人一般没有很重的负担，所以一遇到不满意或受了气就直接走人了。但是我说的老员工却不会也不能这样洒脱，他们有自己的限制特点，包括家庭的负担及厂方对他们的看法。

老员工一般年纪都过了三十岁，有的甚至超过了四十。厂里招人时，也会考虑工人的年龄。对于老员工，如果赶上缺人，超过四十岁不仅可以进厂，甚至可以坐拉。当然，过了四十还进厂的也不多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招人时，四十岁的都不让进厂，或超过三十五岁就只能做清洁工了，所以在拉上很少看到四十岁的。偶尔有一个，说不定已经在厂里干了好多年了，或是赶上了缺人时招工。老员工们，一般都是夫妻双方一起出来打工，在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厂工作。他们在外面租房，很少住宿舍，房租根据其所在的位置有不同的价位，但是也不会太贵，



一间房差不多一个月一百多，要是带孩子的需要两间房那就要两百多了。相对于他们的工资来说，其实房租还算是可以的，起码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在外面的日常开销却很大，差不多一个月需要花去一个人全部的工资吧。他们出来打工，孩子一般都留在农村老家，很少有人带孩子在身边，一是耽误工作，另外就是上学也是一个大问题。本地学校一般进不去，除非有关系，而民工子弟学校收费又很贵，小学生半学期光学费就要 2000 块钱，初中更多了。这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孩子往往不只一个，所以很少有把孩子带在身边的。他们更喜欢把钱省下来寄回农村用。因为年龄的限制，他们不轻易跳槽，再加上他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在厂里就比较能忍，基本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不随随便便请假，只要可以多加一些班增加一些收入就很满意了。也许是他们出来打工时间很久了，对于现在的工资他们很少有人嫌低的。据说前几年他们加班超过 150 个小时，最后的工资才有六七百块钱，并且那时候的加班费也很低，不像现在都是双倍的了。所以要是问他们觉得工资怎么样，他们会说不错了。但是这又与他们觉得现在钱不值钱的现状相矛盾，因为他们发现跟以前同样的钱却买不到跟以前同样的东西了。老员工们有自己的交友圈，老乡、亲戚，却很少像年轻人那样交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遇到休息日，老乡们会在一起打麻将，一打就是一整天，输输赢赢几十块钱。有的也会聚餐，但只局限于兄弟姐妹。难得有个大家都闲着的时候，所以聚一下，联络一下感情，改善一下生活，这对于在外打工的老员工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了。在这工业区，老员工的休闲方式真的比年轻人单调很多，尽管年轻人的休闲方式也是少得可怜。老员工们出来打工的目的大部分都是为了钱，也有很少的人是因为别的原因才出来的。不过别的原因多多少少都跟钱有关，所以即使说大家出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挣钱，也是不为过的。

“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子都要我们养活”，加工拉的老李说。她

现在已经有四十岁了，在厂里工作十二年了，结了婚之后就跟老公进了这个厂，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读技校一个还在读小学。孩子公公婆婆在带。老李看上去不止有四十。一次有个 19 岁的新员工叫老李阿姨，老李听了还很不高兴，问，我有那么老吗？所以我们一般叫她老李。虽说她在这厂十几年了，但是工资却跟我们新员工差不多，也只比我们多七十几块钱的底薪，其他的优惠就是可以多安排一些加班，有时这也是靠自己给老大一点吃的东西或听老大的话得来的。这样自然最后得到的工资就会相对多一点，但是这多出来的工资却是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对于像我们现在这种干得多赔得多的付薪方式来说，老李是赔得更多了。但是用她的话说，就是没办法，家里老人需要用钱，孩子上学需要钱，特别是盖房子更需要钱。打了一辈子工，最后也就是有了一所看起来不错的房子。现在孩子大了，开销大了，老李说，俩孩子一个月的手机费都要一百多，另外还要支付学费及老人的抚养费等等。打了一辈子工，却居然还是在为这些事情发愁。也许，老李还要再坚持几年了。她自己也说，怎么也得再干几年吧。到时候就是老李不走厂里也要轰人了。

“在这工资也还不错了，我这年纪再进厂都有问题，更何况即使换了一个厂，肯定挣不了这么多钱。”这是我们加工拉的指导员，平常都叫她老大，进厂五年了，底薪比一般员工多不到三百，最后的工资却比普通员工多一千来块钱。老大不仅加班多，而且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指导员怎么说也是个领导，可以少做事或不做事，可以管员工而不是被管，即使受了上面的气也可以撒在员工身上。而她要是再进别的厂的话，只能做普工，底薪自然很低，并且也不敢保证有这么悠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两个儿子盖房子，一人一所。现在已经盖好了一所。她说，再努力几年，争取再盖一所，这样任务就完成了。她小儿子最近刚被接过来读小学，大儿子则在读技校，也是很需要钱。所以，老大说，除非是再也不进厂，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换厂的。



“等家里的厂建好了，我就回家打工了，”这是二度进这个厂的刘大姐说的。她结婚以前曾经进过这个厂，也做过别的工作。虽然工作好玩离家也近，但是没有在厂里工资高，所以结婚后，就跟着老公再一次进了这个厂。刘大姐是四川人，过继了她婆家哥哥一个女儿，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大姐公婆在几年前就已经过世。因为她要供她哥女儿读书，所以儿子寄住在老家的小叔子家里。现在她哥的女儿二十来岁，结了婚也在这个厂工作了。所以大姐今年暑假就把儿子接到了身边，在这读小学五年级。大姐其实不想在这里打工，她说在这没有家的感觉，还经常把她拍的她们家的照片拿给我看，说家里环境又好，房子又大，亲戚又多，消费也低。大姐说她们那边有人收了她们的田地在建工厂，如果厂子建好了，就可以回家做工了，这样既可以减少开支，又可以住得舒服些。

“我实在在家里待不下去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还得跟公婆一起住，但是又看不惯公婆做事，所以干脆自己出来了，”我们宿舍的王大姐说。她结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可是还是经常打电话跟老公吵架。大姐说，家里很穷，结了婚到现在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一直寄住在婆婆家。老公不争气，婆媳关系又不好，所以她就离家出走了。每次打电话，大姐都骂她老公，连带着骂她老公的爸妈，并且还说要去一个她老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除非他盖好了房子才回去。其实王大姐是挺好的一个人，会借钱给舍友，有东西会给我们吃，只有在接她老公电话时才像变了个人。她其实也很想自己的孩子，有时会让我帮她发短信给她女儿的老师，问她女儿学习的情况，逛街时也会给女儿儿子买衣服。大姐是基督教徒，跟父母入的教，每天晚上都抱着圣经看，但是在这边从来没去过教会。有次我给她介绍了一个拉上的教友认识。我问她谈得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亲密。大姐只说了，觉得人家都比自己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再问她，你们信的一样吗。她说也不太清楚，因为教会分裂太多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了。所以我想，大姐大概也不是忠实的教徒吧。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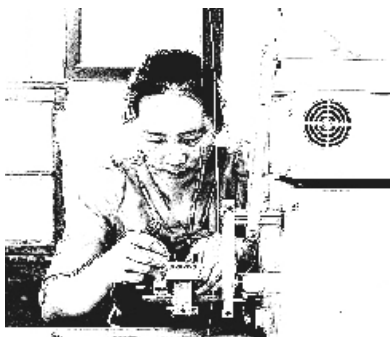
外大姐说，这的工资也不高，加班太多，也累，还不如以前她在北方曾经的厂子工资高呢，但是为了离家远点就在这待着了，也许有天她会辞职，然后重新去原来的厂吧。

“我老公说，明年还完了帐，我就可以回家带孩子了，”这是已经六年没有回家、从孩子七岁起就没见过的张大姐跟我们说的。她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问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听错。现在孩子已经十三了，大姐却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孩子什么样。为了盖房为了给婆婆看病，他们夫妻都来到了这里，一直不断地工作，连回家的路费都舍不得花。即使是盖房子也只是他老公回家，大姐还继续打工。现在三层楼盖起来了，但是欠了两万块钱的帐。她说，再要半年差不多就可以还清了，还清了帐以后就赶紧回家，跟孩子培养感情。我们问她，钱那么有用吗，怎么回家都不舍得，难道不想孩子？她说，怎么不想呀，有时候想孩子都想得哭了，但也没办法呀，房子要盖的，可在家里怎么能盖得起来呢，婆婆身体又不好也需要钱，孩子大了上学也要钱，我们不打工不行呀。但我们说，虽说为了孩子，但是只给钱，除了把孩子惯坏，就没别的好处了，并且说不定孩子以后也不会服你们管的，毕竟除了钱你们什么也没有给过他。大姐说，所以说什么明年我都要回家陪孩子了，不出来了，我好想他呀。那种想却见不到面或不能见面的心情，我想现在除了大姐谁也体会不出来了，似乎只能用三个字表达了：没办法。

“谁知道要打工到什么时候呢，到时候再说吧。”清洁工陈大姐很开朗，说起话来声音也大，也很健谈。我问她什么时候不打工时，她就是那么说的。大姐已经四十三了，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虽然最大的才刚满二十，但都已经在外面打工了。只有小儿子十二岁还在读书。陈大姐全家都在这个工业区。大姐夫妇及三个女儿分散在这个工业区的几个不同的大厂。似乎，大姐可以回家好好歇着了。但是大姐说，大女儿的钱她又不能要，因为出嫁还要嫁妆呢；小女儿的钱甚至都不够花，家里还有个儿子，还有公婆，还要

盖房子等等，到处都是开销，她怎么能回去闲着呢。家里是有几亩地，可是除了够吃，也没什么收入，所以只能打工了。再说现在还能干，多干点就能多攒点钱，也不错。今年他们一家除了她儿子都要在这过年了，想想也不错，虽然不在家里，但是至少也差不多团圆了，总比连孩子都见不到的团圆要强不知道多少吧。

“这里加班稳定，我也习惯了，并且像我们这样没学历年纪又大的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潘大姐三姐弟及潘大姐老公都在这个厂，并且都在加工拉。潘大姐是老二，也是加工拉的指导员，但是因为比所谓的老大后升上来，所以似乎权力没有老大大，并且还老是被老大呼来唤去。同是指导员，老大却可以不上夜班。潘大姐虽说心里有气，但是不知道什么也不敢说。有次，我们在拉上悄悄说夜班不公平的事时，潘大姐说你们好说，我不能说的。但是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按说都是指导员应该一样的待遇，但是她却好像低老大一等。不过，她好像比老大还要早一年进厂。难道真是传说中的要是长得漂亮就可以被提升快点（怪不得拉上的拉长个个都很漂亮呢）？也许吧，怎么说潘大姐还是太胖了，也有点矮。老大虽说不算漂亮，但是也是高高瘦瘦的，并且嘴也很厉害。潘大姐的姐姐跟弟弟都在这个拉，连老公都在一起。潘大姐是自由恋爱结婚，结婚时房子都没有。虽然夫妻都在打工，但是因为工资太低了，一直到现在房子还没有完全装修好。她有一个儿子在这里读三年级。她老公一直想换个哪怕累点但是只要工资高点的厂，可是，又没有



想好去哪，所以现在就暂时在这待着了。他们姐弟几个感情还不错，一般每周都会聚餐，有时也去公园，这似乎就是她们仅有的娱乐方式了吧。

记得，我跟某位朋友说起这里的老员工时，她问我，他们活着有

什么意思。当时，我回答不出来。现在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个安定的住所，孩子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老人可以安享晚年，就是她们活着的意义。似乎，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在很努力地工作着，努力地挣钱。钱钱钱，说到底，都是为了挣钱，好像只有钱能满足他们活着的意义。需要钱却挣不到足够的钱，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挣钱也许够花了，可是她们却失去了更多，自己的青春，自己与孩子的感情及孩子的前途，甚至自己都没有尽到对父母赡养的责任。更可悲的是，这样的事在他们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也许是自己孩子的一个起点……

## 环境

这几天一直在想着怎么写工厂观察，于是想到巴布什金回忆录里关于工厂环境的描写。我想着也许记录一下我现在的车间、食堂及宿舍的环境，应该也算是工厂观察吧……这个厂一直以环境优美著称。确实，要是只在门口看的话，那还是很美的，花草树木都被修剪得很漂亮。据说，这个厂在门口下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钱呢。可是要是走进车间、食堂，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车间工作的地方，确实如招聘栏上说的那样地面很光滑，也很整洁，当然用得多了是会旧的，但是起码看起来还是干净整洁的。可是一走到茶水间及厕所，那就像到了另一个地方：在小小的茶水间的看起来破旧得有点脏的架子上，放满了工友们喝水的各式茶杯，小强在上面爬来爬去。这让我想起以前初中住宿时，晚上老鼠在我们大通铺的被子上爬来爬去。哪里有什么干净整洁的影子？厕所就更不用说了。虽然 WKK 一直在对宿舍卫生进行严格的检查，但是公共卫生那是相当的差。厕所的门上除了画得脏兮兮的，连两边的

瓷砖墙壁上面都不知道沾的是什么东西。我来这都半年了，从来没有改善过。曾经有个工友说，我以前面试时看到厂门口那个带洗手液的洗手池，还以为这里很干净，没想到，原来这里这么穷，不仅脏而且水又小！虽然厕所上面有三十几个节能顶灯，但是亮的不超过六盏；食堂的地面倒是干净，可是，桌子跟椅子就差多了。基本上每个椅子上都是油乎乎的，一抹就是一手的油；有时还可以看到椅子上残留的汤汁印、米粒米粉等。吃饭期间可以看到食堂大妈拿着抹布走来走去擦桌子擦椅子，一看到有掉的饭，不管是在桌子上或椅子上，就那么一擦。真怀疑那抹布是不是越擦越脏。所以啊，一般情况下都不敢直接坐下去，要先看好有没有新鲜的汤汁水印，才敢坐下来吃饭。搞不懂，地老是用水擦，为什么桌子椅子就不能擦干净一点呢？宿舍其实还好一点，毕竟卫生自己打扫。我主要是想说，宿舍里不能随使用电器，所以每个宿舍只有一个上面有两个两线、一个三线的插座。可想而知，为了充电，宿舍又要有多少纠纷了……

几天后，我跟拉上的大姐谈厂里的卫生问题。那个大姐居然说，其实这个厂已经真的算不错了，其他的厂更不如这个呢。

## 客户参观

我刚调到流水线上就迎来了我们车间一个大客户的参观。我有机会第一次正面接触了客户参观。客户主要是参观电路板的生产全过程，尤其是插机、过锡炉。插机包括印板的分板、装贴片、打螺丝、贴胶纸，接着就是物料的插机了。我负责最后五个料的插机。这个过程都是一环紧接着一环。插机以前的工位都是前面工位的人把完成了的板用静电板下拉给下个工位的人。我们插机位的人的物

料一般都摆放在自己身后，可以随时拿来补料。每个人的料也不是按 OI 上分配的，都是在提高效率的经验下分配的，并且在我们身后有两个大的垃圾箱，用来装丢弃的包装盒及其他垃圾。但是客户参观时，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是我们的工帽换成了静电帽，并且头发一根也不能露在外面；静电板下拉换成静电盒下拉（据说用静电板会损伤板上的物料）；插机的人也明显多了。我发现我需要插的料终于跟 OI 对上号了；变化更大的是我们的身后什么也没有了，物料全部由指导员物料员负责分配，而我们只需要低头插机就可以了；哦，对了，连我下面过炉前负责对料的人的错误记录也被修改了（当然是出现的错误记录越少越好）；锡炉后面应该也发生变化了吧，因为有个本来在锡炉后面的工友被调到前面来插机了。改变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迎接客户参观。上午，终于在我们充分的准备下迎来了二十个左右的客户。他们品评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紧张地做着自己的事，总算把他们送去吃饭了。可惜，下午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他们又来了。指导员物料员抱着物料赶紧跑，慌张了一小会后，我们终于把客户送离了车间……然后除了工帽留下来，一切就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啦……



## 加班超时请假风波（1）

今天拉上没事做，我们就被调到插机拉去插机。晚上上班时，我和工友 H 跟插机拉指导员 G 说，我们加三个点的班。G 说：“不行！”我说：“反正我们是要下班的。”G 就凶巴巴地说：“谁说可以走？在我拉上就得听我的！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妈的，看他态度

这么差，我就边做事边生气地说：“就是把经理老板叫来，也是可以走的。法律也规定了超时（其实每个月超过 36 个小时的班就是超时了）的班是自愿的，否则怎么超过三个小时的班都是发现金呢？”

虽然我顶嘴了，但 G 好像见我还是在做事，也就没理我，看了一下我的厂牌就去记其他人加班工时了。H 说：“待会你走不走？”我说：“当然走了。我是不会加超过三个小时的班的。”

然后我就跟旁边的工友讨论强迫加班的事。旁边工友还举了她们以前车间有人旷工的事给我听。一个是 A 请假不批，A 就在不批假的情况下去办自己的事了；回来上班后，老大就让她签警告书，但是就算是叫来了主管她也没签；最后主管把她带到经理室问她为什么，她说请了没批但是确实有事，就这样以 A 没签警告书结束了事件。另一件是，B 没请假，旷工了，回来后，老大说以后就不用加班了；B 很听话，每天就上八小时班；不到一个星期吧，当她又下下班时，老大叫住了她，问她，干嘛呢；她说，你不是不让加班吗，当然是下班呀。老大说别下班了，加班吧。原因是拉上每个工位都是一个人，要是缺人的话就得有人顶位，可是，人少，没办法还是让 B 加班了。

言归正传。下班了，我叫了一下 G，说我们下班了，让他们找人顶位。可是，当我跟 H 站起来要走时，跟 G 站在一起的另一个指导员 N 说，你们干什么，回工位坐下。我们说，我们跟 G 请假了，不加了。G 说，谁同意你们请假了，不许走。我们没理他，还是收拾东西离开了工位。他们俩人就在后面喊，叫什么名字。我说，G 知道，就走了。没想到 N 追了过来，跑到我们拉上向我们指导员 Z 告状说我们没请假就走了。Z 就问我们，我说我们请了，跟 G 请的，然后 H 头也不回的就出车间了。我没走多远，听 N 还是跟 Z 说我们没请假，就折回来说，我们请了。N 说什么时候请的。我说就在 H 记加班、我问加几个的时候请的。然后她说，要在两点前请假。我说，你们也没提前通知加四个呀，我们已经加了正常的三个小时了，

第四个是超时加班，是自愿的。她说，反正你们现在还没走，还是可以加的。我说，随便吧，我现在没时间，先走了。然后就不管她说什么，头也不回的走了。

到鞋柜时，看到 H，我说了刚才的经过。H 说，我都懒得跟她们说话，我也没那么心硬，要是好好说的话说不定还加了，但是 G 说话那个样子，我就不加，能把我怎么样，要是不让加班，就不加了，反正也不想加班，省的请假了。我说，我也是，我也不想加班，大不了不加了。H 又说，大不了开除了，反正早就想走了，工资这么低，还这么受限制！我说，哼，是啊，合同没到期，开除了，还要赔咱们三个月工资呢。然后我们就抱怨了一阵指导员跟工厂的待遇和管理，最后，笑着说，算了，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了，管他们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想那么多干嘛，还是好好休息一下是正事。然后笑了一阵就各自回宿舍了。

## 第二天

早会。指导员 Z 严肃地说，以后谁也不能不请假就不加班，不批的也不能不加班；你们以为自己是干什么的，想加就加，不加就不加……听得出来是说我们俩。想为自己辩护，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老出头只会让工友觉得自己是刺头。

可是，天绝我也。早会开完后，Z 居然让我跟 H 留下来谈话。拉长 L 也过来了。Z 又批评我们不请假就随便走了，指导员 N 追着我们满车间跑我们也不搭理，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尊重指导员。我们说，请了，指导员不尊重我们。Z 说，请了不批也不行。我说，我们去拉屎他不批我们就不拉了？拉长 L 看了看我们说，谁告诉你们加班是自愿的了。我说，法律。L 冷笑了一下，说 H 你回工位去，你过来（指了指我）。

然后我就被叫到旁边不碍事的地方受训了。内容大概就是：①



要尊重指导员，指导员很辛苦，工资也不比我们高，却要承受上下两面的压力，并且还说她们拉长比指导员要好过得多；②老板来了看效率，要是效率提不上去就会屌拉长，拉长就会屌指导员；③替公司着想，现在缺人，最好不要请假，否则老板会亏本；④提高警惕，现在新换了生产部老板，公司规定不许讲话，让你们讲话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但是，要是车间经理老板来车间巡视，你们最好眼睛放亮一点，别站在你们后面半天了都不知道，还在发呆、说话、东张西望；⑤关于老板找辞工人员及新员工讨论关于涨工资加补助之类的事一无所知，理由是没有参加培训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我提的，当时我们谈得很融洽）；⑥请假要是指导员不批，可以去找拉长，不想加班谁也拉不住；⑦要是觉得在这里不习惯，可以辞工；⑧车间的味道是很大，但是习惯了就不觉得了（我提的问题）。我们差不多谈了有四十分钟吧。

接下来我每天都在三点之前向 Z 请假不加超时，终于请了三天后，Z 对拉上工友所有人说，以后要是请假，就一个班也不要加了。我知道是说给我听的。不过，我松了一口气，笑着跟工友说，以后不用加班了。可谁知，第二天上午上班时，Z 来我工位跟我说，你已经跟拉长申请了不加超时吧，以后你就加三个吧……晕，居然是这个结果！还是缺人，否则，鬼才知道，我能不能加班呢！

## 加班超时请假风波（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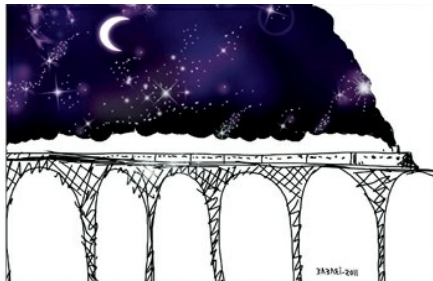
今天是 2011 年开工第一天。厂里还是很赶货。晚上加班时，我跟指导员 X（我们指导员又换了）说，我只加三个点的班。同时，拉上的 S 也说加三个点。X 说，现在没人，不准假。我说，我年前一直是只加三个点的，这是经过批准的。X 说，谁批的？都有谁知

道？我就说，拉长 L 批的，Z 跟 Y（另外一个我曾经的指导员）两个指导员都知道的。她说去问一下。

回来后，她说，你们两个只能批一个，你们自己商量。我说我是不会加超过三个的。

S 对我说，你加吧，让我请。我说不行，我也不加。我跟 X 说，我一直是不加超过三个点的，另外还强调了即使请假不让加班也是没关系的，所以我可以不算在请假的人里面。这样 S 也就可以不加了。但是，X 不高兴了，说谁批准你想不加就不加了，要是真的批准了，那我就去找科文问问。听她的话，好像生气了。我就说，不是想不加就不加，是不加超时的，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她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指导员是怎么回事，我工位一直没变，但是指导员换来换去，我都有点迷糊了，再说今天是第一天，我还有点不在状态，并且你们也没说加几个，所以就晚上上班赶紧说了。她好像更生气了，我都在这一天了，你还不知道谁是指指导员呀。我就一直说，不太清楚。她说她现在就是指指导员，被调来调去，要求熟悉每一个工位的情况。我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另外，L 批准了，我以为都知道呢，因为毕竟她是拉长，拉长也会跟她们开会的。但是，X 说不知道，并且 L 现在回家了，所以现在不能按以前的规定来办了。

争吵间，另一个拉长 W 过来了，问什么事。X 说了我们要请假，并且特别说了我只加三个点的事。刚巧 Y 过来，W 就问了问她怎么回事。Y 说 L 批准我不加超时的。然后，W 问 S，你有什么事。S 说，有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事。W 听了就直接说，不准假，然后又问我，什么原因请假。我说，有事。她说什么事。我说，私事。W 就没再问了。结果，不知道 X 跟 W 说了什么，她们在我背后嘀咕了



一阵，W 说，那可不行，现在赶货，怎么可以不加班呢，谁都不能请假。然后，指着我说，你过来，你必须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来证明你不能加班。我没过去，就在工位上扭转头说，什么事可以说服你。W 说，你说一个呀，你不是不能加班吗。我说，加班是自愿的。W 说，谁说是自愿的，没有理由就必须加班（我忘了 W 有没有提身体的事）。当时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说，我身体不行。她说，怎么不行。我说我有心脏病。她说，人家 P（一个在厂待了十三年的老员工）有高血压还加四个呢。我说这可不能比的，有的人不到三十就死了怎么说。W 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呢，顿了一下，问我，你心脏怎么了。我说，就不用细说了吧，我不想让人同情可怜我。W 突然提高了声音严肃地说，我不会可怜你的，我可怜你谁可怜我，他们天天催着要走货，我现在又缺人，我可怜别人谁可怜我，我只是需要一个理由，不会可怜你的。我边听边点头，说，我明白，我知道。

等她发泄完了，我说，我真的最多只能加三个。W 说，还是不行，要不你就别加了。我说，可以，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加三个，但是要是觉得这样耽误事，我就可以不加。

可能觉得她的不让加班居然没有威胁到我吧，然后说，不行，一定要加四五个点，否则，就调到别的不需要加班或只加三个点的拉上或车间。我说，可以。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她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我继续做我的事，她就走了。我加了三个点之后就下班了。拉上有个大姐说，她还会找你的。我有点觉得自己有生命危险了。唉，等待我的命运吧……

第二天，好像也没什么事，W 没来找我。我下午早早地就跟 X 请假，说最多加三个点，问她我下几点。她说去问一下（应该是去问 W）。但是到正班下班时，她都没有跟我说下几点。我就问她，我下几点。她说，你身体不好，想下几点就下几点吧，我还没跟 W 说呢，现在都没时间，也没人。我于是说，那我还是加三个点吧。

第三天，X 说以后每天告诉我加几个，并且说今天 W 说我不加班了。

第四天，加了三个。

第五天加了三个。

第六天，已经是周六了。其实本来以为昨天可能就不会让我加，那我就可以双休了（普工周五不加班，周末就不能加班），不过我还是被允许加班了。加了是十一个后，我要下班了。W 说，明天你也可以过来呀，双倍呀，不用加 13 个，加八个也可以的。我说，我有事。她说，你看吧，要是身体不行就别加了，要是想加就过来，没关系的。

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加超时。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是 W 回家了，然后 L 从家里回来了，反正现在她们都在呢，没有要发生变化的样子，并且我已经写了辞工书，应该一不会怎么样我了吧。

花絮：

工友都说我傻，不要双倍的工资（指的是周日不加班）。其实我是真的很佩服我的工友们的，连续几个月，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不算吃饭的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我要是跟她们一样，是不是早就真的顶不住了。说实话，现在确实很累。我即使每天加三个，因为赶货，下拉很快，我一直处于堆机状态中，所以一天 11 个小时不停地干活，身体严重疲劳，感觉骨架都要散了。出来这么久，现在才是真的累！



更不用说其他工友了。宿舍的大姐说，回来连话都不想说，工作累，休息又不够；我下铺现在天天失眠；我旁边工位的工友感冒了半个月了还是没好，她说以前要

么就不得感冒，要么很快就好了，现在却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见好转；对面的比我小几岁的妈妈，整天喊着腰酸背痛，可就是还是在加班，并且说，苦是自己找的。

其实我这么不加班，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其他工友的请假，工友里面应该有抱怨我的吧。虽然我觉得责任不应该我负，可是不知道工友会不会因为指导员说有人已经请假你就不能请假了而把不满转移到我身上。从目前拉上的气氛来看，好像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态度，只是很羡慕我可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而已。另外，拉上一个工友要辞工，跟我时间差不多，她居然说我辞工肯定好辞，呵呵。也许辞工也要归功于我的心脏病吧。不过我让她先说，批了之后我才说辞工，这样厂方应该不会反悔说已经批了一个不能再批第二个了。我想我应该很好辞工的（已经填了辞工书，并且那个工友也被批辞工了）。

## 请假

厂里从十一月开始就开始赶货了。每天十三个小时的班，还不算两个多小时的吃饭时间。管理员们为了更好地安排工作，每次早会都会强调说，最好不要请假，大家都是出来挣钱的，现在正是挣钱的好时候，到了淡季想加班都没得加，所以希望大家最好现在可以加班挣钱的时候就好好加班，不要请假；等到了淡季，大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另外就是千篇一律的效率呀质量呀认真干活的事。而大部分工友也是在工厂里待得很久的人，她们也知道只有现在赶货的时候可以多加班多挣加班费，而到了淡季基本上很少加这么多班了，当然也得加班，只是每天不会超过三个点。对于现在的工资水平，只有靠加班才能攒下钱，否则除了日常开销，就没什么剩余

了。而正如管理员说的，大家出来一般都是为了挣钱，所以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工人都是不会请假的。但是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却不是想请就能请得到假的：已经连续三个多月每天十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了，除了过年的三天，工作时间的超长，赶货工作强度的加大，再加上好多人辞工回家，所以剩下的人可想而知，整天生活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经理，主管，科文，拉长，指导员，产量，质量，5S……偏偏天公又不作美，气温突然下降，车间很多人就感冒了。我们拉上不到三十人就有至少五个人感冒的。今天，感冒的人想请假不加班，回去休息，可是指导员批了三个后就不再批假了。请假的大姐说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否则也不会请假，来了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请假。但是指导员说，知道你感冒了，很难受，但是已经走了三个了，我没有权力再批了，要是再走的话，我的拉也开不起来了，还是忍忍吧。大姐还是恳求她批假，说，只少加两个小时而已，指导员就说，我做不了主，你自己跟拉长说吧，拉长很好说话。大姐让她帮着问问，指导员说，我不敢，我要是批了，拉长还要扁我呢，你自己问吧。大姐说，你不敢我也不敢，你是指导员，你就帮着问问吧。但是指导员坚持让她自己问。后来大姐有点生气了，就说，你做不了主就算了，不用说这么多话了。指导员说，你这样说，我就不管了。指导员走后，我想问大姐怎么办。刚扭过头，就看大姐的眼泪流下来了。我说，大姐，别生气，指导员怕担责任，你就直接问拉长吧，她应该会批的。大姐说，我什么都不懂，不敢去。我说，病了请假还要懂什么，只要说病了，想休息就应该会批的吧。大姐说，算了，我还是不敢，到晚上上班时我再跟指导员说说吧。其实，大姐平常在拉上也是那种谁也别想惹我的感觉，可遇到病了需要请假这种事时，却变得不敢了。

其实，在我们车间里，有很多像大姐那样的人，跟管理员产生摩擦时，本来是占理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讲不上理了，反而被管理员扁得毛都没有了。另外还存在很多这样的人，私底下

经常抱怨管理员怎么怎么差劲，但是还是很热情地请管理员吃东西，似乎她们关系不错一样。

## 20 分钟的加班

那天由于通道的事很多，所以我被调到通道里帮忙。好像是 12 点 40 多吧，老大风风火火的从车间跑过来就喊：快点快点，下班下班，不用打下班卡也不用打上班卡，1 点 30 必须到车间上班（注：我们 12 点 50 下班，1 点 50 上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莫名其妙的，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还是很快地都跑下楼去吃饭去了。有个大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大家连风扇都没关就跑了，还在那莫名其妙呢，但是看着大家跑，她也就跟着跑了……整个车间的人都很准时。当我们再次回到工作岗位时，我总算是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有客户 2 点要来检查，我们必须早点上班。而对于为什么 1 点 30 上班，我们通道的某些人也做了分析：（王氏分早中晚三批上班，我们属于最后一批）这样大家一起上班看着整齐……当然议论的时候也难免要谈一下关于提前 20 分钟上班算什么问题了：肯定是白加呀；应该算半小时吧，咱们一般提前 14 分钟打卡的原因就是，要是提前十五分钟就算加班了，所以 20 分钟应该算半小时吧；不会的，咱们又没有打卡，肯定是白加了；真是的，闹得人心惶惶，莫名其妙，想睡一会都不行；咱们既然提前了 20 分钟上班，应该是提前 20 分钟下班吧；大家各有说辞，但是让我来说，如果不提前下班，就应该算是加班的，因为我们没有提前下班且又提前上班，当然算加班了。当然到底是算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大家不喜欢提前了 20 分钟上班。这大概跟习惯有关系吧……最后，并没有提前下班……

第二天，我被老大调了回去。在回车间的路上，我悄悄问：老

大，昨天那 20 分钟算不算加班？老大神秘地、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似地微笑着说：不知道呢！也许是天意，上午我被调到拉上后，跟一个暑期工坐在一起干活。那个暑期工很喜欢说话，结果车间经理站在她身后好一会她都没感觉。终于经理笑着对她说：做事认真点，不要不小心把手剪到了。呵呵，鬼都知道经理的关心是真心还是假意！那个暑期工没说话，倒是我有点气不过经理的那个德行，看着他问：经理，昨天那二十分钟算加班吗？经理可能觉得问题很好笑吧，冲我笑着说：就当是为公司做小小的贡献了吧！贡献？听着就不舒服，凭什么？于是我又说：都没有提前通知……。也许是我确实问的问题值得回答，经理接着说：哦，客户要赶飞机，没来得及通知（大概是这意思吧）。我有点小声嘀咕：这么多人，20 分钟呢，虽然一个小时只有 5.29 块的工资（这句话不知道经理有没有听到）。接着经理就笑嘻嘻地问我：你是学生？我说：不是。他说：新来的？我说：嗯。他说：那把你厂牌拿过来看一下！于是我就把厂牌给他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了。而我（也许很多人早就知道）也终于知道了原来那 20 分钟真的就这么没了……

那天下班的时候，拉上的河川问我，你跟经理说什么了？我就就问了他那 20 分钟算什么。她又问，那经理说什么？我说：他说就当是为公司做贡献了！她笑着说，你好傻呀，这还用去问，肯定不会算加班的呀！嗯，也许真的是我傻吧，不过问过了总算是得到他的亲口承认的，比那些默认的要更明白一些吧！

另外，我们车间有一部分拉好像是提前 20 分钟下班的，所以不知道这 20 分钟是不是由于老大通知不及时而多加的……

这种现象应该不多见吧。我后来又问了我们拉上以前曾由于赶料而直落的工友。她们一般提前 30 分钟上班，但是这个班是算加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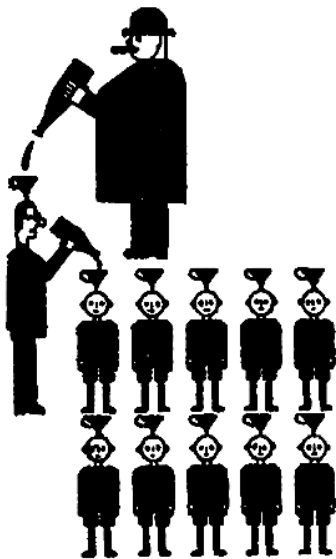
## 我理解的怠工

怠工，顾名思义，就是故意不积极工作，使工作效率降低。进厂半年多了，也见识了怠工。

我觉得怠工包括个体怠工、集体怠工、消极怠工和积极怠工。

个体怠工，一般是某个工人或少数几个工人放慢工作速度，降低工作效率，但不影响生产的进行。这种怠工可能只是对管理或管理者不满的一种发泄，很难带动集体怠工并向厂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很可能被训斥一番之后就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并且个体怠工若发生在独立的工位或工厂生产淡季，基层管理者根本不怎么理睬，或者有时也会支持这种怠工；但是个体怠工若发生在流水线上，并处于工厂旺季，首先就会引起工友的抱怨，造成工友间的矛盾。至于受到基管训斥，那是一定的。但是如果反驳训斥时，可以跟工友有共鸣，能得到工友的集体支持，那就是积极怠工。但是一般不会有这效果。所以我觉得个体怠工更像是一种消极怠工。

集体怠工，一般是至少一条流水线的所有或大多数工人都放慢工作速度，并造成基本没有工作效率的情况。这种怠工一般是跟工资有关。若发生在工厂淡季，只要不是罢工，基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有很赶货，干得慢可以加班，一般不会引起高管的注意吧，除非是高管来巡视时发现；若发生在工厂旺季，这差不多就算是罢工了。既然集体怠工了，基管肯定没办法了，高管必然会出面的。前面两种情况，不管基管或



高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是没有达到怠工的目的，或者跟厂方妥协了，就是消极怠工。反之就是积极怠工。

## 入厂感受

入厂前：基本对工厂一无所知（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厂管理，工人工资，工人生活状态，工人思想状态，工伤等等），好像就知道工厂工人工资很低、工作很累、生活很糟等这些泛泛的东西。

入厂后：原来在工厂工作是这样的。

工厂工资比以前想象的高，以前以为只有几百块钱，但是进厂之后发现月工资甚至可以达到 2000 元；

工作时间要比自己进厂前想的长。原来想着在工厂工作不用动脑子，这样就可以在下班时间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東西，结果发现除了上班、加班，基本没有业余时间了；

工作强度比原来进厂前感觉小，起码没有累到腰酸背痛不想动的地步。只是工作时间太久了，感觉枯燥得很；

工人的工作方式很枯燥，机械式的操作，机器般的工作，甚至说几句话都要被扁，更不用说大声说几句话了。在车间，每个人就是一台智能便宜小机器，好用实惠却很廉价；

工厂的生活也很枯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班。要是哪天不用加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加班拼命挣钱的；

工友之间的关系一般冷淡吧。以前没想过，但是进厂后发现老乡、同学间关系比较近。另外，同时进厂并分在一起住宿或工作的会关系好些。哦，对了，工友们超级喜欢讲家乡话，刚认识的或只要是讲家乡话差不多就不讲普通话（我好像不习惯跟陌生的同乡讲

家乡话，为什么？），所以车间到处可听到各种方言。关系冷淡还表现在，即使在一个厂工作时可能觉得关系还可以，但是一旦某个人辞职，另外的人甚至连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当然应该不会再联系了吧；

与一线工人接触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一线工人升上去的。升上去的原因有的是靠关系，有的是拍马屁，有的是靠送礼。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只要升了职，哪怕是小小的指导员，都变得不可一世，好像一线工人都是受她支配了，态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更别说是组长科文了。至于高管们，一线工人是不允许正眼看的。曾经有个工友跟一个他不知道的经理对视，结果被上到经理下到指导员统统教育了一番，最后还是指导员说是新来的，经理才罢休。要是感觉到他们来了，嘴一定要闭紧，而干活的手的动作却要再快些，否则，指导员可能会受命来教育你了；

即使是一起合作很久的工友，也没有那种很默契的工作方法。除非是指指导员说可以慢慢下拉，否则，基本上每个工位的人都不想自己的工位出现堆机的情况。这样前面的工位怕后面没事做就拼命下拉；而后面工位的人不想堆机就拼命清拉，最后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题外话：我现在的厂正在扩建。老板给员工的公开信中透露，我们厂去年利润再创新高，所以要扩大生产，而这些当然对我们没一点好处。信主要告诉了我们因为要扩建，所以厂内的某些公共设施可能要再规划了，希望我们理解。

工人的伙食好像比想象的要好，虽然味道怪怪的，但起码餐餐有肉，周二周四有俩橘子，周日会加鸡腿。不过，饭菜真的很难吃。有时候刚进食堂闻到菜味就立刻失去了食欲；

住宿也比想象的好。有衣柜，虽然小；有冲凉房；有水池。厂内娱乐设施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关键是基本没时间享受，所以这些设施跟吸人眼球的摆设差不多；

厂内有小商店，属于老板财产。在饭做得很难吃且工人没时间出去吃饭的情况下，小商店的营业额就大大增加了，也就是老板用另一种方式又把钱从工人身上收回去了；

进出工厂很严格。进厂要打指纹，也就是说非本厂人员是进不了工厂的。但是对进厂带的东西不怎么监管。不过东西进厂容易出厂难，不仅要过安检门，而且带出去的东西一定要被严格检查。至于那些没有登记的电脑等电子产品，对不起，这就不是你的东西，除非按他们规定的方式做了登记才能带出去。当然，进出车间就不用说了，安检门的两头都有保安，每个人都被监视得严严实实的。出入车间有规定的进出口，装了摄像头。要是走错了，对不起，再走一遍。奇怪的是，却无任何措施保护工友们晾在公共大阳台的东西，所以工友自己的东西老是丢。而厂方却吝啬得很，最多只会在阳台门口贴个提醒大家提防小偷的通告而已；

工业区的治安实在是太差了。以前一直觉得这个国家很和谐，来了才知道什么叫山高皇帝远。这里的派出所好像只会等在厂门口抓没办暂住证的工人，而没有能力抓大白天偷抢的那帮人。所以很多人展示了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然后失去了它们；

觉得女工的耐受力好强，又能吃苦又耐劳。有时候会想，她们有没有吃苦耐劳的极限；

厂里也有一些意见箱、咨询室之类的东西，但是对工人来说似乎仅仅是存在而已；

综上，最近我自己都想赶紧逃离这里了。



## 某港资家庭制品厂（深圳，2011.5-9）



### （2011.4.29）找工作

来深圳一个星期了，依旧寄住在朋友家里，而工作只能等过了五一才能去找了。不能说找工作不勤奋。天天早上八点左右出门，晚上五点左右回来，天天往工业区跑，一间间工厂询问招不招生产文员，可是，一个星期了，我依然在起点。只不过，现在我明白了，我要改变一下找工作计划了。文员是不行了，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做过生产文员之类的工作，而只要招生产文员的厂家基本上都是要有工作经验的。看看自己的简历，唉，最多就是做了一年电子厂的

操作员而已。是的，我可以在简历上编造我做过生产文员。但是，如果问我做了什么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尽管蒙得差不多，但是要是具体操作呢，我又要头大了……所以想想，要不还是直接进小厂，然后接触一下文员，这样即使是简单的明白了一点点也是好办的。唉，我是不是太要面子了……

### （2011.5.3）友人关于富厂的回忆

上午面试了QC。在填完了简历以后，那个面试人员就让我回去等电话了。其实我是非常没有找工作的经验的。我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可是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觉得自己都烦躁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住在朋友的同事家里，虽然没有不方便，但是还是会觉得不太好意思。可是也没办法，只能厚着脸皮继续住下去。因此，也希望快点找到工作。可是，居然让我等通知。我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回住处问了一下工友。她们都说那就基本没希望了，我应该继续找工作，哪怕找到了先干着，等那边的通知下来了再辞工也行，这样起码不会浪费时间。唉，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出来混的时间久了就越发觉得自己是个蠢材了，要说话能力没有，要工作经验没有，真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怎么办。同时，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在和谐社会里那种无助与痛苦。我，一个自认为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怎么就找不到工作呢，甚至连给我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同时我也有了很多时间胡思乱想，想着有的人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而有的人却辛苦工作甚至没有工作，我就越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可是想了之后该怎样做呢？我想到一位老师说过的话，跳进题海是为了跳出题海。那么，我呢，是不是跳进工厂就是解放工厂呢？

香香给我打电话，说要我下去，找她一起谈找工作的事。我下

去之后，她打电话问了几个工友关于招工的问题之后，就给我谈起了她在富厂的经历，那一段她噩梦般的经历。这段经历她甚至都不想再提起来：

她是陪一位朋友去面试的。很有缘，她获得了去富厂参加考试的机会，也很幸运，在别人觉得她不可能进厂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富厂的通行证。然后噩梦开始了。本来一起进厂的姐妹在分车间时就被分开了。而富厂太大了，据她说一个南门一个北门，要是走路的话得走两个小时。可想而知，要想分开相熟的人是多么地容易，就连上下班打卡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吃饭也是，有时排不到打饭的时候就该上班了。很难想象那里到底有多少人。她被分配到测试部，在车间，除了不停地测试产品之外，她什么都做不了，说话更是不可能的。不是不说，是没人跟她说。当然要是说开始可能不熟悉，但是一直到几个月之后她离开富厂，车间的人都没跟她说过话（除了组长）。宿舍也是同车间一个德行，以至于她有几天失声了，休息了几天，吃了药打了针才好转过来。她说，她最受不了这个了，一点交流都没有。我问她，不是有什么咨询中心啥的吗？她说有社康中心，但是一旦去了那里，厂方发现你有某种倾向，就会想尽办法辞退你，甚至就连拨打 110 都是富厂内部人士接电话。工人在富厂比机器还机器，她举例说，她们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把产量

从一千多提高到三千，可想而知，人的潜力在富厂达到了多大的释放。当然，她也说了，工资还是很高的，她说第一个月她工作了 19 天，并且中间还有双休日，她拿到了 2000 多的工资。但是，用她的话说，那是超负荷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听了她的回忆之后，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天啊，人活着真是太痛苦了……



## (2011.5.4) 面试

终于进厂做普工了。

我要面试的是一个专门生产家庭用品的日资工厂。我八点半到厂门口时，那已经有几个女孩子在等着面试了。我走过去跟她们一起，再次看了看厂门口贴的招工启示，普工九点开始招聘。可差不多快九点半时，厂里负责招聘的人才出来。他并没有开大门，而是在保安室的窗口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工厂的某些情况，比如厂里要上夜班，要扣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然后问我们有没有问题。我们大概问了关于加班、住宿伙食扣费及是否可以不买社保等问题。没问题之后，他一一看了我们的身份证跟健康证，就带我们进工厂的面试间（门口的招牌写的是，企业劳动关系促进委员会）。进去时，里面有一个女的在填试卷，我们就坐在了她周围。面试官给我们每人一张个人简历表，说明了怎么填之后，就出去了。我们边填边跟答题的那女的聊天。原来她是来应聘 QC，现在正在考试。卷子足足有五六页，总共应该有一百多道题目吧，此外还有三张另加的试卷，三张共三道题一个类型，就是从一篇文章里面找题目中出现的字。前者考试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后者是十分钟。这个女的最后哪套试卷也没有做完。面试官看了她的卷子后就跟她说让她等电话（也许这是工厂惯用的拒绝手法吧），她就离开了。话转回来，我们陆陆续续填好了简历表，面试官开始一个个收简历。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填错点东西，面试官就一个个训斥，说什么连这个也填不好，什么这个怎么这么填，看不懂吗，乱填，什么自己什么时候毕业都不知道，才几天就忘了，我过了这么久都还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毕业的等等。甚至最后有个大姐好像多填了一个名字就被轰出去了。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紧张了。不过幸好我没有填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骂的。接着，他给我们每人一张简单的数理化综合试卷，不过最后有



三道问答题与前面题目不同，是关于以前工作跟现在工作的比较，或关于评价自己性格的等等比较感性的问题。呵呵，真是难为了出题的人！我很快填完了，并且趁面试官出去的时候开始跟工友互相商量这些题目怎么答。很快大家都填好了。面试官进来之后发现我们在说话，就警告我们不要乱说话。不过我们即使说话他也不怎么管。很快我们就都交了卷子。一会儿，也许我们的分数都达标了吧，面试官就开始对我们进行动手能力测试了。他拿过来一盒曲别针，规定在一分钟之内把二十个针穿成一串。刚开始我觉得很简单，可是，当面试官一说开始时，我紧张得厉害，结果第一次只串起来几个，而有的工友不到一分钟就穿好了。压力好大呀。面试官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这次好一点，剩了九个。面试官看了看，叹了一口气，说再试一次吧。幸好，我终于在一分钟之内穿好了。不过面试官特别对我的简历做了记号，也许要看下面的考核怎么样吧。再接下来我做得更失败。我们被文员带到车间去试手，车间组长搬了一箱装好盒子的棉棒，又拿了一叠塑料封闭式标签袋，他告诉我们怎么把棉棒装进标签袋，并给我们做了示范。轮到我时，由于太紧张，第一盒没装进去，他就专门又给我做了示范。幸好第二盒装进去了。可惜，第三盒又装不进去了。组长说了句，算了，别装了，当时我想，惨了，连普工都做不了了！唉！不过，奇怪的很，我居然得到了试工机会，心想，明天可千万一定要镇定呀。

其实他们厂所说的试工，就是我们可以来工作了，如果我们愿意。试工那天上午，我一进车间，组长让我贴口罩的海绵，可是又紧张了，手边贴边抖。组长很生气，没办法只能把我放到一个不太紧张的工位。而我渐渐地适应了这个车间的氛围。如果再让我贴口罩，我应该不会再紧张了……

## QC 面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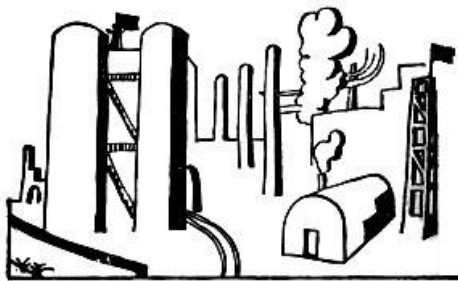
做员工实在是太累了。幸好运气还不错，厂里正在内聘 QC，要求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善于沟通，服从安排，有工作经验一年以上，还要懂什么标尺、拉力计之类的东西。虽然只符合学历要求，我还是鼓足勇气投了一份简历，希望幸运之神能降临在我身边，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终于在我投了简历的一个星期之后，车间文员通知我去面试了。好紧张，不过还好，强装镇定地回答了人事部面试官的提问：为什么做 QC，QC 的七大手法，知道 QC 是做什么的吗，QC 首要理念是什么，你们车间 QC 都做了什么，如果 QC 跟管理闹矛盾怎么处理等等。最后说人事部商量一下再通知我考试。

时光荏苒，转眼五天过去了，指导员要我去参加 QC 考试。心想，最不怕的就是这关了，呵呵。终于在参加考试的六个人中，我提前差不多半个小时完成了答卷。其实，试卷很简单，数学好的人占优势。第一题，逻辑推理 20 题；第二题，简单个位数算术，70 题，每题都有至少 7 个数字相加得和即可；第三题，反义词，30 题，也很简单；第四题，找与题目给的汉字排列相同与不同，然后打叉或画圈并排列好；最后一题是找与题目相同的图形，图形很复杂但有规律；另外还附加了三道题，就是在每页纸上找出与题目所给的数字或汉字相同的并划掉。这些题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不到，自我感觉还可以。并且，跟我一个车间的指导员还抄袭了我的部分题目。交卷之后，人事部面试官说，等通知面试吧。我就回车间照常工作了。

第三天，文员通知我去会议室面试。这次，除了人事部的面试官之外，又多加了一个品管部的主任。主任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差不多就是简历上的内容，因为我说我在上一个厂一直做普工做了三年，他就问为什么一直做普工。我说有机会但不想做。他接着问，

那为什么现在想做了，性格是什么，对自己有什么评价，关于品质的理解是什么，QC 的七大手法是什么，对这个工厂有什么想法，拉长主任怎么样，知道现在厂里都做什么产品吗，知道每层楼都是做什么的吗等问题。人事部面试官又问我在宿舍跟人关系怎样，觉得自己胜任 QC 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去了解关于 QC 应该注意的事项及具体做什么等等问题。因为我一直不知道 QC 七大手法是什么，上次不知道，后来也没查（我自己偷懒，不想查，就想知道看要是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这次又没回答上来。于是，主任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既然我想做 QC 就应该都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多了解一下关于 QC 方面的东西云云。我频频点头。最后，主任说，字写得不错，回答问题也都在点子上，还看了一下我的分数，说考得也不错（150 的总分，我考了 115）、逻辑思维能力不错等等听起来很受用的话。而人事部面试官则又一次强调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用你总得有个理由吧，主任想用内部人也是有用意的。我又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接着，他便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还要面试其他的人。于是我走出了会议室的门，很得意自己的分数，同时也开始疑惑了，我是在面试 QC 吗，怎么问这么多关于管理的问题，并且 QC 的工资好像每个月只多两百的补助吧，至于这么大费周折地一轮轮考验吗？

到现在我仍在等待中……（也没听说其他人应聘上了）。今天去厂大门口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厂里还贴了 QC 的招聘启示，只不过，要到七月份才用得上。也许这就是为啥一直没有通知的缘故吧。



## 第一次进法院

### 一次听庭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认识了 Y 大姐。她老公 L 在建筑工地工作，09 年从高架上摔下来，腰椎受伤，截取一节骨头跟一节软骨，脚也受伤。虽然从腰上截了一段骨头接在了脚后跟，但脚趾仍畸形。受伤期间，医生隐瞒病情，导致治疗不及时，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后来 Y 大姐自己带丈夫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原来医生隐瞒了截取软骨的事实，这也使大姐爱人在做劳动能力鉴定时级别偏低，鉴定为 8 级。但由于当时没有钱，错过了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劳动能力重新鉴定的机会。

受伤期间，建筑公司没有支付大姐爱人的工资跟护理费，只每月支给他 500 块钱所谓的生活费。公司承诺，劳动能力鉴定之后，给他补齐工资及护理费。但当医疗期满，Y 大姐去公司要钱时，公司却说已经给了工资及护理费，就是那每月的 500 块钱，而关于工伤赔偿，公司只给意外保险的 3 万块钱。Y 大姐觉得不合理，没有在公司给的协议书上签字。因为公司势力强大，靠着劳动局的关系，多次协商要求 Y 大姐接受公司的条件。但 Y 大姐没有像其他建筑工伤工友一样妥协，而是申请了仲裁，要求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工资、护理费、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费用。仲裁结果，判决书支持了部分条款，共判建筑公司支付给 L 九万九千元人民币。Y 大姐觉得她的很多诉讼合理但没被支持，她想起诉，但援助律师不建议起诉。大姐爱人也不想再折腾，于是没有起诉。但公司想找事，拖时间，不仅不给钱，反起诉了大姐爱人 L。

开庭之前，我们提前在法庭门口等。两个律师也早到了。Y 大姐问原告律师要她爱人工作期间的工资单（其实后来大姐说这个工

资单有可能可以帮助获得更多的赔偿，因为仲裁给的工伤期间的工资远远少于 L 的实际工资），但援助律师及原告律师都反对 Y 大姐这么做，并责怪 Y 大姐找事，仲裁结果已经下来了，不应该再追究了。争执得很厉害。我看援助律师跟原告律师一样的口气，就很气，忍不住说，大姐要什么东西就给她，援助律师应该帮着大姐，怎么跟原告律师一样。结果这句话给 Y 大姐带来了灾难，这是后话了。顺便提一下这个援助律师的来历。她是深圳劳动争议仲裁局的律师，办事处就在法院内，所以当 Y 大姐仲裁的时候很自然就请到了那里的一个律师，就是所谓的援助律师，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为农民工打官司免费提供的律师，至于是不是发挥了积极作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两点半，我们进法庭，两个书记员在座，其中一个是孕妇，但脾气态度相当差，有点那种觉得大姐没事找事的感觉，很烦躁。不久，法官来了，女的，说话很冲，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又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们这几个来历不明的听庭者的表情，让人一下子联想到电视剧里的卧底。废话少说，回归正题。法官首先按程序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仅不给大姐申辩的机会，还一直站在原告律师的立场说话，劝她少一点赔偿，早点结束案子，早点用那钱给 L 治病。一提到 L，大姐就很委屈，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开始诉说自己的难处。法官就不耐烦的打断她，让她注意只说跟审判有关的事，还一直重申，坐在原告席上的律师只是代理人，不是老板，不要把气发泄在他身上，还强调人家律师是帮你的，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甚至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说 Y 大姐都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样，总要懂点人情世故吧。援助律师也帮腔，说判决书对大姐是多么有利，希望她调解，还时不时责怪大姐不知好歹，让她妹妹（指的是我）说她不帮她。大姐真是有口难辨呀。此时原告律师不仅也责怪起大姐，说他自己其实是帮她的，但她老是对他带着成见，还让她妹妹指责他，并装成很无奈的样子，让人看来真想踹他

JUSTICE IS BLIND.



两脚，最后又装着很豪爽的样子说，最多给九万五千，否则不好向老板交代。

法官和援助律师一起威胁恐吓 Y 大姐。法官说，你这个判决书，对你够有利了，凭她 20 年的经验，这个仲裁给的钱是最多的了，再仲裁的话不仅不会更多，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呢。援助律师也附和说“是呀，我们都是职业的，肯定比你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指我们几个听庭的）知道，官司即使继续打下去，肯定不会比现在结果好，”还说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赶快结案吧。反正，那两个女人说了一大堆连哄带骗加威胁的话想让大姐调解。虽然大姐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最后大姐还是说，不想调解。这时法官彻底崩溃了，说她说了这么多苦口婆心的话大姐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进去她说的话，反正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终于正式开庭了，当法官让原被告陈述诉讼书时，结果发现还有一个第三方没到场，好像是此建筑公司的另一个子公司，所以，开庭不到五分钟，法官就宣布休庭，另行通知开庭时间。我的第一次听庭就在这么个忍气吞声中度过了（据说要是话多的话，就会被法官轰出去，所以我当时一句话没说，尽管原被告律师同时通过申斥我我先前说的话来攻击 Y 大姐）。

终于正式开庭了，当法官让原被告陈述诉讼书时，结果发现还有一个第三方没到场，好像是此建筑公司的另一个子公司，所以，开庭不到五分钟，法官就宣布休庭，另行通知开庭时间。我的第一次听庭就在这么个忍气吞声中度过了（据说要是话多的话，就会被法官轰出去，所以我当时一句话没说，尽管原被告律师同时通过申斥我我先前说的话来攻击 Y 大姐）。

## 东莞与黄田工厂比较

进厂已经快两个月了，差不多也对工厂环境工作方式管理制度有一定了解了。工作在其中，不免会跟之前的工厂比较一下：

工厂环境：东莞工厂有很多娱乐设施，比如图书馆，电视房，电影房，溜冰场，篮球场等，而黄田工厂除了车间就是对面的集体宿舍，唯一一个休闲场所图书馆现在由于缺少管理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关门大吉了。

工作方式：东莞是电子厂，生产电器的电路板；流水线不同工位上有两到三个人，但是没有数量要求，一般靠工友自觉做事，而流水线的整体产量要求也不是很高，除了年终赶货的时候。黄田是家庭制品厂，生产一次性口罩、棉棒等消耗品；流水线工位比较简单，每个工位都有不少人，最多的会有十七八个人；别以为人多就可以偷懒了，因为生产线不仅有一个总产量要求，而且每个工位都有产量要求，并且这两个产量都非常的赶，即使上厕所稍微久一点都有可能要留班（没钱的加班）。比较一下，黄田平时上班比东莞赶货的时候还累。

工人关系：以前在东莞，除了刚开始进厂的陌生之外，似乎后来相处也很好，而黄田不仅有进厂的陌生，还有老员工对新员工的挤兑，让人觉得从身体到心理都很疲倦，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撑多久。不过还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原来都是产量惹的祸。要是能赶上老员工的速度，那么，所有工友之间就只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了，累。

基层管理：东莞电子厂基管比较多。一个车间十来条拉，一个拉长只负责一条拉，也就几十个人，而这几十人却基本上十来个人就有一个指导员；平常被看得很严，上厕所也不方便，要拿离岗牌，并且一条拉一次只能去一个人；那时候确实有时间上厕所，但是等不到离岗牌。黄田简单得多；一个车间只一个拉长，负责差不多六十到一百多人；有两个指导员，指导员每小时都会计算工人的完成率；所以在产量的要求下，尽管我们不用离岗牌就可以上厕所，但是因为实在不想浪费一分一秒赶产量，所以我们也自觉地保持不上厕所状态。

福利待遇：东莞是法定的底薪，有全勤奖，工龄每增加一年，底薪就会增加 15 元；有不少的罚款条例，但罚款不多见，宿舍窗户挂衣服情况罚款应该最多。黄田也是法定的底薪，基本什么福利都没有，即使工龄超过一年，底薪只会增加五毛（听工友说的，厂里也好意思！），但是罚款却每天都在发生，连签卡都要扣五块钱，即使迟到一秒钟也要扣半个小时加班费；其它的还有好多罚款条例，比东莞更完善。

食宿：东莞一般不收或收很少的伙食费，差不多一天两块钱；食堂也是属于工厂所有。黄田这边食堂外包，每天收九块钱的伙食费，一个月几百块钱，三个月之后才给补助五块钱；水电费也是黄田比东莞多扣两倍多。总之一个字，贵。

工人构成：我发现黄田的高中生跟中专生多一些，并且年龄似乎都在三十岁以内。当然跟东莞一样，工人比例也是女多男少。

## 愤怒

### 夜班各层人动向

机长，在上班前检查了一下机器，然后就消失了~（应该回家睡觉了）下班前又出现了~

拉长，看我们各就各位之后，在每条拉上大声威胁了一下我们，之后很快就消失了~（回家睡觉）下班前两个小时又出现了~

QC，偶尔飘过来看一下我们的货，然后不是消失（睡觉）就是坐在拉上聊天~

车间全体员工，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直到下班~



## 培训新员工

我们工作是集体计件，每个人也有产量要求，最后的产量都是按熟手人数制定。有时拉长安排新员工参与到集体中，然后把熟手调走，在人数不变或只多一个新员工的情况下要求达到熟手同样人数的产量。可想而知，熟手在完成个人产量之后，还要继续工作直到补回新员工未完成的产量，使最后的总产量达标。想想就气。但却有人替老板考虑，人家缺人手嘛，达不到总产量要留班等等。是啊，缺人，可以减少产量，可以安排多加班，为何要让我们白干呢？留班！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你的标准去完成？我们也是有极限的。唉，居然，留班了也心甘情愿~

## 赶货的时候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在“放你周六假”、“开除你”、“罚款”的威胁下工作。即便是赶货缺人时，拉长也会在请你们多帮帮忙的情况下罚你款，大声呵斥你！不知道拉长同志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受这些威胁并可能出错的情况下，她是否也会想到帮帮我们，给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呢？

## 推卸责任

无论是主任还是拉长，在开除了人或罚了别人款之后，总是这样说：“我罚你们开除你们，对我没一点好处，所以一定要好好做事。”

是啊，我们钱多，喜欢给你赞助，什么话嘛，就是想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们自己身上。其实人无完人，孰能无过？不见得你拉长主任不会跟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另外，对工伤人员，拉长喜欢这样让你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伤到手还不是痛在你自己身上”。对，我们就是过得太舒服了，有点不真实，让自己受点伤心里才感觉真实。又是推卸责任。在这样的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机器下，在这样的劳动强度及时间下，不知道拉长做一段时间会不会也把手弄伤，然后会不会是那种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自己头上的态度！



## 调休

每个月底都要盘点。如果月底那天不是周六的话，就会跟之前的周六调休。这样我们员工会损失一部分钱。关于这个调休，08年我们厂罢过一次工，调休被取消了。好景不长，在罢工工人被开除或辞工之后，又进来一些新员工。09年，调休居然又被实行了，直到现在。虽然大家很讨厌，但也将就着。

## 工友的一次罢工经历

我们厂每次月底盘点都要调休一天。我们至少损失 70 多块钱。今天又贴出通知，把下周四（30 号）调到这个礼拜六。在换衣间里，大家纷纷表示出不满。不知道谁提议说抗议，我跟着开玩笑说，可以拉一个条幅，写上抗议调休，挂到通知栏那。另一个工友说，还可以让大家签名，肯定会有很多人签的。突然又有人问，这个厂不知道有没有罢过工。接着大家的话题就转移到罢工上了。好几个工友都说，罢工谁没参加过呀，她们那时候罢工堵马路。我旁边工位的一个女孩 L 也说自己以前罢工也是堵马路，我想正好可以聊聊天了。（关于刚才说我们抗议调休的事，最后有个女孩说，咱们罢不起来，拉长不带头，咱们组织不起来。不过要是有人肯带头拉条幅签字，应该可以组织很多人。具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下午上班非常困，一直打瞌睡，L 就让我讲故事。我说，我没什么讲的，就跟她说，有什么刺激的事可以讲一下。我装作突然想到的那样，说，你可以讲一下你们罢工的事，我觉得很好玩，很刺激。于是她就讲了她以前厂的罢工经历（因为车间太吵且我们的工作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所以有些话我其实没听太清楚）。

罢工发生在沙井某日资厂（有几个分厂，这次是新厂发起的）。具体几月份，她忘了，但是那时候很热很热。罢工原因主要是由于停发高温补贴。早上去上班，有人说夜班罢工了，她们白班的人就跟着罢工，去堵 107 国道。治安队（保安）、交通队，还有好多穿制服的人就把她们围起来了。有人提议说去老厂，大家就往老厂走。但是她们被围着，大家就一个个突出重围，被分得一块一块的。到了老厂，老厂的人也一起罢工，但是有好多老员工没有出来。那些治安队呀交通队呀就跟他们到了老厂，还是把她们围起来。不知道谁还通知了媒体，好像是新闻类节目的人（不过到了也不让采访，

后来也没有播出)。厂方负责人就跟他们说，你们找几个代表出来，有什么问题大家商量一下，天气这么热，都回车间吧。结果问了好几遍就是没人出来做代表。大家也不回车间，那么大的太阳就都站在那。L 说，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那些管理们（拉长们）就在车间吹空调，不过有几个组长也参加了罢工，并且又有人提议说去劳动局。有一个在突出重围时被抓走了，说他扰乱治安（后来怎样不知道，我忘了问了）。还有那些治安队的人也说你们回去吧，我们要睡觉（主要是夜班保安）。中午还有人给我们送盒饭（也不知道谁订的），开了好几个车过来。就这样僵持了一天。本来第二天说好还要继续，结果，当大家从四面八方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到达厂门口时，厂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来一个就拉一个进厂（不让大家聚在门口）。工厂已经贴了通告，除了高温补贴继续发之外，好像还有一些什么待遇变好了，她记不清了。当大家都被集中到工厂的时候，负责人跟他们讲了一些话，接着各个拉长也都被委托跟员工们讲了一下，然后到下午大家就复工了。她说，这是日资厂，老板不想找麻烦。她们的高温补贴不仅继续发，而且还把停掉的那一个月给补回来了。她对那次罢工很满意。

另：她还说，老厂也罢过一次工，工程部的人要求增加加班费而罢的（加班费按底薪比例给）。但是具体过程她也不太清楚。

注：日资厂等级观很强，一个 QC 每月都比普工多五六百块钱。工程部工资更高，但加班费没有像普工那样按比例给，而是厂方自己定的标准。



# 完美

## 跟直销“完美”高级销售的一次聊天

直销，据说是第七波财富，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前曾接触过玫琳凯，听过她们的交流会。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她们的自信很膨胀，甚至到了忘我的地步。交流会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做了玫琳凯之后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个人修养及成就。大交流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小交流会，就是所谓的小团队的感悟会，大家聚在一起谈一下在交流会中又学到了什么东西。其中有个很有气质的女孩子挎着一个包包，指着楼下的一辆粉红色小车说：这辆车就是为我准备的。听起来很不可一世。然而跟她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发现三个人点了两个菜，一个土豆丝，一个烧茄子。未来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我有个同事现在做完美直销。她跟我说了几次要我跟她一起去见见她的引荐人芳姐（她受芳姐的直接领导。芳姐上面还有其他人领导），终于周一跟她一起去见芳姐了。路上，她介绍芳姐时，一直强调她很有才，很有能力，在做完美之前也混得不错，工资达到五位数，但芳姐觉得工厂只能给她一个高工资，给不了她未来，于是选择了完美，还给我介绍她们曾在哪个四星级酒店有过什么交流会等等，言语之间对完美充满着自豪。我们去的完美基地之一，在一个最底层是门市、二三楼是工厂的五层楼的第四层。楼梯口正对面是大大的“完美”俩字。我和她直奔大厅。里面有一个人，一个男的在泡茶，一个男的在旁边沙发上坐着，还有一个女孩在对面沙发坐着。她们见面先握手，然后说你好。因为我跟他们是陌生人，所以我们边握手边介绍自己（这跟玫琳凯不一样。玫琳凯喜欢拥抱。这应该跟她们销售的产品有关。完美涉猎的产品较多，包括美容，保健，养生。玫琳凯则只针对女性美容保养。相对来说，做玫琳凯

的人较有女人味，而完美则完全是销售，并且前者只有女性做，而后者男女都可以做）。泡茶的那男的是个大专生，去年一毕业就做了完美直销。他请我们喝茶。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男的是他高中同学，要来找工作，请他帮忙。那个女的是他的下级，归他管。简单聊了一下之后，他说带我们去见聂姐（比芳姐更高的领导），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去了另外一栋相似的楼。

进聂姐办公室之前，我们被泡茶的那男的要求关手机，说这是尊重聂姐。穿过一个甬道，我们终于见到了坐在办公桌之前的聂姐，四十来岁，短烫发，中年人发福的身材。泡茶的那男的很殷勤，跟聂姐打了一声招呼，就带我们看了一下活动室及一间放了两张健身床的小屋。在我没看出任何感觉的情况下，我同事及那男的都啧啧赞不绝口，不错不错，这儿这么好。汗……接着我们回到聂姐办公室。我们被泡茶的那男的在办公桌对面分配地方坐下，给聂姐留了一张沙发（本来我坐那，结果被支开了）。唉，上面说了一堆谈话，终于要进主题了：

泡茶那男的问过聂姐要喝什么茶之后，还是继续泡茶。因为泡茶那男的同学不喝茶，聂姐就首先讲了喝茶的诸多好处，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促进感情。在批判了烟酒都不是真感情之后，聂姐说，只有喝茶的朋友才是真的朋友（对此，我保留我的意见）。为了改变一下气氛，我说我一看到泡茶就想到日本的茶艺。聂姐说，这是中国传过去的，最后感叹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以拯救世界（她说的应该是儒家文化，后面她会说到百善孝为先）。她接着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人。她说她以前做人才市场时去过。我说那应该在那边有业务吧。她说没有，跟那边人都不怎么联系了，然后跟我说，如果我在家里有了客户，那我无论在哪里，她只要买东西就是我的客户（完美在很多地方有专卖店）；不仅是我，也是我的上线及上线的上线的客户，也就是说我不仅可以到处跑，还可以赚到钱。她举了个生动的例子，她说泡茶那男的每天泡泡茶就有几千的月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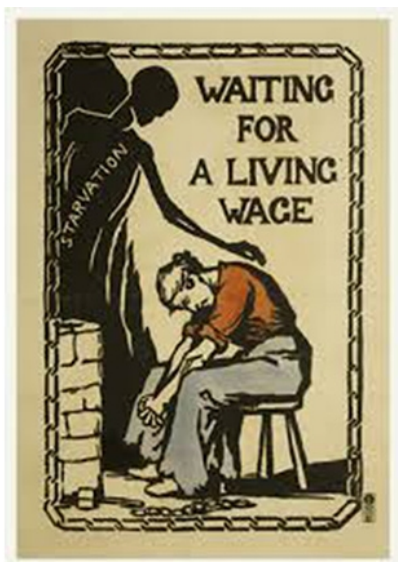
入，再泡几年就月收入过万了。听起来很诱人，那是怎么实现的呢？她说只要是活人（缺胳膊少腿聋子哑巴等）都可以做完美，她们有专人指导怎么做，并强调她们有一套成功的方法，只要复制就一定会成功，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简单的复制。她举了自身的例子，她以前做过生意开过健身房，但都没有成功，那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人教，而完美不仅有成功的方法，还会有人指导，让你少走弯路，直达成功。她用自己的成功证明她所说的话。在得知我有时连脸都不洗时，她对我摇摇头说，不要等到老时才注意保养，世界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笑笑说，其实是没钱啦。她更摇头了，不要这样给自己找借口，然后讲了以前她刚做完美时有次跟她上线出去住旅馆时的事。她当时也说自己没钱，不能住好的旅馆。她上线当时就批评她说不能有那种想法，一定要改变观念，要有只要想挣钱就一定会有钱的的信念，而她正是一直保持这种信念才会有今天的成功，同时也建议我另想挣钱的法子（言外之意就是做完美吧，包你能挣钱）。但我却反问她，可是现在工厂里工资又低，老板还克扣工资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她就用手比了一个圈圈说，你的眼光太狭小了，要看得更广阔些。我反驳说，可是现在这边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呀。她使劲摇头，你应该走出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虽然有说其实她们的眼光也很狭小，但是她似乎不想说太多，就转了话题去问泡茶那男的同学有没有接触过完美了。那同学说只是接触过安利，他被拉去听课，说一年能挣几百万。聂姐就说，那肯定是传销，直销不会这么说的，一年几百万我都没有，挣钱是从少到多的，不会一下子就那么多钱，这还要看你是不是努力了。他同学话很少。其他人都是面带笑容听。所以聂姐又转过来跟我说话，很快话题就转到结婚上了。我稍稍挑战了一下聂姐，我说我能接受同性恋，也不介意单身。聂姐这下居然有点急了，她说，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切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传统文化就是自然规律，传统就是要结婚，男的跟女的结婚，真不知道你们这些 80 后

是怎么想的，有些想法很奇怪，我们 70 后都跟你们说不到一起。我说三年一个代沟，现在连 00 后都在骂 90 后了，何况是 70 跟 80。我还说，传统文化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聂姐更不满意了，传统文化就是自然规律，都是精华，要遵循三纲五常，不然会出乱子的，难道儿子要比爹更长吗。我说这个是，但是我只相信客观存在，传统文化有些是信念，不是客观的。聂姐好像懒得跟我说，摆摆手说，算了不说这个了，你跟我不是一个境界。我说当然你跟我不是一个境界（我很嚣张，其实她意思是不如她，而我意思是她不如我）。这时，刚好芳姐也过来了。于是，聂姐就开始夸奖芳姐多有能力，又唠叨了一遍她的事迹，还介绍了很多其他做完美富起来的成功人士的事迹，极力推荐泡茶那男的同学试着接触一下完美。对我，则说可以去听一些从国外交流回来的人的报告，可以做一下选择，她们只负责给我们介绍，至于我们是不是入这一行就全凭我们自己做主（其实越听越像传教士，信耶稣，耶稣就会救你；做完美，完美就会使你成功）。最后她滔滔不绝地讲她的择女婿媳妇标准，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她儿子及女儿的控制，也能听得出她儿子很没主见，完全听她安排。她说，他儿子带回来一个女朋友让她看。那女的很好玩，估计把她气坏了，那女的见了她叫了一声阿姨，就只顾自己玩手机了，晚上冲凉了之后也只洗了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饭最后一个吃饭却没有洗碗，去参加完美交流会时一个劲催着她儿子快离开，结果她就跟她儿子说，要是再跟那女的来往就断绝母子关系（哈哈，太强了，两个女的都不弱，如果真结了婚家里就不得安宁了）。她说，对自己的媳妇，要求要有教养，最好是男主内女主外，女的在家生儿养女，百善孝为先，要孝敬婆婆，只能是孝敬不能讲理，并且她不管照顾孩子，她要做自己的事业，孩子他们自己带；对于她女儿选男有也管得很严，要求不能是败家子，要长得对得起观众（做完美缺胳膊少腿没关系，但是要做女婿就不行了，可见还是歧视），有责任心，对她好，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



并且似乎钱真的很好挣，只是大家都不想去挣，她说俩人结婚先住旧房再买二手房最后再买新房。听起来似乎这一切是那么容易，但事实上，谈何容易。谈话过程中，泡茶那男的除了赔笑，还负责给我们加茶水。我同事跟另外那女孩负责喝茶及听。泡茶那男的同学偶尔说句话加一些料。基本上我跟聂姐谈的多点，但说话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大家尊敬的聂姐。最后，泡茶的那男的说，谢谢聂姐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大家还鼓掌致谢（晕死，马屁拍的太……）。

就写这么多吧，有点乱，大概看一下吧。我只有一种感觉：真的像传教。



## 我的工厂（工厂观察）

我5月5号进厂，到现在也快要一个月了。进厂之前就听说厂里很累，开始不相信，现在终于信了。这里真的太累了，每天定的产量都非常高，工作量很大。开始几天，我累得都有点受不了，身体都有了反抗。我以为自己病了，还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一切正常，医生说劳累过度。我就纳闷了，怎么别人没事我就这么矫情呢。还好没几天，我确实恢复正常了。似乎是习惯了吧，她们都这么说。反正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疼痛了。但这不代表说不累，每天下班我都觉得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坐在凳子上什么事都不想做。更惨的是，每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时都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那种累似乎是一种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人累死在工作岗

位上呢？

我属于立体口罩车间，工位很简单：本体机，剪耳绳，点焊（就是把耳绳跟口罩本体焊接在一起），检查，贴海绵（海绵贴在口罩鼻子的部位），装袋，包装，装箱。虽然是计时工资，但是有产量要求。具体这个产量是怎么来的，我听厂里老员工说，厂里按做一个多长时间然后用一天的11个小时除以这个所需要的时间，就得出了最后产量。这就要求每个工位的每个工人如机器一样不许变速，特别是不能减速，所以一天下来，为了赶产量厕所都不敢上。尽管这样，要达到要求的产量还是非常困难，其中点焊的产量要求是最难完成的。点焊要求每小时400个本体，一般新手都是从一小时一百多个开始，然后每天慢慢加上去的。但据说快手一般也要一个月左右才能达到要求的产量。至于慢的，也许几个月后被迫辞工了还是达不到产量。贴海绵要求每小时450个，并且指导员每小时要点一次数，让每位员工知道自己一小时能完成多少，当然顺带着督促那些慢了的要加快速度（点数主要是刺激员工加油再加油，直到达到规定的产量）。不过贴口罩达标要快点，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贴到400左右，但是会感觉非常紧张，因为如果一慢下来就会被指导员拉长扁。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这两个工位，又累又紧张。其实，其它工位也不轻松，货多人少，就是逼你完成任务，否则就留班——没有加班费的加班。

除了累，在这个工厂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于老员工。首先是宿舍，我们宿舍有六个老员工（超过一年的），我跟吴是新搬进来的。刚开始在宿舍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没过几天，一个舍友就指着我跟吴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说，你们的衣服不能晾在这里，这是我们晾衣服的地方，你们的衣服把我们的地方占了，我们都没地方晾衣服，并且衣服都被搞乱了，找不到了。我很奇怪，自己的衣服自己难道不认识。可是人家就说找不到，不认识，然后还给我指了个非常远离太阳的位置说，你们以后只能在这里晒衣服。虽然觉得不合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按她说的做了。

还有一件事，厕所没窗户。早上起来上厕所我习惯开灯。有一次出来没关灯，宿舍有个阿姨就说，以后上厕所不要开灯了，要是忘了关的话宿舍每个人都要罚款 20。我说，不开灯太黑了。阿姨说，以前有段时间灯坏了，不照样可以上厕所吗。晕，没办法，以后要是阿姨在，我尽量不开灯。（顺便说一下，我们厂的福利除了罚款就没别的了，最基本的全勤奖都没有，而上班忘记打卡需要签卡也要罚款 5 元，最高的罚款会打到 150。但是据老员工说，一般不会直接罚钱，而是放周六假，也就是周六不让加班，这对于很多工友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约束力的。）

在车间，老员工经常喝斥新员工。我们检查工位的工作方式应该属于集体计件，几个人一起检查点焊好的口罩。指导员分好了哪个人检查哪几个人的口罩，不过要是到下班有人堆货的话，其他人就要一起帮忙清货。新手一般赶不上速度，所以老堆货。老员工就使劲嚷着要我们快点快点，别偷懒。并且老员工之间还经常抱怨我们新员工做事慢，不认真，比不上以前她们做事的激情，看着我们很不爽之类的话。如果我们新员工再抱怨几句累，那就更不得了了，老员工就会说我们吃不了苦，不如去做太太之类非常刻薄的话。另外，拉长每次下班都会开会点名，谁做的慢谁做的快，虽然不认识，但是我想被点名的本人还是觉得很丢人的，因为，有次跟我一起进厂的那个人被点名了，最后没几天她就辞工了。

这里新员工流动性很大，光我们车间基本上每天都有三个人辞工，都是刚进厂没几天的，有的甚至在试工的时候就脱衣服走人了。我们一起进厂的 9 个人差不多都走了。即使现在还在厂里，那也是打算要辞工的。不过，这里却有不少的老员工。一次我在超过一年的员工体检名单上数了数，虽然我们厂现在有差不多五百人左右，但是在这工作超过一年的至少有两百多人，三年左右的有差不多八十人左右，这里面还有不少超过了五年的员工，也就是说目前工厂

有一半都是老员工。照这么看，这个厂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会流动性这么大。据老员工说产量基本没变，除了个别车间的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次跟一个 09 年进厂的员工聊天，她说她以前进厂的时候，就是想着赶紧达到产量要求，有时甚至不去吃饭都在工作，并且感觉那时候拉上都很团结，要是快下班时有人没有达到产量都会互相帮忙。她说，那时候没觉得工作累，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快，甚至有时放长假都会想念工作，所以很看不惯现在新员工堆着货还聊天。但这也不是表示老员工都不觉得累。每次贴海绵的老员工来拿货时，也会唠叨两句好累呀，整天腰酸背痛之类的话，似乎也很盼望过星期日，但就是不希望双休。

据说我们厂有工会。我问拉长。拉长说去年还号召员工加入工会来着，但是好像今年没什么动静。还说，有工会跟没工会还不是一个样，也没什么用。<sup>5</sup>

最近我们厂还就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开了个全厂大会。人事部的高小姐（很靓且嫁了个日本人）首先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厂的企业文化，即工厂很人性化，管理对我们都很好。强调了人不能只追求物质金钱，更重要的是精神，还给我们讲了个她的故事：某次旅游时她把结婚戒指丢了，她就一直哭，她老公对她说：有形的东西总会消失。她明白了她老公的话，同时也希望我们能明白：无形即所谓的精神层面的财富会永久地留下来，正如食堂墙上贴的标语一样，人活一辈子什么也带不走，关键是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活在别人的意念中是最幸福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鼓励我们多奉献少要求。还放了一首一个文盲藏族小伙子的歌曲（具体是谁唱的是什么我都忘了）。最后讲了主题，住房公积金自愿缴纳，但是要签一个协议，保证以后如果有什么变动，后果自负。似乎所有人都签了不愿意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协议，所有人都担心这钱扣了不知道能不能取出来，

---

<sup>5</sup> 本篇到本段为止，曾作为《工厂心情（2篇）》的第一篇，发表在《工厂龙门阵》第4期（2012年7月），题为“很累，产量很高……”。

或者即使能取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且能取出来多少，总是感觉钱还是放在自己腰包里比较安全。其实我也这么想，虽然工厂交一部分，但是到取的时候不知道钱还值不值钱了，还是现在用着比较划算。但这显然是为工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 夜班选人

我们立体口罩车间由女拉长 L 负责。最近做一种新款口罩，赶货，招了一部分新人，准备开始两班倒。负责夜班的拉长是从隔壁棉棒车间调过来的男拉长 Z。既然是两班倒，肯定要把现在车间的人分成两班，但 Z 不信任 L，不让她分，非要自己选人。于是一场拉长选人的心理战开始了。

在夜班之前，我们要先完成以前口罩的订单，所以车间的人是分成两批的，一批人继续以前口罩的工作，一批人学习新款口罩。但两批人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轮换的。口罩最重要的工位都是点焊，点焊的速度就决定了工作的速度，所以拉长们都喜欢点焊速度快的员工。L 跟我们说，因为 Z 不懂口罩车间的事，所以她要让所有人都学会点焊，这样 Z 就容易管理了。

夜班倒计时的第四天，开始轮流学习新款口罩的点焊。L 挑了一批人（包括 L 不喜欢的）学新款口罩的点焊，并且计算速度，每分钟点 4 个口罩就达到了标准。一般上午算一次，下午算一次。有很多手快的差不多可以点到 3 个多一点。

第三天，L 把昨天点得比较快的人换了下来，L 不喜欢的和慢的继续点，又换一些人去学，接着计算速度。

第二天，又把昨天点得快的换了下来，L 不喜欢的和慢的继续点，今天换了一些新进厂的人学。Z 今天过来了解情况，L 就带着 Z 一个个介绍我们正在学新款口罩点焊的人的速度，而对于以前学会了并点得很快的绝口不提。

最后一天，我们学新款点焊的人没变。晚上夜班也就是 Z 负责的人名单就出来了，差不多都是最后 L 安排的点焊的人，除了个别的 Z 以前曾听说过的做得比较快的老员工。

被选上夜班的人很多都是还在学点焊的新员工。大家纷纷议论：L 真是太高明了，故意把快的人换下去，混淆视听，让 Z 闹不清楚车间人的情况，使 Z 在选择时不知道哪些人会，哪些人快，只能观察正在学新款点焊的那批人，以及正在做旧式口罩的那批人，比较他们的速度，做出选择。最后名单就出来了。（其实，也很奇怪，怎么大部分都是新员工，难道 Z 不知道老员工要快吗？说的是 L 故意把点得快的藏起来，但也知道是不是管理怕安排新员工上夜班，有人会不满意，而故意给人的这种错觉。）

## 有感

## QC

“拉长！”

一声杀猪般的叫声响起。整个车间的人都被这一声尖叫振醒了，眼睛都望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拉长来了。QC 举着一个包装袋大声

说：“还有装四个的！”原来是这个呀，唉！我们打包口罩，每个袋子要求装五个，可有人不小心有个袋子装了四个，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我们还以为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了，真是没见过世面。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早上下班后，车间主任来了，拉长点了昨天装错数的那条拉的三个人名。主任开始批评她们，说了严重性，顺带也教训了一下我们其他人，然后留下那三个人，让我们下班了。晚上再来上班时，那三个人就不见了。拉长说：“那三个人被开除了，你们也小心点！”就这样，我们在一次次受到“放你周六假”、“明天不用来了”的威胁之后，又受到了另一种威胁——“开除”。

几乎，每个厂的品管部的人都觉得自己高生产部的人一等。

## 拉长

关于那三个人是不是被开除，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 QC 会报告给品管主任，不可能这么快就给车间主任知道，所以应该是拉长报告给主任的。其实我对这个拉长印象还是可以的，因为我面试时手脚有点慢，但是他也让我过关了，所以我觉得他还不错。没想到，原来拉长也是这样，跟别的拉长没区别。

## 指导工

当我们同是普通岗位上的员工时，我们做出来的货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某天，某人被拉长看中并重用了——检查指导员工工作，我发现，某人就会觉得我们以前做出来的货不合格了。

## 请假

虽然每天都被威胁放假，但是真要是自己有点事想请假，那倒是一件难事。小刘的朋友过来玩，她想请假陪朋友，在去跟拉长请假之前我们就讨论应该怎么说，最后决定坚持说有事。可是因为请了两天假，拉长要报告给主任批，主任问什么事，拉长说不知道，小刘必须要自己跟主任请假。这更麻烦了。我们又拼命想应该找个什么充分的理由才能被批假，最后甚至想到打胎，生孩子，生病之类很荒唐的理由。原来要想自己做个主还是非常的困难的。

## 阴影

周一时，我旁边的一个同事生理期，肚子很痛，老跑厕所。我说，你怎么不请假。她说，不敢请，以前有次也是刚放假回来第一天，我请假，拉长不批，说，刚上班就请假，还想不想上班了，所以我不不好意思。我说，大姨妈来又不挑时间，没关系，这个拉长还好说话。她怯怯地说，算了，忍一下吧。原来周一还可以有这样的阴影。

## 又不见了

进厂不过才刚满两个月，偷盗事件却至少听说了四次。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而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1. 进厂没多久，跟我一起进厂的 G 上班时候去厕所，把钱包跟手机放在更衣间（无尘车间，进车间要换无尘服，出车间要脱掉）



的工衣兜里，谁知回来一看，钱包跟手机都不翼而飞。钱包里有中午刚从银行取出来的五百块钱。她当时就跟车间文员说了。车间文员说，这么大车间（几十人）怎么找。其实当时上厕所就四个人，但文员还是以人多为由拒绝了。

2. 几乎是同时，我们车间的 Y 下班换衣服时，把钱包忘在换衣间，再回来找时已人去楼空了。虽然钱不多，但也够吃顿饭了。

3. 刚进厂没多久的 D 跟她老乡在宿舍里被偷了一共差不多五百块钱，因此，她的辞职申请被延续了一个星期，说是为了调查，但最后也没查出什么来。

4. 发生在最近，在换衣间，X 把手机忘在工衣兜里，上了个厕所回来就不见了。当时有很多人走在换衣服，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下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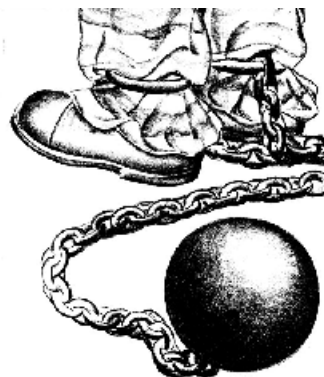
另外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我旁边 P 的卫生巾放在更衣间也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说起偷盗的事来，我们宿舍的大姐说，这也不奇怪，人多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鼎盛时期（08 年时有一阵有 2000 多人）时，丢鞋子、衣服的很多，现在人少了，已经好多了。

其实我们厂的规章制度很多管理也很严。我们都发了雇员手册，里面有工厂的规矩及罚款，但一点没提员工利益受损时做什么处理。好像有个可以申请工伤的条款，但即使就这么一个，也是要保留公司处决权。工人几乎没有一点权力保障。

某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深圳，

2011.10-2012.6）



（2011.10.18）早会

终于独立工作了。今天八点点完名后，主管开始给我们训话。他讲了半个多小时，我只对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关于禁止在公司宿舍谈情说爱的，因有发现公司男女员工在宿舍，且在众舍友眼皮底下行为不轨，被管理人员发现，经理开会强调要处罚，所以主管不得不在早会上要再次告诫大家。他形象地描述了一幅男女在一起时的温馨场面，引得大家想入非非。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强调虽然不允许在宿舍谈，但是可以出去花钱开房，想怎么样就怎样，别在宿舍勾引其他舍友，让别人心里痒痒的。他那么认真地讲这些话，

让人啼笑皆非。最后还警告男员工，对于本厂的女员工，最好只欣赏别采摘。哈哈哈哈哈。

第二件事是，昨天班组长会议时，生产部经理送了我们两句话“公司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公司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不愿意犯错”，并让各班组长给员工宣导。今天主管就开始跟员工一起参悟这两句话的含义。他简单说了一下他自己的理解，然后就问员工，有谁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结果六十多人，只有一个人举手。接着主管问一个没有举手的员工，问他是怎么想的。那个员工说，这两句话的含义很高深，需要仔细参悟领会，而他功力尚浅，暂时还没有参悟透，这需要时间。结果引得我们大家都笑了。主管也跟着他说，这两句话确实意义非凡，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要好好研究一下，他虽然解释了一下，但那只是皮毛而已，还需要时间继续领悟。虽然大家都是笑着说的，但是那马屁味真是绕梁三日不绝于鼻呀！

这就是我的早会，还算热闹吧~~~

## (2011.10.21) 跟老板谈工资

已经在这里工作十天了。按之前跟老板的协议，我算是已经过了最初的准试用期。紧接着应该是正式试用期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次谈一下正式试用期间的工资了。因为是第一次做生产文员，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所以刚开始对工资也没期望太高，并且也知道这个工业区工资普遍不高，心里想，就当是攒经验吧。

今天，终于等到老板通知我去谈工资了。五点半一下班，保安就通知我去楼上找老板。到了楼上，老板把我带到会议室，他拿着个计算器跟一个联络单（主管、经理对我的评价单）。首先，老板大概说了一下我们以前定的协议，我们大家都觉得可以合作，然后就

进入试用期工资阶段。他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反过来问他，以前是怎么给工资的，于是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谈判开始了。

老板：我们以前是按不同的人给的。如果对我们行业很熟悉的话，可能会高点。

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天文员，觉得好像没有那方面的知识也没关系，只要电脑熟练就可以了。

老板：我只是说有那方面的知识做起事来会轻松一些，没有的话就累点。

其实我只是个统计文员，只要把他们的日报表输入电脑就好了，不知道为何要学那种知识，于是，我没答话。

老板：你之前说你要求一个月有两千到两千五，我们按 1400 算一下，你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吧。

他开始算工资：每天加班两个半小时，26 天共 65 个小时， $1400 / 26 / 8 \times 1.5 \times 65 + 300$ （伙食补贴）+100（全勤）+1400=2456，这个钱差不多已经跟你说的一样了。

我无语，开始后悔以前说得太低了。

我：但是这是全部加班才有这么多。况且这两个星期一个班也没加（其实我不想加班）。

老板：这个月客户都在井底，下个月就会好了。那你想要多少呢？

我犹豫，思考，想着之前的跟单文员说她底薪有 1700，于是我脱口而出：至少 1700 吧，要是按劳动法的话，要 1800。

老板：这是试用期工资，要是你做得好，转为正式员工，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把联络单给我，让我看主管跟经理的评语。

我大概看了一下，对我评价不错。我心里想，这个工作其实没什么难的，只要认真就好了。

老板又拿着计算机开始算了。如果是 1700，那么，算上加班，就有差不多 2900。他惊讶了一下：这不行，差不多三千了，我们肯

定不能给这么高的工资，要不，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1600 元吧。

我开始纠结，1600，26 天，如果按劳动法，1800 呀！我：不行，我要考虑一下，从来没有拿过这么低的工资，我以前都是按劳动法的。

老板：你以前都拿多少，有补贴吗？我们有伙食补贴 300，并且要是没事做安排休息的话，也可以拿全额工资。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很多员工不想按劳动法，劳动法又没有规定这些福利，并且按劳动法，就不给那么多班加，最后综合工资就会很低，所以员工都希望不要按劳动法。

除了对他的说法保持怀疑之外，我仍坚持说：我还是想考虑一下，这个工资实在有点接受不了。

老板：你回去跟谁商量一下吗？问你爸妈？男朋友？这个最好你自己决定吧，我觉得不应该别人来决定你的事。

我：我还是想考虑一下，我觉得工资真的太低了。

老板：就差一百块钱，要是你做得好，转正的话还可以涨工资，涨的空间也很大，并且你可以学东西，有发展空间。我们厂效益不错，可能年底会有奖金，即使刚进来两三个月也会有 200，并且报销来回路费。

我开始动摇，觉得工资不高，要是福利待遇好的话也可以接受，但是还是很纠结，想回去考虑。

老板：你也看了对你的评语，总的来说我们对你都很满意，否则也不会在这跟你谈这么久了。你也做一些让步，就 100 块钱，要是下个月转正，就有更多钱了。如果你以后可以把跟单一起做了，再学会制图，还可以帮生产部，你的工资就会更高。然后他举了一个 06 年时的例子，那个女孩子什么都会。

我一直感叹那女孩厉害，问：那她工资一定很高吧？

老板：不高。（不过也没说多少，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搪塞过去了。）

我心想，老板够黑呀，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我实在想走了，但

老板那一直等待我答复的眼神，受不了，最后说，好吧，签协议吧，有事以后再说吧。就这样，我很气很气地把协议签了，结果更可气的是，老板在签协议时，跟我说，你一转正，就会加 100 块钱工资，另外还有 100 技术津贴，算上加班费就有 250 了。晕，开始说加工资空间很大，原来是一百呀，nnd，太无耻了。我很生气地说：加了一百而已，又不是加到 2000 了，我还惊喜一下，2000 以下对我来说都太低了。

这时，他弟弟，我们生产部的经理过来叫他回去。见了那个肥肥胖胖满身香水味的猪，就讨厌。他冲我笑着说，以后好好学，不懂就问。我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一定会好好做的，否则就不来了。

真是气死我了，好廉价的劳动力呀!!!! 1400，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口的!!! 无耻!!!

## （2012.4.10）谈情说爱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打前年来珠三角这边打工，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个工业区都在发医院做广告的小杂志。杂志的内容无非是关于两性关系



及跟男女生殖器有关的内容。因为之前没遇到过，所以很好奇，但总也猜不透是为什么，时间久了，反而觉得是正常现象，也没有深究。不过，最近受某些事情的启发，忽然感觉自己找到了这个现象的源头：工业区内实在有太多谈情说爱的人。当然，谈情

说爱就是谈情说爱，可能并不涉及谈婚论嫁。这么推下去，当然就有了杂志上宣传的什么妇科、男科医院的市场了，自然地小杂志也成为了工业区的常见物品了。说白了，在缺乏娱乐设施及枯燥的工业区生活下，谈情说爱，只不过是一种娱乐而已。所以，结了婚的人，不耽误跟妻子（丈夫）以外的人谈情说爱；跟女（男）朋友长期分居两地的人，不耽误跟别人重新组合；已经有  $n$  个女（男）朋友的人，不耽误再多交几个男（女）朋友；等等吧。这应该也算是现实社会下一个非正常发展结果吧。

### （2012.5.3）工资保密

今天下班，我跟一个同事 L 一起去车站等车。闲聊间，我问他工资底薪是多少。开始他还不想说，后来在我的逼问兼威胁下，他终于坦白了，nnd，居然比跟他一起工作，且工作内容没有任何不同的 C 整整多了五百块钱！总算是见识了工资保密的好处了。

我们厂每个员工进厂之前都会被告知工资要保密，否则罚款若干。当然，虽然有过警告，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别人的工资到底跟自己的差多少，也想知道自己的工资处于什么水平，更重要的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当时在谈工资时，老板因为对自己很欣赏，所以承诺在几个月后一定给自己再加工资的额外奖赏。但，不问不知道，一问很失望，原来老板对每一个人都很欣赏。唉，比较起来，似乎对我还是最不欣赏的。哼，老板就是大骗子！

据我所打听到的工资，底薪会有几千的差距。有的人可能 6000，同一车间的可能只有 2600。当然不包括学徒，否则，差得更多了。不知道这个工资保密是不是模具厂所特有的，是不是因为跟技术有关。工资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就要看个人凭本事各显神通去争取

工资了。至于自己争取到的工资与本厂同行相差多少，就无所谓了吗？

### （2012.5.9）年龄危机（一个工人的牢骚）

再一次被应聘打击了，三十岁怎么了，三十岁的我身强体壮，手脚灵活，脏活累活都能干，为啥就不要我了呢？

想当年我十七八出来打工，到现在的三十岁，什么活没干过，什么活不会干，怎么偏偏就成工厂的负担了呢？

三十岁的我在工厂里，老板变着法子想要辞退我，想把我换成十七八的小妹仔；在厂外，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只能在又累又脏的岗位上工作，或者只能进工资又低、环境又差、工作时间又久、管理又严的小厂。哼，就因为有人孩子等着吃饭，我就要心甘情愿进这样的厂吗？

唉，也许是工厂知道自己会透支每个年轻人的生命，所以明白，只要你在工厂打工，三十岁就不止三十岁吧，吸收其精华，留其躯壳！

### （2012.5.25）你是老板亲戚吗

今天有一个车间的员工居然问我：你是老板亲戚吗？我说：不是。他说：看你做事那么负责，效率又高，我还以为你是老板亲戚呢。听了他的话，我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工作能力被肯定了。惭愧的是，我既然被认为是老板的亲戚，是不是就是对员工们太苛刻了呢？唉，我怎么就不知不觉地成了老板的亲戚了呢，太惭愧



了……

## 牢骚

今天下午下班，我跟厂里的清洁工汤阿姨一起走。在路上她拉着我，喋喋不休地发着牢骚。

我们厂不大，人数在 100 以内，在某个工业区某栋楼的一楼和二楼。其中，一楼是车间，二楼主要是行政办公室，两层楼各有一个清洁工阿姨，分别是汤阿姨和刘阿姨。一楼的刘阿姨在这个厂工作了差不多三年，但二楼的汤阿姨已经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一年。

我刚进厂时，曾经见她们一起收拾垃圾，一直以为她们关系很好，毕竟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了。但有一次上班时，我无意中听到刘阿姨跟车间主管说起了汤阿姨的不是，说她人比较懒，爱贪小便宜，爱拍老板马屁，老板都被他蒙在鼓里等等。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觉得同事之间闹个别扭，说个坏话，都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今天，汤阿姨的一番牢骚让我有了新看法。

汤阿姨抱怨的导火线，好像是因为周日本来应该刘阿姨打扫卫生的，但行政部的杨小姐却安排她来了。汤阿姨就很不满意，然后很多事就都被噼里啪啦地说出来了。“该她打扫卫生时，把垃圾堆在一起也不弄出去，留给我弄。”“喜欢拍马屁，以前经常给那个行政文员肖小姐买东西吃，还让老公做了菜给她，咱可是生下来就不会拍马屁的人。”“杨小姐替她说话，说她很辛苦的。但我们做清洁工的，谁不辛苦呢？不辛苦的话，这些活谁干呢？”“谁要是不满意我，可以说出来，告诉经理，让老板给我赔偿，我就走。”“新年春茗的时候，董事长一把就拉住我的手，问我新年好。人家可是董事长呀。”“有一年我请了三个月假，经理们都巴巴的双手欢迎我回来上

班。”……

我一路上边听汤阿姨的抱怨，边回想之前刘阿姨跟主管之间的谈话，我糊涂了……

## （2012.6.7）第一次维权

### 第一天（6.7）

袋子里装着依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心里那个忐忑呀，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了缓和一下情绪，我拿着通知书，跑去车间给工友们看。本来想得到一些安慰的，没想到，反而是不支持的占了上风。有人甚至劝我别伤了和气。这个，怎么说呢，我没打算伤和气，我只不过是像老板炒掉员工一样炒掉老板而已，并且我还写通知书通知他。老板炒掉员工的时候可是一声招呼都没打的。另外我是要求了赔偿，那是因为你违法了，干嘛一直不跟我签合同？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不谈这个，但你为何不跟我签合同，还要求我一个月之后才能离职呢？如果我要三天就走，为啥要扣我基本工资呢？当然，理由是现成的，厂规是这么规定的！那好，允许你谈厂规，难道不允许我谈国法吗？似乎太苛刻了吧。所以呀，于情于理我做得都很合适，没有什么伤不伤和气。我觉得老板会理解的，并跟我达成共识，因为之前有些员工辞工走的时候，老板按厂规（当然是违法



的)不给他们工资,那些员工不高兴,老板是怎么说的:我不给他工资,他是不是不高兴呀?呵呵,我想老板有这样的境界,应该不会出现伤和气的情况吧。也许,老板对于我要求的赔偿会说:阿丸呀,要求赔偿是应该的,其实这种情况,都是公司的不对,即使你不要求,公司也应该这么做的,哈哈!听听,这样的老板才有风度,不愧为老板的称号。所以呀,兄弟们,要向老板看齐哦……似乎跑题了

终于决定要跟老板斗争一次了,似乎第一次有了对立的感觉:心里惶惶的,忐忑不安,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总之,心跳加速!

头天晚上就把依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写好并复印了三份。以前虽然经常听别人讲厂里违法,自己怎么争取权益的事,但如果真要自己去尝试,那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想的事情多了,比如说会不会被报复呀,会不会得罪人。哈哈,瞧我想的,得罪谁呀,不就是老板嘛。可是,是老板先得罪我的呀。其实严格来说,得罪我的地方就是没有按法律规定的办事。但实际呢,我的工资符合附近工厂的一般标准,偶尔拖欠工资,并且我是文员,老板对我也要求得不苛刻。虽然他不想看你闲着,但也没有骂过我。所以在心理上来说,我并没有把他严格意义上来看做跟我是不同阶级的人。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私人感情多于实质的劳资关系,所以一下子突然要转变为劳资关系,还真有点不踏实;其次,没有人支持我,甚至有人劝我别伤了和气,听起来,好像我是无理取闹的。这个我就不认同了。一,我要辞工,必须要一个月,即使没有签合同,也要扣我工资。但,凭什么呢?我工作又好又不出错。没有办法,只能拿法律保护自己了。二,老板辞退员工的时候,总是很突然。有的员工被弄得一头雾水,甚至一点解释都没有,我起码还给他一个通知书吧。三,老板说扣工资就扣工资,总有那么一些员工白工作了一个月,想想那一个月的工资对工人多重要呀,并且又不影响你的生

产，老板怎么这么忍心呢。四，一想到我跟他谈工资时，老板的那种连哄带骗的嘴脸，就觉得不爽。唉，应该还有别的吧，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想这个事情我做定了。哪怕要打官司，哪怕不能要到全部赔偿，我也一定要去做，不能老让老板把便宜全占了。我也要维一次权，起码也可以证明一下：我跟老板果然不是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吧。虽然没有纠纷时，似乎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实质上我们确实是存在着矛盾的。

呵呵，每每想到上面的一些，自己的心就平静一点。不能得到工友的支持又怎样，说不定我官司打赢了，他们还可以步我后尘，为他们创造一些福利呢。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一点吧。所以，为了这个，也值得一打！

上午担心我交了通知书，他立马辞退我，所以我打算还是先快递，再亲自交。上午在漫长的等待下班的不安心情中度过了。中午去邮局快递了一份通知书，心总算安定了，但是工作人员说要第二天早上才到。唉，那下午怎么办，交吗？要是辞退怎么办？于是，打了活动室电话，被告知，即使解除劳动关系，一年内还是可以争取的。心总算安定了。下午也在犹豫徘徊不安下，把通知书亲手交给了行政部，然后觉得一切都开始了，我跟老板格外界限分明了！

加油！加油!!!

## 第二天（6.8）

记得以前某员工因家里有事，请假回家几天后打电话过来说需要延假，当时直接被老板拒绝，说如果三天后不来就是自动离职，没有工资了。最后那个员工没有来。还记得某员工结婚请假，大概请了十几天吧，老板非要他晚几天回去，那个员工不想推迟，说要不就辞工，但厂规规定辞急工要扣一个月底薪，于是这个哥们失去了一个月的底薪，还记得……太多了，不想说了，还是讲我的第二

天吧。我昨天快递的依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今天上午到了老板手上。下班前他找我谈话。他为公司的某些事做了检讨，并希望提出要求后，不要走法律的路径，当然也少不了要跟我补签劳动合同。但我拒绝了，我坚持按我通知书上的内容——辞工，要求赔偿。他问我有什么事，为什么要辞工。我试探性地问。我说如果现在我有急事，请两个月假的话，厂里肯定不批（现在厂里很忙），那我就辞工，但要按厂规的话，我就要被扣一个月底薪，我肯定不服。没办法，我只能依国法护卫自己的权利了。起码辞工了，工资不会被扣。哈哈，你可能想不到，他居然说，如果我们批你假呢？你怎么想？哈哈，批我假又怎样，要不是我有这个通知书，你会批吗？还不是跟以前员工一样的待遇。想到这些，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两个月之后我想不想来这里做事了，于是别人可能得不到的一个可以请这么久假的机会被我放过了，不过，证明了一点：似乎不像某些人开始说的，没用的。不管怎样，假期有了吧！假期有了，一切都会有的……继续。

补充一下：他要求我明天给他提交一份公司应该给我多少赔偿的具体数目。

经理拿着快递单，带我到了会议室。

甘经理（以下简称甘）：这个（指收到快递的依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我很突然，跟昨天的那份是一样的吧

我：嗯，复印件。这个也没什么，跟公司炒人是一样的。

甘：昨天收到你交给我的东西，咱们一项项来看（指着通知书）。第一项，我就打电话问了以前的文员，还有现在的文员。她们都确定没有跟你签合同。这个是我们的疏忽。第二项，没有买社保，这个我们可以给你补。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不好，没关系，可以补交。第三项，我就不明白了，以前谈工资的时候是说好的，不按劳动法的，26天，现在要双倍工资可能给不了。

我：那些都是不合法的，就是无效的。

甘：还有最后要求补偿双倍工资，周六双倍加班费，这个我就不懂了。

我：这个是劳动法规定的，你可以找出来看。

甘：（拿出我的个人资料，包括生产部对我的评价）你知道，我们对你都非常满意，你做事很负责任，都希望你继续在公司做，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不要走这种途径（法律的途径）。以后即使你不在这里工作了，我们还是有可能见面的，到时候点头打个招呼什么的。

我：那个没问题，打招呼是一定的。

甘：那如果你是因为没签合同，所以不想在这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补签合同。

我：不用了，我坚持我通知书上的内容。之前我问过行政部文员，我没签合同，如果辞工是不是三天就可以走。她说不行，要一个月，否则就按厂规处理。我想我要是辞快工，就要被扣一个月底薪。

甘：嗯，我们制定厂规也是要保证公司的利益吧。有人辞工了，不是说你哦，就不好好做，我们也是没办法。一个人想走，留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

我：嗯，所以即使公司扣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他们也要走。一个月的工资对公司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工人来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公司有维护公司权益的厂规，工人也有自己的权益，制定了劳动法，就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就好像生产部好多员工辞快工走的时候，按厂规扣工资一样，我也是按法律规定要求赔偿。

甘：我们的厂规都是经过劳动局批准的。

我：嗯，无所谓，劳动法里也有我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里引用的规定。

甘：怎么规定的？

我：一个月内或试用期后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就要支付双倍工资，这个可以查。

甘：这个我也不知道。公司现在正在逐渐完善各种制度。你是第一个提这个要求的人。公司以后要注意，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是对公司有好处的。

我：嗯，总会有第一个的。

甘：现在很多厂都是不按劳动法的。我们公司以后尽量要完善。但现在这个，可能不能按你的要求来做，怎么办？

我：没关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劳动法。

甘：一定要坚持你的意见吗？如果我们很希望你留下来呢？

我：我还是要辞工。

甘：为什么要辞工，能说说吗？如果你想学东西，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方便的。

我：这是私事，我不想说。因为我想我要请两个月的假的话，厂里肯定不批。

甘：要是厂里批呢？就是说请假回来还可以来公司上班，你怎么想？

我：我不能保证两个月之后还想在这工作，就是这个想法。

甘：回家结婚？说说嘛。

我：不是，我不想说。

甘：说出来听听吧，可能不能参加，但（接电话）……真的这么决定了？

我：嗯。

甘：好吧，那你算一下我们应该赔偿你多少吧。到时候，我会在一两天内给你答复。

我：好。



### 第三天（6.9）

当我信心满满，意志坚定地准备好要与公司交涉时，一件悲催的事发生了。下午下班后，楼上行政文员叫我去会议室谈点事。我去了，然后悲剧发生了。她说我签过劳动合同！我开始还不相信，但当她拿出有我签名的劳动合同文本时，我一下子懵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是什么试用期协议之类的东西，原来是合同！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tmd，居然真的是合同。怎么不给我一份呢？太坑爹了……接着被文员一阵质问：为什么以前签合同不说不合法，为什么知道不合法还签了，为什么后来调薪你也签！我当时那个囧呀，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不过渐渐缓过来，我跟她说，这不是协商嘛，以前也是协商，现在也是协商，以前的妥协了而已，又不是一定的。再说老板炒人容易，而员工要快点辞工却很难，只有这种合法的方式可以快点辞工。最后，文员说，那要是批你早点辞工，是不是这些都可以不算了？我想我还是确认一下合同是否有效再说，所以就跟她说，已经说好周一去劳动站（她说老板答应周一去劳动站），那就去吧！去就去吧，反正不合法的地方多着呢，加班费就是一项，怎么说都是不合法的，那就去投诉一下，顺便见识一下了！兄弟们，对不住了，本来还说也让公司享受一次它给员工的待遇，但是看来是搁浅了。不过，没关系，起码我还是可以去投诉厂里的不合理规章制度，并且说不定我前两天的劲头，可以鼓舞正在维权路上的你！加油！

赔偿金额计算已经交给老板了，但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一点烟火味。下午时，行政文员即经理的女儿（姓李），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要我给辞工书。我说我已经在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晰了，不用提交辞工书。接着还是平静。到快下班时，李又给我打电话说，要我下班去楼上会议室谈事情。我想不会是关于补偿的事吧，但是怎么



让她谈呢，她又没什么决定权，但还是想不要掉以轻心，坚持原则不变。

但是悲催的事情总是发生得那么突然。之前辞工但给我办入职手续的文员杨跟李一起跟我谈。杨怕我误会还解释说自己双休，过来看看，才发现发生这样的事，不是特意来的（但，是不是特意来的，估计大家都很清楚）。很自然，我们开门见山地谈。李说你签过合同的，就在你进厂的第一个月内，她边说边拿。我在想，我没印象了，难道是伪造的，不可能吧。等她拿出来一看，我才明白，这个确实是我签的，当时没注意，以为是试用期协议之类的东西。因为当时也没有给副本，所以就忘了。我一看到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合同无效，同时也说出了口。杨说，这是经过劳动局认定的，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合同，当时没有给你们，是因为之前有人弄丢了，然后就找厂里的事，所以后来就不给了，厂里保管。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这个合同上面有些条款是无效的。杨说，这个合同包括了合同的基本要求，是有效的。然后她指着我的通知书及赔偿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突然给经理这个东西，当时经理都觉得很突然，还有这个上面的要求赔偿内容，合同是有的，社保你当时同意不要的。我插嘴说，突然也很正常，老板开除员工时，员工也很突然，只不过现在是老板突然而已。杨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知道你是对厂里的这些制度有点不满，但是厂里有自己的厂规，员工既然进了这个厂，就要遵守厂规。我说，有点恐惧，之前我也给李打过电话，我当时忘了自己签合同了，问她是不是三天就可以走，她说要一个月，那我想快点走，但是厂里要按厂规的话，我就要被扣工资，所以我就只能这样了，不像厂里要是开除的话，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我们要是想走，很麻烦的。杨说，哦，这个没关系的，可以跟经理们协商的，没必要闹成这样，以后说不定还要见面的。李说，你可以写辞工书，写到十五号，到时候让经理批呀。我那个不知所措呀，招架不住了。接着，李说，你当时签这

个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意了的，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提出来呀，怎么现在变卦了。我开始语无伦次了，以前是以前呀，现在我要按法律的。杨说，你要按法律也没问题呀，最低工资是1500，加班费是1.5倍和2倍，你可以这样算。我说，但是我签的合同是1600，2000呀，工资只能比最低工资高。杨说，那你签的是26天呀。李说，你以前可以提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像自己首先做了背叛自己诺言的人似的。我当时跟经理提过，谈了好久……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李说，那你怎么签了，后来薪资调整的时候你怎么也签了？我说，我是无奈。李说，有什么无奈，不同意就不签，干嘛现在变卦。我说，这个当时甘经理说的很感人，我就签了，后来也是我不同意，生产经理找我谈了，我才同意的。李说，找你谈了你为什么同意，你同意了为什么要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忽然提高声音说，这不是协商嘛。李说，是啊，协商好了，签了，怎么变卦了。她边说边拿着那些资料给我看。我说那些都无所谓。李说，怎么无所谓，这都是你签的。杨说，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签的，都是合同。我说，但是那些不是合同，是无效的，我只要看合同就可以。杨说，好，那这个合同是你签的，是劳动部门认定的，有效的。李说，你现在说法律，签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讲出来？现在又要按法律要赔偿。我说我写的赔偿都是法律上的要求，不是我自己的，这个也是可以协商的，又不是说写什么就是什么，一定就是什么，这些都是作为条件来协商的。李说，那如果厂里批你辞工的话，这些都是不算数的了？我说，再说吧，现在已经这样了。杨说，反正我们厂里一般待遇都是比较好的，很多小厂更不规范，这个厂虽然有些不合理，但是相比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并且厂里也在慢慢地改进，如果只是要辞工的话，可以跟经理谈，不需要什么无理取闹。我说，我写这个，我也不知道自己签了合同，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做，如果我不写，厂里一定会扣我工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杨说，反正都按法律来办吧，如果有疑问，周一的时

候经理说一起过去劳动局，到时候安排一下，可以去劳动局说。李说，如果要是你写辞工书，上面的这个赔偿是不是都不算数了？我说，再说吧，周一不是要去劳动站吗，到时候再看。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我坚持之下，我拿到了我的合同，并且确定了合同有效。

第四天休息。

## 第五天

合同是有效的，但是某些条款却是无效的，如，公司的上班制度：26天8小时，其实公司违法的地方多得很，什么节假日前后三天请假没有带薪假、养老保险自愿购买、辞工扣一个月底薪（法律规定处罚的金额不得超过工资的70%且余下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等等。所以我仍可以依法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我计算了未依法支付的周六加班费、平常加班费、春节的带薪假及经济补偿金，上午十点之前就交给了老板。我问，什么时候去劳动局？文员说要等老板安排。其实想想周六的时候，她故意说老板要带我去劳动局，可能有意吓我，以为有了合同就万事大吉了，我应该就怕了，应该乖乖地递上辞工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虽然是合同，但也会有不合法的地方，这个需要分辨清楚。还好，我分辨清楚了，所以等于是跟老板开始了一轮新的交锋。但是直到快下班时，老板都没找我谈。因为我通知书上说，上完今天就不上班，但出于私人感情，我觉得工作是工作，要赔偿是赔偿，又不是无理取闹，所以我主动去问老板那个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他说要考虑，并希望我明天上班，我想现在公司确实缺人，所以明天嘛边等消息，边上班。事件居然发展到风平浪静了。

## 第六天



一天都没动静，没办法，还是主动点吧。下午下班前，我去找老板，问他我的赔偿考虑得怎么样了。他说过两天再说，并说我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正好跟我想的一样，如果今天没有处理结果，我肯定不会来上班了，总不能一直义务劳动吧。但是我强调了一定要尽快处理，如果两天还是没结果，我就要投诉到劳动站了。交接工作很简单，因为还没有新的文员过来，所以我尽量把自己做的事情全部详细地写了下来，并交接给主管及楼上的行政文员。下班后，当我拿着自己的包出来时，我微笑着对仍在办公室工作的二老板说：“老板，我先走了啊！”呵呵，风度，风度呀~

第七天等待。

## 第八天

已经出厂第二天了。上午十一点多时，行政文员终于给我打电话说要去厂里协商。我也答应了，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问清楚是谁要跟我谈判时，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踏实了，居然还是文员要跟我谈。看来厂里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为了不与厂里起正面冲突，我要求去劳动站谈，结果文员的好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已经问了相关部门，我的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也需要厂里批准才有效，还威胁我说，如果明天不上班就是旷工！哈哈，笑话，厂里不依法支付劳动报酬，还有法可依了不成！说得那么理直气壮，根本就不把法律、不把员工权益放在眼里。没办法，以前觉得笑容可亲的老板们终于现出了原形——克扣员工工资的时候理

所当然，员工要求合法待遇的时候就面目可憎！这也不错，不管怎样，这坚定了我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决心。老板，我们法庭上见喽！

## 第九天

终于准备好自己能提供的资料了。十一点半左右，我正式向劳动站申请仲裁。你说本来我就是受害者了，来你劳动站就是要找依靠的，但是，工作人员那都是什么态度呀，爱答不理的，好像我们来申请仲裁的人都做了坏事似的，给我们这些权益受损伤的人更添一份沮丧。算了，先不管那么多，反正这种态度也是预料之中的，还是立案重要。幸亏我准备的资料齐全，且脾气不错，否则真的要被工作人员骂死，甚至出现我跟她对骂的情况。也许是要下班了，她急着吃饭吧，所以很顺利，我的立案成功了。接下来，又是等待了~

## 第十二天

周一了，有工作的都上班了。我的案子也有人管了。下午三点多时，厂里文员给我打电话，气势汹汹的，说劳动局的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去劳动局，问我在哪里。我被问得莫名其妙，告诉了她我在哪里，然后她突然没好气地说，你不是要在劳动局调解吗，我们现在在劳动局！听她的口气，态度差得很。我当时也没想太多，顺着她的气，说，劳动局没有给我电话，你在劳动局找给你们打电话的人，这个跟我没关系。然后她那边也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接着，劳动局的人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这两天去拿开庭通知书。我第一反应就是厂里拒绝调解了，还很强硬嘛！然后过了四个小时，我忽然想到，厂里的那个电话是不是就是要调解的意思呀，哈哈，

这也太蹊跷了。如果厂里要调解，口气那么冲，话也不说明白，算怎么回事嘛！看来文员还是不够稳重，我想即使去了，要是跟她谈的话，除了再一次被质问之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等待开庭吧~

## 第 n 天 (7.2)

今天取钱时，忽然发现卡上钱多了，当时估计是厂里给我发了一部分欠的工资。回来后在网上查了一下，果然，分了两次发，除了厂里就应该没有别人了，看来是发的五月份工资。呵呵。有点奇怪，15号那天，文员严厉地冲我喊：我们咨询了相关人员，即使写了通知书，也要一个月之后才能离职，并明确要求我继续上班，否则就算我旷工！我当然不会去上班。你违法在先，我有理有据，怕你不成！大家都知道厂规一般都是旷工三天当自离处理（法律上没有这一点，并且法律明文规定，工人做一天事就有一天的工资），也就是说一分钱工资都拿不到。可，莫名其妙的，怎么会给我打五月份的工资呢？搞什么呢？如果说是为了想跟我协商，那也应该通知我一声吧，可是，没有啊！难道怕了？呵呵，看来法律还是有那么一点用的！继续等待开庭的日期……

我提交了资料。劳动局受理了。等待电话。周一时，厂里给我打电话，气势汹汹地问我不是要在劳动局调解吗。我说劳动局没有打电话给我，就没再搭理她。接着劳动局的人就让我去拿开庭通知书。7月4号开庭，呵呵，又一次等待。也许时间就是这么被拖过去的吧！

## 第 n 天以后

7月4号就要开庭了，说实话，我现在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以前所谓的要教训一下厂里的那种念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了。说得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消失了。唯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四十几天的工资了，虽说知道一定会拿到手，但是过了这么久了，心里难免有点觉得不自信，也担心工厂会搞鬼，不知道会在开庭那天搞出什么东西出来。前几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她就提醒我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可是作为一个普工，有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工厂掌握，难道让我去要吗？她还提醒我说，以前她打官司时工厂就伪造了她领工资的签名。太恐怖了，这个的话我可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自离职后就没有进过工厂那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也算是一个有利的证据。至于那些拖欠的加班费及工资差额，我现在是一点想要的心都没有，似乎跟我没有关系了一样。想到当时给厂里通知书时，那种坚持那种劲头，经过了不到一个月居然消失殆尽了，可悲吗？制度的问题吗？

今天取钱，发现卡上居然多了三千块钱，太搞笑了，难道厂里给我发了三月份的工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工资也不通知一声，也没让我去签名，怎么就打到卡上了。即便是想让我撤诉，那也要通知我一下，或者是让我到时候不要要求太多？调解的时候，就把该给我的工资给我就好了？不知道，现在弄得我有点哭笑不得，也不敢动那笔钱。不知道4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厂里会以此为借口，反咬我一口？不会吧，其实以前相处也是过得去的，就是所有的老板都是那个样子，挣钱嘛，能少给就少给，能多做事就多做事。可是，厂规还是很苛刻，也有不少人被罚款被扣工资，这个他们在做的时候，估计没有想过工人多么辛苦，钱对他们多重要吧。那我为什么要替他们着想呢？相处融洽？难道他们在走的时候就相处不融洽的吗？不还是笑呵呵地说要联系吗，不是说要自愿吗？所以呀，习惯了奴役别人，反过来被咬了一口时，突然就不知所措了。我算不算给他们做了点贡献，告诉他们以后要注意这些法

律细节呢？也在提醒他们怎么规避这个法律呢？唉，不管怎样，要利润，即使你不提醒，他们也会想到的，比如说不给工资条，不给合同书，不买养老要签协议，虽然都不合法，但是在这种不全以法律衡量的社会下，那些规定也多少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对工人来说也相当于是法律的。毕竟面子也还是很重要的，看你敢不敢跟相对你强势的工厂撕破脸！争取合法又应得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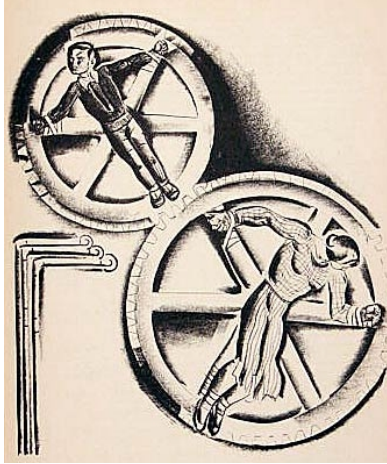
## 第 n+1 天

终于迎来了等待很久的开庭。当然开庭之前有个调解的过程。厂里来了法律顾问，两个文员。仲裁员话没多说，就说厂里只赔给我周六的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什么社保啊就不管了，并且说六月份十天的工资也不给了，这么算下来也差不多四千多吧，再加上之前厂里给我打的五月份工资，也差不多是我申请赔偿的二分之一，问我怎么样。其实跟我能接受的底线相差不大，我就接受了，然后事情就结束了。我跟律师及文员还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天。但是厂里过分的一点就是，他居然不承认我试用期满后转正时加薪了，呵呵，虽然预想到了，但是还是觉得长见识了，再一次验证：厂里对你的好与不好，都是利益的驱使，跟什么道德良心根本无关！好了，我的维权到此结束！我不仅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离职，还拿到了应有的工资，并且还得到了一点赔偿。这么看法律还是有那么一点用的哦，所以，你要不要试试？





## 富厂（深圳龙华，2012.9-2013 中秋）



什么也不会，照样进厂

富厂开始大量招工了，无论男女，只要满十六周岁，不超过三十五岁，初中文化以上都可以进厂。即便是超过三十五岁，但看着不是很老，或者即使没有初中文化程度，但看着挺能干，都是统统可以面试过关进厂的。我一直关注的某个同仁就是后者的情况。

这位同仁是河南人，跟我同一批面试。她年纪呢，二十五六岁，已婚（我看到她丈夫一起来面试），长得人高马大的，从样子来看，应该是个干活的能手，但就是可能没什么文化。因为一开始填写资料时，她就不知道填了，一直问工作人员。当然工作人员也不厌其烦地跟她讲解。

要考试了，这位同仁慌了神，电脑呀，这是什么玩意，以前都没用过或者是没有独自用过，只听到她一直跟工作人员说，我不会用电脑呀。工作人员则说，没关系，我教你。然后工作人员就开始发号施令了：先拿起鼠标，点一下上面的空白处，然后输入自己的编号（面试工作单上有个编号）……可能是这位同仁没有听清楚，搞错了吧，只听工作人员大声重复：输入自己的编号，不知道什么是编号吗？……再后来，我就光顾着做题，做完就出来了，也就没有继续关注她了。

虽然听说考试有被淘汰的人，但是神奇般地，这位同仁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帘。我们又要继续面试了。我其实都怀疑这些面试的过程到底有什么用，也许跟以后的培训一样只是个过程，例行公事而已。

再次关注这位同仁就是签合同的那一天。工作人员一遍遍告诉我们怎么填写合同书上的空白处，然后也威胁了如果还不会填的话就走人。但，她的声音还是传进了我的耳朵：我不会填，这个怎么填？工作人员瞪着她，再说一遍会不会填，你会不会？会不会？也许被吓到了，这位同仁闭上了嘴，开始请教她旁边的人。最后，所有人，不管是签合同有没有出现问题，一个都没有被赶走，当然包括她。

关于公司的培训结束了，车间里又进行了一下关于车间的岗前培训，并且在最后两个小时内进行了一个小学数学题测试，这个跟培训的内容无关，估计是检验员工的算数能力吧。这个时候，这位大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试卷分为 A、B 卷两种（这两种卷子的题目是一样的，只是次序不同而已）。工作人员把临近两个人的试卷分别安排为 A、B 卷。当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半个小时内交卷时，我发现这位同仁的卷子居然有很多处都是空白的。她旁边的男生使劲告诉她怎么填写答案。虽然工作人员一直大声叫喊不要互相抄袭，但她一看这位同仁的卷子，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后

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受到考试的影响，该分车间分车间，该上夜班上夜班，该上白班上白班。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以前进过富厂的朋友，对考试严格程度的表述。看来，富厂真的在大量招普工，同时也外带说明了，其实所谓的考试、面试，就是需要的人少，厂方故意制造出的看似合理的选拔制度而已。难道不是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以前招工严格到可能分数达不到某个值就不要，而现在却不管你分数呢。关键是要有个健康的体魄，能做事才是最重要的！

## 上班第一天

终于，终于可以上岗了。在接受了公司纪律、公司文化、公司设施及公司管理等的培训，又接受了关于车间纪律、著装要求、工作注意事项等等的训话之后，工作人员终于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到哪个地方、哪个车间去工作；同时，还分了白夜班（富厂全部都是两班倒，即便是吃饭时间，机器也不能停），我被分到了夜班。

妈呀，真是没想到，我们的宿舍居然离工作地点有半个小时的距离。真不知道富厂是怎么安排宿舍的，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没办法，远也得上班呀。八点上班，我们七点十分就出发了，因为要提前打卡，提前集合。打了卡，我们差不多十三个人就在车间楼下等着工作人员来带我们去车间。

我们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那名带我们的同仁才出现。她手里提了几双拖鞋，还有一些鞋套。原来，我们要进的车间是无尘车间，在进车间之前必须把便鞋换掉，穿拖鞋进去。因为男生拖鞋不够了，所以就用鞋套代替。这位同仁把拖鞋发给我们，把我们带到楼上的二楼鞋柜处，但发现已经没地方了，我们就继续上到三楼的鞋柜处。

刚好有一个同仁在那里找鞋子。她看到我们过来，可能是认识那个带我们的同仁，她一边指着一个锁被撬的柜子，一边冲着她说，你看，这样的锁都被撬了，东西都丢了。但带我们的那个同仁只是笑了笑，没有做任何回答。她继续给我找空着的鞋柜。这次真好，有几个柜子空着。我们就换了拖鞋，上到了四楼。在进入四楼时，要进行安检，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车间的走廊。左手边有一排柜子。原来，我们还要把拖鞋脱掉放到柜子里，穿着袜子进车间去。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先去领了防尘静电服、静电鞋、静电环、手套等工作用品。走廊上的柜子也是有好多没锁的，我们随便找了几个柜子放了拖鞋（当时没想到会被偷），光着脚进了通往更衣室的又一个放拖鞋的隔间。一开门，一股臭气袭来，当时就感觉要窒息了，太臭了！毕竟那也是几百人的脚臭味呀！不过适应了一会就好多了。穿好了工作服，大家都只露出两只眼睛时，带我们的同仁跟我们说，要我们等着车间的线长来接我们。原来那个同仁只是带队的。原来时间也会有这么慢的时候。我们忍受着工衣的闷热，更衣室的股股臭气，等啊等，终于半个小时过去了，线长终于出现了，她点了一下人数，就把我们带进了车间。

好凉爽，还是车间舒服，有空调。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们进了车间。线长让我们排好队，开始训话，大致内容就是让我们好好工作，不要做得不舒服就走人，要慢慢适应一下，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并且最好服从安排，不要跟这里的任何人吵架，有什么都可以商量，训练员解决不了，就找她，并且她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谁跟我的训练员吵架，到我这里准没有什么好下场！然后就开始分工位。刚分好了工位，就赶上十点钟的十分钟小休息时间。我因为是新来的，对工位不熟悉，就没有休息，还是很认真地研究这个事情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带孔的胶纸贴在很小的镜头的旁边。唯一的难度，就是镜头的旁边有两个突起的小圆柱，要对准胶纸上那两个小孔）。终于，十分钟之后，我最初发抖的手不抖了，然

后就慢慢提高速度了。可能是做事了吧，时间真快，一下子到了十一点。大家都去吃饭了，我们（一起进厂的几个女工）也跟着去了。

可气，其中一个同仁的拖鞋居然被偷了。我们去跟管理员反映。一点用处没有。没办法，她只好光着脚过了安检，下到三楼去穿自己的鞋，还好，便鞋没丢。吃了饭回来，我们几个也怕鞋丢了，就各自写了名字或猪狗之类的名称，然后，回去继续上班。

天呐，我们居然吃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公司规定吃饭一个小时），幸亏中间不用刷卡。车间也好像没人管似的，我们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大大方方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要说这工作，真是不累，但是拿镊子取胶片，再贴上去，这个手一直保持一个形状，又酸又涨，并且这个脑袋一直耷拉着，也很难受。还好，五点很快就来了。因为我们是新员工，所以不用加班，五点就可以下班了。拖着不知道是困呢还是累的身体，我们走出了车间，来到了鞋柜。我的拖鞋也不见了，虽然写了猪和狗，但还是不见了。我跟之前丢拖鞋的那个同仁还有另外两位丢鞋的同仁，一起到管理员那讨说法，结果又是没结果，还让我们去保安那里拿鞋套。结果保安仰着脖子，爱答不理地说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光着脚，取了自己的鞋子。

烦躁呀，什么地方嘛！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很气愤地说，明明培训的时候，把富厂说得非常好，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要投诉！一听我要投诉，丢鞋的一个同仁说，千万不要，否则可能会被辞退的。我很惊讶，问是真的吗？她说，他老公在富厂的另一个车间工作了四年，告诉她不要相信厂里的培训<sup>6</sup>，因为培训的人都是人资部的，他们负责把人招进来就行，其它的根本什么不管，说的那些投诉电话最好不要打，因为有人曾被辞退过。唉，真是太恐怖了！我忽然想到公司培训时说，公司安排调休，只要是六休一就是合法的。我说，公司培训时很多都是扯淡，什么六休一、超过 36 个小时的加班

---

<sup>6</sup> 即培训师，负责培训线上工作的岗位，但具体工作内容还要看具体安排。

才是自愿的说法根本不合法。一起的另外两位同仁说，那怎么办，人家安排生产呀，需要这样呀，再说加班也给了加班费！我反驳道，但是如果调休那天我有自己的事怎么办？公司的生产是事，我的事就不是事了？我说完看了一下她们。她俩只是笑着，也不说话。我就接着说，加班的话，他（公司）如果把加班时生产的利润分给我们，我们可以加班，但是如果不给的话……否则，凭什么要给你加班！我想那那两位同仁即使不赞同我的意见，也会思考一下我说的话吧，但谁知她俩居然异口同声地说，谁让你是在打工的呢！谁让你没钱呢！天呐，彻底被她们击败了，我闭口，心里更烦躁了！

这就是我在厌倦了富厂一周的培训，时刻期盼的车间第一天，也是在富厂烦躁的开始！

### （2012.9.5）拖鞋丢了

进富厂已经一个星期加一天了，终于分到了夜班，可以进车间了。我们新人在某工作人员带领下领了工作期间需要的装备，其中包括一双新拖鞋。拖鞋虽新但也是不能进车间的，我们需要在进车间前把拖鞋放在车间外面的鞋柜里。鞋柜有锁，但没有钥匙，所以不能锁，否则就开不了。十一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四个新人一起去吃饭，但其中一位发现拖鞋不见了。我们就去问管理员。他说随便穿一双别人的吧。晕，太不负责任了！那个女孩不好意思穿别人的，就光着脚下楼去穿了自己的鞋子。吃完饭回车间，我们三个怕拖鞋丢，就在拖鞋上写字。我写了猪和狗，以为这样就不会丢，可惜，下班时还是发现拖鞋丢了，并且还有另外两位的新拖鞋也丢了。我们就去找管理员。谁知管理员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说先穿别人的鞋子。我们说那我们明天怎么办。他说自己买一双呀。tnd，买一双，你出钱呀！后来他又说现在比较乱，等有了自己的鞋柜就好了。我

想，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然后我问他有一次性鞋套吗。他说可以找门口的保安。但可气的是保安居然让我们用别人丢掉的脏鞋套。我问有新的吗。那个保安仰着头爱搭不理地说没有。tnd，什么地方嘛，管理得差，人的态度也这么差。在路上时，我说要给工会打电话投诉，但其中一个她老公在富厂做了四年的女孩说，千万不要，因为，她老公说一打电话可能就会被辞退。tnd，还有没有一点合理的事情了。进厂培训时各个工作人员把富厂描述得如人类生存的地方一样，原来都是放屁的！

### （2012.10.6）要骂就骂 LXL

今天，线长如平常般吃了火药，开早会时就把今天的产量定了下来。他叫来训练员 LXL，当面问她能否做到 12k。她犹豫呀犹豫……扭捏了一会儿，线长的 12k 变为了 15k。终于训练员说只要有人就可以。结果上线之后，线长跑来说做不到 16k 不许下班。这也没什么，做就做了，但线上一片混乱：催产量的声音，训人的声音，调人喊人的声音，伴随着各色人等来回走动，使人感到一阵压力。我们几个人开始抱怨太乱了。这时，某流动人员走来悄悄跟我们说：产量是 LXL 加上去的，要骂就骂 LXL...

### （2012.10.18）咱也牛了一把

来富厂快两个月了。虽然车间的衣鞋柜在十一期间整改了一次，但是依然很乱，很多人的静电鞋依然没有，厂里也依然没有重新发静电鞋，也依然没有给我分便鞋柜。但，自从整改后，车间广播整

天强调说不许穿自己的鞋进去车间，不许把车间的静电鞋穿出厂区，厂里会有人专人检查，被查到者要受处罚。可对于我这种静电鞋被偷，而又不能再次要求得到静电鞋的人来说，要不违反厂规穿着自己的拖鞋出入厂区，要不就光着脚丫子上楼梯，上厕所（想想厕所就恶心）。幸运的是，查鞋一般在车间楼下，穿自己的鞋没关系，但是要是穿车间静电鞋那就惨了，一定会被登记厂牌，然后给个处罚；但不幸的是我的拖鞋在前两天被偷了，没办法，我就在车间外的楼道上找了两只不配对的静电鞋穿了。巧得很，今天下午吃完饭，我回车间，在楼梯口碰到了查鞋的人。当时我正在想东西，刚走到楼梯口，突然听到一声：同仁，把你的厂牌拿来看一下！我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但是一看有两个人手里拿了本和笔，然后又想到以前听工友说登记穿静电鞋的事，我果断地扭过头，朝楼梯口相反的方向走了。我想从另一个口进去，结果刚走到那个楼梯口，我想观察一下有没有查鞋的人，但没等我站稳脚，前面一个吃东西的人就冲着我说：别看了，就是我！我一听，看了他一眼，白白胖胖，挺俊俏！一想到要记我厂牌，我就瞪了他一眼，扭头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殊不知，除了这两个门，还可以从食堂穿过去到车间。哈哈，姑奶奶我就不信穿着静电鞋进不了车间！最后，当然我顺利地从食堂穿到了车间！我心想，哼，就算你知道有这条路，难道真要为了我专门跑一趟吗？怎么样，今天咱也牛了一把~

## （2012.10.28）轻松愉快的一天

今天线上又待料，我们几十个人都被弄到别的线上支援，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今天我们基本没做什么事，大半时间都在聊天。我跟旁边的工友开玩笑说，我们今天是来支援聊天交流的，呵呵。



虽然聊了很多不开心的事，但拿着一个小时 20 块钱的工资，说实话，心里还是觉得又轻松又愉快的。可惜，明天就不知道是什么命运了~



### (2012.11.11) 一口水

今天照例下班开会，照例训练员啰嗦了一堆，照例很多人挤在车间门口等待安检，照例我要先找双共穿的拖鞋去厕所旁边的水房拿水杯，照例我又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照例已经八点十几分了，照例我们边排队边骂娘，照例有保安吹哨子维持秩序，照例等了十来分钟终于等到我过安检，被扫描。我以为照例我可以提着水杯过了安检，但这个没有照例。扫描的保安看了看我的杯子，说，水杯里不能装东西。我说这是水。他说，你以为我看不到呀，去倒掉。我晕，怎么办，天呐，水房那么远，我又没有鞋，我不想去。旁边的同一车间女孩子说，喝一口水杯里的水给他看看。我用怀疑的眼光问，可以吗？没想到，保安居然说，喝吧！我靠，当着虽然不是太多人，但还是有很多人的面喝，真是够有面子。没办法，喝吧。我带着很灿烂的笑容演示了一遍喝水。保安也没有再为难我，最后让我过了安检。我心里想，搞什么东东，我都一个多月一直带水杯出来的，怎么今天就这么无语呢，真是有点变态的安检。同车间的那个女孩说，可能怕你带酒精出来吧。我晕，我带出来干嘛，点火呀，唉！无语。

更悲惨的是，我过了安检，找自己的鞋时，发现早已不见了。tmd，又丢了一双拖鞋~

( 2013.1.8 )

## 调休

首先了解一下富厂工资计算：

正如富厂工资单显示：富厂工资由标准薪资，加班费，及扣除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伙食，住房和其它无论什么情况下，没有来上班的当天工资组成。其中，标准薪资就是所谓的底薪，这个不同于很多其它厂，一般的厂都会用底薪除以 21.75，再乘以当月的工作日来计算薪资，富厂则一年十二个月，无论那个月是 19 天还是 22 天，标准薪资不变，都是底薪。

再来说一下调休：富集团的工作日严格按照法定的六休一，但这个一没有具体的时间，可以是周一到周日的任何一天。打个比方，如果安排你周一休息的话，周六或者周日就要补班，也就是说公认的休息日成了普通的工作日，普通的工作日也成了休息日。

为了保证薪资单上的标准薪资不变，富集团不仅跨周调休，居然还跨月调休。年休假就是这么调的。年休假一共有十二天，其中除去法定节假日三天，周六日四天，剩下的五天都要用假期前的周六日补班，也就是说把十二月和一月期间的周六日上班时间，补给了二月份年休假，把本来是两倍的工资换成了正常的工资。悲催呀，感觉这两个月天天在上班，怎么工资就这么低呢。唉，讨厌的调休！不过，如果有过年留守工厂，在年休假期间上班的话，都是双倍工资，简直太诱人了。可惜，回家的人总是多于留守的人，最后还是被坑的人多。

其实我还是很纳闷的，有些厂可能因为那种跨周的调休引起员

工的反抗，而富集团跨月调休都显得这么顺理成章，甚至有人会觉得十二月、一月工资少，但是二月份工资不会少呀，或者有人会说年休假加班是双倍呀等等。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富集团工资是怎么个算法呀。因为无论怎样双倍工资变成了正常工资，就算有人加班，可是毕竟是少数。无论如何，工人们在调休的情况下还是损失了太多。

ps: 上面的两种调休还是比较正常的调休。据工友说，富集团有时候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在淡季放假，然后在旺季的时候补班，搞得很多时候工人没有加班费。当然，这所有的调休都不是工人自愿的，但面对富集团的强大与霸道又都是无奈的。也许习惯了就好了？

( 2013.1.21 )

今天星期日，段云说如果做到产量（42k）就可以出车间休息，但是她说新来的线长吴安民不会让下去，但是今天他休息，所以今天可以下去。可谁知，段云自己五点半的时候下班了，没有加班，所以当我们七点十五分做到产量的时候，王林广问另一个训练员姚伟，我们可否下去，姚伟当然不同意下去，还说，可以在车间聊天休息，但是只能八点十分之后才能出车间。王林广说，但我们已经做到了产量了。姚伟说，所以说可以让你们休息，但是老板要求的是八点半下班，你们总不能七点多就下去吧，如果你们是老板的话，肯定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再说现在快过年了，别让老板抓住了，会删除所有的加班，不划算。总之就是不让下去。我们贴片的王雄倒是说，我们看一下划胶的走，我们也走，不要带头就好。我当时来气了，他们这帮领导们说话没有一个算数的，答应的事从来没有算

数过，太气人了。线上的六个男孩子也听话，不让下去就都乖乖地坐在站位上。我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干嘛不让下去。黄巧林说，你刚才没有听姚伟分析吗，人家说的很在理，我们还是在这里坐着吧。黄先，2线支援的，也说，在哪里都一样，在外面还冷呢。我说，就是不想在车间待着。我去机器的后面问了一下卢英才，我说姚伟不让下去。他说，划胶的人都走了，我们还在这里干嘛。我看了看划胶的站位，发现确实没人了。于是我就又回到机器的前面，跟他们说划胶的人都已经下去了。谁知王雄说，我们再等一下，看一下ACF的人什么时候下去，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刚才说看划胶的，划胶的人走了，现在又看ACF的，你又不是不知道，ACF的人现在是不会提前收线的，他们要慢慢做到下班的，上次在楼下跟他们操机员肖明泰聊天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吗？我们干嘛还要等他们？王雄说，再等等，不要带头走。我生气地说，一会看划胶的人，一会看ACF的人，一点主见都没有。黄巧林听了说，大姐，坐下来吧，不要说了。王雄也说，不要生气。我说，我没气，就是觉得怎么咱们线上的男人都这么软弱，没主见。王雄说，还说没气，都这么大气了。黄巧林也劝我少说两句。但我实在是有点火大：做事拖泥带水的，怎么能成大器呀！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分，黄巧林和王雄都被我说得无语了。黄先说，打工的人肯定都是成不了大器呀。我反驳说，那倒不一定。说话间，我看见何向成从机器的后面走过来。他喊了一声，谁下去抽支烟呀？张冬说，我去。我也跟着说，我也去。然后卢英才也跟过来，梁瑞瑞也跟过来了。我走到王林广面前说，其实刚才不问姚伟的话，我们跟划胶的一样，做完就走，他也没办法。王林广说，你们先下去吧，我在这里顶着，反正今天我们几个人休息，吊不到我们了。我没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绕过训练员，从机器的另一侧走了。王林广还在后面喊，你们别一起出去呀，一个个出去。黄巧林说，要出去一起出去，别拖泥带水的。最后，我们还是一起出去了。

不知道晚上上班会发生什么事，祝同事们好运！

ps:晚上上班的时候，线上又调来一个新的训练员，来势汹汹的，上班前开会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段云点名、讲产能纪律的时候，他在旁边看，发现梁瑞瑞眯着眼睛，他就教育了她一下。接着刚好在他面前有个 ACF 的员工斜躺着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他又吊了那个员工一顿。唉，看来，来者不善啊。十点钟小休的时候，我跟他聊天，了解到，原来他跟我们新线长是朋友，他听说我们划胶的这里很乱，就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来我们贴片跟划胶这里，目的就是整理一下这里的纪律跟产能。他说我们说话声音太大，并且即便是组长过来了，我们也把他当透明的。他说，在他们 1、2 线，纪律很好，大家不会像我们这里那样音乐没有响起，就有人趴下睡觉，也没人当着训练员、组长的面聊天，即使产量很早做完了，也会安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下班。他们每天开会都要强调纪律，现在基本上已经很顺了，不用管太多了，大家都很自觉。但据他们线上来我们线上支援的人说，他们做完产量会提早下去，睡觉可以早睡五分钟。反正就是跟这个训练员说的话有点冲突。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也许是想建立自己的威信吧。不过他这种管理，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事。

( 2013.2.18 )

今天是过完春节第一天上上班。早上六点半就被闹钟吵醒了，赶紧烧热水，上厕所。想起来今天要交房租，就去包里找银行卡，准备取钱，可是发现卡不见了。这个闹心呀。过个年不小的损失呢。首先是去石家庄办港澳通行证的时候，照相交钱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两百块钱就不翼而飞了。你说就那么一个不到十平的照相间，

总共也不超过十个人，钱怎么就找不到呢？倒霉呀，上火。因为排队人多，搞得我的户口页都没时间送回人才市场，现在还在家里放着呢。今天怎么又把银行卡丢了？奇怪，明明在出发前检查过包的呀。可能是拿东西时不小心掉出来了



吧。没办法，还是先挂失吧，可是现在才七点，怎么办？上班第一天又不能请假。算了，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带着这种不安的心情，脸也没洗，就出发上班了。

深圳真是热啊。这才二月份，怎么跟夏天一样的感觉，闷热闷热的。走到车间，出了一身的汗。见了两个同事，互相打了招呼，问了新年好。照例，开早会。不知道是第一天上不习惯还是热得难受，挤在开会的人群中，很难受。先是线长讲话，问了新年好，点名，通报了今天如果不上班，都算是旷工，接着就回线上了。过了一个年回来，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甚至连装产品的盒子都还是老样子，破破烂烂的。倒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眼前的产品有点奇怪，黑黑的，有点不习惯，不过刚工作了不到五分钟就立马习惯了。原来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变。

留守的同事很兴奋，终于开始工作了。他一会跑过来说今天产量不变，一会又跑过来说放假的这十来天，这里简直是空城，除了网吧，哪里都没人，街上空荡荡的，好无聊，倒是现在开始上班，人多了，反而越发精神了。唉，这是怎样一个地方啊，忙的时候盼望休息，休息的时候却盼望赶紧工作。

(2013.2.20)

今天赵俊说他们宿舍退租，搞得要搬来搬去。他不想搬，于是就外住了。他现在跟另一个男生合租一间单间，放了两张床，四百块钱，挺挤的。冬子一听，说他也想在外面租房子，但是太贵了，并且他对住房要求也高，要有阳光照进来，干净卫生，宽敞等，这个就更贵了。他说宿舍臭虫特别多，每天晚上要先打药，然后他出去转两三个小时回来，冲凉，才能睡觉，否则，虫子咬得根本不能睡。这时，英子过来了，我顺便问他，他们宿舍是不是也有臭虫。他说是。看来男生宿舍大概都有吧。毕竟住宿的环境还是不好，八人间，房子也不大，卫生条件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虽然没遇到臭虫，但宿舍通道的墙壁上却贴了关于预防臭虫的海报。这么看来，臭虫在富厂宿舍还是很普遍的。跟对外宣传的什么花园式公寓差得很远呢。

白班的好处有一项，便是有公司提供的厕纸可以用。一般每天会放两大卷在厕所门口，男女共用。一般上午一卷，下午一卷，大概三个小时就会用光。晚上则不会提供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晚上不会有客户来参观，所以这个便省去了。

真是有点受不了到处可见的鼻屎了。今天在更衣室穿静电衣时，发现我旁边一件静电衣的袖子上面居然沾了两个大鼻屎，恶心死了。在厕所的门上、壁上见到鼻屎也就算啦，居然在衣服上也见到了，真是有点忍不了了，到底想怎么样嘛。

今天一进更衣室，发现衣服鞋子都不见了，我便跑去货边仓去要。敲门进去之后，我说我拿静电衣。他们问我，你的呢？我说，丢了。他们说回去找找。我说找了。他们说那让你们管理员找找。我说管理员说让问你们要。他们问我是哪个更衣室的？我指了指方向。他们还是让我回去找。我有点急了，说，我要是能找到，还来

这里吗，再说我要是进去晚了还要被线长叨一顿。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我说，那好吧，如果我衣服找不到了，我找谁说，谁负责，有没有人管这个？他们其中一个人说，算了给她一件吧，待会打78585 投诉就不好了。于是，我便在某个货边仓员工的敌视态度下拿到了一套静电衣。

下班前，还真是热闹。七点五十收线后，线上的人跑过来说话聊天，一下子聚集了五六个人在我这里。可能是笑声太大了，线长跑过来喊：在这里开会吗？然后大家就分散了。接着就是线长开会，他说我们苹果销量不好，多了很多人出来，差不多1600多人吧，很多人已经没有事做了，更别说加班了，让我们这些还有班加的人都要听话，因为现在富厂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人数，当然，不会裁员的，因为要赔偿，但公司会采取别的方式，比如控制加班，加强纪律管控，打击不听话的人等，总之，老实做事，小心做人就对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加不加班是你们的权利，但是否安排加班是我们管理的权利，如果不服从安排，放你两个月不加班，一个月拿个底薪，看你怎么过下去，所以，还是老实点好。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可以下班了。

## 无尘车间

车间在四楼  
二楼开始换拖鞋  
换了拖鞋过安检  
安检过了脱掉鞋  
才能进到更衣室  
更衣室里气味重  
各种脚臭混一起



赶紧来把自己来武装

浴帽头上戴  
身穿连体服  
脚蹬静电靴  
手戴静电环  
手套要一双  
口罩戴两层  
仪容镜前一站立  
整个儿一个木乃伊  
抬头一看时间已不早  
迅速进了风淋室  
十秒还是很快的  
淋过之后更干净  
终得来把车间进  
高矮、胖瘦分得清  
姓名、性别需留心  
一不小心就搞错  
这，就是我们的无尘车间

( 2013.2.21 )

看来我们部门人真的太多了。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训练员又拿出上级的指示给我们念了一遍。真不嫌烦。不就是控制加班，三遍两遍地说，一句句的不想做就走，似乎离开了富厂大家都没活路似的。晚上再一次，线长又强调了一次，不听话的，不守纪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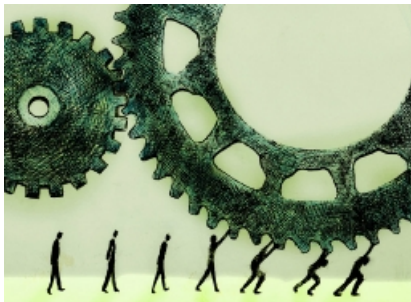
两个月没班加。好吓人呀，其实同事也在议论纷纷，传说下个月一个班都不加，五天八小时，文件已经发到邮箱了。大家都在说，如果没有加班，待在这个地方也没多大意思了，1800的底薪，扣除一切费用，基本就不剩钱了，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人选择辞工。当然这也是富厂想看到的，毕竟要炒掉人的话需要赔偿，但要是自己走的话就没有任何赔偿了。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年前的时候，线长一直开会强调说表现不好不给过年的加班，还提前通知某些线的人说他们线一定不会有加班的，并说今年只开两条线，对加班人数有控制，不会太多。结果怎样呢，留守加班的人数根本不够，通知不加班的人也可以加班了。但即便这样，据加班的人说，两条线根本开不起来，只开了一条线。不知道这次还不会像上次一样呢。说不定大家根本也看不上富厂呢，走不走都无所谓，正如某工友说，大把的厂，去哪还不行呢。也许吧，此处不留爷，自由留爷处！

闲着真是太无聊了。1线的流动没事做，非要占我的位置去摆盘。结果我没事做了，真的好无聊，我便抢了吴莹莹的工位去摆盘。训练员看不下去了，把1线的流动调走了，我们大家才有了事做。可是下班的时候，1线的流动跑过来说，好累呀，一直不停地摆盘，太累了。是啊，闲得无聊，忙得很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总之不是舒适的工作。

(2013.2.22)

今天简直忙死了，一刻也没闲着，摆啊摆，真是好累呀。本



来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收线，谁知道，两条线分开算产量，搞得起码又多了 1k 的产量。另外，我跟黄巧林做事比另外两个女孩子快，搞得更累了。唉，明天真不想摆太快了。

训练员又强调了以后没班加，不听话的就双休，不想做的就走人，安排加班必须加，否则就不安排加班了。妈的，什么世道呀！

( 2013.2.25 )

昨天走了一天的路，早上起来就感觉全身无力。特别是腿有点酸痛，走路都有困难。不过我还是坚持煮了粥，吃了香肠，美味呀，呵呵。

今天训练员没有上班，不知道什么原因。线长简单点了一下名，就上线了。虽然说富厂一直在开会强调说人多，不给加班，削减人员，特别是不听话的，顶嘴的等，但产量继续保持。我们的人员安排得一个都不多，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交接班时，还有点紧张，但不管了，我看大家没什么意见，自己还说什么呢，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也许是上周调休自己很不爽吧，没有了 g2，还不能连续休息两天，又没有办法，太气人了，所以今天一直摆盘摆得要死不活的。可也偏偏好，划胶那边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盘子也跟不上我们摆的，所以，我的慢也就显不出来了。到下班的时候，本来要求的 42k，才完成了 37k，被线长狠狠的吊了一顿，又再次强调，这周是最后一周产量高了，过了这周，产量就下去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被调休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说，我们上的班是，上五休二，上五天班，休息两天，当然不一定是连续休息两天。太可恶了，等于是，机器运行的六天，而我们的工资只给五天。富厂算计得太厉害了，简直没有人性，一切以利益为重，无耻！

但关于这个，同事好像没有人表示出不满，似乎也能接受，不知道是否跟时间充沛，业余更无聊有关。也许吧。

(2013.2.26~3.14)

上午刚上班没多久，训练员李龙就过来跟黄巧林说，你去划胶后面摆盘。黄巧林说，我不去，我是这个工位的，如果去了，这里就没人了。李说，这个不用你管，待会会调人过来。黄说，那可以把那个人调去划胶摆盘，干嘛要让我去。然后，就做自己的事了。等了一会，李没办法，又跟我说，你去划胶那里摆盘。我说，我也不去，这里也缺人……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大声说，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我是这个站位的负责人，我调你去你就去！我看他这么不讲理，也懒得理他，做自己的事了。他看我们俩都不动，就在我们后面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去一个。我们不理他。他又说，划胶那边的人都没有你们难调。我们还是不理他。可能他觉得没面子了吧，居然告状了，他扯着嗓子对着在电脑桌前的线长喊：吴安民，这两人我调不动。话说这个吴安民可是李龙的好朋友呀，李龙就是跟吴安民的交情好，听吴安民说我们这里比较乱，才慕名而来的，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整治好这里的纪律。当然，吴安民对李龙也无时无刻不表示出赞美来，连开会都会说，很欣赏李龙。言归正传，吴安民过来之后，什么情况也没问，劈头就冲我说，叫你过去你怎么不过去。我说，我们这个工位也需要人，还要从别的地方调人呢。他说，不管你那么多，你说去不去吧。我见他也是不讲理的主，再加上这几天，他们老是三令五申地说要是顶嘴就不给加班，要开除。所以我就低着头做事，不说话。他一直问了我好几遍，我都没说话。他就冲着李龙说，给她开个处罚单。我还是不说话，继续摆盘，他

又问我，好几遍，我还是不说话。他没辙了，生气地对我说，好，这是屡教不改，我有权开除你的。我当然还是沉默，我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心里想，妈的，什么事嘛，我昨天休息，今天刚来上班，就给我搞这个，什么嘛这是。然后，他们俩就走了。我有点气愤但又觉得好笑地对黄巧林说，喂，怎么要开除我呀，明明是调你的，真是的，干嘛不问你。黄巧林也无可奈何，劝我节哀顺变。不到一分钟，吴安民又过来了。他问黄巧林，你怎么不去划胶那里？小黄说：我们这个工位刚好够人，调过去还要再调一个人过来，干嘛这么费力，直接把调过来支援的人调到划胶那里不就行了吗，反正都是摆盘，都一样。吴安民说：昨天科长说，这里只需要3个人就可以了，现在多了一个人，要调走，你去划胶那里吧。这下，黄巧林没话了，乖乖地去划胶后摆盘了。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怎样。我等着开罚单或者被开除。倒是工友都很热心，一个说我不要在单上签名，否则就没有赔偿；一个说千万不能给线长任何合同之类的东西，否则开除你你也没话说；多数人对我报以同情，谁让遇到这么神经的管理呢。大家都说线被他们搞的乱糟糟的。唉！

我也在设想对策，怎么跟他们交涉：如果他们开除我，给我赔偿，我无话可说，拿钱走人，另谋高就；但如果给我记过，我肯定不签名，我要问，为什么？他如果说我不听话，我会问，我怎么不听话了？他们如果说调你去别的地方你不听，我会继续说，既然公司人性化管理，那起码有基本的尊重吧，调人也要有原因吧，我们不去，也说了原因，但你们说什么呢？说自己是管理，想怎么调就怎么调，那你们有没有给员工基本的尊重呢？再说，刚开始我们俩都不动，但是后来说明原因之后，我们有一人去了呀，这怎么能说是不听话呢？

下班的时候，线长开会，讲明天苹果公司的有关人员将来车间巡视，让我注意别出差错！

## 2.27

已经一天了，有同事问我，到底有没有开处罚单。我说现在还没有消息呢。他们说，可能忘了吧，没事了。还有同事说，以后你的日子不好过了，他们记仇的。我淡淡地说，他们肯定会记得的，只不过今天客户要来检查，他们先放下了而已。关于记仇，这个我只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记仇，我也没办法。

终于，收线之后，有人通知我说，吴安民找我。我就过去了。确定了身份之后，他说，昨天那事你还记得吗？我说，什么事？他说，调你去摆盘的事。我说，哦。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然后就拿出了一张处罚单让我签，我知道是个大过单，还没有看完，就说，不签。我又说了一遍理由，当然这一直是昨天我们说的理由。他说，我不是说了，缺不缺人不用你们操心吗？我当时有点担心他套我话，怕说错话，就说没有。他说现在别纠缠不清，我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我想了一下他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就说，但我作为这个工位的人员，总要对自己的站位负责吧，我当时就说了，我们这里缺人了。他说，这个我们管理会安排，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站位，我们要看好几个站位，我们调动自然有自己的道理。我说，这个当然，但是你当时也没说是什么原因呀，再说，当时你跟黄巧林说这里只需要三个人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就去了，这也不叫不服从安排呀。他气急了，说，难道我调动一个人，还要给一个充分的理由不行吗？我说，对于员工来说，起码的尊重要有吧，你只要简单地说一句，就可以了，但是你没说。他更气了，让我别说了，就问我，有没有劝我让我去。我说，你就一直说去不去，去不去，什么也没说，我就没说话。他说，对站位负责，调动还要给你理由，要不你来做管理吧。我说，不是这样的，总不能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管理我想怎么样就怎样吧。他有点不耐烦了，说，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不是说了缺人不缺人不是你管的事了，你只要服从安排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管。我结果还是绕到了，我说过站位缺人的，你只要像跟黄巧林说的那样说站位只需要三个人，不需要四个人，我就会去的，可是你没说呀。我们俩实在是绕得很。他实在没有办法了，说，上次 D 不让你加班，后来我还是给你加上了，说明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你别说那么多，就说签不签字吧？我稍微看了一下内容，大概就是我不服从调动，要记过。我说，不签。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他的好兄弟，跟他一起调过来的 ACF 的教练员小强说，开除，开除，什么也别说了。吴安民也说，好，开除，你不签，我签了也一样，反正只要我们管理签了也会生效，这就是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的。我说，那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总得有证据吧。他说，只要有人证明就可以。我问，管理证明就可以了？那不是一样。他说，员工，管理都可以。无语了，我问，那我要是不服呢。小强说，投诉呀，你可以随便去投诉，人资，都可以。我说，哦，但我没有不服从安排呀，当时……我话还没说完，小强就不耐烦了，说，就说结果吧，第一次叫你你去了吗？第二次，第三次呢？我说，可是过程也很重要呀。然后，他们就就不再搭理我了。我只好有趣的走了。

后来，他们又叫了黄巧林去，给他记了警告，还想让他做为我拒不服从安排的证人，结果被他一句“我只看到你过来了，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给拒绝了。



工友们都很同情我，也对线长他们的行为嗤之以鼻，可是他们除了说他没权力开除我之外，再没别的什么办法了。有工友想让我去找线长谈谈，改成大过。我说我又不是没理，干嘛要去，不去，他找我还差不多。也有人问我，想不想在这里干了。我说，无所谓，反

正工资也不高，也没班加了，只不过，我要出口气呀，总不能线长一手遮天吧，我肯定要先投诉的。工友说，上面老板下命令的了，要减人，肯定他们都是一个鼻子出气，到哪里都不会维护你的。我说，那也没办法，你如果说，就是说我，就不讲理，你能怎样，那我就没办法了，但过程还是要走一下的。

## 2.28

今天本来打算下午下班之后去员工关爱中心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线长是否可以开除，如果不服该怎么办。可终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工友吴莹莹说，如果对处罚不服，要在三天之内投诉，否则罚单被科长、经理签了字，送去人资，投诉也没用了。我说，没事，下班就去。这时，从一线调过来的吴秀达过来劝我说，大姐，你想想走吧？我说，我没想走。他说，那就是想留下了。如果你很想留下来的话，你可以去跟线长认个错，跟他说你不想走，他一定不会开除你的。我一听这个，坚定地说，我肯定不会去的，又不是我的问题，他不讲理。他笑着说，大姐，你别这么天真好不好，他开除你，也是在气头上，男人嘛，火气一上来，肯定就会说狠话，但只要你去认个错，一定不会开除你的，现实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哪里讲理，就是你投诉到上面，他们还不是一个样，再说，你确实也是没有服从安排，你也讲不过他们的。我心里有点犹豫了。我确实想看一下在富厂，员工关爱中心，还有工会是否会为员工考虑，为员工解忧。但工友的话同时也提醒我：我是否不能老是这么固执呢，是否也该委曲求全呢？再说，虽然工友没有说这个办法一定行，但他也说了，人都是有良心的，都是打工的，谁也不是针对谁的，只要肯认错，就肯定就没事了。于是，我问，如果他要我签大过单怎么办，昨天就是我不签单，他开除我的。他说，不会的，不会让你签单了，最多就是警告你，因为签了



你大过，他也会挨骂的，管理得不好，肯定要挨骂。我皱了皱眉，没表示去还是不去认错。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雄又开始数落我了，说我该改改脾气了，不要老是这么固执，又强悍。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是这次确实也不是我的问题，线长即使要处罚我，最多也就是警告吧，根本没有严重到开除。王雄虽然怪我脾气不好，但也很好心地说，要不要我帮你说说情，不要开除你。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并批<sup>7</sup>赵俊笑着说，要是我开口说情的话，肯定百分之五百没问题。王雄说，嗯，就让赵俊说一下，我也试试，毕竟我在线上做事也不错，也听话。看着工友都这么热心，我实在是没有理由说不了。我说，好吧，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吧，只要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就帮我说说吧。

下午上班的时候，赵俊跟李龙龙说了一下。李说，这不是他的意思，明天他问一下吴安民（吴安民今天休息）再给答复。后来，贴片站位的并批伍君也跑过来跟我说，没事的，他不会开除你的，别担心，我明天也跟吴安民说说，看怎么样。呵呵，其实，我心里是真的高兴，管理算个屁呀，有这么多的工友这么热心，这才是我最大的满足。当然，关于投诉的事就要放一下了，起码要等说完情之后，看吴安民的答复是怎样的。如果还是开除的话，我才能去投诉，否则，这太对不起大家的热心了。吴莹莹听我说了我暂时不投诉时，提醒我说，如果明天科长经理签了单，谁说都没用了，但如果我投诉了之后，他们会来调查的，这样我就不会很快被开除。但我说，这个不重要了，走不走都无所谓，关键是这么多热心的工友实在是让我高兴，我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好心，即使被开除了也没关系，反正早晚我都会走的。

今天上午一个工友魏秋阳不知道怎么回事跟李龙龙吵起来了。后来问了才知道，原来他旷工了两天，并且每次点名都不在，李就

---

<sup>7</sup> 并批：富厂的一种工位名称，负责跟踪产品生产，并把每批产品的批号录入电脑。

说他了，而魏秋阳有点想辞工的意思，于是就吵起来了。魏还说，有种就开除我。李说，开除就开除。然后，在写开除单时，魏说，他写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他自己要了一张辞工单。就这样，又一个同事离厂了。

### 3.1

今天下了好大雨，好多人没有来上班，这下把线长气坏了，召集了所有的训练员和流动人员开会。我在他对面做事都听到他在那里发脾气了。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怎么这样的人都可以做线长呢，什么事都沉不住气，下大雨，很多人不来，这不是应该预料到的事吗，线长居然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似的，慌慌张张地统计人员。

昨天他没有上班，我的事先搁置一边了。今天上午他没有找我。我想如果今天不找我的话，我就要打 78585 了。下午吃完饭回来后，训练员李龙龙让我过去找他。我想还不错，有人说情还真管用。到了他跟前，他首先是把我教训了一顿，无非就是跟我说富厂人多了很多，正在重点整治不听话的人，并且现在外面也很难找到工作，而我刚好在这个时候撞到了枪口上。他说他在会上已经强调多次了，我还是没注意，还说以前段云不让我加班，他观察我几回，觉得我既不积极也不捣乱，是个一般人，后来他也给我安排了加班；虽然我经常话多得很，他也没说要怎么样我。我就这么默默地听着，以为只要他发泄完了，我就可以没事了。谁知，他居然还是拿出开除单让我签，问我，你想不想在这里好好做？我说，肯定想啊。他说，那就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相信我，签了单，我收起来，不上交，但如果我再不服从安排，就把单交上去；另一个是我不签单，他们帮我签，开除单立马生效。还威胁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敢用我的人头担保，你一定会被开除。他说，你就赌一把吧，快点签了，我还等着吃饭呢。哼，我心想，我已经忍了你那么多了，你

还这样，真是给你脸不要脸呀，好，那就算了。我开始先诚恳地问，可不可以以后再签。他说，不行！我又说，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警告可以不？他说，现在没有警告了，要在这里好好干，就快点签，我还等着吃饭呢。没办法，我只能说，不好意思，我是个较真的人，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我不会签的，麻烦你了！

回到工位后，工友黄秀梅说，他没有权力开除你的，你不要给他合同，公司就要给你三倍的赔偿。我说，但他说我违纪呀。她说，你违什么纪了，那个根本不能开除。你去找组长问一下，就说线长要开除我，怎么办。组长肯定会问你什么情况，你就照实说就行了。我说，可是我们的线长就是组长调过来的，他们是一伙的，肯定会帮线长的。她说，那也没关系，找 78585，你这个根本就不会被开除的，他也没有这个权力。我说，嗯，我会的，不管结果怎样，我肯定都要试一下的。然后，她就开始给我介绍工作了，一会是以前她在西乡工作过的工厂，一会是她表哥的工厂，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我还是说，我觉得我还是自己进厂比较好，不要别人介绍，我怕给别人添麻烦，不太好意思。但她好像没有听我说，只是自己在那里说，她的一个女性朋友的老公让她去他那里帮忙，但她老公不让。虽然她说她跟老公没感情，还冷战，但好像她老公又特别防着她会有外遇，真是有意思。

哦，接着说。收线之后，黄秀梅让我去找组长，结果我没找到，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下班后，贴片组的并批劳日斌问我，今天有没有签字。我就把今天的情况说了。他说，不要签，投诉他，他没权力开除你的，以前的线长胡伟说过的，线长没有权力开除员工。呵呵，心里暖暖的，有你们的支持，本姑娘就陪线长你多玩一下了，好，明天就去员工关爱中心。



## 3.2

今天下午去了员工关爱中心。在大厅，有个女的接待了我。她问我什么事。我说，线长有权力开除员工吗？她问，什么理由。我说，他调我去另一个工位，我没去。她又问，是同一车间，同一地点吗？我说，是，同一车间的。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这个如果人资批的话，我们也没办法的。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觉得不合理的话。她说，找劳动局呀。我说，找劳动局吗？工会也不管吗？我刚说完，坐在这个女的工作台隔壁的某男说，他依据的是哪一条，“拒不服从主管安排，并有威胁恐吓，摔东西或经多次劝导拒不服从的开除”，这个他有多次劝导吗？我说，去不去，算不算劝导？他就说了三个字。那个男的笑着说，这个不能算。我说，那就没有其他的了。我接着说，线长还说敢用自己的人头保证我一定会被开除的。那个男的说，看来他的人头不保了。然后，我又跟他说了事情的大概经过，他说那以后他再安排你其他事，你会服从吗？我说，经过了这次之后，我肯定会服从的。他又问，以前有过口角、过结吗？我说，没有，这是第一次。那个男的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会开除我吧，摇了摇头，我说，线长说现在富厂人多，正在整治那些不听话的人，我刚好赶上了。那个男的说，这个不是他操心的事。我说，虽然我有错，但不至于开除，所以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那个男的说，没事，这个你没签字的话，人资会派人调查，我们工会拒签的话，也不能开除的。最后，他让我留了姓名工号电话，还有线长的名字。走的时候，他说，你做你的事，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搞事。我说，我知道，我肯定还是一样好好做事，否则我线上的人也不会帮我说情了。

走出了中心，不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静观其变。

### 3.13

今天下午一上班，同事就告诉我，李龙龙找我。我本来以为是病历本的事，结果，没过多久，他又来找我了。我跟着他去了电脑桌那里。原来，吴安民在等我。我投诉他不让我加班的事被受理了。我见他手里拿着一张谈话单，第一行是投诉理由，第二行是谈话内容，第三行是改正措施及配合态度，最下面一行是记录者、谈话者、被谈话者签名。理由当然是一周不安排我加班。内容就多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一问：宣导按生产安排排班；答：宣导过；二问，有没有了解过；答：有了解过；三问：为什么说没安排加班；答：调查了自己站位的，不可能了解其他站位的。最后，我，李龙龙，吴安民，三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总觉得怪怪的，怎么糊里糊涂就按了手印，心里一直不踏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会被当成某种证据？毕竟上面的内容不是很具体，但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愣是没说不签字，犯傻呀。这会有什么影响呀，不知道，忐忑！

接着他又问我关于那个检讨书的事。我说，我不写了，我即使写了跟合同也是一样的，再说厂规厂纪里面也没有写这种东西的条款。他就很生气说，走厂规厂纪是吧，好，然后对李说，把那个单拿出来！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单，他让我签的开除单一直都在呢。我说了句，麻烦你了，就回工位了。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 3.14 两败俱伤

无聊的一天，终于因为线长被记过，生动了一下，这也是他逼得，凭什么不让我加班，不让我挣钱！可我又想，我到底是该高兴，

还是该为他和我感到悲伤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和线长两败俱伤，公司占尽了便宜。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居然用自己的脑袋威胁我说一定要开除我。难道还要他用自己蠢驴一样的脑袋，继续吗？何苦呢，本是同根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卖苦力的），相煎何太急！

## 无聊的一天

今天又是待料。公司说要做新产品，把我们的产品清完就换。这已经是第三天待料了。七线测试，组装站位已经开始清理了。该拆的拆，该搬走的搬走，腾出来很大的地方，留下八线边待料，边生产。以前两条线起码四百多人，现在剩下没辞工的人还不到一半。要不是前线二线的人过来支援，我们这里估计也没有什么人了。想这个车间去年六月份开始投入生产，七八线到十月份才正式开始生产，这也不过短短几个月，就变化这么大，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还算是一个老员工了。

记得开始生产之后，从十月份一直到一月份，几乎每天都十个小时，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忙得很，连不加班，请假都不批。公司真的把每个员工当成宝一样的，员工也是趁机多挣钱，毕竟加班多，工资才高嘛。但整天马不停蹄的工作，也确实够累，几乎每个员工都想歇一歇，虽然嘴上说要不今天不加班，要不这个周日不加班，可实际上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一般会这样说，唉，反正不加班也没事做，无聊，加班就加班吧！所以在这无所谓的情况下，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终于二月份，公司说没有订单，可能会零加班，大家也慌了，辞工的辞工，找工作的找工作，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大半。三月的头一个星期还加了一个星期的班，到这个星期真的是一个都没有了。不仅没有加班，就是上班都没事做了。这

让习惯了忙碌的员工们，一下子不适应了。坐在工位上不做事已经让人感觉很无聊，训练员，线长又强调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串岗，不能离岗太久，不能出车间打混，要搞好 6S，要提防科长，组长，稽核员等等。这种身不由己的消磨时间，更增加一份难耐。时间似乎也停止了一样，我开始五分钟一看表，十分钟一看表，总盼着快点去吃饭，快点下班！

按说跟旁边的同事说说话，也无伤大雅，但因为坐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一直说下去的话题，反正就那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当然，即便这样，也要长眼色，看到领导过来了，最好还是闭嘴，就像线长说的那句话，越是闲着，越是找的麻烦多！幸亏，偶尔还有点料，活动活动手，帮助解一下闷，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否则，太煎熬了！

同事董秋燕是流动人员，她负责的七线已经停线，她也算是成了多余的人了。她说，她在车间转了一圈，哪里都转到了，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心坐下来的地方，打混也难过呀！我打趣说：终于发现自己是没有用处的人了吧，呵呵！

终于，时间到了五点二十，线长让全部人员集合，开会。差不多有两百人吧，线长一一点了名，时间过了四分钟。然后线长开始训话了：我们这里的纪律是有名的差，我们要让别人看看，别人做得好，我们也可以；着装要按标准来，静电环要带，不带的不用来上班，什么时候带了再来上班（没有静电环的自己买），在军队里，作为一个士兵，连枪都不拿，怎么打仗？傻吗？还是想当炮灰，我估计没有人想当炮灰！长点眼色行不，看见组长，科长，稽核员过来，先看看自己的着装，静电环，桌面是否干净，6S（有时候是 8S，但我只知道 5S）是否做好了，有垃圾，捡起来，只要组长、科长看见你捡起来了，一定不会说什么，但如果不捡，他们怎么可能不说？说话也是，见了他们就住嘴，别当没看见他们，无所谓地该干嘛还干嘛，他们怎么能不说呢？如果有问题训练员解决不了，就找我（线

长)，我不行，再找组长，再找科长，再找专员，再找助理，再找经理，再去投诉，再找工会，不要越级，越级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投诉比找这些人来得方便很多）最后，她让我们排队出车间，一排一排走，不能乱。她说，都是同事，挤什么挤，排队多好，到了更衣室不还是挤吗？这个时候，已经五点三十八了。

到了更衣室，大家叽叽喳喳地骂着线长，都说是母夜叉。同事吴莹莹向我伸出来大拇指，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她指的是我投诉线长吴安民的事。到了水房，见到她，果然就是那件事，并且她说吴安民被记过了，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还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好好做事，他找不到我毛病，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就算是他开除我，理由也不充分，我可以去投诉，找工会！看来，我真的要小心了，希望不要太惨！

无聊的一天，终于因为吴安民被记过，生动了一下。可我又想，我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为他感到悲伤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和吴两败俱伤，公司占尽了便宜，不知道吴安民怎么想的，难道还要用自己蠢驴一样的脑袋，继续吗？何苦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013.3.4）

今天上午不知为何，线长跟训练员都没来上班，于是一线的线长及训练员便来带班。流动陈文斌说，训练员胡锦涛说只要我们做到了40k的产量，就让我们下班。但不一会，胡锦涛自己跟我们说要做到



42k 才能下班。其实不管 40k 还是 42k，我知道都不会让下班的，但一线的黄秀梅就很兴奋，干劲十足地说，做到 42k 就下班，快点快点做。这家伙也是够急，不仅自己快，也督促着翻盘那边快点，有时甚至她还跑过去帮忙。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有精力，难道胳膊不累呀。我问她，你不累呀，做这么快。她说，做完了可以早点下班呀。我说，想早点下班，不加班不就行了吗？她说，做够产量，有加班费呀。呵呵，是啊，还是钱。

卢英才今天有点闷闷不乐。他说自己周日去看工作，很郁闷。他说他要是女的就辞工了，外面都招女普工，不要男的。但在这里又没有什么钱。我说，这里工资不是要加吗，下个月涨百分之十五，八月份翻一倍，涨到四千四。他说，涨工资的话，就先不辞工，到时候找个理由不加班，然后再做个兼职。他还列举了他几个好朋友的例子。说起这个，他更郁闷了。他说，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让他去玩，他说没钱，他朋友还不信，可真真的，他就是没钱，唉，也不知道他朋友是怎么发财的。黄秀梅在一旁说，工资不用涨太多，涨到两千五就可以了。呵呵，其实大家的要求也不高的嘛。

后来卢英才说，如果我们捡到一百万，怎么用？黄秀梅说，买房子，剩下的钱捐出去。我说，我是不会捐的，我很缺钱，到时候，我可以支援我的好朋友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呵呵，一百万也禁不住花呀。但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一百万有多少，怎么花其实也没想过呢，过惯了穷日子，真的不知道钱这东西到底多了怎么用。不过，一谈起钱来，卢英才跟黄秀梅倒是一个观点，人都是贪的，有多少钱都是不会满足的。当然，我的观点跟他们不同，但我也没必要说出来，自己明白就好。

继续说生产的事。下午，李龙龙居然来了，还告知我们下午四点半去组装支援。这一下子，上午胡锦涛给我们的承诺就泡汤了。黄秀梅，陈文斌都很沮丧。我虽然也很生气，但毕竟有了心理准备，所以看得很淡，再加上我的开除单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只能节哀

顺变了。我们在四点的时候，做到了五点半的产量，但却被告知要去支援，唉，又一次被涮了。我上午十点半就吃饭了，但去支援之后，重新安排了晚饭时间。第一批五点吃饭，六点回来。第二批六点吃饭。结果，因为赶产量，组装的线长何伟斌居然让大家六点半去吃饭。当时，很多人都喊没饭吃了，有点反对的意思，但我也知道，这只是情绪上发泄一下而已，到时候还是要按要求吃饭的。果然，大部分人都很顺从地六点半吃饭了。至于个别的六点去的，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而这极个别人又是支援的，所以没被发现，也就安然无事了。

### （2013.3.7）这样也可以呀

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安检的时候，保安扫得特别严。每个人都必须像稻草人那样，伸开双手，任凭保安手中的扫描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前前后后的扫上那么两次。偶尔身上有个响的地方，保安还会再扫，顺便问是什么东西。结果搞得安检门口进进出出，排了两条长长的队：上班的要进去，下班的要出来。我们八点半上班。我一般八点十分打卡。以前过安检们之后进车间，最多八点二十，但这几天都差不多到八点四十五才能进到车间。我要在安检门口足足排上半个小时的队。这其实还算一般长。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出安检门，从十一点四十开始排队，到十二点二十才出来，足足排了四十分钟，尽管这样，队伍还是很长，一眼看不到尾。不仅如此，今天中午，保安居然让解开腰带，因为腰带有铁的东西，扫描器会响，我就亲眼看到站在安检台上的男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解开皮带，取了下来，太无耻了吧，到底把员工当人不？轮到我的时候，那个保安跟我说，下次你也解开皮带，天呐，女的还有这样

的优待——第一次免解皮带，呵呵！吃饭的时候，我跟同事讨论：是不是女生内衣（内衣上一般有铁的挂钩）响了，也要脱下来呀！不过，其实保安扫描的时候，对待女生还是一样的：吃饭回来后，坐我旁边的同事说，她进来扫描的时候，她前面的那个女生就被要求解下了皮带！唉，富厂，真是可以呀，这样的事都有！

注：据说是因为客户投诉说，安检门扫描不严格，所以公司要求保安这么做的，当然，客户走了，还是照旧！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现在厂里发了一根无铁皮带。如果再像部队那样，顺便连内衣，T恤、袜子都发了才好呢！并且这样扫的话，我们可以少在车间里面待一会，多在车间外面待一会。尽管外面排队的空气不怎么好，但那也比车间好。可是，同事说，有什么好的，产量还不是一样！唉，一语道破天机，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 （2013.3.9）工作的某一天

这几天安检扫得很严格，每天早上上班都排半个小时的队。虽然提前二十分钟打了上班卡，但进车间时，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了。还好，考勤是按打卡时间，所以，进车间晚点也没关系，并且老大大们也不点名了，只要能正常开线生产就行。

今天安检那里居然装了个安检门，只要身上没有带铁的东西就可以过。一般男孩子是没问题的，女孩子就不保证了。大家都知道嘛，女孩子内衣上一般都有铁的东西，所以还得人工扫描，也就是说还是要排队。我也不例外，进车间已经比上班时间八点半玩了十分钟了。工友告诉我，训练员李龙龙今天点名了，让我去跟他打个招呼。我就过去了，跟他说，我来了。李一脸的不高兴，质问我：

怎么现在才来？我一脸无辜地说：在外面排队过安检了。他好像故意不相信，严厉地说：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排队？我觉得跟他无话可说，便不客气地说：你可以去查我的打卡记录，我也可以给你找证明人，证明我在排队！他见我不示弱，看了我三十秒之后，说：回去工作吧。

我是可以上线工作了，可是我的工位没有了。我本来是贴片摆盘工位的，但这个工位已被四个人坐满了，我没有地方干活了。这四个人有两个是原来我们线上这个工位的同事，另外两个都是临时调过来支援的。按说，如果本站位不缺人的话，支援的人是不用过来的，但李对我有点不满意，所以让支援的人占了我的工位，搞得我没有地方干活了。也许他早就想把我调走吧，这正是一个好时候。果然，他把我调到了UV后摆盘那里。

我很乐意地去了新站位。其实老是在一个地方，真的很枯燥，乏味，我也想换换工位，刚好合我意。新工位这里空间很大，前后都是机器，左边是墙壁，右手边也是机器。当然，一个人可以看两三台机器，人自然就少了。这也没关系。幸好，这个工位是两个人一起的，也幸好，这边的人我都认识。

刚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上料，我就在那里听他们聊天，偶尔也去参观一下机器。后面的大机器有两米高，操作界面全是英文的，我看不懂，只看到机器里面的机器人把产品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又挪到这个地方，这么反复地不停地动。没意思。我又去看我右手边的划胶机器。这个操作界面倒是中文的，但是看不懂。只见工友把整盘的产品放到机器上，按一下按钮，就去操作另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了，而机器上的好像是红外线之类的东西就把产品扫一遍，然后就倒着一个一个在产品的镜头上划胶，一个镜头划三面，很快，一盘18颗产品就划好了。工友把划好的产品放到旁边的弹夹里，继续再放另一盘待划胶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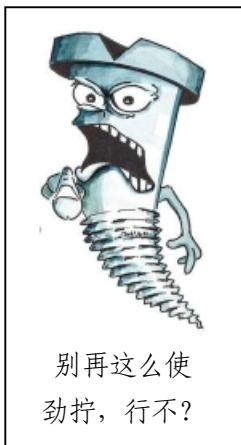
很快，我们有事做了。我坐到了UV机后面，等待摆盘。这时

我看到同是贴片站位的张冬也被调过来了。他本来是贴片操机的，但也被支援的人占据了，李就让他过来这里给产品过 UV。你说怎么那么巧，刚好坐在我旁边，负责接 UV 产品的是三年来我在深圳遇到的第一个老乡，哈哈，真是太有缘了！刚开始工作没一会，就待料了，自然而然，我们就开始聊天了。不一会，这里就聚集了五六个人，好不热闹。还好，我们这里被机器挡住了，要不然还是特别显眼的。可是李看不过去了，他带着另一个跟他是好朋友的 ACF 的教练员强威名过来了。强使劲在那里挥手：散开散开，回自己工位。李也恶狠狠地，没好气地说：别聚在一起，回自己的工位。大家都散了，我在那里偷偷笑啊，把我调过来就能孤立我呀，想得美，这里不也聊得很欢吗？当然，不一会，我们又聊在一起了，只是不扎堆，而是挤在一条线上，伸着脑袋聊了！

十一点了，李让所有人排队。他开会说，这几天会换个产品型号生产，估计要待料，让我们不要扎堆聊天！呵呵，他估计也没办法了，法不责众。然后就让我们去吃饭了。

下午偶尔也有料，就做一会，没事的时候，还是聊天。贴片那边的人也会跑过来慰问我一下，问我怎么跑这里来了。我说，那边没事做，我就过来了。他们也都知道李对我有意见，一直让我去投诉，这次他们更看不下去，坚持让我去投诉。我说一定会投诉的。我跟我老乡坐得近，可以边干活边聊。我听她说自己的经历，也跟她一起抱怨这里管理者的不近人情。不知不觉，又待料了！这次是真的没料了，我们可能都要被调去支援别的站点。

快到四点的时候，我们都被调到组装站位了。组装站位人是最多的，一个挤着一个，工作节奏也很快。教练员、线长老是时不时地过来催：快点快点，大家快点做！什么还差一批料，什么还有多少料，反正喊得人很烦躁。我之前在这个站位做过。以前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喜欢。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还是不喜欢。不过，也就支援一下，无所谓了。



本来，如果我们站位那边没有物料上来的话，可能都要下早班，也就是不用加班了，可还不到五点，就上料了。看来，过不了一会，我们就都要回自己的站位，并且今天一定要加班了！但我们的并批陈立斌专门跑过来悄悄地跟我说：大姐，李说你不用回那边（自己站位）了，今天不用加班，明天周日也不用加班了。我点点头，早有准备地说：嗯，我知道了。旁边工友吴莹莹问我，说什么了。我重复了一遍之后，她说你怎么还不投诉，他们怎么这样，一直跟你过不去了。

我笑了笑说，唉，真是太过分了，如果他让我加班的话，我就说算了，看来，我不投诉都不行了，今天下班就投诉！

五点半，我下班了。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四天早班了，明天的双倍工资也没有了。唉，投诉吧！于是，我拨打了 78585，我说投诉线长，他不让我加班。接线员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冲突，他不会平白无故不让你加班吧。我说：就是前两天，他让我去另一个工位，我没去，他就要开除我，然后我找组长了，组长让我写保证书，让他把开除单撕掉，就这样，然后他就不让我加班了。我继续说，似乎还提高了嗓门，我如果犯什么错，有厂规厂纪呢，但他不让加班是怎么回事，这样让人很郁闷的，对公司影响也不好！接线员好像有点不耐烦了，说，好，这样吧，我们会尽快调查的。然后想挂电话。我赶紧问：那什么时候有结果？她说，尽快吧！我知道也问不出什么了，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 （2013.3.11）阳光明媚，你享受了吗

不知何故，线长看我始终不顺眼，还给我搞了个零加班。所以，当周日同事都在车间工作的时候，我却闲在屋里。刚好，有两个朋友已经几天没见了，她们全都休息在家，于是，我们约好见一下面，涮个火锅，聊聊天。其中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出门要带伞，今天太阳很大，或者晚点出门。下午稍微休息了一下。三点的时候，我便出门了。果然如同朋友说的，太阳很大，但并不令人讨厌，反而心情愉悦，特别是还有点微风吹过。我把挽起的长袖放下来，戴着耳机，听着音乐，走在路上，看着路上零零散散的情侣。有的人怕太阳大，便用外套挡在了头顶。有的人坐在路对面的公园里乘凉。有的人在桥底下绣着十字绣。那种惬意的感觉，真让人感觉舒服！我居然有点感谢线长了。幸亏他不让我加班，否则我怎么能享受到这么惬意、舒服的阳光，感受到生活还可以有享受的权利！但一想到，现在正在生产线上，并且一个星期六天，十二个小时都在生产线上的工友们，我伤感了。为什么我们非要一天到晚，不见天日地被困在车间里！为什么我们只能见到日光灯，而不能每天都享受到阳光！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因为损失了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好，而得到很高的报酬吗？没有，我们得到的仅是维持这种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工资！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在路上碰上接我的朋友，我便跟她说，阳光真好，不出来走走，真是太可惜了！她也说，早上出去散步，路上的空气很清新，感觉很舒服！是啊，虽然我没加班，损失了 200 块钱，但这又何足挂齿呢。想要享受这么好的阳光，可是 200 块钱买不来的！当然，我可能也只能奢侈这一次。往后，我还是会像车间的工友一样，一直待在只有日光灯的封闭式车间里，因为，虽然 200 块钱买不来这么好的阳光，但却可以买来维持生存的物品。

也许，我们还要继续为生存奋斗，还没有到享受生活的时候吧。但，真的希望，享受生活的日子快些到来！

## （2013.3.19）难熬的八小时

忙碌的工作终于进入了冬眠阶段，车间的事越来越少了。一天八小时，基本上多半时间在待料，闲的很呐。记得以前忙的时候，总想歇一歇。当然，不歇就算了，如果歇了肯定会被老大骂偷懒，可，真的是偷懒吗？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澄清机会，懒人时光到了，总算可以不用做事，歇着啦。但似乎懒人们并没有觉得高兴呀，不仅在努力找事做，有时甚至在抢事情做，并说，闲得太无聊了，不做事更累呢。怎么样，懒人其实不懒。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不过，这八小时确实很难熬。难怪不好过，虽然事情少了，但是纪律、规定一下子就多了，严了起来：什么不能说话呀，不能乱走动呀，不能离岗超过15分钟呀，要注意自己的8S呀等等，真是搞得人头大！这还不算，老大一看到你没个正经的工位，她还会给你找事，什么打扫卫生之类的活。真是搞不懂，一条线有多大的地方呀，就这么一直打扫好几天了，怎么还在扫呀，没完没了了！其实说起来这还算好的，起码也算没闲着了。老大最见不得某些人没事了跑去别人那里聊天，见一次，说一次。不聊就不聊，咱坐着怎样，那也不行，老大会问你没事做呀？唉，怎么总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多余呢？在哪里都不合老大的意，难熬啊！老板呀，快点做新产品，给点事做吧！



## (2013.4.1) 检讨书

自从组长被搞走之后，我们站位的管理就一拨一拨地换，目前已经第三拨了。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咱线这次烧了一把检讨火。怎么说呢，这次的线长要求所有员工必须佩带认证卡（工作能力状态）。可要知道，自从咱进厂到现在就从来没人这么要求过，并且认证考试确实考了，可就是没有发认证卡。这本来不是咱们的问题，但，人家终于还是找了借口，要求我们没有发认证卡的必须佩戴新手卡（每个进厂新员工都有），否则，必须写检讨书！这真是把人搞懵了，进厂半年多快一年了，本来是管理们失职，既没有要求我们佩带任何卡，也没有及时给我们发卡，但到头来，却变成了我们的错。真不知道，线长让我们写检讨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她应该以身作则，先写个样本出来！当然，这也跟管理层不同有关。可，就算是换领导，也应该做好最起码的交接工作吧。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怎么能做个好的管理者呢？

算了，牢骚发完了，还是要想想检讨书怎么落笔。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们站位的流动人员，居然义不容辞地替我们几个没有新手卡和认证卡的人写了检讨书，甚至连签名都不用我们来，太敬业了！就在有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写了检讨书的情况下，检讨书已经上交了。本来以为线长会要求重新写，可没想到，居然啥事都没有发生。难道她真的以为我们都检讨过了？都知道自己错了？或者她真的看不出来那几张检讨书的字迹一模一样？当然也不排除她故意放我们一马，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可问题是，如果真的是意思一下，何必搞得这么隆重？直接开会，让我们注意一下，或者写个证明，证明自己的卡丢了就不就好了吗，干嘛费这么大力气，弄那么多假检讨书出来呢？是不是有点假得太离谱了？终于还是没有弄明白，检讨书到底起了个什么作用！

( 2013.4.25 )

最近一直待料，无聊之极，没想到，呆坐着比上班做事还累。虽然只有八小时的班，但白天一睡觉就是十个小时左右，睡得人都有点傻了。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似乎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了。真的有点精神烦躁。

上班的时候想思考一些东西，也被一些杂七杂八的无聊的事干扰。人活着就是累呀，总觉得自己自浪费生命，浪费大好的时光。一直在说自己做的是工人事业，可是到底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要达到什么效果呢？我也是工人，我也在车间工作，我到底想要怎样呢，我到底对什么不满呢，我到底想要争取什么呢，我怎么去争取呢，我有没有什么设想或者构想呢。整天喊着工人工人，争取自己的权益，那到底是什么呢？说起来什么都是工人创造的，应该属于工人自己，工人应该享受劳动果实，可是这要怎样实现呢？难道喊两句空话就什么都有了吗？这应该怎么做呢？到底是个什么过程呢？

( 2013.4.2x )

本来八条线的车间，现在已经剩下不到四条线了。我所在的七、八线也早就待料一个多星期了，正在试制的产品一直不能量产。没办法，只能



在车间闲坐着。倒是五线、六线还有事做，并且每天还保证有一个小时的加班。不过他们人手经常不够，我们这些闲着的人便经常被调去支援。五、六线的上班时间比我们七、八线提前一个小时，即他们七点半上班，四点半正班结束，我们八点半下班，五点半正班结束。因为他们有一个小时的加班，所以他们五点半下班。不知道是管理员不给报加班，还是一个加班报不上去，我们线在五、六线支援，五点半下班，一个加班都没有，而他们本线的人有一个加班。

今天我被六线的训练员叫过去支援。下半夜的时候，我听他们线上的员工说，他们今天有两个小时的加班，但不会给我们支援的人报，我们五点半下班就可以了。本来我意思就是我只支援正班，也就是说四点半之后，他们开始加班，我就回自己的线上，但以往一般报两个小时加班的话，我们支援的人也会有加班两个小时，所以这次我就想问问我们支援的有没有加班，有的话我就不回去了，直接在这里加班。可是一听他们线上的人这么说，我心里就打定主意，说四点半就回去。

我问流动：我们支援的人有加班吗？没加班的话我四点半就回我们线上了。流动说，他去问问。一会，他回来说，支援的人没有加班，五点半就下班。我一听，便说，如果没有加班，我四点半就回线上了。流动说，为什么？我说，四点半你们开始加班了，我们又没有加班，所以就回去了。流动突然就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五点半才能走！我看他态度这么差，也不示弱，说，我也不管，我四点半就回我们线上。

这时，刚好训练员过来了，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如果没有加班，四点半就回我们线上了。他说：为什么？我又重复了一下理由。他感觉莫名其妙地说：你不是五点半下班吗？我们这里也是上班呀，你怎么能四点半就回去！我说：你们四点半开始加班，我们又没有加班，我正班时间只支援正班，不支援加班，再说，你们四点半之后就是 1.5 倍工资了，我们还是 1 倍工资，这谁愿意呀！他

轻蔑地笑了笑，说，我还没听人这么说过呢！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离开了。

我还以为他默认我可以回去了，谁知，一会我们线上的教练员过来了。她问我，你知道你是五点半打卡吧？我说，知道，有问题吗？我已经上了几个月班了，当然知道。她继续说，你五点半打卡，那你五点二十回线上开会就行了。我说：我四点半就回去了，他们开始加班了，我们没有加班。她可能也莫名其妙吧，明明五点半下班，怎么我非要四点半就回去。她说，不用回去那么早，五点二十回去就可以了。我说，他们开始加班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给我们报，他好意思不报，我为什么不好意思四点半就走呢？她更奇怪了，一直让我五点多才回去。我说，我四点半回去，再说既然没有报加班，就是说明不缺人，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她看我坚持，便好声好气地说，你在这里做事也轻松得很，坚持一下吧，就一个小时，明天也不让你来支援了。我不乐意，说，这个不是累不累的事，我也不是不支援，我支援，但只支援正班，他们四点半以后加班，我就不支援了。我本来也不是这条线上的人，他们加班不给我们报加班，我们就没必要在这里做事了，再说，我不在这里又不是说下班，我会回自己线上的，本来咱们线上就待料嘛。她看劝不动我，有点不知所措，一味地让我坚持一下。我还是不同意，继续说：你看，我们现在待料，一个加班都没有，但每天还必须来这里支援，但他们却有加班，也不给我们报，我们等于白给他们干一个小时，太不公平了！她好像刚刚醒悟过来一样，居然说，什么，一直没有报加班吗？那如果以后不给报加班，我们就不过去支援了，但今天还是坚持一下吧，你看其他人都没意见。我说，这个要靠你们领导去说的，像我们员工说报加班，他们还觉得是无理取闹呢。她一直点头，说，嗯嗯。

旁边那个流动看不下去了，直接冲着我说，回去吧回去吧。当时已经四点半多了，不过为了给我们线那个教练员面子，我没有回

自己线上，而是继续留在六线做事。但不一会，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个六线的训练员居然说，都下去吃饭吧。于是，我便在四点四十回自己线上了。

我跟线上的同事说了之后，他们都很支持说，如果老这样白干的话，大家都不愿意，只不过我们都没有说出来而已，凭什么他们有班加，我们没班加，还要给他们做事。后来，我们一起支援的那个同事说，你太厉害了，本来让五点半去吃饭的，你一说，他便让四点半去吃饭了。

### （2013.4.30）打混

车间一如既往的没事做，在被管理失误的安排下，本来可以连续休息七天的小长假变成了四天半。也因此，今天上了最后一天班。可能是要放假了吧。与之前的管理方式不同，今晚尤其宽松，我这么一个遵守纪律的人也打了一次混。其实，都没事做，打混不过就是不在车间待着，去车间外面待着而已。我由于地理条件优越，两点的时候跑回了宿舍，定了闹钟，开始睡觉。差不多四点的时候，我自然醒了。也许是担心车间有事，老大点名吧，我没有等闹钟响，就起来出发去车间了。在宿舍与工厂的路上，有的水果店、商品店一夜都没有关门，大部分的早餐摊位陆陆续续开始营业了，什么油条，豆浆，炸串，麻辣烫，烧饼，汤粉，肠粉，炒面等都摆了出来。有的摊位是固定的，有的摊位就是一辆车，但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摊位，都赶在同一时间开饭了。这时差不多四点半了，正是富厂员工开始陆续下班的时间。但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放假了，所以路上的行人零零散散的。不知道今天这些小商贩们生意会怎样？想想这些小商贩确实挺不容易的，休息时间完全根据富厂的作息时间来定。

富厂员工好歹分个白夜班，而小商贩们却要连轴转，连个休息时间都没有，只有在富厂两班倒员工上班的间隙可以休息一下。想想真是太耗精力了。可这有什么办法呢，谋生本来就是件活受罪的事，挺挺可以过去吗？不知道，但还是要坚持挺下去！



### （2013.5.9）待料

已经待料一个多月了，实在是有点耐不住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撑多久。每天坐在车间发呆，不能大声说话，不能随意走动，不能离岗太久，不能串岗，不能……唉，闲着原来是这么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当然了，每天只要坐够了八小时，虽说工资照拿，但总觉得空虚，有点浪费生命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呢，明明做事跟不做事是一样的工资，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说起来，老板也真能挺的，到底有多少钱呀可以养活我们这么多活人，到底从我们身上赚了多少钱能让老板这么坚持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老板发了工资，你就必须给他八小时，不管让你干什么，哪怕是闲坐着。记得有个同事说，为啥老板不放假呀，哪怕不给工资，放两三个月假，我们也可以临时找事做，多挣点钱，不用在这里闲坐着，既浪费电，又没什么钱！我不知道老板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老板应该不会放假。一方面，老板可能就是故意这么拖着，逼那些坚持不了的员工自己辞工，省得辞退还要给赔偿；另一方面，说是放两三个月假，可是公司规定满九个月要加薪的，有哪个老板会让你不做事，白白等够了九个月给你加薪的。即便是

放假，也是员工自己待不下去了，辞工，再进厂，重新计算工龄。

一天又一天，傻傻的，拿着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省吃俭用型的可以，浪费的就惨了，月底之前就不行了），想着几个月后加薪，继续等待着加班~

## （2013.5.10）并批的教诲

不得不承认，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咱要么不做事，要么一做事就捅篓子！前天去另一个车间支援的时候，刚开始做事，就被稽核员稽核了。原因是我未经培训，未按操作流程做事。这个虽然不怪我，但一上班就给训练员找麻烦，还是不太好的。最后，训练员把我调到另外的工位。

同样去支援，今天又出了状况。别的线去我们线找人支援的时候，多叫一个，我就变成多余的了。不过他们线上的人比较好，给我另外安排了一个工位——过 UV，就是把产品放到 UV 机里面，然后从另一端拿出来。没什么难的，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产品在 UV 机里太久，会报废。其实吧，工作量真是不大，很闲，一会有料，一会待料，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让产品在 UV 机里面待着。

这个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你说怎么巧，我偏偏没注意同事放了产品在 UV 机里，并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岗了。结果我离岗回来，看到并批在我那个工位忙。我正要帮忙，并批说话了：你怎么不把产品拿出来（从 UV 机里面）？我愣了，没反应过来。他指了指工作台前面的产品说，你自己看看，成什么样了？产品不能在 UV 机里放太久，你为什么不出来？我明白了，赶紧辩解说，我不知道里面有东西，没看到产品。然后就听并批在那里叹气，唉，唉，连叹好几声。我忽然觉得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真不知道里面有产

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帮并批的忙。谁知他拦住我说，你别动了，我自己来。然后接着说，本来就不该让你在这个工位，本来就应该我自己做的，唉！

听着并批的自言自语，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并批再次问我怎么不把产品拿出来！我无语，我沉默。并批说：既然做事就好好做嘛，认真一点，你看产品在 UV 机里那么久你都不拿，不能光坐在这里！我默默地听着，不知所措。沉默了一会，我内疚地说，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后来，后来，并批把那几个烧坏的产品重新加工了一下，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检出来。并批说，如果产品出了问题，我们俩谁也担待不起，幸亏报废的不多，多了，就惨了。并批后来让我继续干活，最后跟我说，让我别担心，有什么事他担着。我说，不行的，有问题我应该负责。但他坚持说不用我管，还夸我做事其实挺认真的。呵呵，再次无语！

## （2013.5.25）标准答案

前两天苹果客户要来车间巡视。线长副线长一直开会强调，苹果是我们的大客户，如果苹果对我们不满意，我们的后果可想而知（无非就是他们说的不给订单，没有加班，工资就少等等）。一般在那一天，原本一直拉下来的可以看到车间情形的窗帘都会拉上去，方便领导及客户参观，保持纪律（不说话，不乱走动？）及作业手法的规范是必须的，并且，他们怕我们会乱说话，特别强调了如果苹果客户的人问我们问题，我们要统一用标准答案回答，那就是：我现在很忙，如果有什么问题，请问我们的线组长，或者直接回答我不知道。呵呵，原来不仅在学校考试有标准答案，连打工挣钱都有考试（被客户考），有标准答案。怪不得有时候在车间会有种在考



场的错觉，原来如此。不过很可惜，那天客户来的时候，我们都去吃饭了~

## （2013.6.6）夜班，就一个困字

昨天晚上上夜班，我们贴片站位的同事们集体犯困，场面真是壮观。看前面开机的 h 同仁基本上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坐在那里跟一尊雕像似的，偶尔有个动静就睁一下红红的眼睛；后面接盘的 Z 同仁开始还站着，后来差不多没事了，就坐在那里低着头打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犯困了。再说一下我们三个摆盘的，其中一个女同仁 X 从开始上班就一直在打盹，只要有空闲，肯定就眯着眼睛，偶尔困得厉害的时候，在做事之前都要缓几十秒，才能拿起吸笔做事，甚至到快下班的时候，干脆就不做事了，养神。另一个同仁 L 跟我临位，他也是打盹的专业户，白天睡不着，晚上肯定犯困，没说的。幸好，我们俩还聊聊天，差不多一晚上也不怎么打盹，但到四点过，吃完饭上来加班的时候，周公就缠上我们了，即便说话都断断续续的，打一下盹，说一下话，可终究被周公征服了，眼睛也不听使唤了，开开合合，困得要命，难受得要命。这种状态差不多维持到下班吧。当然，尽管老大们一直在让我们不要打盹，不要发困，否则让 QC 稽核我们，处罚我们，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犯着困。差不多整个站位都在犯困，真是太壮观了！这样的夜班害死人啊。

## （2013.6.14）一次又一次

自 5 月 9 号来这里支援，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居然一次自己的

静电衣都没穿过！每次进车间都是偷穿更衣室里别人的静电衣，每次都担心自己从车间出来之后被衣服的主人抓住。唉，烦躁！更烦的是，每次投洗衣服之后，就没衣服穿了，我们支援的一百多人就在更衣室等着有人拿衣服过来。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发生，差不多一个多月了，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有解决。

前两天已经是第四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没衣服，而是有仍在地上等待投洗的衣服，可是地上的衣服、鞋子已经被穿得那么脏，甚至已经被踩了好多次了，谁还想拿起来穿呢。可车间老大不管这么多，居然要我们穿。我们有人拿着衣服让老大闻闻，怎么穿。老大立马退了一米远。后来，我们坚持不穿扔在地上的衣服。仓库没办法，在车间老大的压力下，拿出一些存货发给了我们，但条件是下班要还回来，否则下次不给衣服了，并且承诺说端午节放假回来有干净的衣服穿。我不知道多少人信了，多少人把衣服还回去了，反正我信了，把衣服还回去了。可是今天来上班一看，原来说的干净的衣服，就是没有投洗的衣服重新挂在了衣架上。tmd，被骗了！

不仅如此，车间老大开会时，狠狠地批评了我们没衣服穿、没进车间的人，说我们难道真的这么爱干净，进来的人都不爱干净？tmd，想骂人。我们都来一个月了，连个衣服都没有，你们光想着我们干活，可连基本的工作服都不给，怎么有心思做事。你们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整天在车间喊着产能产能，有没有想过首先要提供工作必需品呀！真想投诉，可是匿名的话肯定没用，但实名的话肯定会被找麻烦。唉，难道又得忍？忍忍忍，啥时候是个头！

(2013.6.16 就是这么牛)

清明节放假三四天，补班两天，外带部分人被请假一天；五一放假七天，补班四天；端午节放假两天，补班一天；年休假放假12天，补班五天！还不知道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几天，补班几天呢！一年才几个星期六日呀，在富厂基本上都被用来补班了，双倍工资全都没有了，真是让人气愤。可是能怎么办呢？还不是照常补班！谁让富厂就这么牛呢！不仅如此，在富厂，车间要求的无铁无磁衣服需要员工自己配备。你说你们厂对员工穿着有要求，就应该给员工提供，凭什么我们给你干活还要自己掏钱买工作服。可人家就是这么牛，不穿可以呀，别进车间，强制请假。真真的一点道理都没得讲！穿着如此，工作也如此。工作时需要的静电环如果丢了，坏了，都需要自己掏钱买，更别说是进车间需要的拖鞋了，那是必须要自己负责的。可是凭什么呀！公司不想提供任何工作需要的用品，却让我们自己准备，还被要求这，要求那，简直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太牛×了！

## （2013.6.19）对比

从一开始去支援，我们线在车间就被课长点名表扬，并封为标杆线，即做事好，纪律好，产能好。与之相对的就是进车间前：我们没有鞋柜，便鞋没地方放；拖鞋被偷；找不到静电衣；没有手套浴帽，更衣室如猪圈一般脏乱差。这些都被看着眼里，偏偏就是没人管。更衣室管理员说没办法，人多；仓库说没办法，让我们找线上老大；线上老大更是说没办法，随便捡衣服穿了，进车间做事先。整整一个多月呀，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不过还好，总算熬过来了，不仅熬过来了，还是标杆线。这么对比一下车间内外，我们还真是不容易呀！

## (2013.6.29) 财产

今天听一个同事说，某同事的宿舍被别人撬锁，屋里的东西，包括被子、银行卡之类的东西都被偷走了。这个同事就住在富厂宿舍。怎么说，无论是宿管处或者公司都应该负点责任，起码应该调查一下吧。但很可惜，没人管。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让我又想起前两天在车间楼前休息的时候，一个清洁工阿姨，她捡别人喝饮料留下来的罐子，并且只捡那种铝罐，先踩扁，然后放到袋子里，而对塑料瓶看都不看一眼。跟我在一起休息的同事 y 觉得很奇怪，就问阿姨为啥不要塑料瓶？阿姨淡淡地说：塑料瓶不好往外带！原来，工厂有专门负责收垃圾的公司。厂区内所有垃圾，无论是车间的垃圾，或生活垃圾，包括什么饮料瓶，废旧纸箱之类的，都只有专人可以收、卖。其他人如果捡了，就是盗了公司财产，根本就出不了厂区，保安查的很严。然后 y 就说她有一次提了个装了好多外面发的小杂志的袋子，出厂门时，保安居然还盘问她是不是公司的东西，真是太气人了！

是啊，公司的一草一木都很值钱，而员工的任何东西就一文不值。在厂区内多少人丢手机？多少人丢衣服？多少人丢钱？多少人丢各种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公司管过吗？公司问过吗？没有，因为那些都不是公司的财产！你丢了，只能怪你自己不小心。但如果公司丢了东西，比如一颗两颗产品，公司就会悬赏捉拿偷窃者！这是怎样的区别对待，怎样的视公司员工的财产而不见！

当然，公司确实也装了



很多摄像头，可是那是干什么用的？手机丢的时候，有用到吗？鞋子衣服丢的时候有用到吗？没有，公司装摄像头无非是为了保护公司财产，监视员工是否拿了公司的东西，是否做了违背厂规厂纪的事！说来还是更好地为公司服务！不仅如此，公司还利用保安系统为保护公司的财产设了重重保护，唯恐哪里疏忽而造成公司财产损失。至于对数以万计的员工造成的不方便那就不在公司的考虑范围了！总之，公司的财务，不管是一个空水瓶，还是一颗报废产品，都比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及这些人的财产值钱不知道多少倍！

## （2013.7.16）清理水杯柜

前几天公司在水房贴通知，让把水杯都放水杯柜里，还要在水杯柜写上名字工号，并且要求放在柜顶上的杯子全部拿走，否则到××号就会全部清理。

这个通知我早就看到了，但一来我的水杯有点大，要放进水杯柜必须要放倒；二来我找了很多还没写名字的水杯柜，但可惜里面都有杯子，估计是还没来得及写吧；三来，有个同事确实帮我找到了一个，但说实话，里面真是太脏了，本来是白色的柜子，愣是被小强那黑色的小屎粒占满了，四周都是，让人看了说不出的厌恶。当然，别的柜子也差不太多，可我就是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于是，我还是把杯子放在了柜顶。

意外的是××号那一天并没有人清理柜子，只是在柜顶又贴了一张通知，说为了美化及安全，公司将不定时清理。但似乎这个也没引起多少人注意，柜子还是只有少数人写了名字，柜顶还是有很多没地方放的杯子（我的也在内）。

第二天，存着侥幸的心理，我还是把杯子放在了柜顶。十点钟

我离岗的时候，发现厕所门口六七袋子杯子（水房在厕所旁边）。当时我心里一下子凉了，我的十几块钱的杯子呀，就这么被收了？心疼啊！尽管这样，我还是鼓足勇气，出了厕所，走进了水房。天啊，果然，没写名字的柜子里的和放在柜顶的杯子被全部收了，怪不得那么多杯子呢。可奇怪的是我的杯子和几个跟我杯子一样大的三四个杯子居然被放在热水机的顶上，我想估计是看杯子大？放过了？也许吧，不知道！不过我倒只是想看看大家对收杯子的反应！抗议？会吗？呵呵，直到下午上班，我才知道自己想多了，能有什么反应呀，收了再买呗！有个女孩说收杯子可以呀，干嘛把勺子一起收了呀！我还看见一个装杯子的袋子被撕开了，可能是有人找杯子了吧！至于还有啥情况，就不知道了，反正到下班都没发生什么！

真是跟清理手机柜如出一辙的清理水杯柜，只不过前者的时间观念还是比较强的，时间一到，管你三七二十一，立马撬锁！

## （2013.7.18）妥协 or 福利

在没有被告知不加班的情况下，已经连续下了两天早班了。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最近是不会加班的啦。但突然的，今天四点（四点半下班）的时候，教练员居然跑过来说，今天有一个小时加班。我一听，想也没想就说：不加！我们站位的其他三个人也都说不加！教练员想劝我们加班，说这是特殊情况，让我配合一下。我说，加一个小时班的话要赔上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不划算，不加，再说，前天我们都准备加班的时候，机器里还有物料，都让我下班了，现在干嘛要我们加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提前也不打一声招呼。然后，线长也过来问我们谁不加班。我们都肯定地说不加班。快下班的时候，划胶那边的两个同事过来问我们加班吗？我们说不加。他

们也说加一个小时没意思，也不想加。在这时，线长把他们两个叫走了，谈话，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居然加班了。当然我们贴片站位的就下班了。换鞋的时候，我碰到划胶站位的 Z。我以为他也不加班，下班了。谁知，他说线长让他们加两个小时，他出来吃饭的。哈哈，从一个小时变成两个小时，是划胶站位的同事妥协了呢，还是被线长说服加班而得到的福利呢？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还是坚决坚持不加那一个小时的班。

### （2013.7.30）无题

工友 C 刚买了一把新锁，用着不习惯，老是打不开。刚才十点钟工休，我和她碰到一起离岗，她慌慌张张地边找钥匙开锁，边担心地说，这锁打不开怎么办呀！幸好，锁很快就打开了。她有点不放心的说，要不不锁了，待会省得打不开！我以为她担心自己不会用这锁，便笑着说，没关系的，只要钥匙跟锁的齿吻合到一起就可以了。谁知她边快步地往厕所走，边无奈地说，唉，我们现在的老大凶的很，工休时间离岗不能超过十分钟！我说，超过了怎么办？她说，按脱岗处理（脱岗在厂规厂纪里后果很严重）！然后，她又说上下班半小时内不得离岗，工休时间前后半小时不许离岗，管得很严！并补充了一句，这么下去的话都做不下去了！我不禁有点气愤地说，厂规里又没有这些规定，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去投诉的！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何尝不是被老大们用这个那个条条框框的、厂规里有的没有的规定限制着呢？我何尝不是像很多同事那样，得过且过呢？我又何尝不是在地默默地承受着这种无形的压力，压抑自己的情绪呢？有时候真希望在某次离岗的时候被老大扁一顿，然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数落公司提供的茅坑少，厕所人多，顺

带告诉他们吃喝拉撒都是人的生理需要，怎么可以用时间规定限制呢？但终究没有实现。毕竟这种生理需要弹性还是很大的，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2013.9.2）组长的眼神能杀人，你信吗？我信

刚才跟朋友聊天，说到了富厂的十几连跳，说到了，有人可能是被打得半死扔下楼的云云。我的心里真的有点怕怕的。我不会是下一个吧？我不会被报复打死吧！我不想死！如果我出事了，一定要找车间组长老大他们，是他们把我害死的！

这几天车间生产的产品出现了一些不知道算不算是重大异常的异常。我作为一个检外观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跟产品有关的还有其他人员，包括投料人员、首件收集人员、首件检查人员及相关产线管理人员，可不知为何，车间组长线长居然把所有人员的责任都推到我一个检查人员身上，而辩称其他人员无任何责任。对这个处罚，本人当然不服。本人要求公平公正透明处理，所以拒签了副线长、线长拿过来的大过处罚单。线长气不过吧，不让我做事，让我自己在线外休息，用同事的话说就是反省。不过我还是以生产需要我，我来工作为由拒绝了她的好意，回线上做事。

线长拿我没办法，便叫来了组长。本来吧，作为一个管理人员，起码的平易近人素质还是要具备的吧，不过，在这里所有的管理人员身上都看不到，特别是这次。当我循着叫我名字的声音看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双要杀人的眼神，当时我差点被吓得站不稳。不过幸好心理素质够好，我心想，怕什么，不就是瞪着我吗，我也瞪着你，也许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胆怯。别说，还真有用，特别是他在生气的状态，而你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走到组长对面，互相瞪着，



突然从组长嘴里说出来的字字句句都透露着权威，透露着不可一世，透露着他比我强大，透露着我应该服从他，透露出那种威慑力，以至于我在说着不太符合他想听的话时，我都有点担心他会一拳打过来（应该不会打吧，不过确实也没打）。

我想说什么呢，哦，对了，就是那个，跳楼，自杀。接触了这样的眼神，我更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承受不了来自车间管理者的压力之类的说法。真的，别小看了这些点滴的言语压迫，这种眼神的力量，这种对个人在工作中的否定等等。他们虽然可能不是实体的直接推手，但可以汇集成无形的推手，把人推向死亡的深渊！

## （2013.9.12）没人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产量

进入9月了，线长开大会，说生产要进行一个线与线之间的评比。这个事业群的所有线，差不多有二十几条线（当然，因为招不到足够的人，所以有些线暂时开不起来），每月要评出前三名。第一名3万元奖励，第二名2万，第三名1.5万。别惊喜，不是每个人哦，而是几百人平分，摊到个人身上也就是一个月一百块钱左右吧。至于管理干部们会有什么奖励，或者有多少，他们是不会透露的，但肯定不会少，至少是员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当然，即便是对员工这么抠门的奖励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这钱的代价是产量、质量、稽核、纪律以及客诉等五项综合评比，必须每天第一。用线长的话说，就是上级规定的产能是首先必须做到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做到产能之后，还要继续再努力做的更多啦。举个例子，我们正常的产量是每天10个小时做20k，但有的线已经做到28k了！每天哦，本来20k的产量已经够多，忙得不可开交了，但管理者居然在这种不公平且对员工基本没好处的奖励规则下，压榨线上的员工。据一

个同事说，某站位就算是满打满算，机器一刻不停，不出异常，最高产出是两条线 48k（上级的要求产能是 40k）。可这离管理者们理想的 50k 少了 2k，于是这帮管理，终于在压榨不出人力的时候，打起了机器的主意，减少机器操作的某些时间。真是为了产能，为了第一不遗余力。而对于线上的员工来说，这么高的产量简直是雪上加霜了！至于给生产造成的影响，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呢？

### （2013.9.23）神奇的圈圈

前段时间车间发生一起生产异常事件。由于本人辞工，车间的管理人员便把所有责任推在我一人身上，不仅记过处分，而且冲我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服，便向厂工会主席热线求助。他们回复说，事业群人资给的车间管理回复说责任在我，并让我有疑问直接找人资。我打电话问人资，人资的回复同工会一样，都是车间管理发的邮件。我不服，打员工关爱中心热线 78585，要求处理。结果我的投诉又回到了人资。人资给我的回复，当然还是车间管理的回复！我还是不服，打员工投诉电话 15000，以为这次总该有什么不一样吧。可你猜怎么着，还是回到了人资，回复的内容也不必多说了——人资的回复就是车间管理的回复！我想，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呀，我打了这么多的投诉车间管理的电话，都是先返回到人资，然后返回到车间，再由我投诉的车间管理来处理这件事，并发给相关的人资、工会、关爱中心、投诉中心。太神奇了，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还是我跟这些管理的事！唯一不同的是，管理处理我的时候需要给那些个可有可无的单位发一个邮件，然后再由那几个单位把结果告诉我。至于对我的处理是否合理，那几个单位就不管了。他们尊重车间管理的一切决定！难怪开会的时候，管理总会时不时地提醒

我们说，不要随便打投诉电话，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也难怪曾经那么多的投诉电话被忽略了！更难怪虽然有这么多的所谓的员工投诉电话，也吓不到嚣张跋扈胡作非为的管理们！因为这是一个神奇的圈圈！



## 富厂记事

### 争吵

从昨天开始，一直有工艺工程师过来参观我们的作业手法。在参观了很久之后，终于，工程师发话说我们的作业手法有问题，需要改进。我们按照工程师的要求改变了作业手法。第二天，工程师继续参观，在发现我们的作业手法没有问题之后，忽然又提出我们的产品摆放有问题，需要改进。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能是工程师不断地来产线上找问题，惹怒了线长吧，当工程师说产品这么摆放会压坏镜头时，线长终于爆发了，满脸不高兴地说：产品出了问题，你们解决不了，就到产线上找毛病，你们这么挑来挑去的，我们产能还能不能达到呀！工程师一听那语气，也是火冒三丈，立刻就不高兴了：我刚才已经向你解释了原因，你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这么要求你们产线上做的，你做不做吧，达不到产能，你可以去找你们老板呀！线长还是很生气：那你们如果这么安排的话，

治具也不够呀，我去仓库要了，他们也说没有的，你们不给治具，这怎么做！那个工程师追问道：你说你问的哪个工程师？线长：每次都问哪个人哪个人，这么多人，我哪能记得住，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多治具！然后数了一下总共有多少治具，并大声地问后面的人那里是不是有那么多。工程师：每次一说就是一个范围，也不提具体名字，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然后转头问：到底以前是怎么安排操作和治具的。随后，那个工程师便打电话把产线的组长也叫了过来，又去讨论这个关于操作问题的事了。其实，我听到那个工程师说，产品异常，查不出问题在哪，但每个站位又都不承认，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站位改了。但是这又大大影响了产能。不过工程师是不管这个的，也难怪线长、组长都不高兴了。

ps：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是把摆好的一盘盘产品放到治具里去，产能一下子就降了很多。可是没过几天，我们的操作又恢复原样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 下早班

顾名思义，早点下班，也就是不加班的意思。富厂的加班时数由厂方根据生产严格控制，车间的线组长安排每个人员什么时候加班，什么时候不用加班，再由考勤人员把安排好的调休、加班表格统一发给人力资源部。一般是月底发下个月的工作时间安排，即车间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在月底都已经被安排好了。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通知：让加班就加班，不让加班，就下早班。当然，如果安排你加班时，你不想加，就必须请假了。如果不想加班，但没有安排你，那就不好意思，没得加。

我特别讨厌车间的调休，每个周六都是正常班，周日才算是加班。并且一般都是上十个小时。有时我想少吃亏，周六只上八个小时，就需要跟领导请假，一般只要训练员同意就可以。因为周六是

补班时间，所以车间的人基本上周六都会来上班，也就是周六人员充沛，请假还是很好请的。下面是我周六请假的几次经过（我到 ACF 站位之后，有个训练员比较好说话）：

第一次：我：训练员，我想下早班。训练员：为什么？给我一个下班的理由。

我：我有事。训练员：什么事？我：私事！

训练员：好！

第二次：我：训练员，我下早班。训练员看了我一眼：好！

第三次：我：训练员，我下早班。训练员：你怎么又下早班？我：有事。训练员：不行，现在已经有四个人下早班了，我已经安排不过来了！我：不行，我要下早班，我头痛，可能过两天还要请病假呢！训练员无奈地看了我一眼，垂下头：好吧，你下吧！

第四次：我：训练员，我今天要下早班。工友 Z 说：我也要下。训练员：你们都不能下，知道今天是加 g2 吗（两倍工资，其实是补的年休假）？工友 Z：加就加吧。我：我有事，我要下早班。训练员：你看我以前都让你下早班的，但是今天真的不行，刚才已经发邮件了，谁要是下早班，就扣半天的加班。我有点激动：富厂这个变态的厂，怎么有这么龌龊的规定！旁边工友 A：厂里有生产安排的，加吧，加吧！我：厂里有工作安排，难道个人就不能有重要的事了？我不管，如果厂里扣我加班，我就下早班，打加班的卡！训练员震惊了，不说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冲动，语气缓和了一下说：行不行，我改天再把那两个小时补回来（正班八个小时，加班两个小时）。训练员又很无奈：好，你下吧，我待会给你写个联络单。

第五次：已经进入淡季，很多产线已经没班加了，并且加班也控制在 48 小时了，但有的站位还是需要人手的，所以就需要在那些站位的人下早班时，另外的人去支援。这就是请假发生的背景。线上很多人下早班了，只留下一部人去支援，我也被弄去支援。点完名后。我：训练员，我下早班，你找别人加班吧。训练员很爽快：

嗯！

第六次：这个是发生在第五次的后一天。我又很荣幸地被要求加班。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训练员，我今天下早班。训练员惊奇地看着我：今天可是 g2 呀！我：我知道，g3（三倍工资）也没办法呀。训练员态度坚决：不行，人员已经安排好了，一个都不多，你让我怎么办？我：不是很多人没班加吗，可以找他们来呀！训练员：不行，昨天已经让你下早班了，今天实在没人。难道你让我去线上？我：我觉得可以。训练员瞪着我！我赶紧为自己辩护：主要是这几天一直没班加，我以为今天也不会加班，就跟朋友约好了，他现在在外面等着我呢！训练员很无奈，很生气地点了一下头，扭头背着我走了。我在后面很真诚地喊道：不好意思啊！训练员头也不回地朝我摆了一下手。

真是让人很气愤，怎么工作日的时候上八个小时，到了周六、日就上十个小时，太坑人了！

## 工会流动站

今天线上的员工较多，工位都被人占了，显得我很多余。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同事就让我下去吃饭，吃完饭随便去哪里打一下混，到八点半下班的时候打卡就好。没办法，我就出了车间。我先去食堂吃了饭，然后到住处歇了一下，觉得不到车间露一下脸，心里不踏实。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回厂里，经过 g8 食堂，发现在通告栏那里摆了三张一排的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三个标牌：一个上面写着投诉，一个写着法律咨询，还有一个写着工会咨询。旁边坐着两个人，在他们旁边竖着两张海报，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工会流动站，下面是投诉、举报电话，另一张海报是工会举行的活动：运动会、游园等。

在他们周围围了一圈人，差不多有十来个，但都不是来反映问

题的。只有一个人坐在工作人员的对面，在反映问题。他说：我上午下午都没有去离岗，只是在十分钟小休的时候，去抽支烟，但我们车间是无尘车间，出车间要脱衣服，换鞋子，进车间也要换鞋子，穿无尘衣，所以十分钟根本不够用，一般都需要二十来分钟。有一次，我回来后，线长扁我，我很不服气，说，我如果不抽烟的话，精神就很差，根本不能做事，生产效率也低，抽了烟，有了精神，效率也提上去了，对公司有好处的，但十分钟对抽烟的时间来说，又很短，那我怎么办？线长说他也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你们能不能让厂里把小休时间调长一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抽烟的人。

工作人员带着微笑说：小休已经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了，是给员工用来休息的，不是抽烟的，再说，抽烟是你们自己的事，并且对身体也不好，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戒烟吧。

这位工友很坚持：戒烟是不可能的，总不能因为在这里上班，就把烟戒了。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上午下午都不离岗，能不能把休息时间延长一些。

工作人员虽然有点不耐烦了，但依旧保持微笑：这个，恐怕不行吧，你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最好自己解决……

他们俩人还在为这个问题纠缠着。我看了一下海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我后面一个小伙子突然冒出头来，问了一句：这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工会流动站，可以在这向工会反映问题。他说：那反映了能解决吗？那个工作人员刚要回答，但被我抢先了。我说：尽力而为吧，做力所能及的事。那个工作人员连连点头：是啊，我们会尽量帮助解决。谁知那个工友来了一句：那就是没用了。搞得工作人员很尴尬。那个工友也走了。

我便继续问我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很多人都不喜欢的，关于调休的事情。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反映过吧？工作人员边说边让我坐下：嗯，这个，是啊。我坐下说：那好像也没有解决吧？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看那个工作人员的反应。他只是不

太自然地笑了笑，嗯了一声。我继续说：本来是休息日的周六被当成是正班，两倍工资也没有。我话还没说完，那个工作人员就接我的话说：这个是法律的漏洞，只规定了工作六天必须休息一天，但没有说休息哪一天。听了他的话，我开始纳闷了。什么？法律没有规定休息哪一天？那干嘛要有工作日跟周末这一说法呢？不管他，还是继续说刚才没有说完的话：并且，周六调休的话，只需要调八个小时吧，那加班的两个小时应该是 g2 的，但厂里是按 g1 给的加班费。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想解答，还是真不知道，他说：哦，关于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律师来解答，不过他今天没过来，你等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周六调休，那两个加班时间怎么算工资的。说着，他就拨了一个号，开始问起来。

我有点担心他会要我的工号信息，就找借口说我要上班，下次再来，离开了。其实，不用他回答我，我也猜得到答案：按工龄算是没问题的。在去车间的路上，我在想：所谓的工会流动站，不过是为富厂服务的一个项目而已。记得以前宿舍工友怎么说来着：富厂工会跟富厂是一家，找工会有有什么用，还不是帮厂里。这么看来，这位舍友说的的确没错呀。



## 富厂工作点滴

### 吃饱了撑的

在富厂，能用机器的一般就不用人，所以，工作也很简单，就是把料装到模具里，过机器，然后再



取出来，然后再装再过。我们车间生产摄像头，工序很简单：把软板和镜头放到模具里，再用啤机压好，点胶，过 UV，取出，撕掉软板上的胶纸，把镜头跟软板粘贴在一起，然后啤机压一下，放垫板，点胶，再过 UV，取出，然后拿去贴铝箔纸，最后机器检测。

我们一个小时要下 1k 多的货，也就是集体计件，不需要流水线，反正几个人一个工位，分别在一排桌子的两边，UV 机在桌子中间。一般都是装取产品的工位在一边，点胶和 UV 工位在另一边，装好模具之后，递给负责点胶的人，点完，就可以过 UV 了。有时线长会安排压啤机和放垫板一个人操作。其实要说可以这么安排吗，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产量太高，下货速度太快，就有点难了。刚好那天上班就发生了。因为是新开的线，还没有招到足够多的人，线长就安排了那两个工位一个人操作，但产量却不低。那个男孩子就有点不乐意，但也没说什么。我坐在他旁边装撕胶纸贴镜头，眼看着他旁边放的待压的镜头越来越多。他不仅不加快速度，反而，一改以前总是把压好放了垫板的模具递给点胶工位的做法，而是起身，抱起一推压好的货，绕了桌子半个圈，亲手放到了点胶人员的旁边。

后来，线长看他堆货越来越多，就安排了另一个人去放垫片。这下，他可高兴了，跟我说：我就是这么堆货，让他（线长）看，他自己就会安排人过来帮忙的。我起先不理解什么意思，也没说什么。一会，只见他很自然地把放了垫片的货递给了点胶的人。我纳闷了，就问：你怎么不跑过去了？他说：谁吃饱了撑的，跑过去送货！哈哈，终于明白了他的话！

## 上菜

今天我又被调到贴铝箔纸的工位了。这个工位在我来看，是比较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位，其实就是熟能生巧。我们需要把一个一块有折印子的铝箔纸把镜头的后部包起来。不光是包起来就好，必须

保证包得严，在正面看不出来，且不能有多出的铝箔纸。这个如果铝箔纸做得刚好合适，就很简单，只要手不抖，贴上去就好。但是如果铝箔纸稍微大一点，就要小心了，很容易贴出不良品。我就喜欢这么有挑战的工位，虽然我的速度是最慢的。

带我们的训练员，脾气很好。她不会像有的训练员那样总是绷着个脸，也不像有的训练员那样一直催我们快点快点，更不像线长那样威胁我们说如果做不到产量就义务加班。她总是在微笑，跟员工打成一片，偶尔会笑着说她不喜欢催别人，但也不希望别人催自己，意思是很明了，但比快点快点受用得多。为了让我们保持速度，一直有货做，她不停地在线上跑来跑去，发货。尽管还是有其他训练员、线长过来催货，甚至线长还要求单个计件，看谁做得最慢，但是都被她拒绝了。她说，计什么件，尽力做就行了，就算达不到产量也会让我们下班的。这很合我们的意，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呀。线上有两个三十来岁的员工，在线上说说有笑的。她俩很喜欢那个训练员，经常跟她开玩笑说，给我们上菜呀（上货）。她俩本来很讨厌连班的，因为连班有可能会义务加班，因为她俩就义务加班了两次了，但是面对这个训练员，她俩却说，连班吧，把产量赶出来再说。呵呵，不一样的训练员，不一样的做事心态。

## 幸运儿

跟一个刚从 B2 调过来的工友聊天（我们在 F6），他话很多呀。他来富厂一年多了，比较喜欢 B2。那边基本上就是混日子，很好玩，产量很轻松就能达到，基本上可以提前半个到一个多小时收线，每周周日固定休息，不像这边要调休，不好；也没有这里管理得严格，大家都很自由，特别是夜班，根本不会有什么稽查员过来查是否工作违规现象。

据他说，他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批调到 F6 的了。B2 的老大们，

一般会把不听话的、不喜欢的、调皮的调过来。可是，因为 F6 是新开的线，基本上都是刚招进来的新员工，这样从 B2 调过来的人员，基本上就升职了，意思就是有人从线长升到组长，有人从训练员升到线长，有人从普通员工升到训练员，最坏的也是个流动人员（不用做拉，打杂，负责整理拉上的 5S，顶岗等）。他们第一批调过来的人都是幸运儿，而之后再调过来就没什么好处了。

听他这么一说，也难怪，我见到的训练员，特别是男训练员，感觉怪怪的，不像是老实听话的人。并且，有个训练员有次开会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有的人不要在这里打混，我也是老油条了，以前也是经常打混，经常被整的主，我知道你们怎么打混，也知道怎么整你们，你们最好自觉点，不然，到时候看谁整得过谁！

虽然，他以前有点混，但是现在却变了样，俨然是个合格的管理者。但是有一点还是没有改变：面对稽查员稽查，发现问题，他解释了一通，稽查员还是咄咄逼人时，他还是会很冲地说，记就记，别那么多废话，怕你还怎样！

### 三倍工资

我们线管理员在管理生产时，都很严格，老是会催产量。但他们在考虑员工待遇时，也很好心。就拿我来说，我因为不想夜班时调休，特别是在周一至周五之间休息，但不巧的是，我偏偏被调在周五休息，所以我就跟线上考勤的人说我要连休两天，也就是不加双倍工资的班了。这本来是我自己的事，训练员居然问我，你很有钱吗，双倍工资都不加。我很诧异，她并没有提到生产需要人，而是比较关心我的收入问题。最后，我说明了原因，她就跟负责考勤的人说，下个月调她周日休息。

这个月末刚好是中秋，也刚好是周日。在富厂，双倍工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四十个，也就是说不能超过四个周末（周六、日任一

天加班都是双倍工资，一般加班十个小时)。而九月份有五个周末，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周末必须休息，但因为最后一个周日是中秋节，所以如果周六加班的话，后半夜（我们上夜班）就是周日，中秋节了，上班就是三倍工资。训练员为了让大家都三倍工资，每天开会都会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就调休一个周末，这样可以有三倍工资。虽然只有那么六个小时，但是训练员还是很坚持，几乎每天都会提醒一次。

## 调过来我愿意呀

我分到车间第二天就被调到七线支援（帮忙）。然后，莫名地，我原来那个线长没有跟我说一声，就把我调到七线了（这在富厂很常见）。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子也被调了过来，但是他很有强烈的不满，我没有。可能是我刚进车间，什么都一头雾水，没有分固定工位，还没有工作经验的缘故吧。那个男孩子在原来线上，工位很好，既不用穿我妈都很讨厌的连体防尘服，也没人管，做事比较自由，但如果调走了，就不知道会被怎么安排了，所以说什么他也不调。第一天的时候，他还听从安排工作，第二天就不工作了，必须要调回去。组长很生气，对着他说，在郭台铭公司做事，就要服从安排，你以为我被调过来自己愿意呀（他是从 B2 调过来的），你以为他们训练员调过来自己愿意呀（他们也是从 B2 调过来的），在这里必须服从安排，其它的，跟谁讲都不管用的！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说，我不管，不调回去，就要安排我做跟之前一样的工作，否则我就不做事！组长也不甘示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这要看安排，不听安排，就不让你加班（大家都靠加班挣钱呢，不让加班就是断了财路了）。他同样坚决，不加班就不加班！……后来我去做事了，不知道结果怎样，反正我在七线没有再见过他，不知道是否又调回了原来的工位。

其实之前，我们也商量过的。我说我要跟他一样，他不调我也不调。他也刚进公司两个多月，但是已经被调过好几个地方了。他说不想老这么被调来调去。我说，如果不能调回去呢？他说，不管，我就不做事！我说，要辞工吗？我刚进来，还不想辞工呢。他说，我干嘛辞工，要么开除我！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是，我身不由己地被安排了工作，他独自跟组长他们纠缠去了……

## 富厂不留人

很多人都是仰慕工资高才去富厂的，我也是，但是很失望，工资根本就不高，甚至比一些小厂还要低一点点，更别说按劳动法的大厂了。特别是每月工资单发下来的时候，拿到手的不到两千块，心就凉了一大半，很多人就离开了。但富厂还是长年有几十万人呢，要是没点吸引力怎么会一直保持这么多人呢？也许还是做久了底薪相对高的缘故吧，也许很矛盾，但确实是这个样子。

在富厂，试用期和考核期需要九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以后，底薪就能加四百以上，基本上把其他大厂小厂打败了。这可是大半年，不短的时间呀。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富厂与员工之间“彼此考验”的时间。可以说，正是这段长久的时间，保证了富厂一直有这么多人。在这段时间里，不想留的会陆续离开，留下的自然是已适应了富厂管理、富厂生活的节奏，接受富厂“文化”的人。这对公司非常重要。在富厂待得越久，原先可能对富厂的反感就会慢慢淡漠，对富厂的一切渐渐麻木，习惯了。难怪有个新进厂的工友说，我觉得这里的老员工，都好淡定呀！我们一起参加培训的工友说，听说星期三又有人跳楼了，线长居然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又不是没跳过！她还相当自信地说，别看你们现在很积极上班，过段时间你们就不想来了。

富厂真的不留人呀，留人就留“久经考验”后自愿留下的人。

## 人才来着

自从进了富厂，各种偷都出现了，什么偷衣服，偷手机，偷钱包，偷拖鞋，偷静电衣，偷静电环，偷手套，偷浴帽等等，甚至连牙膏、洗发水等日用品都有人偷。人人都说待遇好的富厂真是造就了不少的神偷。这不，最近居然开始出现偷锁的啦，你说是不是人才！一般小偷都是打开各种锁，偷锁起来的東西，而富厂人才居然开始偷锁了，让人哭笑不得。不得不感叹，在富厂这个大环境下，真是会偷的人才倍出呀！有意思~

## 怎一个穷字了得

昨天去大润发逛，实实在在被打击得不轻，看着里面商品标签上面的价钱，真是恨不得死了算了。什么情况嘛，从吃的到用的，没一样东西便宜。一想到自己的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拿起来的东西便又轻轻放回去，舍不得呀，也消费不起。想找一些物美价廉，打折的商品吧，还真找不着。心里那个纠结呀，这怎是一个穷字了得。特别是看了一台电视，居然要 49999 元！妈的，我两年的工资都不够！挑来挑去，觉得还是算了，买点吃的就好了，也不敢买肠之类的

肉食。买了必须的大米、咸菜，顺便买了相对便宜的面包，再加上一个打折的蜂蜜柚子茶，一结账，尼玛，一百多，没了！什么嘛，到底是我挣得少，还是我就不配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我不习惯贫贱的生活。唉，tmd，还要不要人活了~



## “挺”就一个字

生活太累了，挺一挺；工作太无聊了，挺一挺；夜班太困了，挺一挺；腰包没钱了，挺一挺；一个人太孤独了，挺一挺；出门在外想家了，挺一挺……挺就一个字，用到哪里都合适~

## 调情？今天你调了吗

最近突然发现，调情是工厂很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记得之前的电子厂同事说，经常被男同事摸脸蛋、屁股。我以为是我同事长得可爱，比较惹人爱吧，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跟她一样经历的女孩大把的，并且这跟长相没关，倒是跟打工方式关系很大。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封闭式、不能带手机的车间，那就更不用说了，调情无处不在！不仅如此，已经超出了男调女的形式，女调男，女调女的情况也很多。一条线上的同站位、不同站位的男女互相调；不同线的同站位的、不同站位的男女互相调；结婚，未婚的，只要有就会互相调。没办法，车间内除了机器，就是这些操作机器的人了，没有什么消遣方式。没关系，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终于把调情挖掘出来了。呵呵，不得不说，我还是比较适应的。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工作期间的一种消遣方式，不认真，不生气，尽量配合，自己乐一下，别人乐一下，大家乐一下就过了！但也别小看了调情，不仅是消遣方式，也是一种巴结方式，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比如说，产线上的同事也就跟产线的同事调情，跟线长、QC、工程师调情基本不太多，也不可能，毕竟也没那时间。但线长之类的就可以跟他们调情，这样除了消遣，既可以跟他们搞好关系，也可以使自己的工作好做。怎么样，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调情，今天你调了吗？

## 打工心情（1）

### 义务加班

除了整条线一起义务加班，最常见的就是非普工的干部们义务加班了，有期限定的加班时间超了还是要加班。没办法，有义务有责任加呀。

### 占小便宜

我们宿舍有八个人，其中 Y 在富厂工作了四年，C 两年，F 一年。有次在宿舍聊天，说起了开早会的事。我说我们要提前十分钟进车间点名。C 说她们周一要提前一个小时开大会，平常提前二十分钟。Y 也说她们也要提前二十分钟。我说，线长说要是没有提前的话，就是迟到，可以记过，到时候涨不了工资，是真的吗？C 说，是不是真的，给你说件真事。我们车间有个男孩子每次点名都不到。老大跟他说，如果你下次还迟到，就不用加班了。结果那家伙还是迟到，老大就真的不让他加班了，一个班都不给加。我插了一句：打卡呢？C 说，打卡当然没有迟到，但要提前进车间开会呀，再说老大已经警告过他一次了，还是那样，不让加班就是活该。Y 也说，对啊，开会也没多长时间，警告过一次，还那样，他是不是辞工了？C 说，嗯，要不是辞工，他敢那样呀，反正就是不想做了。我有点不同意地说，我凭什么要在上班前进车间呀，像我，从宿舍到车间



要半个小时，再换衣服，人又多又挤，即使很早去了，还是会赶不上点名。再说下班的时候，他也没让我早点下呀，真是太黑了。Y说，在外面打工不都是这样吗，还计较那么多。这时，F插嘴说，是啊，早去就早去一会了，反正可以提前收线，也不用计较那么多。我还是不同意她们的观点，说：但是也不能提前打卡呀，反正还是要等到时间才能打卡。F笑笑说，那是肯定的呀。这时Y好像对我有点不满了，看着我说，倒是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想占点小便宜呢，要么想迟到，要不就是请假不好好上班，是不是来工作的。我听了，苦笑了一下反问道：我想占便宜，我提前一个小时准备上班呀，还叫占便宜，真冤啊我！

## 曾经的训练员

忽然，A线那边吵吵嚷嚷起来。我扭头看过去，只见绿帽子组长、红帽子线长站在B线的过道，对面站着一个人从头到脚一身白的普通员工，不知道他们在嚷嚷什么。听线上其他人议论说，是那个员工让A线的C去看显微镜，但C不去。我正莫名其妙呢，C过来我这里拿治具。我问她，怎么回事？那个员工不是在八线的副线长L吗？她过来干吗，她以前从咱们七线调到八线时，把她自己喜欢的员工都调到八线了，现在又想调咱们线上的老手了？

C轻蔑地说，才不是，她现在跟咱们一样了，也是普通员工。我想了一下，说，哦，对，她好像辞工了，然后就被降为普工了。

C接着说，嗯，刚才线长让她去看显微镜，她不想去。线长知道她以前做过副线长，就让她找一个她培训的人看，她就找到我了，说培训过我。这简直是诬陷我，她从来没有培训过我，除了吊我。我就说没有培训过我，不去看显微镜。组长刚好来了，然后她们就在那争辩起来了。

我听了，说，她不想去，干嘛找你呀，真是的。

C 有点气愤地说，是啊，自己不想去，干嘛拖我下水！我接着说：她以前做副线长的时候，不也是到处把人调来调去的吗，别人不想做，还不是非得让人做吗！C 说，是啊，那时候调 D 去看显微镜，D 不想去，她就在那里说一大堆话，还不是让 D 去看了吗。再说，她现在有什么资格找我去看，更何况她从来就没有培训过我，我就记得她做副线长的时候，除了吊我们什么也没做。我连忙点头称是，继续说，是啊是啊，我那时候刚来这里，她让我做这个工位，只说了一句，你会吧，我支支吾吾了一下，她就走了，后来还过来吊我做的慢，说什么你还没有你旁边的男孩子做得快，你好意思吗，什么的。C 也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那时候也是这么说我的，她还特别点我的名字说我。

我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唉，她以前做副线长的时候，经常义务加班，现在她辞工了，降为普工，被人调来调去，真是可怜，富厂真是没有人性呀。C 说，也是，谁管你这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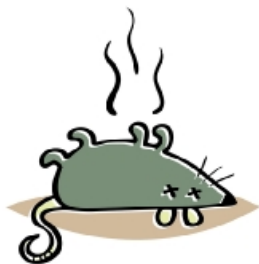
说完，C 回去做事了，只听组长大声严厉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说你到底服从不服从吧！

是啊，服从还是不服从，不要理由。两天了，我都没见到 L，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自离了。

## 换厂

进了一间厂  
管理太苛刻  
干得好不爽  
传说另外一间厂  
口碑真是好  
赶紧辞了工

到了这间厂  
环境真是差  
时时担心职业病  
又换一间厂  
管理、环境还不错  
谁知产量吓死人  
一天干下来  
骨头都散架  
纠结，纠结，真纠结  
到底是留还是再换一间厂



## 富厂皇宫

我们在车间已经待料（休息）两天了，年底盘点，我们已经提前把需要盘点的货赶完了，而我们在待料之前都是非常忙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富厂这么一个时刻计算产能的公司，居然会让我们停下手里的工作，但再一想，其实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是公司的安排。公司在纪律和产能方面都有严格的管控，员工们不需要

问为什么，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要坚决服从这一切规定就可以，就好像本来没有方向的 tray 盘，为什么一定要按箭头所指方向放一样，这是规定！当然，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富厂员工，具备优秀的服从精神是必需的条件，但不是唯一，要想真正融入公司，还要更多地了解公司。

## 工厂占地面积大，员工多，上班极不方便

我所在的龙华富厂区占地宽广，有七个门，从南门走到北门差不多需要四十分钟；有几十栋楼，几百个车间，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宿舍则零散地分布在车间外围的商业区，有的甚至在厂区外面。龙华厂区差不多有三四十万员工。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车间跟宿舍离得远就很自然了，除了少数幸运的人可以住在工作车间附近的食堂上面的宿舍外，很多员工住的宿舍都离车间较远，上班极不方便。

一般老大都要求提前十分钟进车间，所以很多人必须提前一个小时从住处出发。公司倒也提供了厂区的免费大巴，但大巴上班比员工们晚，下班比员工们早，想坐大巴上下班有点困难，还是自己的双腿可靠。不过，夜班的话，早上八点下班，可以享受一下大巴。记得有一次早上八点下班，工友兰晓燕让我跟她一起坐大巴回去，当时至少有两百人在等车。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大巴一来，车门刚一开，呼啦，人一下子就涌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人挤到了车上，也看不到兰晓燕了。不管那么多，上车了总算。但车内挤得实在惨不忍睹，还有人在往上挤。司机倒是耐心，等到没有人挤上车了，才关上门。我刚好站在门口这里，先不说挤得脚都要抬起一半，就连空气都污浊得很，特别是从旁边几个男同事嘴里呼出的臭气，简直要把人熏晕了。唉，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在下班的时候坐大巴了，会死人的。不过司机倒是很淡定，都这么多人了，

司机还是会为等车的人开车门，敬业呀！

## 厂区虽大，员工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有限

这里有很多事业群，很多的车间，每个车间都像是一个小工厂，你名义上是富厂员工，事实上只是某个事业群某个小工厂的员工。除了可以随便进出商业区的各个店面，宿舍和车间都设有门禁装置，必须刷工卡，被识别之后才能进出。如果你不属于这个宿舍区，或这个车间，刷卡就会异常，保安一定不会放你进。不过，宿舍管理相对松一些，运气好的好可以混进去。运气不好的话，有可能会转变成一场员工与保安的冲突。

车间就不同了，每层楼都有保安，进车间之前必须要刷门禁卡。不属于此车间的人员，不能进入。同时还要接受安检扫描，确保没有把公司规定的，如手机、相机、移动硬盘等违禁品带入车间。扫描时，要像稻草人一样把胳膊伸直，让保安从脖子这里慢慢地扫到脚底下。最近应客户要求，车间门口安装了电子门，速度是快了点，但身上必须无铁。如果是皮带的缘故过不了电子门，保安则会要求你解下皮带，不管男女。其他情况则要在保安处登记。次数太多，就不让进车间了。

## 花园式公寓

为什么叫公寓呢，说来也简单，本来是叫宿舍的，后来承包给物业公司，改了名称，就成为公寓了。至于花园式，还真不太看得出来。难道在公寓内，楼与楼之间有绿化带，就被称为花园式？进入公寓前也要刷门禁卡。公寓内宿舍的构造都差不多，一间十五平方左右的单间除了小强和臭虫外，另安排八个人住。不同的是，好

一点的公寓有独立卫生间、冲凉房和阳台，差一点的就只能用公用的卫生间和冲凉房，连阳台都没有。特别要提一下这个臭虫，不知何故，这里特别多，灭也灭不完。同事卢英才经常抱怨被臭虫咬得遍体鳞伤，半夜起来抓臭虫，觉也睡不好。就是这样的公寓，在11年承包给物业之后，每个月要交110块钱的住宿费。

公司对员工有一项福利——强制福利——除了贴身衣物，衣服必须集体投洗，否则要受到处罚。这个规定怎么看都不像是福利，倒有点像公司厂规厂纪，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很多工友都说，投洗衣服不是公司为员工着想，而是为了节约水电，因为集体投洗的衣服都放在一个洗衣机里洗，能洗得干净吗？记得，我有一次投洗了两个毛毯，本来鲜艳的粉红色毛毯，愣是被洗成了灰灰的粉色，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碎头发，真是郁闷。怪不得宿舍的人都不投洗衣服，自己偷偷洗，还劝我最好不要去投洗。

现在对投洗衣服的要求没有以前那么严格，所以我们一般自己洗。但我们宿舍没有阳台，衣服洗了只能挂在水房，控干了水再提回宿舍。但每个宿舍八个人，每层楼三十个宿舍，这么多人的情况下，难免衣服丢失，这个物业是不管的。舍友梅梅说，她来这里不到半年，已经被偷了五六件衣服了，其中还包括内衣！也难怪，我进厂两天，就丢了一条裤子。不过，千万不要异想天开去宿管处投诉，要求找回衣服。这么看来，公司的这项福利不仅可以节约水电，还为物业减轻了负担——不用去找偷衣贼了。

## 处处受约束的车间

丢东西不仅发生在宿舍，在车间也经常发生。我们工作的车间属于无尘车间，过安检之前必须换掉便鞋，手机放到手机柜，穿静电拖鞋过安检门，然后脱掉静电拖鞋，进更衣室穿静电衣才能进入车间。静电拖鞋特别容易丢，只要不是锁在柜子里，必丢无疑，可

公司又不配给足够的柜子，唉。我进厂一个月就丢了三双拖鞋。手机也经常丢，虽然到处装了摄像头，但还是丢，丢了也找不到。静电衣就更不用说，天天丢，挂在更衣室里，连个柜子都没有。没有静电衣进不了车间，进不了车间就会被老大报迟到，迟到就要受处分，这一连串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可是你可以这么解释给老大听吗？不可以。老大说，这个不是他负责的事，他只负责产线正常生产。这个可以让更衣室管理员解决吗？不可以。他只负责更衣室整洁，鞋子是一定管不了的。静电衣的话，如果幸运，更衣室角落有时会被收拾出一堆的脏静电衣，你可以去那里找找。至于找不找得到，穿不穿就是你的事了。如果不幸运，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也就是别人偷你的，你偷别人的了！这样的话，怎能不乱呢？没有拖鞋，又不能穿便鞋过安检，怎么办，那是不是可以问保安要一双鞋套呢？不可以。保安会态度恶劣地告诉你，鞋套是准备给客户的。唉，妈妈呀，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么一个偌大的工厂，到底哪里才能给我解决问题呀？这时忽然发现自己很渺小，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不过，还不是要凑合着上班。不是有很多人都光着脚过安检吗？不是有很多人提前很早去更衣室找静电衣吗？别人可以，为啥你不行呢？加入他们吧，反正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员工对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都这样的束手无策，那在车间里工作又会是个什么状况呢？

全世界都知道，公司工资是最高的！怎么个高法呢，当然是底薪高了，它比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一般的工厂高那么两三百块钱嘛，并且在九个月后，如果员工没有大过记录，底薪将会会有一个四百块钱的增加。底薪高，加班费才会高。在这个靠加班费挣钱的年代，工人还是蛮喜欢底薪高的工厂的，但这高出的底薪不是白高的，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的一切工作规定。规定这个东西在每个厂都有，本来是没什么特别的，但在富厂却不同。首先，公司实行六休一的工作制度，也就是连续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并不是说，

周一到周六工作，周日休息，而是实行调休制。公司为了保证机器的连续不间断运转，由车间管理者统一安排每个员工的休息时间。也就是说，周一到周日都会有员工休息，但肯定不是同一天休息，这就使周六，周日变成了正常工作日。当然，因为全世界都是公认的五天工作制，所以员工上满了六天班，会有一天算加班，拿双倍工资。不知道调休是不是公司的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大家似乎默认了这种工作时间。但也听说，以前有人抗议过，结果，科长过来车间，直接辞退了抗议的人，从此便不再有人有意见了。虽然大家默认了调休，但不表示他们很喜欢。经常可以在更衣室听工友们抱怨说，人家都星期六、星期日休息，我们偏偏星期一到星期五休息，连找个一起玩的人都没有，无聊。对啊，我老乡老是让我周末去找他玩，但总是没时间。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哪天休息还不是一样的，没人一起逛街，没人聊天，睡觉喽，打游戏喽，反正出去玩还要花钱，这样可以省不少钱呢！谁对谁错呢？说不好。不过，调休确实使很多人少了与人的接触、沟通，使生活更枯燥、乏味，也使很多工友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不能及时找到人寻求帮助，人莫名地变得焦虑、不安、烦闷、压抑，性格也变得暴躁或沉闷，精神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也许某一天遇到了某一件事，精神就崩溃了，也不可而知！

另外就是加班了。作为工资的重量级份子，公司对加班的管控特别严格，特别是跳楼事件之后，公司对外宣扬大幅度涨薪之后。公司对外宣称大幅涨薪，控制加班，但这实在是个骗局：大幅加薪了吗？工友大伟斌说，加薪之前，我们住宿免费，有伙食补贴，外住补贴，属于公司的食堂饭菜也便宜，07年我们也可以拿两千多的工资。加薪之后呢，控制加班，住宿要收费，伙食补贴取消。唯一的夜班补助一直保持4.5元，没有变过，现在连一顿饭都不够了。外包的食堂饭菜花色没变，但是价格翻了一倍，并且，厂外一听公司涨薪了，什么物价、房租全涨了，搞得现在在只能挣两千多工资



的情况下，购买力下降了很多，是不是有点不如从前了呢。并且所谓的控制加班，其实是以前在 10 个小时以内做的产能，压缩在八个小时内完成，这不仅没有减轻工人的工作压力，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关于产量的安排，也严格按机器的产能来调整，员工的速度要跟得上机器，甚至要超过机器。并且即便是控制了加班，公司员工的业余时间也不比其他厂时间长。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厂吃饭时间比富厂短，很多厂员工上午八点上班，下午八点下班，加班时间为三个小时，而富厂员工则只有两个小时。可见，对加班的管控并没有给员工带来太大的实惠。

控制加班，也给很多管理者增加了一个对付员工的方法。因为加班时间的多少，以及什么加班时间直接由带线的管理者，如线长、训练员控制。员工就像是电脑程序的一个个编码，他们根据生产需要，设定了哪个编码什么时间工作，什么时间休息，一天工作多少，并且设定好的程序不会因编码的个人因素做改变。如果安排了你加班，你没有加班，好的情况就是管理者会提醒你说，你的加班钟不够不要找我。如果遇到特别刁蛮的管理者，他就说直接跟你说，安排你加班，你就必须要加班，否则以后都不用加班了。并且有时管理者看你不顺眼，或者你冒犯了管理者，你的加班也会被统统取消，五天八小时，工资只有底薪。要知道，考勤全部掌握在这些管理者手上。在车间里，他们就是老大，他们就是天。正如一个线长跟他的员工说的：我让你们加班，是赏你们一口饭吃！呵呵，牛逼吧！所以员工们都让他们三分，毕竟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的，没班加，那怎么得了，那怎么能生活下去！也正因为这样，很多管理者都凶得很，不讲理不说，有时还故意刁难人，想好好工作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在车间，也很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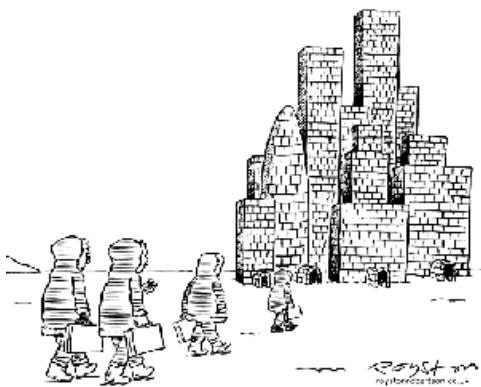
对于基层管理者的恶行，员工不能越级投诉，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投诉。如果越级，不仅不给你解决问题，还会给你处罚。但大家都知道，线长、训练员都是组长亲自提拔上去的。组长为了维护自

己的势力，肯定也会偏袒他的亲信们。给员工说句公道话，那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员工没办法，只能打 78585 这个投诉电话，但只要一打这个电话，留下了工号、姓名，你的直接管理者就会立马知道，然后你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毕竟，工作中要是故意找茬的话，还是相当容易的，比如故意调你去一个很累的工位，或者专门盯着你不让你说话，或者不让你加班等等吧。只要有勇气打 7858 这个电话号，管理员就有勇气跟你较量一下。不过，也不是说一点用处没有。我曾听一个工友说，他线长想开除他，他就打 78585 投诉了线长，结果，他线长就去找他说好话，让他撤销投诉——听别人说，被投诉的人好像也要受到一定的处分——他看他线长也怪可怜的，就撤消了投诉。但 78585 这个投诉电话，具体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没用，就不太清楚了。这么看，其实，管理者与员工的较量，可能不是某一方赢，而是两败俱伤。毕竟同是打工的人，但偏偏有了等级的划分，让某些人有了比别的打工者高那么一头的感觉，无奈！

公司员工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中，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但都同样找不到出路解决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厂内员工调派很方便，无论哪个车间，哪个工位一旦缺人，立马就可以从别的车间调人手过来，不影响生产。也许，这是管理可以毫不犹豫的解雇对厂规厂纪不满的很多员工的一个原因吧。这同时也遏制了工人发表自己想法的念头，只能被动接受、忍受、习惯，或者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做法！可还是有一些迷失自己的人选择了不归路——跳楼！

还有一点是关于个人感情的问题。据传有些跳楼的人是因为女的被抛弃或者男的被抛弃。先不说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单是厂方或者舆论把责任全部推给跳楼人自己或者他朋友，这本身就让人心寒，难道厂方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毕竟一个人是不能脱离身处的环境，孤立存在的。身处在富厂这么一个庞大的、每个人倍感

压抑的冷血王朝里，自己  
是多么渺小，有谁会在乎  
自己的感情，有谁会为了  
谁而付出真情。但一旦某  
个人因为爱情，找到了一个  
心灵伴侣，他就会把自己  
所有的感情寄托在这个伴  
侣身上，也许会有那种



这个伴侣就是自己的全部的错觉。当然，他也希望自己的伴侣像他那样对待自己。可人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有自己喜好的，一旦双方中一方变了心，另一方所有的寄托就灰飞烟灭了，整个人也就是行尸走肉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死了倒是可以狠狠的报复一下抛弃他的人，于是悲剧发生了！

突然觉得富厂就像是皇宫一样，在外面看，高高的围墙，被外人想象的富丽堂皇，工资也被描述的天花乱坠，里面却戒备森严，等级分明，员工们像是奴才和宫女一样，被一些大权力没有、小权力在握的公公般的线长、训练员们控制着，有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死在了这些公公手上，偶尔有个大难不死的，那得靠运气！难啊！

## 等

富厂真是个大厂，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无非是从办事的效率上就看出来了，只要你有事办，没得商量，等！

来富厂的每一个人，从开始面试，就过起了等的生活。几百上千人同时面试，而负责面试的工作人员仅有几个、十几个。排队、等待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接着就是等待面试结果，等待工作人员分

配事业群。分完了事业群，还要分不同的事业处。虽然人越分越少，但基数大呀，所以还是会有几十上百的人在等待工作人员的点名分配。当然了，签合同这种大事更需要等了，我们可以整整签一天的汗，什么个概念，别人还以为是手抄呢，其实我们在合同上写的字不会超过一百个，其余的时间就是等待工作人员发现合同异常，然后点名，让改正异常。说起来简单，但其实，我们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合同签完了，该培训了。培训时要签到，可想而知，等待签到手册成为了每天的功课。好不容易培训结束，需要车间工作人员过来领人，又是等。

上面这些还是因为人多，需要时间。而真正开始工作了，还是要等。第一天上岗前，等工作人员安排鞋柜，等车间线长过来领人，等线长给我们找不见了的静电环。

第二天，我被安排到另外一条线上去帮忙。因为需要五个人，我们线上出了两个人，另外三个就需要从他们自己线上找，结果一找就是半个小时。我就想了，那个车间到底有多大呀，不就两百米远吗？人总算是找齐了，我们要去另外一个车间借用他们的机器做事，我们需要把工衣带到那个车间去（公司规定不许带任何车间的东西出去，如需要的话，要开放行条）。但是在放行条上出了问题，因为训练员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好像放行条上有了被涂改的痕迹（公司规定，放行条上不能有任何涂改），门口安检的保安怎么也不放行，但在训练员的软说硬磨及问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十分钟后我们被放行了。到了另一个车间的安检门口，需要车间的人来接我们，可出来一个人，保安说他没有权限，需要线长及以上的人才可以接人，于是训练员就开始打电话找人，结果不知何故，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是站在安检的门口。真是搞不懂，这帮人做事都是事前不安排的吗？幸亏有个训练员认识的线长刚好出来，我们才进了车间。然后第二天，我们又是同样的情况，又是一个别的刚好出来办事的线长把我们接进去了，但是人家正在用机器，原来我们车间的人根

本没有同这个车间的人沟通说要借用机器，搞得我们进了车间，不能做事，等他们上层沟通。搞不懂，怎么老是搞这种飞机。

还有一种等待，是最难熬的，那就等待打下班卡。富厂规定员工每顿的吃饭时间为一个小时。对中餐跟宵夜（夜班）来说，这个时间还是刚好的，但是对晚餐及早餐（夜班）来说，似乎有点问题。富厂吃饭都是轮流的，即一部分去吃饭，一部分要继续工作，等另一批人吃饭回来之后，再去吃饭。但如果要加班的话，就涉及到晚饭和早餐。轮流的时间是这样的，刚好最后一批吃饭的人是加班的最后一个小时，即，出去吃饭之后，就不用再回车间，等待打下班卡就可以了。这个就给很多人造成不便，因为吃饭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但你必须要等待半个小时打下班卡，这就变相地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时间算在了工作时间之内（当然，实际上并没有工作），也就是无论怎样，只要加班两个小时，每个人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在工作区域内待上那么十二个小时。但其实有一个小时是可以自由调配的，可惜，因为要打卡，就不是自由的时间了，也算是一种隐藏的强制规定。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在等的时间可以做别的事呀，说得对，请问半个小时可以走多远（下班超过十五分钟不打卡就算是旷工）？可以做多少事？如果离宿舍近的话，可以回去冲个凉，但像我们走到宿舍就要半个小时的怎么办？没办法，只能等！

等等等，在富厂有各种各样的等。不知道处罚员工时，是不是也要等呢？



# 富厂的劳动条件

## 1 调休

在非员工自愿的情况下，把周六日休息时间调为正常工作日，并且常年如此。另外，富厂过年放十二天左右的假，其中除去三天法定节假日，四个周六日，剩下的五天用放假前的周六日补班，以至于，在放假前的两个月周末的双倍工资都没有了，当然，厂方会说如果放假期间加班的话，都是双倍工资，但在中国，过年是个非常重大的节日，不回家过年的人很少，所以过年加班拿双倍工资对大多数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谈，所以很多员工都不满意，但也没办法。

另外，调休总是调的很乱，考勤老是会出现一些错误，比如把调休搞成旷工，加班时间不对，工资少发等等，每个月少发几十块钱是正常的事，有的人居然会少发五六百块钱，如果要是去找考勤的人员或者线长，他们会拖延时间，或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搞得员工做事都没心情，也有人就离厂了。

## 2 劳保用品

无尘车间需要的口罩浴帽，发放很吝啬。口罩每天只给一个，浴帽则两到三天才发一个，根本就不够用。口罩每天至少要两个吧，浴帽也至少要一个或两个吧，其实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经常会在更衣室里听到同仁们找这些东西，毕竟少了哪样都不能进车间。可能厂方会以见到有人乱丢这些东西为由，限制发放，但请考虑一下大部分人是没有多余的口罩浴帽乱丢的，一般人都是不够用。而

为什么会有乱丢的现象，那也要问一下这些劳保用品由谁负责发放，为什么会出现有人没有，而有人很多呢。这可能需要车间的相关负责人管理好这些东西，而不是限制发放。即便限制了，多的还是很多，少的还是没有，只能造成大部分人没有劳保用品。

### 3 产量

富厂的产量太高了，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时需要义务加班才能完成，连机器都不如。既然讲的是人性化，那就不要用操作机器的方法来操作人，毕竟人是有感觉的，会累的。

### 4 管理

车间纪律是相当严的，不让说话是必须的。可是人长着嘴，一天十二个小时枯燥的工作，还不让说话，那还是人吗？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富厂的通病，反正车间里有很多管理人员都很凶，喜欢骂人，不讲理，动不动就拿不让加班相威胁，搞得人心惶惶，工作不下去。要是跟管理人员顶个嘴啥的，那就完了，以后的日子都很难过，会被管理人员看得死死的，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什么调岗位啦，不让加班了，吃饭晚回来一两分钟就被骂个狗血喷头呀等等吧。感觉管理人员在乎的不是生产，而是有目的地把不听他话的人逼出厂去。

也听到工友说，老大不批辞工，直接让走人，不给工资。至于请不到病假事假那就是更平常的事了。

更衣室超级乱，由于没有单独装静电衣的柜子，很多时候，衣服都会找不到，虽然绣了名字在衣服上，但撕掉之后就看不出是谁

的了。这样你穿我的，我穿他的，他穿另外的他的……更衣室一片混乱。有时候为了找一件衣服穿，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搞得进了车间，过了上班时间，还要被老大骂一通。

以上是部分意见，其他的有再补充吧。

## 调休

“成成，今天晚上（我上夜班）你不用来上班了，调休，明晚（周六）过来上班。”当我正在工作的时候，训练员走过来跟我说。其实，我早就在进厂培训时，就听负责培训的工作人员说过，富厂很人性化，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证工人六休一，即连续工作六天之后，工人一定要休息一天。但他又补充一句：公司会安排调休（即把周一至周五的法定工作时间跟周六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调换），但只要保证六休一，就是符合劳动法的。简直是扯淡！调休，是要经过劳动者本人同意的，否则是违法的。可到了富厂这里，居然就合法了。果然是大厂，竟把几百人当傻瓜。不过，话说回来，可能还真没几个人知道，这种不经过劳动者本人同意的调休是违法的，或者说大家觉得调休很正常，调就调了，也不计较是周六周日休息，还是平日休息。

虽然自己知道安排我调休要经过我同意，但因为是刚进厂，还不懂规矩，所以就没说什么，默认了自己服从安排。我悄悄问旁边的同仁（在富厂所有工作的人都被称呼为同仁），你是什么时间休息？是不是每个星期都是同一天休息？其中一个说，他跟我一样，是周五休息，因为他从上个周六就开始上班了，到现在已经连续上了六天班，周五一定要休息了，并且厂里的打卡机也有记录，第七



天无论如何也打不了卡了。另一个说，他基本上都是周一休息。我问他们，这样休息的话岂不是很无聊，大家都在上班，没人陪你们玩。他们说，无所谓了，反正休息就是睡觉、上网，哪一天都可以，再说也没有女朋友，不用非得周日陪她们。

唉，为啥我不这么想呢？我就不喜欢这样调休。每周就那么周六周日，一两天时间可以跟朋友聚一下，逛逛街，娱乐一下，但自己却在该休息的时间工作，错失跟朋友的聚会，太可惜了。并且周五一般人都在工作，很少人休息，就算我想找人帮忙做一些本该周末做的私事，也被搁浅了。还有就是周六周日可是双倍工资呀，多好的一个挣钱的机会也没了。总之，这种调休实在是让人很不舒服。但，不舒服归不舒服，还是要服从命令。

本来我想周五休息了，周六把周五的班补回来，那周日肯定要加班了（总不能让我隔一天再休息吧）。但，人算不如富厂算，周六下班时，训练员通知我说，周日不用上班，休息。啊，气死我了，太过分了，不知道是不是人安排的，一点人性也没有。所谓上夜班休息一天，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可大家都知道，晚上谁陪你玩呀！但是也没办法，只能白天少睡一点，晚上接着睡觉。第二天必须还要再睡，因为晚上要上班了，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如果连续休息两天，也就是两个晚上的话，就会好一点。第一个晚上睡了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过白天的日子，因为晚上还可以睡觉，也就是说起码有一个完整的白天可以过一下正常的生活（把晚上当白天过，太痛苦了）。可就是这么个一直声称自己多么人性化、多么为员工着想的富厂，居然会安排出这样的调休，在夜班的前后两天各安排一天休息，这不是整人吗！为什么不安排休息的两天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双休日？但现在的安排，让我过得左右为难，既没有休息好，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办一些私事。悲剧！

走在下班的路上，我越想越气，刚好碰到同宿舍的，在另一个车间工作的同仁，我就说了我的调休。她淡定地说，这很正常呀，

我们车间经常这样调的，他们（厂方）从来不会考虑员工的感受的，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生产来安排员工的调休。说着说着，她有点激动了，说，某个月，线长安排她周五周六连休两天，周日上班，结果，周日没货做，她就被安排休息了，这样的话，她一周就没有上满五天班，所以就用她当月的其它加班时间去补这一天的空白（公司的规定好像），结果本来就不高的工资被搞得更低了。还有一次，她们都上班半个小时了，线长说，今天休息，所以这半个小时加上上班走路的时间，就全部消失了。我插嘴说，培训时还一直说人性化，人性化，简直胡说！她不以为然地说，那都是骗人的，谁给你人性化，这么大的厂，怎么可能一下子都休息，生产怎么继续进行，肯定要调的呀。

无语了，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为员工着想的大厂！反正我不管别人怎样，如果下次，他（厂方）再安排我周一到周五跟周六周日调休，我就申请双休，要么不调休，要么就连续两天让我休息。反正我是不会再像这次，跟傻子一样地被玩弄了。

可恶的调休。

## 难熬的夜班

今天是元旦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夜班。这个夜班真是太难熬了。上午睡到十点半起床，下午又从五点睡到七点。本以为晚上不会困了，谁知道还没有到十二点就开始犯困了。天啊，还要再熬八个小时呢，想想也许做起事来就好了吧。不料，边做事边聊天，我的眼皮就开始打架了，精神也不能集中，手里的产品也被我放得有点乱了。唉，难道是年纪大了？一次夜班不如一次夜班精神了。同事提醒我去洗一下脸，我本来还坚持不去，可是，眼睛实在是不争气，

实在是睁不开了。没办法，想着去洗洗脸也好，在这样的大冷天，用冷水这么一洗，肯定就被冻醒了。我先去厕所眯了一下，还是困，于是，我咬咬牙，洗了一把冷水脸。妈呀，这水也太刺激了，顿时，我清醒了好多。呵呵，看来还是这个刺激比较管用呀。回到车间，还没有过半个小时，眼皮又要合上了。看来，我是真的困了。可是，又不能睡觉，难受呀，没辙呀，心里开始骂这坑爹的夜班。刚好有个同事看到我问，怎么白天不睡觉？我说，睡了呀，还是困。他说，你要睡一整天，半天不行的。我说，那我的生活岂不是就只剩下上班，睡觉，吃饭了？他说，是啊，要不然上班多困呀！唉，可恶的夜班呀，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不管这么多了，说什么今天我下班了，一定先睡觉，从来没有像此时那样想念着周公！



## 怠工前传

今天换了一个新线长。原来，我们组长得罪了车间的科员，科员边找了个机会，即投诉组长打卡不上班，开除了我们组长，于是我们新换了个组长。接着我们原来的线长就被新组长调走了，换了一个他提拔上来的线长。不知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线长故意创造了一种我们线纪律很乱的气氛，他借着这个借口，想好好发挥一下他的本事。他刚上任，便把贴片站位从 ACF 站位分出来，合并

到划胶站位，并任命了一个以前我们线上人见人讨厌的教练员 D。D 不改之前的作风，并且倚仗着现在线长的这种劲头，开始整治贴片和划胶站位。她先从划胶站位下手。首先不仅把划胶站位的凳子取消了，而且减少了划胶站位的人手，这一下子让划胶站位的人心里充满了不满，都对 D 抱怨有加。于是似乎是准备好的，又像是突然的临场作战，划胶站位的同事们开始了怠工。当然，他们同时也是对新线长不满的，毕竟这个整改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也许还是他策划的呢。反正不管，这十来个同事做好辞工的准备，开始了抗议。

## 被重点保护了

转夜班之后，不知何故，线长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线长。本来的教练员请假了，我们贴片和划胶两个站位也被划在了另一个教练员 D 的管理范围。大家都亲切地叫 D 三八，吊女人，八婆等等吧。大家这么叫不是没有理由的。她整天喜欢在车间大吼大叫，有事没事都要骂人，嗓门又大，在隔音的更衣室里，都可以听到她在车间骂人的声音。在被她管之前就已经知道她声名狼藉，不得人心了，没想到，我们居然中标。我之前待过的 ACF 站位的同仁纷纷对我表示同情，并发来慰问。

她来负责我们两个站位了。第一件事就是集合我们所有人，开会。她首先给我们定了新规则：上班要提前十五分钟进车间，上线要提前十分钟，点名不到的按迟到处理，并给一次警告处分，三次警告之后就取消所有的加班；接着便否定了我们以前的生产效率，责骂我们一个个都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但其实，我们每天的产量都是超额完成的，不知她为何会说出如此的废话；最后她强调说自己管理严也严，松也松，前提必须是听我的话，否则别怪她管得太严了。

在跟她正面交锋之前，我和她也有过两次接触。第一次是我下早班，去领劳保用品，她刚好在那里，见我来拿东西，就严厉地告诉负责发放劳保用品的 L 说，手套只给三只，一只都不能多！我说，不是两双吗？她再次强调说，三只！我接着说一句，真是变态呀！L 以为我骂 D，赶紧问，是说公司吧。我笑了笑，当然是说公司了，难道还说人啊。而 D 只恶狠狠地看着我，没出声。第二次，我们线上有三个人打卡异常，让负责考勤的 B 给补卡，结果 B 抽风，让我们写五百字的检讨。这个事不知道怎么被 D 知道了。本来她不是我们的负责人，可她居然也跑来骂我们，也让我们写检讨。我气不过，跑去问 B，怎么回事，结果引来线长，说只要说明一下打卡位置时间就可以了。于是我把线长的话传达给其他两人，结果，D 也在场，还在那里喋喋不休，我连看她都不堪，直接跟那两个人说不用写检讨。不知她是否也有点记仇。

我想我被她盯上，可能跟这个有关。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两个站位基本上都是男孩子，除了流动人员 W，我是唯一的女孩子。难道想从我开刀？也许是吧。昨天上半夜，我跟线上的男孩子 H，X 一起去吃饭，结果因为进车间晚了几分钟，她专门等在那里，让我一个人站在她面前训话。可我和另两人是出车间，一起进车间的，他们没事，就我被骂了一通。我当时没说话，也懒得理她，知道她不讲理。等她骂完了，说，上线做事时，我问了一句：你在跟我说话吗？她更气了，追着我喊道：不是跟你说话，难道是跟我自己说话吗！我觉得好笑，特别是看她满脸通红，瞪着眼睛，狠狠盯着你的眼神，太搞笑了。

因为对她不满，我做事有点故意慢慢的。她当然也看在眼里，但没说啥，到下班，也相安无事。

终于到第二天上班了。我还是按以前自己的时间，提前五分钟进车间。我敢这么做是因为一方面，在上班前，我看到划胶那边的工友讨论说要集体晚进车间，给那个吊女人一个下马威；另一方面

就是，线长开会说我们提前五分钟开会就可以了，并且我进车间前还碰到了我们的流动人员 W，所以我很理直气壮地违背了 D 规定的时间。

进了车间，已经有一些人排好了队。D 站在前面，看到我，直接把我叫到她跟前，面对着大家站好。我就很听话地站在了她旁边。几分钟过去了，划胶那边的人也陆续进来三四个，这样我们五个人就面对着大家站了。她点了名，好像有好多人都请假了。当然，我们知道请假是故意的，但不管了，反正，我们来上班，在她看来是迟到的人，首当其冲成了她发飙的对象。她先是警告我们所有人，如果做不到产量就要延长下班时间，并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几个人身上，还让那些比我们早的人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们；接着要求我们几个必须要讲五分钟关于迟到的理由。我被第一个叫到最前面。我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我没有迟到！刚一喊出，他们都笑了。我有点激动了。她说你三十进车间，怎么没有迟到？我说我十六分就打卡了，并且我是二十五分进车间的，没有迟到。她说，你没有迟到，大家怎么会一直在这里站在等你们？我反驳道：这是你让大家一直站在这里的，我没有迟到！我有点激动，腿有点抖，为了掩饰这种激动，我就退到后面来了。她还追着我喊：你说你为什么迟到？我不耐烦地说：线长都说是二十五分进车间，你凭什么让十五分进车间？她说：那谁是你们的管理（人）？我回嘴：线长大还是你大！顶得她一句话都没的说。我看大家都在偷偷地笑。D 可能觉得很没面子吧，就转头去问其他人为什么迟到，没想到，那几个人一致说：我没有迟到！呵呵，D 没辙，不知道给谁打了个电话，然后，让其他人上线做事，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了负责考勤的 B 跟前。

她气势汹汹地让 B 把我们几个人考勤全部改为五天八小时。B 说，别闹了，赶紧开完会，上线做事去吧，到时候人家考勤有问题又来找我，麻烦死了！但 D 不依不饶，坚持要求改。B 不管她。我一听要全部消除加班，就问一起的几个人：那我们之前的加班还有

吗？谁知道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惹到了 D，她吼道：不许讲话！我不理她，继续问。她叫着我的名字喊道：就你话多是吧，你还想不想干了！我住了嘴，反问道：你也有嘴，我也有嘴，凭什么你能说话，我不能，你也太不讲理了吧！她又被呛到了，没话说了。我看她在本上记我们的名字，我跟她说：Z 昨天休息了，他不知道你昨天开会。D 瞪着我，你知道，你怎么迟到？人家的事要你管吗？我看着她那样好笑，低低的有点笑着说：我打抱不平不行吗！

可能是 B 不管把我们的考勤全部改为五天八小时吧，我们在那里站了好一会了，她于是给线长打了电话，生气地说，你过来吧，这有几个人三十才进车间，还说是你说的二十五进车间。不一会，线长 j 过来了，他一看我们几个人，就说，今天啥也不说了，赶紧上线作业去！我后面一个工友说，那得说清楚，D 要我们十五分进车间。线长说，她说的不算了，二十五分进车间开会！然后接着说：我们一般都是要求提前十分钟进车间开会的，这个大家在这里做了这么久也都知道，但是因为我才刚刚管理这条线，想让大家适应一下，就改为了二十五分钟进车间。我后面的工友确定了一下说：这个没问题，我们二十五分进车间，三十上线，只要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我们就散了，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受，我是有点窃喜的，回到线上之后，工友说我好厉害，那一句‘我没有迟到’，让他们感觉很给力呀！

但是后果还是有的，惟独我被要求不许加班，其他几个跟我一起挨骂的人都有加班，再一次验证了工友 X 的话：D 就是针对我，

跟我记仇，会一直给我小鞋穿的。不过，我不怕，小鞋最多就是不让加班了，我还不怕呢，再说，我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情，她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的。终于，据流动 w 说是以后都不用加班了，但



实际是什么情况，也没人正式通知我。我们一个站位的 X 说，你可以去跟线长说一下你要下早班，看他怎么说。我一听，真是太明智了，D 让我下早班，线长肯定是不知道的，毕竟现在很缺人，我如果告诉线长 D 不让我加班，我想 D 肯定会被骂一通的，当然，这个也不好说，毕竟他们都是管理人员，也许会互相照应呢，不过，因为 D 不是这个调来的线长提上来的，估计也不会纵容她。于是，我就去找线长，我说，我要下早班。线长问为什么？我说，D 不让我加班。线长问，为什么？我说不知道。线长没说什么，我就回岗位工作了，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线长会怎么处理，工友 X 说，你应该说是因为你二十五进车间的事，D 不让你加班的。我说，先等等吧，我看线长怎么处理，如果他不管的话，我就投诉她了，反正我也没有违规违纪，她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我加班的。

下早班了，在更衣室碰到 ACF 的工友们，他们一听说我的事，都非常支持我，骂了一通 D，然后一致让我投诉她，把她搞下去。我忽然发现自己还是很勇敢的嘛，呵呵

后记：晚上上班，划胶的十几个人怠工了，我们贴片的人也跟着没事做了，轻松愉快的一晚，我的加班也重新被线长设置了，可惜的是，D 没有来上班，不知道她怎么面对这么多人对她的抗议。待续……

## 怠工后续

投诉书交上去了，但似乎没有回音。果然一个星期后，我又被安排加班了。本来我打算去问线长，他调查过后，有什么结果。既然让我加班，肯定我是没有问题的。既然这样的话，那欠我的一个星期怎么算。可是，我又懒得去找他，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算了。

线长又从他以前的线上拉了一个训练员过来。据这个训练员说，



他是听说我们这两条线纪律特别乱，特地申请过来整治一下这里的。另外，他还说自己跟线长是好朋友，俨然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很自然的，D 被调走了，划胶站位的大多数同事也都辞工了，换上了支援的人。不知道我们面临的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 怠工

### 怠工第一天

划胶（都是男的）有个 qq 群。虽然贴片也有人在群里，但因为没有在一起做事，难免显得有点疏远，所以基本上都是划胶站位的人达成一致决定：首先是八点半进车间（要求八点二十五）。刚好，那个讨厌的教练员 D 没来上班，但不影响大家怠工。贴片所需的治具要划胶来提供。如果划胶怠工，贴片自然就慢了下来，我们贴片站位的人自然也跟着怠工了。虽然没有跟划胶的人协商，但基本上都很支持这样做。

终于八点四十多的时候，才磨磨蹭蹭开始做事了。说来也奇怪，线长居然没有管。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大家在慢慢做事了。应该从来没有被允许这么慢过吧，大家也可以随意在线上走动，而不用担心被骂。是不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身心放松呢？不用担心产量做不到，不用担心做事慢被骂，不用担心说话被骂，不用担心机器停了被骂，不用担心领导把表现好的员工跟自己作比较，不用担心吃饭回来晚了被骂，也不用看领导的脸色了，更不用担心领导不高兴不让加班。反正，心情愉悦呀！

还是很奇怪，线长居然没有管，或者想等 D 回来之后处理吧。

不管怎样，下班的时候，我们做的产量仅是要求产量的一半而已，并没有像线长开会时说的那样，做不到产量就要留班（义务加班）。我们还是提前了几分钟出了车间，打卡，下班。

怠工第一天结束了。完胜了这一仗之后，群上呼吁继续。

## 怠工第二天

除了划胶的六个人没有八点二十五进车间外，其他二十几个人全部到了。D 有了找他们麻烦的借口。第一批受害者就是第一天没有十五分进车间的两个男孩子。D 单独问他们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吵成一片。D 又把线长找过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线长要开除他们。在签开除书的时候，那两个男生以 D 的书面内容与实际不符为由，拒绝签字，然后，又开始吵架，以至于把组长也招了过来，同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样了。

发生上面事情的同时，还有两件事并列发生着：第一件事，我们还在正常生产，虽然速度有点慢；第二件事，划胶那边的人已经拟好了投诉书，正在找人签名，我们贴片组的人也一致同意投诉。当然，投诉书的事不能让 D 知道，用 Z 的话说：不能让她做好准备，否则胜算就下降了一半。呵呵，这帮人还挺有才的。可惜，我被要求下早班了，明天我还有机会签名吧。不知道，今天下班，群里会有怎样的讨论，是不是有点泄气呢？

ps: 我终于还是被要求下早班了。我问 X 我该怎么办呢？X 说，等他想想，吃饭的时候商量。可惜，没有跟他一起吃饭，X 说那就问一下我一直觉得很憨厚的 ZD。X 说他见识广，应该知道怎么做最好。问 ZD 是最容易的，我们就在一起做事，方便得很，可是我一直以为他很憨厚，很老实，没想到 X 居然让我请教他，真的有点意

外，看来我又长见识了。忽然感觉，跟打工时间久的人在一起，会一天比一天有长进。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有勇有谋吧，哈哈！

言归正传，吃饭的时候，ZD 说，他感觉 D 挺聪明的，因为她挑了唯一一个女生下手，但是又很笨，因为她得罪了线上所有的人，搞得生产根本进行不下去。吃饭的时候，还有其他两个工友 L 和 G，他们都让我去找线长，问清楚为什么要我下早班。我开玩笑说：是啊，好像真的是针对我的，线上就我一个女的，但她干嘛针对我呢，难道我长得比她高？G 笑着说：那就知道了，反正看两个女的吵架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拍了一下 G。他解释说，那你要是男的，她就不敢了，你看我们线上（ACF）LYX（男的）就敢直接跟训练员大声吵，训练员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过这个可能跟人有关系，其实，在 D 来之前，我们做事都很不错的，产量、质量、气氛都很好，就是她过来之后，搞得这里乌烟瘴气的，整天大吼大叫，结果还不是产量直接下滑，线上的员工基本上都看她不顺眼了，真不知道她会是怎么个下场。

吃饭回到线上之后，HXC 跑过来说，大家都签名联合投诉 D，问我们要不要签。ZD 问：怎么个投诉法，投诉书是怎么写的？看了之后再签名。然后，又说：投诉了之后，最多把 D 调到另一个岗位

去做训练员，只不过不带我们罢了。我说：那还能怎么样，难道把她搞下去呀？接着，我举了五、六线员工联名投诉，把他们训练员、线长搞下去做员工的事。ZD 说：这很正常的，要是能把那两个在富厂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员工请过来就好了，直接把 D 搞下去了。他说的那两个员工是 E10 的两个大专生，91 年进富厂直到现在，基本上没人可以管得了他们，他们上班打了卡，跟线长交代一声



出去玩，就走了，没人能把他们怎么样。虽然跟他们进厂时间差不多的人都已经当了科长，最低也是组长了，但他们却还是普工，不是没机会升迁，而是不想，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我听了 ZD 的话，说，能请过来吗？他说，请过来也没用，这里没有人脉，不行的。得，最后，我还是要继续问他我怎么做比较好的时候，他说下早班就下早班了，怕什么。我有点矛盾地说：其实我也想下早班，但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是被 D 吓到了一样，不爽！他说：那就问一下线长为什么让你下早班，总得给个理由吧，不过，线长如果说就是让你下早班，你也没办法的！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先问一下，看线长怎么处理，即便还是下早班，我也想知道线长什么态度。不行的话，我就投诉她！他说：嗯，去吧，反正问不问都行，反正要联名投诉她了，说不定她就被调走了。我说：嗯，那我就在投诉书上补充我的情况，一起投诉！

我真的去找线长了。刚好 D 也在，我问线长，我要下早班，为什么？线长刚开始说是 D 的意思。我说，我又没有影响生产，不让加班总得给个理由吧！D 接话说：你没有影响生产吗？我说：没有。她说：那让你去吃饭，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我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回来的，你凭什么只叫我一个人？她瞪着我，对我很不满意。我继续问线长，为什么不让我加班。线长似乎也没做好准备，说：第一个，加班不加班是按生产安排的；再一个，还有你的表现，你以后的绩效呀，涨工资呀都有关系。我说：我知道的，可是如果是按生产要求的话，为什么线上那么多人，唯独我一直下早班？生产安排也应该是一人一天吧。D 又插嘴：就你话多，上次没问你 ZD 的事（当时她开早会记名字，我说 ZD 休息，不知道她开会的事），你干嘛说话？我说：不就是那次你让八点十五分进车间，我二十五分进车间，你记仇了吧？线长这时打圆场说：你先下一个星期的早班，我要调查的，要看你表现怎么样？我辩护道：管理如果跟我记仇的话，肯定会说我的不好，所以要调查的话，也要问问线上的员

工，不能只听管理的话。线长说，这是一定的，我是新来这里的，对这里不是很熟悉，我会调查的，但你还是要好好做事的。我笑着说：我肯定会好好做事的，不然线长的员工也不会原谅我的，毕竟不是一个人做事，是整条线在做事。然后，线长好言忠告我，不要跟贴片的人一起起哄，不要搞罢工。我说：我一个人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再说，一个人能罢工吗，那叫旷工！其实，我还没有问清楚，D 就很不耐烦了，一直跟线长说，其他的事下班再说，线长要说生产的事，我被凉到了一边。既然也问不出什么理由，我干脆没有继续问了，回工位做事了。

ZD 问我，怎么样，线长说什么？我吐了一口气，轻蔑地说：他也没说出什么，只说要调查。然后大概讲了一遍我们的对话。ZD 说：如果说不让加班了，那你问他周六周日是不是也不用上班了，因为按法律规定，周六日是加班，既然不让加班了，是不是就不用来了。我有点疑惑地说：可是，周六日是补班呀。他说：你管他呢，调休是他的事，反正你周六日是加班。其实我还是不太懂他的意思，不过还是说，那过两天说吧，反正，线长说先下一个礼拜。他说：嗯，到时候就问他是不是周六日不用上班了。不过，也许那时候 D 已经被调走了，看看再说吧。

最后，我还是没有加班，下了早班！我很开心，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我总是能学到东西，也从他们身上看出了很多智慧。原来，不是他们憨厚，而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一般不外露呀！

## 怠工第三天，第四天

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一个个在群上义愤填膺的，到了车间被 D 这么一搞，居然安静了。不靠谱的同事们。也不知道最后投诉书交了没有，反正差不多都签名了，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倒是产量一直没有做上去。请假的人每天都有，当然有故意的，怎么说呢，

惹不起，我躲。另外，线上的产量也比 D 管理之前少了四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怠工的原因，现在我也搞不清状况。qq 群上不是什么要给 D 下马威，要吊她一顿了，而变成了上班就想跟 D 吵架，不上班了，请假去 KTV，做不下去了，辞工，过年了，再忍忍等等。唉，估计我现在是站得离 D 最近的人了。她每天都要找我的麻烦，不过我很乐意陪她，不就是不让加班吗，我天天去问线长为什么不让我加班，反正，他没有理由不让我加班的，就算强制不让加班，我也要去烦他。有了 D，夜班变得充实起来，呵呵！

不知道怠工，投诉，过后将是什么情况，边走边看吧，也许热闹还在后面呢。

## （2013.8.30-9.16）离职前的一次生产异常

### 8 月 30 日

今天刚上班没多久，也不知道哪条线的红帽子过来叫人支援。我们训练员跟我说你去支援吧。我说为什么，我这个站位只有我一个人，我去支援，我这个站位怎么办，我不去。她说让别人来做，我说怎么不叫别人支援去。她说，你在这里老说话，张线长老说你。我很不服气，说话怎么了？于是我说，说就让她说吧，说话怎么了。训练员瞪了我一眼，走了。我不服气，抱怨训练员没事找事。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张线长总是盯着我们这边几个人，我们一说话，她就冲我们大吼，讨厌得很。不知道是否跟刚从 6 线调过来的党纲有关系，因为他投诉了线上的流动、训练员、线长，所以被调过来了。党纲说有可能他们线长跟我们线长打过招呼，故意针对他的，当然难免要牵连我们。

闲话少说，继续我的工作。不一会，工程跟训练员一起过来检查产品。他们拿着产品翻来覆去地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就是听到他们嘴里说，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先生产着再说之类的话。我后面工位的王兄想知道大家在看什么，就随便问了一句他们在看什么。旁边的党纲便拿产品给他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出问题了——王兄发现了一个产品重大异常，产品上面贴的钢片居然贴倒了！

这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我们做事的几个人赶紧检查已经投下去的产品和正在投的产品。原来，已经投下去的一千多颗产品有一半贴倒了，正在贴的这一千多产品投了一半，也是贴倒了一半。刚开始发现的时候，我一下子懵了：自己在检查产品外观，居然没发现异常，责任应该最大了，并且自己有时候对训练员的态度又有点不好！当时觉得好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沉默了。但当训练员过来不让我接料，让我跟王兄换工位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觉得，责任也不全在我吧，就一下子爆发了，说，前面投料的人投得也有问题，首检检查也有问题，流动看的时候也没看出异常来，为什么只换我的工位，不换他们的？刚好王兄也不想接料，训练员也没办法，就瞪了我一眼。刚好张线长听到我说的话就去问训练员怎么回事，然后，事情就这样大了。

组长、工程都过来了，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鉴定为物料问题。接料的人没检查，投料的人没检查，交接的时候没检查，生产的时候没检查，首检没检查，我当然也没检查，管理人员也没检查，结果就这样了。虽然这么多人都有责任，但组长、线长、训练员的矛头都指向了我，觉得是我检查的问题。所以当我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党纲说，我跟线长说应该给王兄记一次大功。线长说那就要给郭（本人）记一次大过。党纲说没问题，因为他觉得我要走了，无所谓什么处罚了。可是我在去上厕所时，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怎么也不能都怪我：首先，前面负责投料的人没检查，首检也没检查，管理也没检查，我也没检查，如果说责任的话，我不是最大的一个

吧？所以当我听党纲这么跟我说的时侯，我当场反驳了党纲。

好多红帽子在检异常产品，我们重新装了料，继续生产。绿帽子（组长）刘语气比较和蔼地问谁是外观检查的。我说，我。他说怎么一个小时了，都没有发现异常。我不好意思地说，一是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再就是一般都是检查偏移和漏贴的产品，所以没注意到。然后组长刘只说了一句以后记得换料的时候仔细检查一下，就走了。我以为可能应该不会是我最大的责任吧，于是就没什么多想，继续做事。

党纲还在说要给王兄申请大功的事，并且还说不给记功的话就打电话投诉，一定要给记大功。我也说我支持，反正异常这么大，不可能我一个人承担，管理们都有问题，我什么也不算。我们边说边笑，在我们后面捡料的线长忽然说，好好做事吧，别说了。然后，我们偷偷地笑了。

今晚的夜班就一直在处理异常产品，检出来，跟良品分开，然后就没发生什么事，倒是我一直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异常处理好了，肯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这个人会不会是我呢？我把担心说出来之后，说自己的想法，很多人有责任，党纲、王兄都说，这个涉及到管理的责任，他们不敢只针对我的。我说，应该吧，否则就投诉。

## 8 月 31 日

今天一上班，还是老样子，该做事做事。但训练员跑过来跟我说，你别在这个站位了，让别人来吧。听了就火大，我说，你想让谁来





就让谁来，别跟我说行不，跟他们说，这个站位又不是我要做的，大家都不喜欢，我才做的，你以为我想占着这个工位呀，什么都不懂。教练员又瞪我，说，我不懂，你懂！我说，肯定比你懂，我在这里的时间比你长。然后，她去拉王兄过来，王不过来，后来去拉张懂，他过来了。然后我就去摆盘，我的老工位，终于又回来了。

吃过宵夜，干了没多大会，教练员王振拿着一叠什么单过来我这里。我一看，是我的疏忽职守的大过单，我以为还有其他人的，于是就翻了一下，没想到就我一个人的。我一下子就激动了，说不签。她问为啥不签，我说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她说也有你的责任呀。我说，有，但不是全责，其他人也有。教练员没办法，就把单拿走了。

一会，张线长叫我过去。我过去了。她二话没说，在本子上撕了一张纸说，写个检讨书。我看了一眼，想都没想，说，不写，扭头走了。刚走两步，她就在后面喊，回来，你想不想谈。我没说话，又折回来了。她说不写检讨，把大过单签了吧。我说，不签。她说，为什么？我说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她说难道你检查没有责任吗？我说，我说了我有责任，但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求公平公正透明处理。她说，但是是你检查的问题呀，你怎么没有检查出来。我说，你好好看看什么异常，是贴反异常，我只负责检查，而不是我贴，你怎么不找贴的问题，再说，我的 WSG（作业指导书）只要求检查贴偏、漏贴，没有贴反这个（这种属于推卸责任，但确实作业指导书没有要求检查正反，当然我们应该知道正反）。她不听我说，自己说，工程有没有要求你检查，有没有吧。我说 WSG 没有。然后，她就去找工程过来。

在她找工程的当儿，我仔细看了我的处罚单，疏忽职守，厂规第八条第一款，大过。一会，她过来了，说，你问问吧。我看到工程，说，我说过我有责任，但不是全部都是我的责任，我不服，其他人也有责任。然后不知为何，工程一句话没说，走了。我对着张

说，你看工程都不说什么。她说他们觉得你……她又问我签不签，我说不签，我要求公平公正透明处理。她不听我说，就一直怪我检查没检查出来，我说，你不尊重员工。她说她没有。争执了一会，她去打电话求援。我在旁边听着应该是打给组长的，说我要求公平公正。我接着说透明。然后她说我说自己没有责任。我说我有，但不全是我的责任，还说我说不尊重我。我说，不让我说不是不尊重我吗。好像我隐约明白，组长那边的意思是不让我加班了，她挂了电话之后，去找了一下我们训练员，好像也是说不给我加班。然后，她就没有再回来我们谈话的地方，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电脑前忙其他事了。

我等了五分钟左右，问她，还有人找我谈吗。她说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回去做事了。她说，不用了，你在那里休息吧。我说，我干嘛休息，我线上这么多事。她说你们线上不用你做事。我看了一下我们线，我看到训练员在线上做事，就说，我们训练员都上线了，怎么说我们没事做呢。我来这里是做事的，富厂给我工资也是让我做事，不是让我休息的。她说，我安排你休息。我说，你有什么权力安排我休息，你是线长就可以随便不让做事吗。后来她就不说话了，跟她旁边另一个线的训练员窃窃私语，我便回线上做事了。

刚战斗了一下，有点激动，我问旁边的同事张颖，我说我是不是太凶了。她说，没，你做得对。我多少有点安慰了。然后另一个别的站位的同事孙汉良过来说，你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吗！我说，不说就没机会说了，平时都是他们在前面叽里呱啦地说，我们哪有机会开口呀。孙汉良笑了一下走了。然后我又问旁边的同事党纲，我是不是很凶。他呵呵地笑着说，挺厉害的。

一会，划胶站的老日斌过来了，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出了车间看。但我还是翻开了一下，第一行字就是副线长线长都有责任。让我不要担心，他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我想多问一下，他说这些到车间外说好一些，否则影响不好。我想起上次线长要开除我的时候，

他也有帮忙，就感激地说，每次你都帮我。他说，嗯，这方面我懂得多，我有的是办法，咱们出车间再说。我知道，不仅是这些人，就连我离岗，上厕所，遇到熟识的人说起我的事，她们都觉得责任不全在我，连不熟悉的人听到我的事，都支持我为自己伸冤。虽然有人说我已经辞工了，就算了吧，但当我说如果只是员工的责任的话我自己担了就担了，但这关系到管理人员，所以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她们，她们平时都太过分嚣张了，反正我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默默被冤枉是大过，出点声，伸个冤也不会再坏到哪里去了吧，所以，觉得无所谓的人也觉得可以伸冤了。

当然，这一夜还没有完。我回到线上不久，组长就来了。线长陪同，训练员叫我的名字，我看到一双想要杀了我的眼神。我不知道，之前我辞工时、跟我谈话时那种似乎是关心的眼神，哪里去了。我只看到一双死死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看着我的恶狠狠的眼神。不过幸亏本人有理，我不怎么畏惧。他让我写份检讨。我说不写。他说为什么。我说厂规没这一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有的话给我看。他说就算没有，我作为车间的管理，有没有权力要求你写一份。我说，没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说，这不是平不平等。我说，平等的话，我要求你写一份检讨（这句话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们说话时有点重叠）。他说，你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我说，我有责任，但责任不全在我，我不想所有的责任都担下来。他说，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我说，前面投料的也有责任。组长赶紧说，前面的料有塑料挡着看不到。我心想，扯淡，看不清，怎么装料？我又说首件也送了。他说首件也是你选的。我说不是，是流动选的。他又赶紧说首件不检查这一项。我说，一个产品如果不合格的话，做什么测试检查都没有意义。另外，车间的管理，线长组长都有责任，产线生产异常都不知道，难道不该有责任吗？他说，你别管他们，我会给他们警告的，你就说你有没有责任。我说，我有，我一直说我有，但责任不全在我，我说了，我要求公平公正透明处理，

我要知道每个人都怎么处理的。最后我说，我会去咨询怎么处理的。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他只说了随便你去咨询，就让我回线上了。



然后训练员也没有跟我说下早班的事，我以为没事了呢。可是快下班，要去吃饭的时候，张线长又拿了大过单过来了，这次还加了一份训练员王振的警告处分单，和王兄的嘉奖联络单。我看了一眼，心想，我大过，你警告，并且还没有线长他们的，我说我不签。不过王振倒是拿了她的处分单，签了字。我还是说了原来的话。我说我要咨询以后再说。组长也同意了。然后线长没办法就把单拿走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我被要求留下了，说是线长有话说，我就留了。线长在给组长打电话吧，好像问我签单没有，线长说没有，然后挂了电话。线长说，你不用加班了，下班吧。我说为什么。她说这是安排的。我说你要给我开个证明说明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下早班，在这种赶产量的时候。她说，我作为线长有权力安排谁加班，谁不加班，以前不忙的时候也让你加了呀。我说，线长为什么不让我加班。她说，也不是你一个人，××也没加（他是自己要求下早班的）。我说我不管别人，我问我为什么没班加。旁边另一个线的男训练员口齿不清地大声对我说，这是线长的安排，你只要服从就可以了。我不卑不亢，不合理的安排我有权利不接受。她说，那你随便吧，反正不会给你报加班的。我说，那你给我开证明。我们训练员实在看不过了，说，你下去吃饭吧。我正要走，线长就发飙对训练员说，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不让加班。然后我说，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加班，我们线上人人十个小时，为什么你不给我加班。她说，你讲点理行不行，都三十岁的人了。我说，是不不讲理吗，我问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加班，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这是对员工的尊重，也是做

管理最基本的素质。她说，我不尊重你吗？我说，不尊重，你要给我不加班的理由。最后，把她问急了，干脆只说了一句，反正我通知到了，不会给你报加班。然后就走了，我冲着她背影说，不给我证明，我就当没听到。

吃饭的时候，有点无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找个同事诉说一下都没人，大家都去吃饭了。然后我就想到底怎么做，最后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加班。再说，吃饭前签的加班时间统计表上显示的也是十个小时。我想只要打卡，应该就可以有加班吧，难道她们敢随便乱来？应该不会的。我最后在下班的时候在打卡机前照个相。另外还要同事给我作证，嗯，就这么决定。然后，我就吃完饭，休息了一下，回车间，在更衣室里跟同事们聊了聊刚才的事。她们都很支持我。很可惜，到了车间，训练员使劲赶我走，我说你不是说我们是整体吗，现在出事了，你就把我一个人往外赶吗。你就跟线长说管不了我，让她自己来。不过线长始终没自己过来，把王振叫过去几遍，给她施压，但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再加上生产忙得不可开交，她也就没再说什么。

接着就下班了，线长开了大会。白班要进行一个线与线之间的评比，差不多有二十几条线，第一名3万，第二名2万，第三名，1.5万。不是每个人哦，而是几百人，摊到个人也就一个月一百块钱左右吧，至于管理者们会有什么奖励那就不得而知了，肯定不会太少。但这钱的代价就是产量，质量，稽核，纪律，客诉等五项必须每天第一。举个例子，我们正常的产量是每天20k，但有的线已经做到28k了，每天哦。本来我们正常的产量已经够多了，忙得不可开交了，管理者居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坑害线上的员工。据一个同事说，贴片站位就算是满打满算，一刻不停，不出异常，机器最高产出最多是两条线48k，但离管理者们理想的50k少了2k，于是这帮人，居然在压榨不出人力的时候，打起了机器的主意，减少热压时间，虽然应该是工程的允许下，但这样生产的产品到底会不会

出问题，或者更容易出问题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于线上的员工来说，这么高的产量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

9月2号开始上白班，似乎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任何人再问过我关于异常的问题，也没提处罚我的事，也没人让我下早班。我本以为工会帮我解决了问题，然而并不是。

## 9月6日

今天训练员王振休息，ACF的训练员赵婷婷代理。加班的时候，她在接盘这里翻盘，我在旁边摆盘，突然，我旁边的张英吸着一个产品对接盘的党纲说，你看，这个产品！我不以为然地接了过来递给了党纲。旁边的赵婷婷说，党纲，我要屌你了啊！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觉得张英也是的，没必要觉得奇怪，就对张英说，这也很正常，一天看几万的产品，出现一个两个这样的也正常，没什么奇怪的。当然我也希望赵婷婷听到。结果，不仅听到了，而且还点了她的炸药包。她冲着我喊，这也正常呀，你那天检查的异常也正常呀，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还推卸责任，我们红帽子就是有权力管你，就是有权力处罚你，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好，还说正常……原话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差不多就是那天的异常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而我要求公平公正透明处理是推卸责任！我听着心里很不舒服，但当时又被她连珠炮这么一轰，觉得很委屈，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搞得我心情很不好。那种被冤枉，被权力压制的感觉搞得我有点难受，以至于晚上都在想白天的事。第二天，我果断决定投诉赵婷婷，凭什么对员工这么不尊重，大喊大叫的，并且拿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处理，或者已经处理，但没通知我就大做文章，有点撒气的感觉。本来我想着如果风平浪静，只要管理者们不做出过分的事，我就不说

什么了，但现在看来，有些事情必须要弄清楚：一，生产异常到底有没有处理，怎么处理的？这个除了问工会，我应该再问问人资；二，异常本身不是我的全责，我从来不否认我做得不到位，但如果推卸责任的话，我完全可以推，我是按照首件来做，是 WSG 的作业手法，但我没有。可是，管理者却在我态度如此好的情况下污蔑我，诋毁我，让人受委屈，我一定要把事情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再不让管理者们拿这个说事；三，对异常本身，管理者们也有着很大的责任，凭什么员工产能质量做得好的时候，管理者们有奖励，员工一点好处都没有，而在出现异常的时候，管理者就把责任全部推到员工身上，自己却不用负一点责任？请给出合理的理由，否则线长、组长都要负责任。

## 9 月 7 日

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向工会主席热线投诉了赵婷婷，但工作人员似乎更偏向于管理者。他一口一个员工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口一个管理者也有他们的责任，一口一个管理者也希望你们做得完美，一口一个管理者肯定要对你严格之类的话，甚至都没问我投诉谁，还是我自己主动报的姓名。简直是一条走狗嘛。不过没关系，我要继续投诉，直到我觉得实在只能是这样为止。不管结果怎样，总要有个结果！

## 9 月 9 日

中午十一点吃饭的时候，我打去工会，问我的事情现在处理得怎样了，又重复了一下之前的内容。工作人员问了另一个工作人员才说生产部那边已经回复了，说是物料，生产，员工，线长组长都

有责任，但我作为目检人员是责任最大的。我辩护说首件没问题，我按照首件操作的。工作人员居然不耐烦了，反复责问我，你没有责任有没有责任，搞得我好像在推卸责任一样。这难道是工人的工会吗，难道是为工人维权的工会吗？不，这比车间的管理还要可恶，居然公然抛弃自己的身份，连中间人都不做，而明目张胆地维护公司利益，置员工利益而不顾！最后在我不耐其烦的辩护下，他告诉我 WWW 事业群主管的电话，让我直接问那个主管，就这样，工会完全把我抛弃了，我对工会也失去了信心。打通刘主管的电话，居然是个女的。她态度还好，我跟她说起这事的时候，她居然没有印象了，在我的再三提醒下，终于找到了邮件，然后告诉我怎么处理的，说是我记大过，线组长没有连带处罚。我说首件都过了，我按首件检的，然后她说那就再问问，下午给我答复，然后就想挂电话。我说等等，还没完，然后又投诉了昨天投诉给工会的那件事。她问我最后想干什么，是辞工还是什么。我说我就是想让管理态度好点，不要总是以权压人。她说可以反应一下，然后就挂电话了。下午五点的时候，她很准时地给我打了电话。她说，这件事课长说首件没问题，责任还是在我，让我有问题找课长。我一听这个，就说，如果这样的话，课长给压下来，那我就没必要再问了，问也没用，并说，工会那边也是，什么也没回复我，也没有调查，就把事情压下来了，打电话也没用了。她连忙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站在员工的立场上想问题的，我们是维护员工利益的，然后跟我说投诉的流程，怎么回复，然后我还能做什么。她说我可以去找经理。我说生产这么忙，没时间。她说，可以写份自述，然后给车间经理，他们这些管理很少跟生产接触，不知道管理怎样，所以要是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直接写了给他们。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只能自己去找人调查吗。她说员工自己的事最好自己解决。然后我又问了那个训练员的事，说如果不是她我都根本不知道事情怎么处理了，没人告诉过我，我被记大过了，并且那个训练员的态度极其差，一点都



不尊重员工。她说要不我换个车间。我说不是辞工，或者换车间的问题，是那种管理有问题，她对我这样，对别人也那样，员工根本没心情工作。她说，是啊，富厂就是管理有问题，高层更是有问题，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上司不能直接管他们，只能把问题反应给他们，所以为了你着想，还是换个地方工作，要是心情不好就辞工。唉，她是在给自己减少工作麻烦吗？看来，维权还是要自己了。没办法，我继续投诉。下一步就是总人资、78585 了。在这之前还是先写份申诉书吧。



9 月 10 日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打 78585 投诉，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叙述，估计只听到一点，那就是我检测产品没有检测出异常，然后当我说只有我受处罚，而别的人没有责任的时候，她便不懂我在说什么了，甚至还跟我急，说，她听着就是我的责任，没有问题呀，到底要投诉什么？我也有点不知道怎么表达了，真恨不得把她带到现场，可惜不能实现，于是我简单地说，就是对班发生了同样的事，但对班没有受任何处罚，而我们班发生同样的事之后，我受到了处罚！说的这么明白，那个女工作人员态度好了一点说，那我们给你们车间反应一下吧！唉，真费劲，这帮 78585 的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

没想到下午刘小姐给我打电话，说，她问了 IPQC 主管，那个主管说首件检查无异常，异常是首件检查之后出现的！我听了觉得很好笑，便对刘小姐说，异常在白天，也就是我们对班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对班没有发现，我们用的料就是对班装到机器上的料，我们

在开始生产的时候，已经是异常生产了！刘小姐回答说，她不懂生产的事，希望我与 IPQC 的主管对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十五对话。

## 9 月 11 日

中午转接电话的时候，QC 主管已经去吃饭了，所以我们的对话也就泡汤了。刘小姐说，等她先联系一下 QC 主管，然后再通知我。

## 9 月 12 日

今天调休，我真写了份自述材料。鉴于我投诉时，工作人员对我站位的不了解，我写了站位介绍，写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写了整整两页纸。中午十一点刘小姐打电话说下午五点去车间，跟 IPQC 主管现场确认首件无异常，但因为我休息了，所以就取消了。她又约了周六下午五点过去，我说没问题，但心里还是想着要把这个自述书早点给经理。

## 9 月 13 日

上午没在车间看到经理。十分钟小休的时候，我便跑去办公室问。一个女孩子说来过，好像下楼去了，然后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是产线的，找经理有点事。她说，有事可以先找你们老大、课长专理，不要越级。我说，哦，然后谢谢她就走了。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又去车间问，那个女孩子说你可以先去跟专理助理说一下。助理看到我，就说，刚才听说你要找经理，我还以为你下楼去找了，我

还跑去找你。我说没有，我没下楼。然后她问什么事，我说给经理一份材料，关于生产异常的事。她说，哦，你就是××吧，专理知道你的投诉，一直在跟进。我一听，再一看办公桌上的名字，妈呀，原来专理跟科长挨着坐，怪不得知道呢。我说人资刘小姐让我写份材料给经理。助理先给课长打了个电话，通了气，然后又给刘小姐打电话。语气怎么说呢，有点责问吧，问你让写的吗。那边说明天来车间。这边这个就说我要交给经理材料。那边还问课长专理都知道吧。这边说知道了，还说我过几天就到期了。然后那个刘小姐就要跟我通话。她说你不是辞工了吗。我说是啊，可是这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吧。她说不是推给你，明天不是要过去吗。我说材料已经写好了，先交了各个案吧，经理想去就去。她没再说什么。我挂了电话，我想要是越级的话肯定他们会说我，反正这个材料我可以复印，给他一份也没关系，就问，谢力通专理什么时候过来，有没有来上班。这边说，来了，说要去开会。让我把材料交给她，我不愿意，然后她就忙自己的事了，也不理我。我看她发邮件取消某些人的离职申请，便冷不丁地问她，我可以申请不离职吗，我想把这事搞完了再走。她态度生硬，语气很差地说，这个又不是我管，他们是离职没到期就自离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又忙自己的事了。在她旁边站了十来分钟，我说，见个人真困难呀，她说让你把材料交给我，你又不相信我。我说不是不相信，我怕你忘了，或者专理看不到。于是，她又不理我了，我又待了几分钟，见不到专理露面，就说那我先走了，去吃饭了。

下午离岗的时候，专门在办公室外面看看有没有专理以上的老大，结果没有。但我看到有黄帽子在车间（官职在组长之上），于是进了车间去找黄帽子，有两个，其中一个女的坐在那里看着电脑，电脑旁边是一个产线员工，站在背后的另一个男黄帽子正指着电脑上的东西说着什么。我在旁边站了几十秒钟，没人理我，于是，我便点了点坐着的女黄帽。她戴着眼镜，看着我，一副不可思议的眼

神（一个小小的员工居然敢点我？）。我弱弱地说，我是七线员工，你是车间管理吗？她说，是，课长，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找专理，想给他交一点材料。她说交给我吧。我问，你是？她说，我是邹艳峰。我心想，惨了，材料里面有提她，不能交给她，还是交给专理吧。于是说，不行，我要自己交，一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她说，办公室。我说，没有啊。她说，六点半会在。我说，哦，谢谢。居然这么巧，找到了课长，不过，跟她没什么说的。

我等着六点半的到来，但在五点要去吃饭的时候，ZTT叫我，说五点谢专理让我们几个去办公室一趟。我说，哦，我正好找他。她说，张跟你说了？我说，没，我自己找。等到五点过十分的时候，终于我、ZTT、张莹莹，一起去找谢专。我们在会议室谈，她俩坐旁边一声不响。谢专让我说。我把材料递给他之后，又重新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他整个过程都笑眯眯的，似乎很善解人意，还说听着似乎是挺委屈的。当我说到人资让我辞工的时候，他还说，不至于不至于。快说完的时候，组长刘海峰也过来了，差不多五点半的时候，他问是不是没吃饭呢。我说嗯，然后他让我先出来，去吃饭，把他们三人留在了会议室，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晚上加班的时候，张又找我，让我签小过单，说是念我初犯，好像是同情我的意思。我奇了怪了，问首件怎么处理。她说首件没问题，再说首件只有几颗产品，检不出问题也正常。我说那首件的意义是什么，异常一直都存在，首件检不出来，还生产，这本身就是问题。她说她负责生产，就是按厂规处理，给我记小过，训练员警告，其他人没有连带责任。我说不光是我们训练员的问题，首件很大的问题，也不是大过小过的问题，这是很多人有责任只处理我的问题，我说过要公平公正透明，就算开除我也没意见。她话锋一转，说，你今天在谢专那说的你心里明白。我说，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也都听到了。她说，你自己明白，你专挑一些事说。我说，你说ZTT吗，这也可以说呀，就是张英看到一颗不良品给了党

纲，我说这很正常，一天几万颗产品，一颗不良品是正常的。她就大喊大叫，还提这件事，我才要搞清楚。这时候，不想 ZTT 又大喊，这是你心态的问题，这正常吗。我听不了她刺耳的声音，赶紧捂住了。她继续吼叫，搞得我更不想签了。我还指着她跟张说，我就说嘛，态度好一点嘛，这大喊大叫的。张不理，就让我签。我说不签。她说，好，明天谢专还会找你。我说他不找我，我都会找他。ZTT 还在背后喊，难道杀人也正常吗？声音充斥了整个七线。有人骂她神经。

我旁边山西支援的小伙问我怎么回事。我正在讲的时候，张突然出现在身后，她做手势让我再过去。我说不去，我受不了 ZTT 那嗓门。她便在我身后，又说了一遍之前的按生产处理的话。我说，其实本来什么事都没有，我说我走了，你们随便怎么搞，我也不知道，但 ZTT 突然就冲我大喊，还提这事，态度那么差，我才想弄清楚的，并且我也说了，管理能不能对员工态度好一点，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能听得懂人话。她这时居然还替赵辩护，说有的员工说了不听之类的狗屁话。我说可以沟通吧，不能说话心平气和的吗。她不管，她就让我签单。我不签。然后我们俩谁都不听谁的，都说自己的理。然后她还是抛下一句明天谢专会找你。我说他不找我我还会找他呢。

不知道明天什么事会发生！

加班的时候，吴君跟我说，线长让他写材料证明首件没问题，他说不关他事，不写，然后又找卢英才写，不知道他有没有写呢？他也没提过，不知道。

这几天，各个人对这件是态度一目了然。王雄是绝对站在我这边的；党纲也是；张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吴君，因为有首件的问题，他挑的首件，所以他应该有点担心吧。他一直劝我别这么犟，也说我确实有责任（他总是在我身后突然出现，问我跟别人在聊什么，我有点怀疑他，但还是会什么都告诉他。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记得刚开始投诉的时候，我说，人资说首件没问题。我问他首件有问题吗。他说不关他事，不知道。第二次人资回复我说 IPQC 说首件没问题，我说多可笑的回复。他居然说首件确实没问题呀。然后就是到现在他劝我放弃，甚至说到作证说首件没问题。这人真的好可疑，还说线长不满意他，要干掉他。我想也许是个烟雾弹吧。如果真的想干掉他，这是多好的机会，可是，可是，她们玩得很开心……)；卢英才，又一个一直反问我，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结果的人，问我是不是欠骂，现在这社会就是这么现实，找到经理又如何，说不定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被骂，这不是欠骂吗？反正都要辞工了，何必找这么多麻烦呀？（我怀疑他写了首件没问题证明）我说我做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做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不能要求别人怎样，但是我要做我该做的。他一直问我，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么做，又得不到解决。我说就像你想创业也不一定成功，但你还是要做一样，起码要对得起自己。训练员王珍就不用说了，一直劝我别搞了，反正就是我的错。我不服，说态度好点还行，态度那么差，一定要搞清楚。她说我再搞的话，我走了之后她就该走了。我说，就算没有我，你说不定也会被干掉，F1 过来的人对你又喊又叫的，跟你一样的职位，好像比你大一样。不过有时她又说，搞吧，大家都有责任，要搞就搞大点。当然，最多的时候，还是说反正你要辞工了，别闹了行不行。

9 月 14 日

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经理今天已经回家过中秋了呢，我不知道。

周六了，我想着经理也不会来车间了，便没有什么其他的行动。



倒是快十点钟的时候，张莹莹让我把工作交接一下，说人资找我去 1.5 楼办公室的会议室谈点事情。我交接了工作，出了车间，脱了静电衣，穿上拖鞋，过了安检，跟着张下到了 1.5 楼，进了办公室里面的一间会议室。

在长方形的会议桌对面坐了两个人了。一个是卷发披肩，脸又大又胖的女人，一个是平头圆脸，猥琐的男人。他们在聊天吧，边说边笑。我们俩一进去，那个女的就问张，你穿的什么衣服呀？张连忙摆了个 *poss*，说，怎么样，还不错吧。那个女的说，这么透（薄），里面什么都看见了，还有上面的扣子，可以过安检门吗？张说，什么透呀，里面穿着吊带呢，这个扣子可以过的，不是铁的。那个女的说，嗯，金的也可以过吧。然后，顺着话题，她们聊起了黄金，说黄金降价，某某买了什么几克黄金首饰，某某送了某某几克的黄金戒指。

她们三个人聊。我不认识她们，坐在桌子旁边听，时而也微笑一下。看得出也听得出，她们都是老熟人了。突然，那个女的问我多大了，哪里人。我一一回答了，那个女的突然冲着我说了一句话：听说你口才很好哦！吓我一跳，笑了一下，说，有吗，谁说的？我只是按事实说话而已！她轻蔑地笑着说，事实说话！你们管理呀，线上的员工呀都这么说！虽然知道这是应酬话，但还是奇怪员工怎么会跟她说，便问，员工？谁？她敷衍了一下我，反正是有人这么说的。我说，哦。然后她问我结婚没。我说，没有。她惊讶道，哦，天哪，现在如果听说 88 年的不结婚就觉得已经很晚了，现在你 83 年的都说没有结婚，你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笑着说，没有啊，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然后，话题便扯到了大龄未婚女。她问那个男的和张认不认识小胡，他们齐声说，认识。那个女的便接着说，人家的要求可高了，不是副课以上，工资没有 6、7k 以上绝对不行。那个男的就说，那当然，起码要比自己工资高吧，要不然谁愿意，工资低了在家都没地位！像你跟你老公工资有得一拼吧！那个女的

点头，笑了一下。那个男的又说，以前女人在家什么都做，现在男女平等了，女人跟男人都一样懒，什么做家务，洗衣服，做饭，根本不管，我一说做饭，我老婆就说，要不就一起做，要不就去外面吃，洗衣服去外面用洗衣机洗，三块钱一桶。那个女的笑着说，我也很懒了，特别是做了管理之后，很少下线做事，很多东西都已经忘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去检一下产品什么的，帮助一下记忆，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那个男的也说，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些仪器了，如果再去做质检员肯定不合格了。接着，他说，以前我们组有个漂亮姑娘被主管看上，要她去办公室做文员。她去了，但嫌工资低。我就说要不你再回来做质检员。她说在办公室待过了，就不想去产线了。然后，那个女的又说：我看你们品管部那三个孕妇，整天挺着肚子到处晃，哪像我以前呀，都快生了，还在车间做事，现在富厂对孕妇的待遇真是好多了。那个男的附和道，是啊，我们部门那三个人跟大姐大一样，又不做事，又招惹不得，地位真是高得很多。不过，那个男的接着说，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身材发福太可怕了，特别是生完第二个之后，就怎么也减不下来了，我老婆就是生完二胎我儿子之后变得很胖。那个女的赶紧接话说，你知道吗，我怀孕的时候，最胖多少斤？那个男的说，多少？她说，175！那时候就不敢回家，一回家就胖，特别是去我爸那里，去二十天，就胖十斤，去了两次，胖了二十斤。生完孩子之后，我婆婆给我做黄花菜炖猪脚，我捡黄花菜吃，我婆婆就每顿给我做黄花菜，我不吃盐，我婆婆就不放盐，吃了一个月，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怕提黄花菜了，真是……边说边摇头。这个时候，气氛是多么的轻松，闲话家常，有说有笑，除了我这个该隐形的人外，好像一切都很好。不过好景不长，在那个女的接到一个电话，说人资刘小姐马上就到之后，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特别是当刘小姐——一个打扮时髦，化过妆的漂亮女人——走进会议室，问了一下，谁是××之后，他们一下子似乎都上了战场，准备作战。



我觉得这突然的转变很好笑，也觉得刘小姐有点虚伪。因为在座的几个人，除了我她不认识，她跟其他人都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交道了，居然还问谁是××！

刘小姐一坐定，开门见山说，你们都大概交流了一下吧。那个女的说，没呢！刘小姐便说，要不你们先各自说一下情况？！我插了一句嘴，问，这些人是谁？然后，那个女的就说我是 5-8 线的负责人张三，今天组长刘海峰调休，所以我替他过来，然后指着那个男的说，这是 QC 主管王五，那个是你们线长你认识吧。我点点头，说，哦，哦。于是，张三先开始陈述。她表情严肃，跟刚才简直两个样，说，物料的三分之一有问题，所以白班在生产的时候没有异常，当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候，才出现异常，而在出现异常的时候，作为目检人员的你没有及时把异常反馈给你的管理干部，严重失职，造成了产品报废 1k 多。接着，QC 主管王五说，我们 QC 家检测首件五颗产品，都没有异常，如果有异常的话，我们会通知产线，停止作业，但是我们检测的产品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们产线的异常，是你们生产的责任，你作为目检人员没有发现，应该是你的责任。

刘小姐问我怎么说。我在听的时候，就有点生气了，但还是很淡定地说：首先，你说的物料三分之一正常，白班没有异常，夜班才出现异常，这明明就是在说假话。白班的产品至少有一批料是异常的，料号我都记得，是 k33430246-05，只不过异常是夜班发现的，在异常生产的情况下，首件检验，并没有检验出异常来，作为保证正常生产的第一关，这也太奇怪了吧！不等我说完，QC 主管王五就抢着说，不是说了吗，我们检测的五颗首件没有问题……我说，是十颗！他问，你们是哪几线生产异常？张回答说七线。他继续说，每条线检测五颗产品，我只保证我这五颗产品是正常的，我可以把检测结果调出来，但如果没有异常的话，你必须给我们的 QC 检测人员道歉！坐在桌子顶头的人资刘小姐说，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比如说一个笔记本，老板说可能有的地方发霉了，可能说这一页是

好的，下一页就是霉的，而抽到全部是好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不慌不忙地说，可是这是不一样的，产品都放在一个盘子上，18颗，一半异常，一半正常，并且异常白班就出现了，夜班继续白班的异常，首件就是从这里面挑出来的。QC主管王五坚持说只要五颗首件没有问题就不是他们品检的责任。本来我不想推卸责任，便不客气地说，如果这样的话，我的WSG（作业指导书）上面只要求检测漏贴跟偏移，没让检测贴反。生产负责人张三，QC王五赶紧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默认的（需要检查的），你来上班一天两天了吗，这些默认的东西是不需要写出来！

这时，人资刘小姐突然问了一句，那你们谁贴的，怎么没看一下吗？呵呵，其实我打心眼里不想提关于线上员工的责任，但刘小姐还是听出来了，就算我检测，也要有人贴呀！因为我不想牵连自己线上一起做事的工友，便没说太多话，只简单地冲着那两个还在推责任的张三跟王五说：不是我说的哦，看！顺使用手在刘小姐旁边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王五闭嘴了，张三理直气壮地说，机器贴的！本来我可以反问，机器自己怎么贴？不还是人在操作吗？不过，我忍住了，想听她怎么说。张三继续说：如果是人贴的，我肯定不会找她的，可是这是机器贴的，就是她在检测，搞得我那么多产品异常没有发现！我说，你们管理人员负责产线的正常生产也没有检测出异常！她不等我说完，反驳道，但是这个异常还是我线上的员工发现了，还没有出我这个站位，只要是没出我这个站位，管理就没有责任，假设异常谁也没有发现，到包装了，被发现，我就不会找你，这就是我的责任了，可是没出站位就是你的责任！QC王五也在旁边附和：对啊，如果到了包装我也没检查处理，出货了，造成了损失，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就不可能再去找生产的责任了，但现在是你们生产出了异常，我们首件检查没有问题，就不能找我们的责任！我辩解道，我没有说是你们品检的责任，我只是说在异常生产的过程中挑出的首件居然没有检测出异常，不是很奇怪吗？首件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王五急了，说，我们首件的意义就是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如果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产线停止生产，但我们的首件没有问题，出现异常就是你们产线的事！人资刘小姐也有点不耐烦了，说，我这个外人都听明白了，异常生产，首件没问题也正常呀！毕竟首件不是每个都要检查，只是挑出来的几颗产品而已！我坚持说，我没说你首件检测有问题，但首件有问题，这个（情况）线上的员工都知道。刘小姐说，那好，你让员工给你作证，你说叫谁吧？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叫过来！她指了指在场的几位拿着手机的同仁说。我沉默，脑子里飞速地想谁的口才好，可以说得过他们，可惜没有。张还等着我叫人作证。正在我还在想的时候，生产负责人张三开口说了，其实我们开始不想处理员工的，但又想要给发现问题的员工奖励，上面的领导就说，既然有奖励就一定要有受惩罚的人，所以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给员工一个处罚，我们也不想这么做。刘小姐也附和着说，是啊，我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是按上面的要求办事的。你说我们费这么大劲，大家都这么忙，把他们都叫过来，会有什么好处吗？我紧接着她的话说，我也不想麻烦呀，我这样做也没什么好处呀！要不是因为那个训练员态度太差，我也不想再提这件事的。她说，既然都没有什么好处，那就赶紧结案吧，说句实话吧，一个大过根本不算什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记了大过了，很多人开始都不愿意，后来协调一下，还不是都签了。有些东西不是死的，比如说厂里说不能在招募点拉人，有些员工就去不是招募点的地方拉人，介绍进来之后，发现不是熟人介绍，就给开处罚单，三次就开除了，你说冤不冤枉，他也没在招募点拉人，可就是被开除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不要太纠结了，不就是六百块钱（记一次大过，年终奖会扣除 600 元），你不是快要走了吗，不要纠结了，你这种性格刚开始跟你交往觉得挺和蔼的，时间久了，就会受不了，人家就会不喜欢你，你要改一改，否则对你以后的生活、家庭都没有好处。我听完她的教诲，客气地说，你现在就可以去车间做一个

调查，看一下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员工对我的印象如何，受欢迎程度怎么样！她为自己辩护说，我是说深交之后。我说，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深交之后怎样，受欢迎程度怎样！

然后，我对面坐的生产负责人张三抓狂了，抓了抓头发，对着刘小姐说，我在管理评比中，脾气还是最好的，还是比较受员工欢迎的，我每次跟员工说话都很温柔的，但跟他们管理说话都是用扁的，他们有的管理就问我，你怎么对员工都那么温柔，对我们就这么凶呢！其实现在我都有点忍不了了，我已经从人机物料方面说了你的责任，你现在还是在跟我说别人的责任！我微笑着对着她，没说吧。张三不罢休，冲着我，眼睛盯着我问：好，那我问你，你有没有责任？你敢不敢承认？我冲着她，坚定地说，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有责任！但……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抢着说，这就可以了，你签单就好了！我等她说完，接着说，但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说过要公平公正透明处理的！张三不耐烦地说，既然你有责任，你签了你的大过单再说，其他人你不用管！我说，不行，我要一起处理！刘小姐帮腔说，这个你没必要一起处理的呀，就像是犯罪的人有的先被抓到派出所就先关起来，难道还等其他一起认罪？我说，那肯定呀，先关起来可以，可是处罚肯定要一起的！生产负责人张三跟 QC 王五实在是没办法了，摇头说，我们都在这里八九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唉！刘小姐也说，是啊，我工作这么久，也没遇到，虽然有时候有的人比较难说，但还是会签的，像我，一件案子结不了，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可是这个案子已经这么久了！然后冲着我说，你都要走了，到底想要怎样解决吧，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了，你说你想怎



样解决？你到底还想要谁受处罚？是不是要白班的你的这个岗位也受处罚？

我不知所措，发现他们根本就是想推卸责任，于是说，我不是想让谁受到处罚！刘小姐也急了，问，那你到底要怎样？我定了定神，问，有没有专门负责调查的关于生产方面事情的部门？刘小姐说，没有了，就是他们了。有些人就是不懂，觉得有什么事打给工会，打给 78585，就会有人给他们调查，其实根本没有，还不是反馈给车间，老大们调查！所以好多员工就奇怪，怎么我刚一打完电话，自己的老大就知道了，其实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反映给你们老大，解决不了了再反映给车间主管，然后一级一级反映上去。这时，张三语气轻蔑地说，是啊，我还奇怪呢，怎么这件事我还不知道，就到专理那里去了，我还生气呢！我看着刘小姐，解释说，我打电话给你说生产异常的事，其实我主要是想让管理态度好点，不要总是对我们大喊大叫……（刘小姐让我说正题）你说课长说首件没问题，让我找课长。我说既然他那么说了（说首件没问题），打电话肯定也没用了，你建议我写个自述材料给经理的。她说，给个材料没关系呀！我说，我昨天就是去给材料呀，是谢力通专理找我去会议室问这件事的！不过，谢专倒是笑呵呵的，挺和蔼，可我上午都说了希望管理人员态度好一点，晚上，张让我签单的时候，她又冲着喊，比上次声音还大，张让我去她那边谈话，我都不敢了！我边说边看着旁边的张。张虽然替她说话，但声音还是有点虚弱：她那是听到说那件事才喊的。刘小姐插口道：你不也是看起来挺和善的，说起话来犟得很！

我笑了笑，想，难道把我跟专理比吗？接着又讲了一遍那天 ZTT 对我吼的事：那天我们训练员休息，她带班，刚好贴片有一个贴偏了，被张英发现了，她就吸了那个贴片给接盘的看。我说，这很正常，一天几十 K 的产量，看漏一个也正常，看到了，给接盘的人就好了。然后，那个带班训练员就开始歇斯底里了。我捏着嗓子，模

仿那个训练员，声音尖锐起来，说什么正常，正常，这也正常，你看不出贴偏也正常，那天你看那么多贴反也正常，这全是你的责任，你检产品，管理没有检产品没有责任，你不要推卸责任，我们红帽子有权力处罚你，就是有权力这样，就是有权力……没说完，我恢复我原来的声音，我嗓子实在不行，模仿不了。她那天声音更大，整条线都听到了。我听了她的话，想既然你说责任是我的，那我就证实一下责任到底是谁的，这才又把这件事提起了。

刘小姐听完之后，责怪我说，你就不应该说话，不说话不就没事了吗？我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我觉得我们有沟通的能力，为什么非要大喊大叫呢，为什么不能轻声细语，好好说呢，这也是我投诉的一个要求。张三恶狠狠地说，这个我们会跟管理讲的，我们不会当着员工的面扁人，但是在底下我都会狠狠地屌他们的。刘小姐也帮腔说，是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也在给管理们宣导怎么跟员工沟通，但不能一下子就改变，要慢慢地改变，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把你的要求说一下，说了这么久，我都听不下去了！

看得出来，她很不耐烦了，我也大概知道我再怎么说都是没用的，但什么也不说肯定会被他们集体攻击的——没要求你把我们几个管理搞到一起，想干嘛？所以就面带笑容地说：我写的自述材料上面有六项要求。刘小姐说，你说！我继续说：第一个就是车间管理人员的态度太差了，总是对员工大喊大叫的！刘小姐说，我们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改善！张三也抢着说，这个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在慢慢改！还有呢？“第二，生产异常的责任谁说了算，难道线长说是谁就是谁吗，没有专门的调查人员？”张三面无表情地说：“没有，就是我们这些人！”“第三，作为管理人员，员工做得好的时候受表扬，为什么有异常的时候就全部向员工推卸责任？”刘小姐回答说，目前厂里还没有说员工工作出现异常就要连带受罚的规定！“第四，首件的意义是什么，异常生产，首件居然没有检测出来？”

这下急坏了王五：说过多少遍了，我们首件的五颗产品没有异常，有异常我们会提出来的！我赶紧对他笑笑说：知道知道，然后接着是第五，我既然是大过的处分，是不是发现异常的员工也要记功之类的！刘小姐轻蔑地笑了一下说，你自己都还顾不过来，你还管别人！我笑着说，只是问问而已。她说，据我所知，一个嘉奖已经算不错了！最后，我说，第六，我觉得所有跟产品检测有关的人都应该负一定责任！张三又不耐烦了，你先把你的单签了再说别人的！今天就应该把单带过来给你签！刘小姐接口说，带过来她也不会签呀！然后，问我，还有什么吗？我说，就这些吧，都写在自述材料上了！她看了看表，说，就这样吧，反正你签不签都这样了！浪费了我们两个小时，一点用都没有！我说，我不签，你们可以帮我签吗？刘小姐说，是啊，只要车间三个人作证签单就有效！我说，不是产线员工也可以吗？她说，当然了，连开除单都可以，何况是个小过单！我不说话了，知道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是我，车间任何一个跟我一样的员工都一样。我笑着说：那谢谢你们了！张三对着我说，我今天算是领教了，你真不愧是淡定姐，我们无论怎么说，你都不听，还把我们绕晕，你自己不晕！然后讽刺地冲我伸了个大拇指！我本分地回了一句：我实话实说而已！不知道这时，我是不是有点祥林嫂呢——我的孩子被狼叼走了！

最后，我们散了，各自回车间的回车间，吃饭的去吃饭！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想找的人——经理——就在这个办公室，而当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回去过节了！

## 9月15日

今天周日，无论如何，经理都不会来上班了，但我还心存一丝希望——可以遇到经理，快点把自述材料交给他。

9月16日

终于等到周一了，赶紧找经理。我见人就问有没有见到经理，他们都说没见到。训练员王振还问我找经理干什么，我说我交一个自述材料。她说，你都要走了，别闹了，你要这么闹下去，等你走了，我就要受处罚了！我说，不用担心，我一直没提你，我提的是线长，组长，课长。她知道劝我也没用，便作罢了。卢英才也过来教训我了，说我找经理简直就是欠骂！我知道这次的异常他也有责任，他不希望我一直闹，但我也清楚，难得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可以找管理的责任，可以给那些整天对员工颐指气使的管理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对员工也客气点，况且如果失了这次机会就很难了，所以我不打算放弃。

王兄说一线的徐梗荣认识经理，让我去找他，让他帮忙留意一下。我去找了，打了一声招呼。我自己也留意了，可是很可惜，十点休息的时候，还是没有见到经理。我有点坐不住了，便下楼去办



公室——无意间知道的人资办公室，经理在里面——找。我拿着自述材料，直奔1.5楼的办公室。可是办公室那么大，我怎么找呢？我走过前面的办公室，进去里面一点的办公室，在门口看到两个工作人员在谈话，便问经理在哪里？那个女的问我找哪个经理，我说WWW人资的经理陈博，她说好像走了吧，然后说你可以问一下他的助理何华。我问了何华的位置，谢了她，就径直往里面去找一个叫何华的人。



何华是个孕妇，正在打电话。我站在她旁边。她捂着话筒，问我什么事。我说找陈博。她说，你先在旁边坐会。于是我便坐在她靠背的椅子上。她还在讲电话，也不知道在讲什么，隐约听到怀孕，检查，报销这样的字眼，也不知道是公事还是私事，反正讲得很开心，还不时地发出笑声。

看她没有要很快挂断的意思，我便开始扫视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比外面那个要大四五倍，差不多有 100 平方吧，长方形，在长边的一边放了八九排办公桌，每排有三四个一米左右的办公桌。很多办公桌上有一个台式电脑，电脑上放着一个纸做的名牌，写了名字。其余的办公桌，有人在的话，就用自己的手提电脑，有的则空闲着，但不是干干净净的，似乎还是有人的，只不过也许今天没来而已。长边的另一边是一米多两米宽的路，我坐的这一排刚好正对着墙边放着一台打印机。时不时有人过来打印，还有很多脖子上挂着厂牌，手上拿着电脑或者笔记本的，看似很威严的男性走进里面一个更深的办公室，我想那里面的人应该官职更大吧，也许，我今天可以不用找陈博，去里面随便找一个都可以，但不知道是恐惧，还是自尊——找错了人可就丢人了，我仍坐在这里等那个何华。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这一个电话都打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挂！看来富厂办公室的人也是在混时间。同时，我也有点担心车间里了，不知道训练员王振有没有找我，我是休息时间出来的，不知道她会不会找借口骂我一顿，或者记我脱岗！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等。终于，不知是哪个救星，他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跟那个正在打电话的何华说了些什么，何华终于要放电话了，她边客气地，笑哈哈地说着要挂电话的话，边打开抽屉的最下一层。我看到好多矿泉水。她拿了一瓶出来，刚好也挂了电话。她对我说了一句，稍等一下。便挺着看起来有七八个月的肚子去里面的办公室送水了。

她出来后，拿了一支笔，一张纸，说，来，跟我来吧。我跟着她，去外面的办公室拿了钥匙，进了周六我跟刘小姐他们谈话的会

议室。她拿了笔，坐在桌子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有点像电视上的审问。她问我姓名工号，然后问我什么事？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介绍了一下我的站位，然后按照我自述材料上的顺序内容把整个事件大概说了一下。

在我介绍我站位的时候，她一边听我讲，一边问我什么是钢片，产品是什么，怎么把钢片贴上去的，机器怎么送料的等等。所以当我说完整个事件之后，她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把所有的责任全部让你承担？我不太愿意（我怕说出我辞工了，没人会管了）地说，其实我已经辞工了。

何华会意地点了一下头，放下手中正在记录的笔，说，哦，原来这样啊！他们是找了个替罪羊！既然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找经理呢？我说，其实我也不想找，要不是那个 ZTT 对我歇斯底里地大吼，我就当这事过去了，反正我辞工走了，他们想怎么给我处罚就怎么给，就算记了我大过，我也不知道，可是她居然那么不尊重人，还把责任推给我，说她们红帽子有这个权力有那个权力，我有点不服，所以想把事情重新搞清楚。她点头说，嗯，你觉得本来已经是替罪羊了，还被她们骂，心里不舒服？我说，嗯！

然后，她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了，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呢，品质部那里不是说没有异常吗？我说，首件有问题，你想啊，在异常生产的情况下挑出的首件，居然没有异常不奇怪吗？她疑惑地说：这个有可能呀，你不是说一半异常吗，那有可能首件是从没有异常的产品中挑出的！我说，可是产品是每盘有一半异常，一般正常，首件就是从这一盘一盘中挑的，并不是一颗一颗挑的，就算他挑的都是正常的，那也要在整盘上面挑！她哦了一声，说，就算没挑出来，也看得到吧。我点头，嗯了一下，似乎遇到了知己，遇到了一个总算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了。她问，那是品质部挑的吗？我说，不是，是我们流动，并且首件已经确定了有问题。

我看着她，觉得她挺可信，便没有了约束，接着说道：其实，

按照正常生产程序的话，应该首件检测 ok 之后，产线才能生产，但你也知道线上产量很高，如果等首件检完的话，就达不到产量，所以一般就是送了首件，不管有没有结果，都要继续生产。那天发现异常的时候，首件还没有回来。回来的时候，品质部那边也没检查出异常，但我们线上一个同事就专门看了一下那十颗首件，好像有四颗还是六颗是异常的。不等我说完，何华就接话说：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品质部那边不承认，你也没办法，他们可以改动他们的品检结果的！哈哈，真是心有灵犀，不知道她是知道我要走了，即便说些实在话也不怕，还是她本来就是很客观地来说这件事。她的态度跟那天那几个人的态度简直差太远了。那天，我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推责任，而今天，我只要说一下过程，何华基本上就知道是什么情况。正因为这样，我心里舒服很多。我既高兴，又无奈地说，是啊，所以那天我说线上员工都知道首件有问题，刘小姐让我找人作证，但我怎么可能找人来作证呢！又不等我说完，她接话说，是啊，你要走，无所谓了，想在这里干的人肯定不敢呀，到时候老大肯定会找他们麻烦，他们就不好过了！我说，嗯，所以我也没找人作证！

她又有点疑惑地问我，那就是说是你们生产的问题了？我说，是，但也不全是。你想啊，首件是干什么的，是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但在异常生产的情况下，首件居然没有检出问题，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话一说完，我想她不会替品质部说话吧，但没想到，她居然也听懂了我的话，说，哦，你是觉得这样生产的话，这一次侥幸异常有我承担，不保证下一次，下下次还有人刚好辞工，来当替罪羊！我松了一口气，真是知音啊，有点高兴地说，是啊，是啊，你总算明白我什么意思了，一跟他们说，他们就推责任，都说自己没问题，刘小姐也问我到底想处罚谁，其实我根本不是想处罚谁，我的意思就是这种生产方式有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异常出现了，根本不能及时发现！她想了一下，说：嗯，我会找机会跟

他们谈的，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如释重负一样，说，嗯，跟你聊天感觉挺好的，不像跟他们，怎么说也说不通。她笑了笑，说，我以前也做过人资，也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事情的，这个也没办法。反正你要走了，他们让你做替罪羊，你找到经理也没时间了！我说，我知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另外，车间管理人员的态度真是太差了！她似乎很明白，说，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开会，要求他们改变对员工态度，但也不知道改到什么地步了，毕竟我们不可能每天站在他们身边看他们态度怎么样！我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吧，就我这事，那天中午谢专理找我谈话，我就当着训练员 ZTT 的面投诉了她态度不好，当时她没怎么样，我以为可能会好点吧，没想到，晚上的时候，她喊得比之前还更大声，更嚣张了！这就是改的结果。她说，这个也是还要继续给他们强调，不过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也得慢慢来！我知道不可能，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根据需要来调整，也便没怎么追究。

说到这里，我要说的也没什么了。我看看她，笑着说，跟你谈完了，心情就好多了，总算有个人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了！她也笑着说，嗯，大家都是打工的嘛，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我说，没有了，差不多就这些，希望你们处理一下吧。然后她说，好的，那就这样吧，你去吃饭吧！我微笑了一下说，我刚才才是休息时候跑出来的，以为见了经理交一下材料就好了，没想到谈了这么久，都十一点多了，不知道训练员会不会记我脱岗！她说，没事，我跟你们训练员打声招呼，你也上去跟她说一下！我说，好，谢谢你啦！然后就起身往外走，她也起身跟我一起走出了会议室！

走出会议室那一霎那，我知道，我的关于投诉生产异常责任归属就到此结束了。因为我后天就到期了（辞工），而那时，经理也许正在跟家里人共享天伦吧。当然，也许就如训练员后来说的，即便找到了经理又怎样！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但总觉得比在这么一个以

车间为中心的，绕在投诉人——投诉受理单位——人资——车间——人资——投诉受理单位——投诉人的圈圈里面强，除非经理也是找人资处理，人资找车间处理，否则就应该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具体会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当然，也许真的没什么不一样！这个就不知道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经理是否知道，但跟何华的谈话还是使自己得到了些许的安慰，也算为自己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辩护吧！

## 别了，富厂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每天被关在封闭的，不见天日的，24小时日光灯的车间里做事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周末加班补平常的班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跟一说话就歇斯底里的管理们打交道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担心自己身上带铁带磁过不了安检门而脱衣服解皮带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担心吃完饭没地方休息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担心为做够产能违规操作被QC、稽核员抓住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动不动就被管理干部要求写检讨书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再光着脚走路，闻臭脚丫子味了

别了，富厂

总算不用担心静电环被偷，静电衣被偷，没有浴帽口罩手套了

别了，富厂

总算可以自由呼吸，自由思考，做回人类了

别了，富厂

别了，我的同事

别了，但不是永别

我们还可以再见面吧

耶，解放，万岁



## × 科传动（深圳，2014.11-2015.5）



（2014.12.11）有趣

已经进厂一个多月了。今天行政的人让过去签合同。合同一式两份，厂里已经签了厂里的部分，该我签了。我边签边看，其中有一条我觉得很有趣——车间存在职业病隐患，请注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好温馨的提示呀。确实我们车间有洗板水、焊锡等等有毒的一些化学试剂和气体。可有趣的是，厂里只给了白色普通口罩和白色普通手套。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两样东西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呢？

（2015.1.29）吃年夜饭

说起来我们公司虽然有八九十人，但实际参与生产的，算上品质，仓库也就三十人不到。其余都是采购、销售、售后、行政等等

的人。虽在一个楼层，但不在统一部门，所以很少认识那些人，除非是有事情经常跑生产部的。所以公司贴出要吃年夜饭，慰劳大家辛苦一年的时候，我心里是不想去的。毕竟人生，一起吃饭也没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公司吃年夜饭就是吃饭，什么抽奖表扬节目啥的都没有，并且听去年吃年夜饭的大姐说，去年的菜都是汤，连米饭都没有，最后那些喝酒的人就干喝，连菜都没有，所以我就更不想去了。但不去又觉得好像不给公司面子，说白了就是不给生产主管的面子。毕竟我顺利请到了年前年后的事假，所以终于在其他两个大姐“不吃白不吃”的鼓动，以及我想见一下公司其他人的好奇心下，去参加了。

一共有八桌，在一个饭店。当然除了我们这八桌，饭店还是照常营业。我们按照被分好的桌子入座。分桌也是按部门、职别来分，所以我们产线的几个大姐坐在一桌。除了一个大姐没来，我们有五个大姐、线长、线上其他两个小伙子在一桌。我们是比较早到的，桌上有瓜子，有清汤火锅底，还有一大筐菜。我们坐好了就嗑瓜子，聊天。一会我们大老板来了。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羊排，让行政部的人分发给每桌。人也陆续地到了，然后无声无息地就开始吃了。我们桌上大姐吃了一块羊排，觉得太腥，就不再吃第二块。有个大姐甚至尝了一下就吐了。就我还吃了两块，可能觉得这是好东西吧，但确实太腻了，吃了两大块之后也吃不下了。然后就是要给火锅清汤点火了。可是我们老大怎么都打不着。斜对面桌的大老板看到之后，先是跟老大说怎么点火，但老大还是没点着之后，他就亲自过来了。他还笑眯眯地对着我们老大说，装机器你比我厉害，点这个我比你厉害，惹得我们桌几个大姐都笑我们老大。

说是吃年夜饭，肯定也少不了敬酒。先是生产主管来了，接着经理来了，大老板来了，连不认识的行政部的文员也来了。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菜是湘菜，偏辣，可是我们桌不管是大姐还是小伙子没几个能吃辣，所以除了鱼头排骨清汤火锅涮菜粗粮馒头吃完了，



其他的菜都是基本少动。大老板来敬酒的时候，一看我们桌剩下的干锅竹笋就惊奇地问道，这个这么好吃你们也没吃完呀，我们桌都抢了。然后我们就让他把这个菜端到他们桌上去了。敬完酒后，他又看到我们剩下的半盆羊排说，这个是我从××大老远的地方打包回来的好东西，你们要吃完呀，其他桌都吃完了。我们边听边点头。他又说这个要热一下菜更好吃，然后就想帮我们放在气上热。我们大姐就赶紧说我们都不吃这个的，你们端走吧。老板很惊奇，这个你们也不吃呀，然后就把羊排端给男生偏多的品质那一桌了。这还不是结尾，他又看到我们的菜基本都没怎么动，就说你们怎么都不吃呀，然后又说，说吧，你们想吃什么跟我说。我们大姐说不吃辣的，吃饱了，大老板就走了。

再来看我们这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一个小伙子自己喝啤酒喝多啦。他先在我们桌敬酒，但大姐们都不喝酒，还说他喝醉了，他不服，又去别桌敬酒，别桌的很少有人搭理他。我们老大呢，跟把自己灌醉的小伙子喝了几杯之后，突然离开座位，走了。坐在他旁边的大姐说是怕喝酒跑了。我们桌大姐觉得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就说要不跟主管打个招呼就走吧。在我们走之前，喝醉酒的小伙子先我们一步走了。我们打完招呼，在主管无奈和其他桌莫名其妙的眼神中一起走出了饭店大门。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老大一个人在外面抽烟。我们打了招呼就各自回家了。

我们的年夜饭就这样结束了。是不是很有趣？

## （2015.1.30）你不加班，明天看着办

今天又有两个品质的同事离职到期了。明天开始，早会站在我们对面的品质就只剩俩人了，想想都有点凄凉，以后我们做的产品

谁来检呀。记得公司其他部门和高管及生产老大们去旅游的前一天晚上，品质主管来车间，跟平时一样面带厉色，要求今天到期的其中一个同事阿明加班三个小时（公司加班从下午下班直接开始，没有吃饭时间，所以通常加班俩小时，这样不至于饿坏）。阿明呢，因为之前赶货，再加上走了一个同事，他有时晚上加四个，甚至周日加十个小时来完成公司任务。可不知为何，这次阿明很强硬地跟主管说，我反正今晚不加三个，然后顿了一下，突然又说，如果你现在不让我加班，我现在就可以走（下班）。主管似乎有点意外，质问道，你加了多少班，加了很多吗？阿明说，21个，我不知道多不多，反正我不想加三个。主管这下火了，训斥他，不要觉得辞工了，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阿明反击，你们明天出去玩，让我们在这里加班？主管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丢下一句，你今晚不加三个的话，明天看着办！走了。我们产线的品检员给阿明竖了大拇指，我们产线的人也无一不佩服他的勇气！

然而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是因为主管他们都去旅游了，二是品质主管请了经理出马，阿明他们碍于经理的面子，确实加了三个小时。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如果阿明没有加三个小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 （2015.1.30）辞职风波

又近年关，买票始终是一个不变的难题。特别是今年跟某人来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如果他走，我肯定也不会留在这。自然的，如果他辞工，我也要辞工。本来说今年不辞工，好好挣钱，毕竟辞工再找工作，浪费时间精力，财力。所以如果不辞工，就可以不仅省一笔钱，还可以很省心。但买不到票回家就很难办了。某人说要

跟车回去，但一月底就得走，需要请假，但跟他老大一说，不准，说忙。没办法，他就跟我商量辞工。我想着这里不仅偏僻，工作环境也不怎么好，老是用白电油，且各种塑胶味道有时候很重，就想着辞工也好，于是就写了辞工书。

上午刚把辞工书交到老大的办公桌上。老大还没时间看，我就被徐主管叫到会议室了。他问我，为什么辞工。我说，某人的家乡四川太偏，买不到票，跟朋友车回去就要提前好几天，他们老大又不给请假，没办法，只有辞工，如果他辞工的话我也要辞工，反正我们俩是绑定在一起的。老徐说，这个我知道，当时招你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有透露你们之间的关系，当时也担心会出现一起走的情况，但也想着你们可以互相照应就把你留下来。我报以感谢的微笑。

老徐继续说，大家对你做事评价都很好，本来加工资最多加两百，因为你做事好，老板特批多加了一百。我终于弄清楚我工资的事了，我笑着说，哦，我也奇怪呢，记得面试的时候，刘敏说表现优秀的话最多加两百，当时也没有工资单，我怎么加了三百。老徐

说，大家对你做事评价都非常好，老板特批给你加工资，如果这样你都辞工了，老板会很迷茫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说，这也没办法，不可能不回家的，但公司确实忙，请不了假只能辞工了。老徐问，他做钳工做了多久？我说十几年了吧。老徐突然说，我们觉得从样貌能力上来说，他配不上你，他没有你优秀，你这岁数，应该还有很多优秀的单身男孩子。我尴尬地笑了笑，说这个不好说吧，再优秀，不一定会有人喜欢，不优秀也会有人



喜欢。他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么一说，他有打算娶你吗？我说，还没说呢，哎，反正还有其他一些事。他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我说，差不多三年了吧。他说，也差不多该是时候了，说你年纪大吧，也不大，也不小。我诚恳地点点头说，年纪不小了。他说，我们一般去人才市场招人，四十岁以上就不要了，像你这样，再换厂也不一定好。我们厂很多都是一手，肯定挣钱的，在我们这里，以后有机会的话，老板给你找个合适的职位，好好干，在这里结婚，生孩子，福利会有很多。我点头认同说，嗯，再换厂确实不一定好。

他又问我，你对咱厂有什么意见吗？我说，还好吧，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跟同事相处关系也不错，都是男生嘛，好相处，就是有点偏，不过，可以攒钱。老徐说，是啊，你们俩一个月能攒八千吧。我说，哪有？他要给他儿子寄回家一千，还要抽烟，吃宵夜，再买日常的东西，哪有那么多钱。老徐说，如果批假，他还辞工吗？如果不辞，我就跟老刘说一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问问吧。然后又接着说，其实，我们不结婚跟钱也有关系，本来说今年不辞职，好好干，攒点钱，可买不到票，真的没办法。他说，是啊，老是换来换去也攒不到钱，不要随便就说辞工，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说，本来想要不要跟你说说，可是一想，不想公司难做，就说辞工好了，毕竟如果人人都像我们这样的话，那公司还开不开了。他说，这个没事，这也算是特殊。然后边说就边往会议室外面走。

走出会议室，进入车间，老徐回头对我说，你先去把辞工书拿回来吧，听大哥的话。Duang，晕倒，大哥！

## ×科传动四个女同事

年前的时候，线上有四个女人，第一站位装散热器的阿庄，第

三站位洗板打线的阿红，第五站位装框的我，第六站位收尾的吴姐。我们四个人完全是四种不同的做事风格。

阿庄，83年，广东人，嫁到了广西，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她老公78年的吧好像，家里穷，本身也没什么技术，干苦力的，现在在一个木材厂工作。她是奉子成婚，虽然家里人都不同意，让她把孩子打掉，但她还是嫁给了她老公。现在偶尔聊天的时候，还会说起以前她跟老公怎么走到一起的，说他老公如何稳重，如何会照顾人，可现在还是会后悔，如果不嫁给她老公，而是嫁给某某某的话，现在生活就没有这么辛苦了。

不过，说归说，阿庄能干，能吃苦。她是第一希望加班的人，即便实在没班加，她也会去做临时工。她说，家里在盖房子，需要好多钱，虽然老公没有让她出钱，父母也没让她往家寄钱，可她说，手里有点钱的话，遇到什么事可以应急。阿庄也很节俭，记得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之七”上映的时候，我说我花了五十块钱去看，她听了惊讶的，说我才不去呢，五十块钱能买多少吃的呀！

她做事雷厉风行，很少出错，但嘴巴特别苛刻，对于公司我比较熟悉的人，包括车间里的无论是生产的还是品质的，她都能挑出他们的毛病，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讽刺地公开说出来，有时会在我们聊悄悄话的时候背地里说。在我们公司熟悉的人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躲过她的嘴，不是说这个懒就是说那个多管闲事，甚至我们线上比较有威望的拉长，也被她在技术指导那里抱怨过。有一次，下n2的机子，风扇螺丝打不进去，她喊拉长过来看看，可拉长不知道忙什么呢，没有过去，然后庄庄就把机子放在那里不管了，后来，一个技术指导员来车间，看到这个机子就问是怎么回事，庄庄就说螺丝打不进去，跟拉长说，拉长也不管，然后，抱怨说，机子出问题，跟拉长说，拉长跟没听到一样，反正我也不管，放在那儿呗。

当然，生产主管也没有逃脱。有一次，我们用抹机水擦电源板上的胶印，阿庄闻着味道不对，很刺鼻，有点恶心，就说这个水跟

以前的不一样了。刚好主管过来，问怎么回事，她就说这个抹机水的味道不对，以前的没有这么大味道。主管拿起瓶子闻了闻，说没有啊，就是这个味呀，然后笑着说，是不是你最近身体不好啊！虽然当时我们都没说什么，主管走了以后，我们就聊起来说，肯定是主管为了省钱，买不好的抹机水。从此，阿庄只要一用抹机水，或者谁说味道大，她一定会大声笑着对你说：你身体不好吧！

还有人躺着也中庄庄的枪。有一次，她突然发脾气说，以后我不管停拉了，谁要做不过来，自己去跟老大（拉长）说调时间，我又看不到你们做完了没有，时间又不是我调的，做不过来不要叫我。其实吧，庄庄这么大的火药味，刚开始，我们后面几个站位还明白是什么情况，后来，她又抱怨我们后面站位做的太快，老大看我们闲着就来调拉。原来事情是这么回事。每个产品下拉的速度不同，时间由拉长来调，一般每个站位都可以完成，但这么多站位，难保哪个站位不出问题，所以，如果在所调时间内做不完事的话，第一站位的庄庄会帮忙手动停拉，等那个站位的人完成之后，再手动流拉。其中，第二站位的事比较多，也比较麻烦，相对所用时间也最多，所以，庄庄经常要手动停拉。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偏偏老大呢，喜欢把流拉的时间调的短点，再短点，这样，第二站位的人更做不完事，庄庄就要一直手动停拉，原本已经很烦的庄庄便在拉长又一次调短时间的时候爆发了。当然，在责怪拉长的同时，品质后面的几个工位（机子在装中框之前需要品质检查，所以装框之前的所有的工序都必须在质检员之前完成，这样，工序划分就不那么平均，质检员前面工序较多，后面较少）也被一起责怪了，毕竟，我们这几个站位确实事少，且总是做完了之后玩手机或发呆，这让偶尔进车间的主管，经理看到，确实心里不爽，这个拉长也知道，就调快时间，可前面站位的人又完成不了，庄庄就要一直手动停拉，很烦不说，如果哪次没停，还被第二站位吼一顿，难怪她生气呢。

阿红，广东人，四十四岁，两个女儿，一个在深圳某商场卖家

具，一个在读幼师。阿红长得漂亮，披肩长卷发，染着黄色，有时脸上会涂粉，喜欢穿衬衣，小马甲，西裤，虽然没有一米六，可她经常穿高跟鞋，显得身材很好，一点不像生过孩子的人。她自己也曾说：我是剖腹产，现在身体跟年轻小姑娘是一样的。我第一次在车间见她，以为她比我还小一点。不过时间久了，还是能很明显看出她眼角的皱纹。如果不涂粉，皮肤也能看出暗淡。

阿红老公在二女儿小的时候死了（没问过怎么死的，因为她一提起以前的时光就流眼泪，搞得我也不好意思问）。她和她老公在深圳认识，一个地方的人，奉子成婚。他老公以前是工厂主管什么的，很有钱，婚后，她便做了全职太太。有时候她老公开公司的车回去，乡亲们以为她嫁了个香港人，一时很风光。但很不幸，她没有生儿子，在广东这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她在婆家一点地位没有，她老公在世的时候，她婆婆就想让她老公再娶，不过，她老公很爱她，没再娶。但她老公死之后，她就没有了依靠，只能出来打工，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圳。

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她跟一个离异的，带了一个男孩，在深圳有房子的，同样是老乡的男人住在了一起。虽然住在一起，但据阿红说，她们基本是 AA 制。虽然不用交房租，但要出水电生活费。并且，她娘仨的饮食跟那个男人又不一样，所以她们甚至连吃饭都是各吃各的，如果她下班晚了，那个男的也从来不会问她有没有吃饭，想吃什么帮她煮之类的，甚至阿红病了他都不管不问。在一起七年了，那个男人总是以没钱为理由，不想带她去他家，不想娶她。特别是那个男的孩子长大了，对她们娘仨有意见，毕竟住了他爸的房子，终于矛盾激化得不能缓和了，她们娘仨就搬出了那个男人的房子，在外面租房住了。她经常劝我说，千万不要和带男孩儿的离异男人在一起，以后有的是苦吃。

没多久，有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她们本地的未婚同龄男。这个

男人在家里开车，虽然不能经常见面，但她们一天至少通四五次电话。有时候晚上加班，阿红就开着外音，跟那个男的聊。我们都在背地里偷偷地笑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甜蜜。

由于以前工厂搬迁，她便来了×科，好像比我早几个月。她做事很快，但很粗糙，又不细心，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并且她都是看在眼里，然后忽略过去。记得我刚去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打包，中框好像被什么东西划了一条线，很明显，我说要不要换一个？她看了看，用手擦了一下说，没事，然后就继续包了。可她偏偏又是质检员前面的最后一个工位，PQC经常会检出她的异常，开报表，罚款，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她和PQC之间的矛盾也是由此引发的。据说，有一次，PQC给她开报表，她不签字，跑到经理办公室理论，结果被公司狠狠批评了一顿，还以拒签报表为由罚款五十。也因为这个，她和品质之间关系彻底闹翻了。而品质又是一个拿着鸡毛当令箭，吃软不吃硬，很嚣张的人，阿红虽然跟他水火不容，但也斗不过他，最后只能让签报表就签了。

阿红除了不跟品质说话外，她其实是个话很多的人，经常在拉上跟同事说笑，看着也不像是内向的人，可年前公司聚餐的时候，她又很扭捏，吃东西都是我在旁边帮她张罗，也不怎么说话，就剩笑了。

哦，对了，我觉得阿红有个奇怪的地方，她尽可能的多拿多吃公司发的水果和零食，我觉得有点像占点小便宜，可她又经常拿自己家乡的特产（她现在的男友经常开车过来看她，并带一些家里的特产）给公司同事吃，且拿的东西比公司的好吃多了，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吴姐，四十来岁，贵州人，嫁到广东，两个儿子，大的在家里读初中，小的8岁在身边读小学。吴姐很早就打工了，在她老公那地的一个国企饭店，后来很多年她都是在酒店工作，杀过鸡，做过



生意，因为没有婆婆，孩子都是自己照顾。她进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之前的厂搬迁，她才进的这个厂。这里九点上班，她刚好可以送孩子上学，晚上加班到八点，刚好接孩子回家。

吴姐是个典型的传统的好妻子，好母亲。因为没有婆婆，25岁嫁过去就当起了家，洗衣做饭，照顾老公，公公，甚至生完孩子，连月子都没做就下床，开始操持家务了。她说生小儿子的时候，她和她老公在深圳这边杀鸡，她背着哺乳期的儿子杀鸡，做饭，洗衣服，忙里忙外。后来生意不好，她老公就给人安装中央空调赚钱，她就进厂了。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小孩在老家读幼儿园，她跟她老公在深圳打工。她老公装空调有时候一去就是好几天。她说那时候是她最轻松的时候，生活特别简单，上班下班做自己的饭洗自己的衣服，没事了玩玩手机，不用操心其他的事。可是现在她小孩过来深圳读小学，她就一点闲的时间也没有了。早上七点起来做早饭，给她儿子穿衣，吃完饭，八点以前把儿子送到学校，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做中午的饭。晚上如果不加班，六点回家做饭，八点去接儿子，跟儿子老公一起吃饭，吃完饭，洗碗，差不多了就给儿子洗澡，让儿子睡觉，洗一家三口的衣服，这些忙完了差不多也就十一二点了，然后上床玩会手机睡觉。如果加班的话，八点下班直接接儿子，回家做饭，吃饭，帮儿子洗澡，让儿子睡觉，洗一家三口的衣服。有时候我会问她，你老公不帮忙吗，她说他老公工作很累，回家一般就是看电脑看新闻，或者出去打牌什么的，晚上十二点才回来洗澡睡觉，换下来的衣服要不就是放洗衣机，要不就放盆里，不会自己洗。我说她老公应该分担一些家务，她说，这些家务本来就是应该女人做的，男人在外面工作那么累，回家应该休息。虽然我会说你也在工作呀，也在挣钱呀，你不是全职太太，家务和儿子的事应该两个人一起分担，但总是拗不过她说女人就应该这样。不过她说她也有烦的时候，在家里觉得累了就会跟她老公说，你帮儿子洗澡吧，

然后她老公就会说又来了，然后就还是一切照常。我想她老公也习惯了，她包揽一切关于家务，关于儿子的事了吧。

吴姐不仅在家里任劳任怨，工作上也很要强。她几乎可以做什么事，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男的做的还是女的做的，并且做的很完美。也正因为如此，她似乎总觉得别人做的不怎么好，总是想指点一下，或者说总是想告诉别人怎么做更好，对于这一点，时间长了，让我有些反感，比如说你这样做可以了，但她会觉得你没有按照她说的那样做，她会说你的那种做法没有她的好，让人有种不被认同感。有时候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她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不是这样做不是那样做，就是说：来，我做。但其实她也做不了，只是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别人都做不了的事，甚至搬机器的时候，我搬不动，想找男同事帮忙，她都会挺身而出，不仅对我，对其他同事也这样。反过来，当她遇到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她只相信线长一个人，年前她想修年假，拿了年假单不知道怎么填，我就跟她怎么说怎么填怎么填，她不信，非得线长说了她才填，不仅这个，工作的事也是，她有什么问题都是直接问线长，从来不情别人帮忙。也是因为这样吧，久而久之，我就有点反感，有一次，做一种比较大的机器，我第一次装外壳，前挡板按照以前的方式装不下去，她看着我，说不是这样装，不是那样装，这个挡板跟以前的不一样云云，她的话并没有帮到我，反而搞得我手忙脚乱，觉得工作这么久了，连个挡板都不会装，很尴尬。

不过我刚去的时候，觉得她很热情，总是会主动告诉我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无论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她，她也会很耐心的帮助我，有时候甚至会帮我做，反正流拉的时间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她就帮忙我做。她不仅帮我做，还会主动帮其他同事，并且她人很好相处，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即便是大声说话都没有，她总是笑呵呵的，还喜欢跟年轻的男同事开个玩笑啥的，她开玩笑总是自己先笑，别人还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她会解释

一下她的笑话，不过我觉得她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也难怪她的笑话她自己笑（不好意思，举不出例子来）。但是这并不是说她对谁都一样，她也会分辨哪些人她愿意相处，哪些人少来往。比如说对于阿红，她跟阿庄的看法是一致的，觉得阿红这人做事不好，让她签报表是应该的，她还说以前阿红因螺丝没有打紧签报表，阿红说自己打了，是别人松开的，可是阿红后面只有吴姐一个人，阿红的意思就是吴姐故意陷害她，把她打的螺丝松开了，吴姐心里当然不高兴，但她不会当面说阿红好或者不好，只说事实，并且那种口气也是对阿红非常不满和不屑。

正因为吴姐做事让人放心，所以如果线长主管有个啥事的话，会让她临时代替线长的职位，安排工作。而吴姐在临时管理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加倍努力完成线长走之前交代的任务。

我应聘的时候看着腼腆，刚工作时，很少说话，会努力学习熟悉工作，对别人的热情帮助总是报以微笑，或者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是微笑吧。但时间一长，工作熟练，且跟同事混熟了之后，我话就特别多，不管啥都说，基本没有秘密，也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聊，不过可能是年龄的缘故，跟其他小妹仔多的电子厂不同，我们聊天的话题似乎都围绕在家庭，孩子，老公这些话题。虽然我还没有成家，但终归离不开感情，不管是夫妻感情，还是父母对孩子的感情等等，并且我还可以从她们那里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挺好的，所以也聊得来，有时候聊得高兴，别人也愿意多跟我聊，甚至说一些别人不知道或者其实别人不感兴趣的事或话。但我一般仅限于在厂内的聊天，很少跟某个人打的火热，成为密友什么的，所以我基本没有留他们的联系方式包括 qq，除非是他们主动要求，可能我觉得我承担不了一个密友的身份吧。

在工作上，我还算认真，学的也快，所以我尽管没有她们几个工作时间久，我却学了几个她们几乎没做过的，一般是男生做的工位，比如直流测试和控制板刷版本，并且线长也比较信任我。

工作时间久了，我便不再是那个腼腆的人了，我会大声指责罚款是公司的制度问题，我不仅会抱怨车间环境不好，有化学品，却没有良好的通风设备，有职业病隐患，还会跑到办公室跟主管说我们要防护用品，虽然有同事觉得我的做法有点幼稚，不相信公司真的会买防护用品，可没过多久，公司真的买了活性炭口罩。



(2015.5.4)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之后的第一天班，也是公司从新开始计算发奖金的第一天。

由于第三个焊锡工位工作较多，且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一种新的整流桥，这种整流桥要求烙铁温度不能高于 350 度，焊锡时间不能超过 10 秒，可是如果按照这个技术指标，根本不能达到公司要求的透锡标准（电源板两侧都要有锡）。虽然最近生产主管、品质主管、技术指导，甚至生产经理都过来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只是换了一种据说质量较好的云锡，可仍达不到新整流桥的技术指标。

就在他们陆续解决整流桥问题时，他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焊锡工位和她后面洗板刷胶工位的用时最长，其他五六个工位基本上都在等这两个工位。于是，品质主管要求技术指导在车间给各工位计时，在不添加工位的情况下，分摊这两个工位的工作量，但又因为 PQC 在线检拉，产品必须在 PQC 前面站位完成，这无疑是要把工作量分摊给除了这两个工位之外的前两个工位，这一下子引起了前两个工位的不满，毕竟他们站位也不那么清闲，特别是如果下 n

系列（一种比较大的机器），第一个站位最累，所以第一站位的庄庄不满意了，抱怨她做的事也多，老大们总是光看到我们休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看不到，下大机（n 系列）的时候这个站位有多累，如果要调的话都要调，等等。

但最后还是分摊了洗板刷胶的工作，第二站位负责分摊打线和短接片的工作，而洗板刷胶工位则分摊焊锡工位的整流桥焊锡工作。今天上午，线长让第二站位的亮亮打线，亮亮说不干，线长就把他调到另一个做大机器的车间，把以前做这个工位的阿春叫了过来，阿春倒是没说什么，可还没下几台机，他就有一颗螺丝忘记打紧，又刚好被线上的 PQC 巧姐发现。由于上次生产主管对他的一顿扁，他很不服气，决定以给产线的工友开报表的方式来报复生产主管，当然也有品质主管给他的压力要求他开报表。所以巧姐二话不说，写好报表，提着机器就去找阿春签字了，阿春不说话，也不签报表，巧姐就把报表放在阿春站位上了。

阿春其实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他曾经也因为签报表的事出口骂了以前的品质武哥，但毕竟那时候他还是新员工，武哥则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刺头，所以那时候阿春经常被要求签报表。可现在不一样了，阿春是老员工了，巧姐虽然以前进过这个厂，可毕竟那时不是品质，现在才做品质，且刚满十八岁，还是小孩子一个，总是对别人工作不信任，总是担心别人做错了，总是担心自己由于别人做错了，自己受罚被老大骂，所以她被品质主管叫过去谈了几次，提醒她要开报表之后，现在总是趾高气扬的对线上的工友说，你们要做错了，我就开报表了，一次机会都不给了。这就难怪线上的人都讨厌他。

言归正传，报表一直在阿春那里放着，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在这时，我突然发飙了。可能是一上班，技术指导就让过来调站位分摊工作吧，其实，如果不增加人员的话，前面站位的工作调来调去都不会少的，毕竟工作量并没有减少，我和我后面站位的吴姐边

看前面调，边讨论这样还是不会减少时间，还是那么多事，反而搞得大家手忙脚乱的，公司就是为了省钱不想加个人，并且焊锡的通风设备做的也不合格，很简陋，只有一个排风扇，还要自己装，公司根本就没有做好生产的基本设施。可能是越抱怨就对公司越不满意吧，偏偏这个时候，巧姐又开了阿春的报表，我觉得阿春做了亮亮不做的工位，刚一上班，刚开始新一轮的计算奖金，巧姐就给人开一报表，那种觉得不公平的火一下子就爆发了。

具体说啥也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人无完人，谁做事不会出错，易出错就开报表，谁还有心情工作呀，巧姐也有点生气，说你不知道老大找过我几次吗，要我开报表，你知道我不开，老大会怎么说我吗，再说有罚还有奖呢。我说让你开你就开呀，罚是天天罚，奖金三个月才一次。后来巧姐说又不是罚你，又不是我罚，你说我干嘛。我说我没说你，我只是觉得公司制度有问题。我还没见过靠罚款可以让人不出错的呢。我还说，她只是公司的一个棋子，线上的人总是把什么事都处理好了，上面的人当然就省心了，我们就应该把事情闹大点，让上面的人过来，我们说一下，罚款太不合理了。总而言之，我是对公司制度不满意，然后，吴姐还说，罚款也可以，产品转到品质了可以，但还在产线上就不能罚款，可终究还是吴姐说的对，打抱不平没有用的。报表以后还是要一直开的，不过阿春的报表被巧姐自己撕了。感觉的出来，巧姐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本来吧，我上午是针对公司制度的不满，可是下午我们一起擦电源板上的胶纸印子的时候，庄庄使劲说巧姐这个人不行，怎么样怎么样的，加班也找我们线长什么的，尽管，我说过几次她还是小孩子，即便求着我们线长要她加班，也不过是想挣钱，有点撒娇的感觉，至于开报表，这也不是个人行为，就算以前的品质不也照样开吗，这时公司制度问题，可是庄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巧姐这个人不行，云云。我总感觉我又太冲动了～

## 嘉 × 模具厂（深圳，2015.6-2016.7）



### （2015.5.10）两个谈话有个坑

老板开会讲实行绩效制之前，老大分别给我们部门的技术员小刘和小梁开了个小会（老大喜欢开小会，喜欢找人谈心，并教育你听话）。

老大跟小刘开会这么说（大概意思）：公司觉得你的工资太高了，如果你还跟以前一样（注释：以前模具不算多，试模偶尔忙，大部分时候不忙，所以一般晚上不用加班），你的工资就跟小梁的一样了（注释：小梁的工资比小刘少大几百）。

小刘理解的意思是：公司要给我降工资。

老大跟小梁开会这么说(大概意思哈):以后如果你加班多的话,工资一定会涨的。

小梁理解的意思是:加班多的话工资就会高(以前拿月薪,不存在加班多少影响工资的情况)。

实际上老板开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大概意思哈):公司刚开张的时候,不确定订单多少;为了保证大家的工资,公司实行月薪制;现在订单没有问题了,只要你想加班一定有班加,所以工资改成计时加绩效,意思就是只要事情做好了,哪怕你工作22天8小时,也会保证给你以前的工资,但是如果一直不想加班,那就只按照最低工资加上加班费来算工资,且,公司今年加薪百分之三,所以只要大家都好好干,工资一定会涨的!

结果:一、据我所知,三月份工资确实都涨了至少一百多;二、我们部门比去年忙了很多,每天加班至少一个半小时,甚至有通宵加班的情况;三、因为老大误导,小刘理解为降工资,于是他拒绝义务加班,被老大连续放假两次,他不服气,最终以公司未跟他签订劳动合同,向劳动局申请了仲裁,同时失去了本想好好干的工作。

综上,老大是给小刘挖了多大一个坑呀!(当然,老大不止给他挖过这么一个坑,前面还有一些事为难、利用过他。这里不细说了。反正终于老大赶走了他看不顺眼的小刘。恭喜老大!

(2015.8.1)

终于盼到周六,可以休息了。但因为2号机台正在生产,不能



停机，所以周日必须加班，那谁加班就是个问题了。上午的时候，技术员小刘在调机，我在旁边等着包装。小强过来了，他跟小刘说，你干嘛去问刘敏（老大名字）周日要不要加班，他现在正愁不知道让谁加班呢，别人躲还躲不急了，你还跑去问他。小刘一听，如梦初醒般，傻笑着说，我怎么知道呀，我上个星期周日刚加了班，谁知道他还会让我加班。小强接着说，昨天，李腾调休，调休了还问周日要不要加班，不问没事，一问，老大就让他来加班了，今天你又问，刘明就是你不问他没事，一问就让你加。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我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不记得哪天了，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技术员小刘跑来跟我们正在削披锋<sup>8</sup>的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今天谁都跑不了，都要连班，包装。然后，让我们出去（我们削披锋在一个有空调的会议室里）帮忙。他俩没动，就我自己出去了，可是出去之后，试模的产品还没有出来，我只不过封了一个箱子，在那里等着，刚好老大过来了，我嘴欠，问老大：老大，我们三个人今天中午都要连班吗？老大扭过头，考虑了一分钟，回过头来跟我说，你们别连了，我看你们（我们仨）都不愿意连班。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问过老大了，他说不用连班。然后，他俩就一起说我，你问他干嘛呀，只要他不说，我们就当不知道，不连班就可以了，你还跑去问，哎。

但今天就是不问也逃不过加班的命运了。十一点半多的时候，老大走过来问我意见，今天中午那两个人连班，下午吃过饭谁连班。我说我连班。他又接着问，那晚上呢？我一想，晚上，也就是加班了，我想都没想，他们加吧，就脱口而出。但老大一句话又把我呛住了。他说，他俩晚上就走了（他俩回家看孩子）。我也没太多想，就说他们走了，就剩我了呗。然后，老大似乎有点放心地说，那你晚上就加班了。我说，嗯，然后抱怨了一句：每次都是他们走。老大听了，看了看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没说话。后来想想，老大与

---

<sup>8</sup> 披锋：模具冲制或金属制品的加工过程中，金属制品的冲压件的边缘毛刺。

其说是来问我意见的，倒不如说是让我自己说出他想要的安排。你说是吧，机台我们三个人负责守，他俩走了，肯定就我一个人了呗。他不直接说“小郭，你今晚加班”，而是拐弯抹角地让我自己说，我加班。

然而，问题又来了，如果我晚上加班，机器故障咋办。我只不过是一个普工，机器故障解决不了啊，那就需要一个技术员或者会解决故障的同事一起加班。下午上班之后，老大就开始头疼了，环顾一下部门的人。阿飞辞工就要到期了，老大没必要为难他，让他加班。技术员小刘呢，上个星期不仅周六单独加班了，连周日也加了。老大自己想想，笑着说好像也不合适。而至于他自己，那就更不可能了，平时都能不连班就不连班，怎么可能过来加班呢！看着老大为难的样子，我说，算了，都别来了，我觉得就两个小时也不会出故障，如果出故障的话，我就打你（老大）电话吧。老大说，你知道我电话？我说，你电话不是在这里（机台旁边桌子放作业指导书，安全操作规范等的架子上）吗？我边说边指着架子，可是没有看到。旁边的阿飞挪了挪架子上的文件，笑着说，不是这里吗？写有老大电话的便利签就露出来了。我说，对，就是这个。可老大不干了，笑着说，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找一个人。不一会，他把小刘拉过来了，说你电话留在这里，如果机器故障就过来处理。小刘边笑边不好意思地说，不会吧，那我要是外面咋办。老大说，那要不你就晚上加班。小刘说，我上个星期就加了，今天又加，我明天还要加班呢。我看他们在那里都那么不情愿，就对小刘开玩笑说，要么留人，要么留电话，你选一个吧！老人在后面也笑着重复我说的话，然后阿飞他们就开始开玩笑了。这段玩笑略过。在老大把办公室一个女同事的QQ给了小刘之后，小刘说，要不大家都把电话留在这里，你（我）愿意打谁就打谁的电话。我说，好，写吧。阿飞已经从架子上拿了一个文件，把他的电话、老大的电话写了上去，小刘也留了电话，然后又放回架子上。我一看，电话都在背面，

前面就是一个文件。我开玩笑说，大家都很低调呀，电话都留在背面。然后他们又是一通玩笑，说怕女的打骚扰电话……但是说归说，戏剧性的转变来了，小强过来不知道干什么，老大一看到他，就笑着拉着他说，待会小郭加班，你回家（他老婆在东门）之前过来看一下机器是不是有故障，其实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你就是晚点回去，行吧！小强毫无表情地说，嗯。但，其实，小强晚上根本没有过来，而机器确实也没有出问题。

## （2015.8.2）一次生产会议

这里很少开会，什么早会什么的，基本没有。我来了一个多月，早上就开了一次会吧。

会议本来安排在昨天开，但是当我们部门所有人都坐在会议室，等着六点，等着人事主管的时候，老大打了一个电话给人事徐主管，结果他在外面办事，根本没有在厂里。然后，大家就解散，各回各工位，各做各事。今天六点，终于徐主管来主持会议了。一个生产文员做记录。我们部门除了调休的小强，老大，技术员阿飞，小梁子，普工我，两个挂在注塑部门的电工星星，学徒李腾，一共 8 个人。

先是徐主管说了公司的情况，正在发展阶段，有些地方还不是太完善，事情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希望大家都好好在这里干，大家出来都是挣钱，总是换工作攒不到钱，更何况到哪里都差不多，鼓励大家都在这里长期干，有什么意见就提，公司很重视人才，要快快乐乐地工作，个人不开心，做事情也没心情。

徐主管特别强调了作为电工的星星，说没有专门的部门，直接接受我管理，挂在注塑部，知道你很多事，厂里各种大小事都找你，

知道你的辛苦。然后星星开始吐苦水，说磨房那边投诉我××，他们只是跟我说了一声，什么材料也没有，也没有通知你，我总要买材料什么的，可是什么都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要写个申请，正规一点，上次有个人修非保修期内的电脑，结果人家要钱，我也没办法。徐主管让文员记下，生产会议时候讨论。文员提了个建议说，要不制一个厂内维修申请单，厂内自己维修的就填这个单，厂外来维修的有厂外维修单，徐主管说，可以。

然后徐主管又问其他人有没有意见。没想到，踏实能干的阿飞第一个提意见了。他拿着笔记本说，我有两个意见。我一听，说话这么有条理。接着，他说，第一个，同一个模具总是反反复复地上模下模，出现的问题不知道是项目组没有告知磨房，还是磨房不知道，模具总是反反复复上下很多次，希望如果模具出现问题的话，磨房的人可以亲眼看一下，这样也方便修模。徐主管问了原因，为什么这样。阿飞说不知道，不知道项目组和磨房是怎么沟通的。徐主管让文员记下问题，到时候生产会议的时候提出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完了之后，我以为阿飞会忘了第二个问题。没想到，还是那么有条理，他接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试模完了之后，项目组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拍照，搞得还要再上模啤产品，让项目组的人拍照，希望他们项目组的人记得拍照，要不然，也浪费公司财力、物力和人力。徐主管也让文员记下了。这时，老大补充道，让项目组新来的那个人赶紧上手。接着，他提出，注塑部申请放在机台旁边的桌子一直没有做好，希望快点做好。徐主管就问星星自己可以做吗。星星说，可以是可以，但就是麻烦（没听懂）。然后，老大又说部门的人有点少。徐主管说，事情多，就申请加班，虽然人少，但事情还是要做出来的。还说，如果香港的订单谈拢的话，可能会有点忙，过几天，会有两个临时工过来，可以让他们帮忙。

沉默一会，徐主管问小梁子有什么意见。他扭捏了半天，说，

不好意思说。徐主管说，没关系，待会散会了，私下跟我说也可以，反正大家有意见就提。然后又问我，小郭呢，在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看你做事还挺踏实的，有没有什么意见。被他这么一夸，我不好意思了，笑着说，我刚来没多久，还没有什么意见。

这么巧，六点半的铃声响了。徐主管说就这样吧，还有意见的私下跟我讲也行，跟你们主管（老大刘敏）讲也行。

第二天，调休的小强知道我们开会之后说，怎么我不在的时候开会，我有意见要提呢。我们说，你可以私下里跟他提了。

### （2015.8.3）

吐槽技术员小刘（续）：下午不到三点多，我正在2号机台削披锋，老大过来说，你去那边（1号机）包装吧。我应了一声“哦”，就过去了。

技术员小刘正在调机，啤出来的产品偶尔还是有不合格的。我看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产品，就先封了箱子，拿了包装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果然，不一会，小刘说，好了，就这样了。我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包装那些啤出来的合格产品。当我聚精会神包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小刘不见了。我在车间搜寻他的身影，看他拿着物料本跟笔，想着也许他有点别的事，一会就会回来吧。可是好大一会，他也没有回来。机台调的是自动，产品一啤一啤的掉到下面接产品的纸箱片上，还有一些溅到地上去了。我看也没人过来，就去纸箱上检产品，可是却不知道如何鉴别是否合格，那时候真的有点发火。

终于，过了不太久，小刘路过我这里。我拦住他，问，什么情况呀，什么也不说一声，人就没了，难道是让我开机吗？他有点莫

名其妙地说，你在这里就是开机包装呀。我说，那也要教我怎么看产品是否合格，哪些需要注意呀！他好像觉得我的问题很傻一样：这个也没什么呀，你看着，哪些不知道问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拿了几个不确定的产品给他看，边给他看边说：我来这里一直削披锋，也没人教过我开机，怎么看产品，老大只说让我来包装，你不说一声就走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开机包装都是我一个人吗。他无奈地说，你把产品摆一桌子，慢慢包也可以呀。我说，可是也要告诉我哪些产品不合格，一些注意问题吧。他说，这个……然后，又说，算了，不说了，我来开机。边说边过来开机。我让开了位置，不满意地问他，你想说什么说呀，我们能不能正常交流呀，你好像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总不能每次出现问题都这样吧。他笑着说，不是削不削披锋，刘敏（老大）让你来包装，就是要开机呀，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以为包装就是他们把产品检好了，我就包就可以了。他冷笑着说，闭着眼睛包啊。我说，闭着眼睛包。然后他说，也就是没有做培训了。我说，是啊，来了就是削披锋，但，那也有作业指导书呀，老大也让人教我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呀，这个（现在试模的产品）连个作业指导书也没有。他说，这又不是产品，只不过是试模，怎么会有作业指导书，要先有产品，才有作业指导书。我说，这个不是已经试过一次了吗，不过那次我没有包装。他说，这个是新的，还没有试好的。我不懂，只“哦”了一声。然后，他接着说，这里还不正规，一般产品要三检。我没听清楚，“什么检”。他解释说，自检、互检、品检。我一下子明白了：三检呀，可是这里连个品检都没有。他笑了笑，指着车间那个空调房，说，那不是有吗。我说，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检过试模的产品，倒是那边削披锋的产品会抽检，不过，我们削过披锋的产品，他们也没有检过。他笑着摇了摇头。

沉默了一会，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问他什么时候调休（周日加班可以调到别的时间休息，没有加班费）。他说，有事了再调吧。

我说，你已经加了两个周日了，连续工作这么久也挺辛苦的，然后，又接着说，小梁子加了快一个月了，累坏了，这个产品生产完了就要调休了。他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把社保转一下。“从东莞转过来吗？”我问。他说，嗯，看哪个星期天可以。我说，社保站周日休息吧，你可以调周一到周五哪天呀，好像转社保挺容易的，去社保站开个证明就可以了。他似乎有点发愁地说，这里去东莞要三四个小时。我说，你觉得远呀，那可以周五调休，周六周日在那边玩呀。然后，老大过来了，他们吹了一会牛。

后来，我又问他，你在东莞的时候，是不是只要调好机器，就给别人开机、包装，你们根本不用开机。他说，是啊。我说，这个部门就我一个普工，我来这里一个多月了，一直在削披锋，就是忙的时候偶尔出来帮一下忙，根本没有开机呀什么的，也没人教过。并接着说，其实只要告诉怎么辨别产品是否合格，我可以一个人搞定开机包装的，反正你也说了嘛，摆满一桌子慢慢包。上次那个三千的产品，阿飞告诉什么样的不能要，我也是一个人开机包装，也没有问题，所以，得有人告诉我怎么做吧，其实我主要是担心质量问题，你说我就是把产品分出来，不管质量，那也没问题，可是这样不好吧，质量出问题怎么办。他拿起一个产品，说，这个产品，按说应该要先打版，作为样品，其他的按照这个标准检就可以。我说，这里好像没有吧。

#### (2015.8.4)

今天二老板第一次跟我说话。我对二老板的了解，远远没有对大老板了解的多。二老板广西人，跟大老板同在锦丰厂工作过，不过分工有所不同，据说，大老板负责业务，二老板负责技术，各取所长，各司其职。可能分工不同，经常会看到大老板陪客户来我们这里，二老板则很少看见（也许是他没有大老板那么显眼，我没有

注意到他)。刚来的时候，经常听说有两个老板，但只认识大老板，二老板则很陌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项目组的主管当成二老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小李子说，他哪是！我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二老板到底是哪个人。

对他印象最深的两次，都是在食堂，虽然那时候还不是特别认识他。某一天中午，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忽然看到食堂的哑巴端着一个大菜板，上面放着四盘菜，除了我们中午吃的红烧肉土豆（看着肉比我们碗里的多）、空心菜、芹菜香干三个之外，又多加了一个炒鸡蛋，刚好放在我吃饭桌子的后面一排。同时也看到两个人站在桌旁，其中一个戴着眼镜，个头中等，身材刚刚好，穿着白色红领工衣（管理人员、办公室人员的工衣），表情严肃的男子就是他了。我对面的某人说，二老板，我说“二”老板！边说边竖了两个手指。

第二次见到他，同样在食堂，同样是工衣，同样表情严肃，同样菜比我们的多一个。我在想，他会不会笑呀。

后来，可能是比较认识他的缘故吧，在车间也见过两三次，同样工衣打扮，表情严肃。今天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在试模，他过来看了看产品，不知道跟阿飞说了什么（他们说广西话，听不懂），走了一会，又回来了，拿着产品。我在旁边削披锋，突然听到有人说“这个要削哪里的披锋？”我一听是普通话，想着这里就我跟阿飞俩人，不说广西话，说普通话，肯定是跟我说了，于是，反应有点紧张地指着产品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阿飞补充说，还有这里。他看着我们指的地方，“哦”了一声，走了。同样是表情严肃。

(2015.8.10)

又一种产品，路虎车上放各种线的壳，香港佬的，要生产三千个。技术员小刘调好机器之后就去忙别的啦。我和小苏两个人看机



台。十一点半多了，还没有人过来安排中午连班的事。刚好小刘路过，小苏和我都问他中午是否要连班。他说，问老大。我说PVC产品要连班是因为不能停，原料腐蚀模具，这个呢，材料会不会腐蚀模具？他笑着说，都是一样的，停了也可以，但要洗……浪费很多原料。他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着老大路过了（在包装不能随便离开）。也巧，老大过来了。我喊住他，老大，今天中午连班吗？他说，连班。我问，这个机器不能停吗？他说，不能停。我又问，那谁连班？我不想看老大，一听到说连班就烦他，总是连班，这个月有五个周六，劳动法算出来的工资比这里给的包月工资高了差不多一千，越想越气，一点都不想连班，甚至想每个周六都不上十个小时，只上八个小时。但现在却要连班，不仅要上十个小时，还要上十一个小时，想想就烦。不想看老大。不知道老大在想什么，问了他好一会了，他还是没说谁连班。还是小苏帮了他，他说，李腾休息两天（周日上班，调休了）了，让他连班吧。老大松了一口气，说，好，让李腾连班。然后又问，那晚上谁连班？要五点去吃饭。我说，晚上无所谓了，反正每天都要连班的（不连班八点半下班，连班八点下班）。老大说，那你就晚上连班吧。我说，没问题。他又跟小苏说，你和小陈明天一个中午连班，一个晚上连班，好吧，今天李腾、小郭，明天你和小陈，就这样安排，挺合理的。还没等小苏反应过来，老大就去找李腾了。等小苏一反应过来，他盯着我说，好像你没有连班吧，晚上本来就连班的。我说，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主要是中午连班，晚上连班就是要早点去吃饭。

不一会，李腾路过，老大也跟过来，说李腾，你中午连班啊，十一点半去吃饭，十二点过来交接。李腾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说，哦。然后站到机台这里，傻乎乎地问，为什么要连班。我看老大不知道怎么说，就故意大声说，不连班，怎么挣钱，没钱挣，怎么发工资！然后，老大拍着李腾的肩膀笑着说，不连班怎么挣钱，没钱挣，怎么发工资！简直是鹦鹉学舌，不过这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李腾笑着没说什么，问现在几点了。我说，还有十分钟十二点。他惊讶了一下，赶紧去洗手吃饭了。

(2015.8.12)

阿飞 1988 年的，广西人，个头不高。他自己说有一米 68，一般黑。老婆是重庆人，92 年。他爸妈在新疆摘棉花。他还有一个妹妹。阿飞他们家比较穷，好像还是土房，没有盖新房。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房子都不够住。他岳父岳母说如果阿飞去重庆，就给他们买房。不过阿飞似乎没有过去的打算，因为他现在在家创业，以后的事也说不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也有一周岁了吧。

他的技术在我们部门是最好的，包括我们老大。07 年他被大哥的前妻带到塑胶厂当普工。他很喜欢凑热闹，喜欢说笑，跟师傅还有同事关系都很好。后来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部门主管让他加料，慢慢开始他的注塑调机之路。他曾跟老板一个厂，是领班，后来被也是同厂的电工叫了两次才过来。他本来不想过来，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再找工作，就来了，开的条件是一个月工资不低于五千五。他很聪明，总是能在试模的时候想出好点子。比如说我们的 PVC 产品模具设计缺陷，总是粘模，后来阿飞建议改了一下模具安装方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很幽默，比如，大家起哄让阿飞请客吃饭，阿飞神情自若地说，好啊。刚开始我还以为他真这么大方呢。大家接着逗他，订了几个座呀，去哪吃的时候，阿飞爽快地说：什么几个座，订了一排座，随便坐，嘉×大酒店，三菜一汤。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说的是食堂。呵呵。



临走的那天下午，大家在会议室边削披锋边聊天。阿飞说回家摘龙眼。李腾问，你们家有多少龙眼？阿飞答：那要看树上结多少了！一时间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李腾愣了一下，无奈地问，我是问你们家种了多少龙眼（树）！真是对你无语了，竟然说看树上结多少！阿飞笑着说，你又没说清楚，我还以为你问有多少龙眼，那肯定要看树上结多少了。

两个临时工特别喜欢开玩笑。他们经常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装出一副老板的样子，质问：怎么做事呢，做得这么慢！阿飞肯定会很谦卑地配合说：老板，下次不敢了！老板，我错了。或者，好的，老板。当然，手上的事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是口头上配合一下，或者身子稍微挺直一些而已。

像这样的事有很多。阿飞总是会说出一鸣惊人的话，让人忍俊不禁！阿飞也很实在，每次聊天，一聊起家里的生活，他就会翻出手机的相片给我看，他跟他老婆在田里烤红薯，他跟他老婆的合影，他跟他孩子们的合影。想起他边翻照片边给我描述照片的背景，我就开心。现在阿飞回家创业了，还有点想念他。

老大是个闷骚型。听小陈说，老大一进星光大道的包房，立马变成另一个人，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又唱又跳，还跟女服务员玩骰子，喝酒。

老大是个急性子。前两天老板给他邮件说下周三有客户来参观，让注塑部跟仓库在周末前整理自己部门 5S，他慌得不行呀，拿着打印的老板纸条，给我看，给仓库的人看，一直指着纸条上的老板要求，给我念了几遍，然后边念边跟我商量怎么整理。他看到桌上的东西，就说这些全部收掉或扔掉。我一看，是防锈剂、脱模机之类的东西。我说，今天才周五，这个有可能还能用得着，先不扔吧，反正明天也要打扫卫生，要不先打扫一下不用的东西，比如擦桌子。他说那也可以。然后，老大就在背后催催催催，恨不得马上就把东

西收拾好。有些东西是项目组的，他把项目组的人叫过来，“警告”他们有客户参观，让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该扔扔，该收起来收起来。我在扔那些项目组不要的产品时，要把包装袋拆下来，还可以用，他居然说，都扔了吧，现在哪有时间拆了。可是，今天才是周五的上午，且拆袋子也不用多久。哎，他说扔就扔吧。终于在他不断催催催之下，上午居然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应该也放心了吧。

说不上来他是怎么样的，反正没有领导的气质。有段时间加班多，大家都很累，某天两个同事闹情绪，不想延长加班，他把他俩专门叫到办公室谈话。我开始以为是安慰他们，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同事说被老大骂了一顿，还说这样加班才是常态，不是想加就加，不想加就不加。

老大总爱哭穷，有一次，梁总赌“三公”<sup>9</sup>赚了大几百，说去星光大道，大家给出两百，剩下的他出。刚好部门有新同事我和刘总<sup>10</sup>，老大说我们可以不出钱，以后有的是机会出钱。然后有人就提议说，这样的话，老大就多出两百呗。老大死活不肯，说自己要养家，没钱呀。不过，最后那两个临时工软磨硬泡，终于让老大多出了两百。买水也是，要么不买，要么就每人限制三块钱。

(2015.8.14)

今天上午终于把最后一箱 PVC 产品的披锋加工完毕，收拾好屋子，我们几个就没什么事了。

车间好像也没有多少模具需要试，只有那天五百吨的机台有模试，两个调机师傅都在那里，暂时不需要我们。而昨天他们几个调

---

<sup>9</sup> “三公”是一种手机上玩的赌博游戏。

<sup>10</sup> “刘总”其实是员工，大家开玩笑叫他刘总。

机师傅和上下模学徒就已经没事做，擦了机台，打扫了卫生，拖了地，所以今天我们几个不用再去擦机台打扫卫生了。上午快下班的时候，老大说下午你们别过来了，去食堂帮忙吧，我问问老徐（人事主管姓徐）。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看到老大穿过我们宿舍门口，跟住在隔壁的小苏说，老徐说食堂不需要人……后面的我就没有听到。

下午上班，我见老大从火花机那边过来，小徐跟着后面，拉着叉车，上面放着一个木箱。我问，干什么去。小苏说，走吧，一起去收拾电工那些东西，放到这个箱子里。我就跟在后面。电工的用具放在那个一千吨注塑机台的边上。不一会李腾也过来了，老大指挥我们怎么做，他让我们听李腾（以前是电工学徒）的。然后李腾就先过去收拾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没动，跟小苏站在叉车旁边。小苏跟我使眼色，说，他还真去问了老徐食堂要不要人，然后老徐让他收拾这些东西。我不屑地说，这也要去问呀，自己部门的事，自己安排就好了。然后，我和小苏就在那里笑。老大就站在旁边。话说，这些东西收拾得很快，我们仨，加上后来的小陈，四个人，不一会就把东西收拾好了。我也把地扫了。当然，老大就蹲在旁边看和指挥。

我打扫好地，放好扫帚。不知道该干嘛了。他们那几个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我看到了老大，但我不想跟老大说话。老大也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倒是小苏拿着一把剪钳给我，说，拿这个去碎料房那边剪料。我接过剪钳，问，刚才小陈说要去剪，那我怎么办。他说，没事，还有一把剪钳。小苏去找剪钳，李腾拉着PVC产品的水口料去了碎料房。我打算等小苏找到剪钳一起去。这时，老大过来了。他说，你去那边（五百吨机台）包装吧，让小陈去剪。但我一看两个调机师傅都在那里，就说，那边有那么多人，我就不用了吧。老大看了一下那里，说，好吧，你跟小陈都去剪吧。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是小陈不想去碎料房，还是老大让他去包装，反正小陈没来剪料，且小苏也没有找到剪钳。

快下班的时候，小苏高高兴兴地跟我和李腾说，晚上不加班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本来要加班的，可是我们说小梁子生日，晚上要去星光大道（有各种娱乐和服务的 KTV），小梁子订了一个一千二的套餐。他说他给了三百做生日礼物，撙掇四眼（小陈）给了两百，老大也给了两百，但我们说老大要给五百，老大说有事就走了。李腾说，他没钱了，这个月只有一百了，下个星期还要去漂流，怎么办，不给钱也不好，要不就不去了。小苏说，没关系呀，给不给都可以去。我也说，是啊，人多热闹，人少了不好玩，我就不适合去，去了的话，如果你们顾忌我的感受，你们肯定玩不尽兴，不顾及我感受，我肯定尴尬，所以还是不去的好。李腾也附和着说，我说真的，你不要去，到时候你尴尬。小苏坏笑着说，去吧，我们也不做什么，别把我们想得那样。我笑着说，我知道你们需要女人，但不是我这样的女人，哈哈。

不加班，这本来是多么让人心情舒畅的事啊，可是被一句老大说要加班的话给毁了。下班了，我都把水提出来了（一般下班后会把水提回宿舍喝）。可吃饭的时候，刚好老大跟李腾对面坐，就在我旁边。李腾问，晚上加班吗。老大说，没办法，要试产品呀。我一听，惨了，要加班呀。但我就是不跟老大说话，也没问他。等老大吃完饭走了之后，我问过来洗碗的小苏，晚上要加班吗。他说，老大说要加班。我说，不是说不加吗。他说，你可以不加，我也不加，他们要试模。我又跑去问正在打台球的李腾，今晚加班碎料吗？他说，不碎，去五百吨机台那里包装。我说，那么多人都围着一台机呀！他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终于，我不好意思不去，毕竟老大没说不加班。

吃过饭，不到六点，我去车间，看到老大，两个调机师傅和小陈都在那里。小陈见到我就笑着说，你回去吧，你不用加班，我包装就可以了。我没说话，站在旁边看他们调机。老大在旁边坐着，也没说话。既然老大不说话，我也不好意思走。就这么在这里看着

他们调机。不一会，小苏过来了，他看到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不是说不能来了吗。我笑了笑，不知道怎么说。我问他，你不是说不加班吗，怎么又来了。他说，我刚要回去，下大雨了，看来我不得不来加班呀。然后就跟老大他们几个聊天了。老大问他，李腾呢？他说，不知道。没多会，雨不下了。他跟老大说，我走了啊，我先走了啊。老大也没说话，然后他就走了。没多久，李腾来了。机器一直没有调好，他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快一个小时了，出来的产品还是不合格。小梁子不镇定了，一会看一下手机，发个信息，一会看一下手机，打个电话，一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剩下一个调机师傅小刘。我和小陈看着小梁子发信息，打电话。小陈躺在垫在地上准备放产品的纸箱上说，给情人打电话呢（小梁子好像喜欢星光大道那个包房的服务员）。我诧异地问，生日不给老婆打电话，居然给情人打电话！后来，小梁子又回来了，跟老大说，要不问问吴工（项目部的），明天再试吧。老大说，肯定不行的。小梁子说，那我先走了，你们待会打我电话。老大说，这个（试模）要搞到十一点了。这时，吴工来了，小梁子把吴工叫到一旁。小陈肯定说今晚有节目，明天试模吧。不过，等了好久，小梁子、吴工都没有回来。这时，啤出来的产品差不多合格了。老大看着产品，说，小郭，这里有披锋，记得看一下，这水口<sup>11</sup>这里用手抹一下。我就奇怪了，小陈也在旁边，怎么不跟他说呢。我没答话，不想理他，本来不用加班的，现在我还得加，一想到这个月有五个周六，心里就不爽。按劳动法的话，我得亏九百多块钱呀。可是，没办法，事还是要做的。我拿了削披锋的刀，准备着包装。这时，小陈跟老大说，让小郭回去吧，我一个人就可以了。老大说，你们两个人包吧。小陈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我悄悄地说，别问他，我都懒得跟他说。

八点了，该下班了，可计划的一百啤才做了三十。我越来越不

---

<sup>11</sup> 水口是指工厂在浇制模型时形成的框架与零件的结合部位。

耐烦了，可还是坚持着，只不过有点闷闷不乐。李腾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他见老大没理他，偷偷跟我做个手势，下班了。老大似乎不知道一样，依然坐在纸箱上，啥也没做，跟小陈、小刘他们聊着天。我就想，老大就算了，他俩怎么就不急呢！快八点半了，终于老大说啤完这些料就下班，剩下的明天啤。差不多啤了五十，料也用完了。吴工过来了。老大说今天啤不完了，机台每啤一次就要擦一次，很慢，明天啤。吴工说可以，只要十二点之前啤完就可以。老大说没问题。当吴工要走的时候，老大问刚才小梁子跟他说什么了，是不是说今天不啤，明天啤。他说，不是，他说在星光大道有节目，让我去。老大说，待会我们也去，外面下雨，你开车带我们一起去吧。他说，好。老大冲着他的背影喊，你要不带我们，自己偷偷走了，看到时候怎么你（估计是喝酒吧）。

终于，下班了，八点半。虽然比宿舍其他几个加到九点半、十点的下班早，可是我还是觉得不爽。特别是对老大，李腾、小苏不加班，他什么都没有说。本来老大让李腾加，可是李腾不知道干嘛去了，但老大也不找，也不问。倒是我自己撞到枪口了，真应该跟小苏一样，走就走了，管你三七二十一。可是好像也行不通，毕竟小苏有小陈代打卡，我怎么办呢，如果不加班，可是要扣工资的。唉，就这样吧，希望明天周六，晚上不要加班。

(2015.8.15)

终于如愿以偿了，上午啤完最后的五十啤之后，再也没事可做了。昨晚小梁子生日，玩得嗨了。老大李腾他们两点多回来，而小梁子、小苏小陈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他们早上都没有上班。小强帮他们请了假。李腾跟老大也是要死不活的，没精神。特别是李腾，一直喊困，还经常眯着眼睛要睡着了。



李腾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产品堆了好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老大虽然在这里，但他坐在旁边，好像没看见一样。我想着，如果我真的忙一点的话，应该没问题，可以搞定，可是老大总是这个德行，你有能力搞定，他就不管不问不帮忙，反正只要事情做好了就可以，管他该谁做，谁做了。我不想再那么累了，就跟老大说，你帮忙包一下这个产品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他才问，李腾呢。我说，不知道。他说，他在那个屋里（曾经削披锋的会议室，有空调），你去叫他。我说，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然后，老大就亲自去叫了。他走之后，我跟技术员小刘说，老大真够懒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产品堆了也不管。小刘笑着说，可不是，昨天调机，就知道在那里叫快点快点，也不动手。

产品装箱的时候，我的一百个产品装满箱之后，高出箱子一点点，要用刀割一下箱子。我正在割，老大坐在机台旁边，连看都没看我们怎么装的，就在那里喊我，小郭，你看李腾的刚刚好，你怎么装的！我不相信，产品一样的，怎么可能装得不一样，然后过去一看，李腾的产品压着产品，根本不合格。我说，这样装不行的，会压产品。调到品质来的老手小强刚好在这里，他也说，这样不行的。我有点责怪的语气说，看都不看一下，就在那里说！我说给老

大听的，但没看他。他也没说啥，只跟李腾说，不要那样装。

下午就彻底没事做了。我，技术员小刘，李腾，老大，我们四个坐在空调屋里，玩手机。小陈办离职交接，老大手把手教他怎么填交接表。小刘笑着说，老大，我嫉妒了，昨天调机，就在那叫快点快点，也不搭把手，今天手把手教小陈。老大反应了一下，说，你是师傅，还用我帮忙吗。小刘



笑着说，师傅也需要帮忙呀。后来又聊了一会下周六清远漂流的事。小陈填完表就走了。

话说，李腾真是话唠呀，嘴就没听过，还一直说。唉，我都不想说了，可嘴还是啾啾地说个不停。

(2015.8.18)

从上个周六开始，我们部门就一直没有事做，周六四点半就下班了。今天周二了，依然没事做，能找到的事，比如，打扫卫生，擦机台，开会，安全培训等等，都已经做完了，实在是没什么事做了。本来以为既然没事做，上满八个小时，晚上就不用加班了，可没想到，老大居然说晚上都要加班，去碎料房打 PVC 产品的水口料。

我们五个人，包括两个调机师傅，一个上下模学徒，一个临时工，一个普工，都没有听从老大的话，晚上去加班打料（打料的时候，声音很大，会吵到车间的人，他们会有意见，所以一般晚上打料），而是下午四点就去打料了，想着五点半下班时打完就可以不用加班了。可偏偏不如人意的是，这些水口料已经用了不止一次，有一些颜色变了，需要用剪刀剪一下。这样一下子就减慢了打料的进度，五点半的时候还有三四包料没打。别小看这三四包料，因为一包料至少也有上千的水口，也就是说，两三包料，至少有四五千的水口。那就是说这四五千的水口需要用剪刀一下一下地剪，剪完了再放到碎料机里面打碎。

没有办法，打完料不用加班的幻想破灭了。但大家还是不想加班。小刘说，我去跟老大商量一下，晚上不加班了。可是，没用，老大还是要求加班。我们都不淡定了。小梁子说，这些料已经用了几次了，可以扔了，仓库还有好多水口料，用不完的，非要打料！小苏干脆说，我不管，反正我晚上不会来的。李腾说，现在么子事

没有，非要加班打料，今天打完了，明天做什么，我晚上也不来了。我说，我也不想加班，大家都说好了，要不来都不来。小刘说，你们晚上都不要来，我六点半过来看一下，看不到你们，我也不加了，到时候我就说我看他们都没有来，我也就没加。反正，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直到下班也没讨论出加不加班。

吃过饭，我没去车间（以前加班都是吃完饭直接进车间加班），而是回到宿舍。站在宿舍门口，刚好可以看到车间后门，看到车间的人来人往。我就是想看看部门其他人有没有去加班。如果去的话，我也去，不去的话，我就不过去了。我陆续看到小刘小梁子进了车间没出来，又看到小苏也进去了，想着可能要加班，我也就下楼，去车间了，打了卡。我看小苏在接热水。我问，你不是不加班吗，怎么过来了。他说，我接水，接完就回去。我说，哦。然后就去我们部门削披锋的那个会议室（有空调）。灯是关着的。小刘正对着门在会议桌对面坐着用手机看电视。我进去，在他对面，坐下看新下载的恐怖电影致命 id。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小梁子突然进来了，吓我一跳。他看了看我们，又出去了。六点半的铃声打响了。我开了灯，问小刘到底加不加班。他说，我说你们都别来，我六点半过来看一下，没人我就回去了，可你们都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写了报表。我说，我出去看一下。我出去，进了车间，朝碎料房那里一看，小梁子居然在打料。我没多想，那肯定要去帮忙，也就是加班了。我本想告诉小刘，可一想，他应该一会也出来吧，就没去打扰他。

原来碎料房不光小梁子在，李腾坐在地上剪变了颜色的料呢。我也坐下来帮忙。没多会，小刘也过来了。他还是那句话，怪我们都过来了。说完，也过来帮忙剪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料越剪越多。负责往碎料机里放料的小梁子开始不淡定了。他偶尔把一些没剪过的料放进碎料机。还说，这些料可以扔了（卖掉），仓库还有水口料呢。可是没有经过老大的同意，不能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了，李腾也不淡定了，还有多少料要剪。他把所有要剪的料都倒在一起。看着料也不多，小梁子说，我都倒了一袋没剪的料进碎料机了，你以为这么少啊！然后，我们都笑了，觉得小梁子挺有胆的，敢在老大左一遍又一遍强调要把这些变色的料剪掉的情况下，把没剪的料扔进碎料机。当然，我和小刘也提醒他把这些有杂色的料跟那些没有杂色的料分开。他说没事。

本来呢，李腾想看着料一点一点的变少。可是，当料变少的时候，我突然又倒了一些出来。他开始不耐烦了，怎么还有呢，我以为就这些了，你又倒出来一些，好了，好了，不剪了。然后，他就把这些没剪的料放进了碎料机。我抢着要剪，他都不给我剪。最后，终于在七点半的时候，PVC产品的水口料打完了。李腾边收拾边激动地说，唉，我都不想说了，白天没事到处晃悠，晚上还来加班，别人都笑死我们了，我都不想说了（李腾的口头禅）。

我们的加班也就到此结束了。

## (2015.9.2)

比较忙。李腾被叫去谈了一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又连班。晚上连班的时候，不知道谁说，今天不是还要加班吧。我说，加班我也不加了，站了十一个小时，累死了。七点半的时候，老大让李腾上模，600t。李腾不上。小刘也不上。他俩被叫去谈话。据小刘说，老大吊了他们一顿，说这是常态，要是老这样搞，还搞个毛，说他来了把人都带坏了。第二天，中午连班，晚上连班，600t的产品还没有包装完。大家都有气。梁红莲不说话。李腾倒是精神，一个劲地说，周六不加班，只要让他回家，就算这两天天天加到十二点也没有关系。九点的时候，我跟老大说，我要下班了，现在九点，我已经工作十二个小时了，一点力气都没了。老大不让下，说今天不能下，一定要包完。我说，那我明天就上不了班了。他说，上不了

班呀，今天反正不能下班，要不明天十点你过来吧，反正上午没事。我说，这个包完到十一点了。他说，那你下午过来吧。我说，好。然后我继续干活。梁红莲问我明天下午上班吗。我说嗯。他说那还可以呀。

周五了。明天放假。可是模具一下子都赶过来了。中午吃过饭，我就来车间了。老大没有连班。梁红莲、小刘就去会议室休息。李腾过来了。梁红莲觉得还是要上模，就出去了。小刘一个人在睡觉。我也出来了。

### (2015.10.5) 趣事

今天国庆之后第一天上班。进车间打完卡，往注塑部走的路上，忽然觉得小腿有点痒，下意识的低头，想用手挠一下。突然见一只黑色的蚊子在我腿上，于是挠变成拍，蚊子被我打死了。我想，几天没上班，蚊子一定很饿吧，我走路动静这么大，它都没知觉。上班的时候，又一只黑色的蚊子在我跟前飞，我又不费吹灰之力把它打死它。

这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件趣事。我大伯家有一间废弃的屋子，里面又脏又乱，结满了蜘蛛网。夏天的时候，我和妹妹，还有大伯的女儿就会跑到那个屋子去，呆一会，然后马上出来。你猜我们想干吗？哈哈，我们出来把附在我们身上的蚊子打死。也真是服了，居然能想到用这种方法打蚊子，或者说是居然会这么玩~

### (2015.10.27) 安全生产厂规厂纪早会

周一了。突然，第一次，老徐（管人事、采购、各种杂事的徐主管）居然要开全厂大会。上次旅游前，开的第一次全厂大会。这

次与上次不同，老板并未出面，主要是老徐讲。

主题显而易见：安全生产、厂规厂纪。话要从十月中旬的一起工伤事件说起。项目组的小罗和司机小陈手抬一套一百来斤的模具。不知道怎么回事，俩人手滑了，受了不同的伤。罗似乎不严重，花了不到两百。陈比较严重，小指骨折，筋断，住院，到现在医药费差不多花了一万了。

其实这个安全会议，在出事两天后，已经开过了。不过参加的人是组长和新进的同事而已。我也参加了。且这两次的会议，老徐讲的几乎一模一样，跟打了草稿一样。

早饭过后，跟食堂正对的厂后门正中间摆着一张小方桌，桌面上贴了打印好的三行字，从上往下依次为：安全生产，厂规厂纪，早会。

门前摆了一条饭堂门前用来休息的长凳。后面零零散散摆了一些塑料凳子。我吃过饭，看到这个阵仗，大概知道要开会，但没人通知，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本来不知道该不该进厂里去，当看到有人在车间走动，便想着，总还是要进车间打卡吧，就进去了。离上班还有五分钟，我去注塑部晃了一下，看到上夜班的小刘正在跟我们老大说话，我就问，这是全厂开会吗。老大说，是的。然后就往外走。我也跟着出去。话说，走到门口那个经常放鸡汤的小电板，上面赫然写着通知。电板的灯还在一闪一闪的，原来有通知呀。

八点了，厂门口聚集了很多人。为数不多的座位也差不多被人占完了。没座的人就站在这些有座的人后面。我虽然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但总觉得不好意思，就站在后面。也许没开过会的缘故吧，这人群坐得站得一点规律没有，又散又乱。要说有点规律的，那就是都朝着老徐坐着的那个小方桌方向。

首先，老徐让生产文员小周点点人数。在我以为还要整队、点名的情况下，老徐居然开始会议了。小周则穿梭在人群中点数。老徐先讲了以后要固定每周一或放假回来开安全会议，每个部门都要

开。接着他报告了 14 年到现在的工伤，及治疗医药费。除去十月份陈司机的工伤，其他的都是诸如手指割伤、眼睛进铁屑、脚趾被砸等等。医药费一般精确到毛。大部分花销都不过百十来块，只有陈司机这次花了差不多一万了。他一边报告，一边问大家怎么预防。比如说有个同事曾两次把铁屑吹到眼里，老徐严肃地开玩笑说：难道是因为他眼大？然后就问李腾怎么用风枪。当然没等李腾回答，老徐就自己示范说，用风枪的时候要把头偏向一边，不要正对着吹的东西。他还拿起放在桌上的吊环，说这个吊环用的时候一定要拧到位，它的受力点是整个面，不是螺纹的地方，弄不到位，很容易脱落，并特别提了注塑部一定要注意，经常上一些大模具什么的，一定要拧到位。当然，司机如何受伤及如何回避，他也说了，肯定是操作不当。超过 20 公斤的东西一定不可以用手抬，只能用航车（车间里用来吊模具的，走专门线路的吊车）（花絮：上次他开会说，司机腿短，罗腿长，司机在前面，罗在后面，步子太大踩到司机了。）

他讲了很多关于工伤的严重性，比如说眼睛感染，挖去眼珠，手指感染，截去手指甚至胳膊，还说你们知道现在工亡一个人赔多少钱，一百万（也不知道他这个数字哪里来的）。紧接着就讲工伤发生原因，什么赌博输钱，跟老婆吵架，心情不好等等，这些都是工伤的重要来源。让老大们注意观察每个员工的情绪，及时开导，或者放假让他休息。并说如果有人想辞工，提出两次的就批。哪里好，哪里有钱赚就让他去，不要留这些安全隐患在厂里。员工如果对老大做事不满意，觉得不公平就提出来。这公司是老板的，不是哪个老大的。

最后，他总结说，今天主要就讲了两个主题。第一就是关于公司最近停了两套模，钳工可能有点闲，他发现很多人在厕所玩手机。如果发现五次以上就辞退。如果不服，就把个人信息及为啥辞退写到招聘网上。他希望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岗，或者听从安排去别的部门，毕竟公司干一天就发一天的工资；第二个，他先讲了一

个事例，说某公司一月罚员工两千，他一直觉得这是克扣员工工资，可是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他说，违规操作一次罚款一千，两次罚两千，一点不多。这要是出了工伤就是公司的责任，以后我们公司也要罚。开航车不戴安全帽，罚20块。有人说，以前说罚10块，一次也没罚，这以后就要罚款。我以后会随时在车间转，发现违规操作的就罚，不能让工伤隐患存在车间里。

然后，会议结束。



### (2015.11.8) 为嘉×人点赞

最近几天，车间后门的宣传栏上写了一封为嘉×人点赞的小文，大概内容就是：最近公司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陈司机的工伤，一个是刚荣升为组长的周某庆祝完后回家，摔得很惨。他们住院之后，公司的两个老板都亲临探望，并给了很高的资助基金。然后公司的很多同事也自费去医院看望。与此同时，项目组的两个同事主动承担司机的工作，完成了公司的各项任务。在这个以金钱至上的社会，嘉×人的精神可佳，要为嘉×人点赞！

与此同时，另一事情也在发生中。昨天晚上我问余，陈司机去哪里了，怎么不见他了。余说失踪一个星期了，估计请假回家了吧，公司让他做事，不想让他白拿工资，他估计明白公司的用意，就请假回去了。呵呵，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可能性挺大的，毕竟徐主管不停地巡视车间不是闲得无聊，他可是看不得有人闲着呀。



## 受表扬的我

最近停了几套模，车间总体都闲，特别是我们注塑部，一点事都没了，连打扫卫生都没的做了。下午一上班，老大就通知我两点去大会议室开安全会议。妈妈呀，自从十月初陈司机受伤，到现在不到一个月，我这是第三次被弄去开安全会议了。虽然他讲的安全我基本遇不到，但毕竟是新员工嘛，也没事做，那就去吧。

这次与之前的不同，这次生产文员念了一下安全通则，长长的一大篇，包括生产，火警，操作，电工等等之类的安全注意事项。要说听了之后的最大感触是什么，我想说，文员的湖南普通话真是让人着急呀！

废话少说。文员念完了，又是隐藏在背后的权力人物徐主管讲话了。他也算是老生常谈，跟之前的也大同小异，生命最重要呀，你们是厂里的主人公呀，老板比员工更难呀，做事心态影响做事效率呀，不要跟别人比，要跟过去的自己比，尽快融入公司，不要在乎别人的为难，要靠自己的能力呀，每个人没有能力大小呀，只是机遇不同呀等等。讲了一大通之后，他说我们这个会开了半个小时，现在差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说的，也可以提出来。然后沉默，没人说什么，他就开始点人问。被点到的人说伙食不好。徐主管说，厂里的伙食要改，可他敢说厂里的伙食是健康的，起码每个来咱厂的人都长肉了。为什么说健康呢？从健康角度来说，每天要红绿黄的搭配。但众口难调，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以后可以除了常规的三个菜，再单独搞一个肉菜，谁吃谁打，不要浪费。然后提意见者旁边的一个同事说，食堂把白萝卜跟胡萝卜一起炒，这个是相冲的，不能一起炒。徐主管大概忘了有过这个菜吧，看他好像没想起来的样子，好像也不知道这两个不能一起炒，他说，哦，哦，不能一起炒。接着，这个同事又提出饮水机那里比较脏。然后主管问电工说，饮水机的过滤芯换过了没有。电工说昨天换了。主管说换过

了。那个同事说，外面脏。主管让文员告诉阿姨去打扫一下。

然后他又问还有什么意见吗，都可以提，也可以跟文员提，到时候文员跟他说。大家还是沉默，然后，主管就点到我了。在我支支吾吾还没开口说话，主管就开始很悲情地表扬我了。

这里小郭是普工，工资有点低，但是她的能力不低，做事很好，大家可以向她学习。她是进过大厂的人。她以前也在办公室做文员。她的电脑很好，电脑玩得很顺，WiFi什么的。他边说边看我一下。我没理睬，觉得他啥也不懂。然后他继续说，她来这里主要是各种原因吧，她朋友在这里，我们公司才刚成立不久，有些还不完善，以后绩效建立之后，拿五千的可能会拿三千，拿三千的也可以拿到四千五千。然后，他接着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当然有，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工作闲的时候可以放假拿工资等等。可是我说，暂时没什么问题。他笑着说，有问题都自己解决了！我也笑着说，还可以吧。

晚上在宿舍，省模的同事问我，今天安全会议老徐表扬你了？我笑着说，嗯，然后巴拉巴拉说了老徐怎么表扬我。最后我来一句，说这么多有屁用，还不是没什么变化，工资还是那么低。她说，提了还不是没用。然后，我有点为自己的表演感到奇怪，就说，要说做事吧，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工作时间太长。我记得我刚来第一个星期，星期天加班，中午都已经连了一个小时了，模也试完了，老大还让晚上去削披锋。我说，老板昨天还说要劳逸结合，不要太辛苦，他倒好，模试完了，问他还加班不，他说来看一下，要不然老板又说你们有时间都不削披锋！我反正不想去了，吃饭洗碗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还要去吗？他说，去看一下吧。我说我刚来第一个星期，中午一直连班，星期天还加这么久！他惊讶地问，你第一个星期上班？我说是啊，端午节前一天来的嘛。他说，那你不要来（加班）了。我就没去。

还有中秋前几天，晚上加班到九点了，我就去找老大说，我太累了，站了一天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很坚决地说，不行，不

能走，必须把这些包完。我为难地说，那我明天就上不了班啦！他也为难地说，这样啊。然后我们就来到我们包装的机器前。他说反正上午也没什么事，要不你十点再过来！我说，这个包到十一点也不一定包得完。他说，那你明天上午不用来了。我妥协了，说，好吧。

还有一次，国庆头一天，妈的，又试那么多模，还做那么多样品。别的部门晚上都没加班，就我们部门晚上八点了还在干。这时项目组的胡某让我去四号机台包装。我来到包装台。他指着产品说，这个产品要看看×××。我有气无力地说，别让我看了，我没心情。他愣了一下，收拾一下产品说，算了，别看了，包吧。当我们包着包着，开机的老大突然说，你们打包的看一下，有缺胶的。我头也没回地说，这里没人替你看的，你自己看吧。后来，老大说，我自己看了，你们不用看了。讽刺的是，九点多收工，我们收拾地面的时候，徐主管跑过来了，他欢乐地看着我们这么卖力，冲我说了一句，小郭是个实力干将！我别扭地笑了一下，毕竟刚才自己的表现有点不太完美哈。

最近一次是我表弟做手术，我想请假。可是刚好车间有特别忙，老大不准假，我就妥协说要不周天加班，周一调一天，他同意了。周二回来上班等车的缘故，我迟到两个小时，当然提前跟他打过电话了。我上班的时候，他让我签卡，这样我就相当于忘了打卡，不扣钱。我说我刚才打过卡了。他说，打卡了呀。我说算请假吧。他说，要不你去问问文员，能不能不扣钱，其他时间补回来这两小时。我说，哦。其实我不在乎这两小时。我还是去问了。文员说不能，要么去问徐主管吧。我说请假可以吗。她说可以。然后我懒得去问徐主管，就写了请假单。晚上又到下班时间八点了，可是大家还是忙得热火朝天，不能下班。我一想到，老大不准我请假照顾我做手术的表弟，我心里就不爽。凭什么我表弟就没有你生产重要。于是，我就放下手中的活，跟老大说，我要下班了。老大说，不行，做完。

我说，昨天我表弟做手术，我一晚上没睡照顾他，前天去他那里起得也很早，也没睡好。他很为难地说，我已经给你报了俩小时加班。我说，我太困了，不行了。然后边说边做出很为难的，想要睡觉的表情。他停了一秒钟说，好吧，你下班吧。

其实吧，这是在车间。在食堂，咱也抱怨过食堂的伙食难吃，甚至把菜直接倒回菜盆，或者把菜直接倒在餐桌上。当然，在宿舍跟舍友们一起抱怨伙食差，那也是没避过徐主管，但终于我还是被表扬了。哈哈，有点意思！

(2015.11.10)

今天周二，突然地，老大说开早会。

一般早会都是周一或者放假回来开，今天是什么情况。

人齐了。我们四个人站成一排。老大面对我们，大声喊早上好。我们回应早上好。第一遍，我和新来的小张声音不大。老大又冲我们喊了一声早上好。我们再次回应，似乎声音也不大。不过，老大没再喊了，而是开始开会。

他首先讲，第一件事，不许在厕所抽烟，只能去厂外抽。陈副总也是去外面抽。我不管别人在哪里抽，我们部门不能在厕所抽烟。如果有火灾隐患，到时候说不清。上厕所超过十分钟，我就认为你在玩手机，要么就是把肠子拉出来了……（要是便秘呢？）

第二件事，要集中精神做事，用心做事。别跟我说很闲。没事做，就去擦机台。要是有心，一定可以找到事做。我就看到很多事，就是有点零碎。你们自己找，别问我。上班不许玩手机，如果你实在想玩，不玩不行，你跟我说，就是再忙，我也会给你放假，玩够了再回来（不早说。我表弟做手术，我请假不批。早知道，我就说想玩手机了）。不要上班时间老是拿着手机玩，存在安全隐患。你们如果觉得这里很闲，挣不到钱，你可以走，去找可以挣几十几百万

的工作，没人留你。

然后，他冲着小张说，你让你老爸给你买个塞在耳朵里面的东西（应该是助听器吧），就一万多块钱，也值。你在这里几个月，什么也听不到，学不到东西。老板请你做事，你也不能给公司带来效益，你也学不到东西，在这里混，白吃白喝（说得真难听，不过他应该听不到吧），也没意思，听到了吗？小张点头，但谁知道他听到没有。

最后，他再次强调了，以后不要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来找我，自己平时要多收拾，不要每次找不到东西就问我。柜子的钥匙找不到了都问我，我怎么会知道，自己不收拾，小郭不是收拾的时候找到了吗！所以以后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找我。如果有事，电工都解决不了，我自然会求助。解散。

散会后，我问梁总昨晚加班发生什么了（我没加班），他说，刘红琼跟老大吵了一架。我说呢，老大今天发这么大的火。

我又问刘红琼昨晚怎么回事。他说下午上模的时候，老大就在那里催催催。已经很烦了，晚上又在那里说说说，终于忍不住了就跟他吵了一架。我又问，梁总说什么了嘛，他说，梁总怎么敢说话呀。（这也难怪。想刘红琼以前也是领班，只有指挥人的份，哪有这么被人跟在屁股后面指点指点再指点的呢）

(2015.11.21)

今天全厂在食堂进行了安全培训。这次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个安全培训是政府倡导的，说是中央领导做了天津 8 月那次大爆炸的讲话，从上级到地方要求每个企业都要进行火灾的安全培训。主管说得很有意思，公明和光明成百上千家企业，每个企业都要派三个人去听安全培训，在一间屋子里，五百多人，空气都很闷，里面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那也要听，听了还要回来传达；如果被政府

查了，要罚三万。讲了火灾的隐患，作为模具厂，肯定也会再次强调生产中的安全性。他说得总是很血腥，不是人头被机器夹了，就是胳膊腿断了，特别是每次都会提到失恋啊，晚上睡得晚啊，都是安全隐患，也总是会提到死一个人工厂要赔多少钱，以前是说一百万，不知道为何，这次是说二十万。他说我们厂死一个人就面临倒闭了。还说厂里出事了，还要罚款什么的，希望大家尽量都不要出事。

他说安全是什么，安是平安，全是全部的东西。说生命最重要，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不能想死就死，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父母是多么的伤心。还说，希望大家都在厂区宿舍住，比在外面安全，特别是出租房下面是商店的，住进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讲得似乎很诚恳，又很好笑，可能是咬文嚼字的原因？

这次比较新鲜的是，他说工业区的人都说我们厂不是帅哥就是美女，这居然跟每次开会都提到的食堂伙食联系起来。他也承认很多人反应伙食不好，但又总是老调重弹。食堂以健康为主，他说，食堂伙食好不好不说，反正来这里的人都胖了。他说，有的人来面试的时候，脸色发黄，又瘦，来这里变得胖了很多，脸色也好了。总之，食堂伙食还是以健康为主。

最后，他说了我们厂才两周岁，还很小，且两年都在亏本，但现在主要部门都在，什么业务部，设计部，编程，生产，希望大家跟工厂一起长大。他还提了一个关于管理的问题。每个人管理八个人是最好的状态，虽然生产主管管了四十多个人，但下面有组长。

(2015.11.25)

又是闲着没事干的一天。

没事做就打扫卫生，这似乎成了我不变的工作。今天又要打扫

卫生，先把机台上的过机料扔到袋子里，然后再把机台上的各种杂物吹到地上，最后就是用扫帚扫地了。扫帚已经黑得看不出什么颜色了。但这也在所难免，毕竟模具厂嘛，油多，油又粘脏物，所以只要扫帚扫不出一地的油，我一般不会拿去洗的。很快，卫生就打扫好了，毕竟事情不多，机台也没那么脏，地也不怎么脏。接下来，我就真的闲下来了。

他们几个男的好歹还有一两套模具可以上。我就在旁边看了。可是人还是太多了。钳工那边有组长过来找人帮忙包装模具。老大正愁人这么多没地方去，当有人要人帮忙时，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到处找我们部门分散在车间的闲人。找到了四个，有两个被调去支援了。

剩下的俩男同事就继续上模。我在旁边无聊地踱来踱去，怎么也帮不上忙。不到一个小时，模具上好了，他俩也没事了。然后我们就坐在机台前面玩手机，聊天。我和李腾聊到肚子好饿，李腾说食堂早餐的包子不好吃、吃不饱的时候，老大过来了。他说他觉得食堂的包子挺好吃的。我说馅有点干。这么巧，食堂大厨过来遛弯，遛到我们这里了。老大就顺口说，李腾说食堂的包子不好吃，你说好不好吃？大厨没说话，笑了笑。李腾无奈地看了一下老大。我也没说话。老大又问食堂今天中午什么菜。大厨说反正有肉。李腾接了句，肉皮吧。似乎大家都没有听到。然后老大接着建议大厨能不能把中餐和晚餐调一调，有时候中餐很好吃，晚餐不好吃，能不能把中餐的菜有些跟晚餐调一下，然后面向我们问，是吧。李腾从凳子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食堂）好吃，然后就走到一个就近的角落坐着了。大厨说这个他不管，他也做不了主。然后大家开始吐槽昨天大锅炖汤打的都是莲藕，没有肉，想自己打。大厨说，自己打，那个火花的谁谁谁，舀了一碗干的，人家办公室的人出来后连汤都没有了。我们说那还是不够，要多做点，吃到大家都不想吃了，这样打的时候就不会打那么多了。大厨不知道是什么表情，摇摇头说，

就两百能买什么？反正徐主管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午偶尔的）大锅炖汤，也是徐主管给他两百块钱说让他买啥就买啥，（一般都是吃猪头骨、猪大骨），昨天没有猪大骨了，打电话问徐主管买什么的时候，才说买的排骨。还说，就是因为老板说伙食不好，让做得好点，梁总说就有几次红烧肉不错，大厨说那还是老板说的，要改善伙食。那我问，老板都说改善伙食了，主管怎么不给改善。大厨说，那就知道了。

然后，老大又说食堂可以做剁椒鱼头，可以做梅菜扣肉，还说鱼头一人一半就可以了，说着就流口水了。那个大厨说，那你自己掏钱呀，想吃什么买什么，你买材料，食堂可以做。老大说那每个月一人扣两百块钱也行呀。我一下子不乐意了。我说明明说的包吃呀，怎么可以掏钱。大厨说没说吃好呀，要想吃得好就自己掏钱。我说，我工资已经这么低，再扣两百，老大你帮我出吧，反正你们工资高。然后在旁边不怎么说话的梁总和李腾也说，老大都帮我们出了吧。大厨说，那也行，你们部门可以出钱，单独做。老大还接着说他的剁椒鱼头买多大的，多少钱就可以了。说着说着，他说，不能说了，都流口水了，然后就走了。

我们还在那里讨论伙食。我说：开会，每次都会提伙食问题，徐主管也说了很多人反映伙食不好，还说以后三个菜不变，再加一个肉，比如红烧肉或者鸡块。徐主管也说了，有人不吃肉，比如那些办公室的人要减肥呀，还有他（我指着李腾），也不吃肉，开会那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听着呢。李腾瞪着我说，我什么时候说不吃肉，要少吃肉，对身体不好，要多吃青菜，豆腐，碱性食物，吃肉太多，长得太胖了，怎么干活，还会得癌症。大厨也说还是少吃肉，特别是女的。我说，人家下力气的，肯定要吃肉呀，就算我们不吃也没事，然后又冲着李腾说，我们车间那么多人，哪个胖，还不是个个都很瘦，人家那么多吃肉的难道都得癌症了！李腾说，就是呀，瘦才好做事嘛，边说边起身，走了。我冲着他说，还是为了做事，没



有为他们考虑。然后又跟大厨说，食堂伙食好不好，每个人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总不能食堂伙食不好，不能说吧，可至于食堂改不改，我们也做不了主，我们也没说拉着你去买这个，做这个，如果我们自己感觉做不下去了，不吃，离开或者怎么样，同样，徐主管说我想同事们做事开心，怎么改善伙食，他就怎么做。但他即便说了三个菜不变，再另加一个肉，他要是做，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反正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不让人说吧。大厨没怎么反应。我边起身上厕所了，回来发现大厨走了，李腾回来了，跟梁总在那里玩手机，我也就坐下来玩手机了。

下午，那俩上模的同事还在钳工那边帮忙。我们部门这里也没模具过来，只有上午那套上好的模具啤了五六啤，然后我装在袋子里就完事了。项目的胡辉说，想找个人跟他一起去西乡一个外发做模具的厂里拍照。老大想让我去。可是，胡辉说女的不方便，就把帮忙的刘总叫去了。然后，上午在这里的同事就都去钳工那边帮忙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注塑部。

实在无聊透顶，我便过去钳工那边看他们包装。待发货的模具吊起来，先用保鲜膜包好，特别是每个棱角，都必须用珍珠棉垫好。整个包好之后，就要装到用外面有一层锡纸的，跟花费同样材质的塑料布做好的袋子里。装进去后先放到一个大小合适的木箱底部，要尽量摆在正中间，四面空出的位置对称，然后用热压机封袋口。那个热压机跟美发店拉头发的夹子一样，只不过拉头发的夹子是竖着的，热压机是横着的。封的时候，尽量美观，袋口要留一点空隙，待会抽气用，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放抽气的管子的。电动抽气机，要尽量把袋子里的空气赶出来，同时还要保证包装的平展，最后抽完了，就边抽边用热压机封口。封好之后，把袋子多余部分规整一下，再用保鲜膜缠住，一圈两圈，自己感觉整齐了就可以了。接着就是在地板上钉木条，要求木条长度不能超过底部的边，且要紧贴模具，这样就可以钉钉子了。四面都钉好之后，模具也就算被固定在地板

上了。然后就是把口形的箱板套在模具上。口形的箱板底部要与地板上四角专门留出的突出部分想吻合。吻合之后，就可以把口形的箱板和地板钉在一起了。最后，就可以盖上盖了。不过因为要等项目组的人拍照，确定，所以只是盖上去，不用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步，那就是把箱子里装的模具标签贴到箱子的两侧。这样，包装基本完成了。

我去看了一会，也插不上手。刚好他们也告一段落。老大也跑过来了。他见到钳工组长就问有没有模具需要包装，我们部门可以帮忙。梁总则很有意见地蹲在箱子旁边，边贴标签，边抱怨说，刘敏（老大）就想给我安排事，不想看我们闲着，他自己就可以去办公室了。李腾附和着说，他给我们找事做，他就可以在老板面前抬起头了，就能在老板面前讨好了。不过，不知道什么情况，虽然说有模具包装，但在项目组让用热压机封了一边塑料布之后，就没人过来指挥大局了。而不知何时，李腾也不见了。梁总说了一句，李腾那个吊毛哪里去了，然后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另一个新同事，即大厨的儿子——半聋哑人张康——居然躲到包装箱后面玩手机去了。我就回注塑部了。原来李腾也回来了，我俩便在那里吹牛，看他 qq 上的同学，美女们，发现自己真的是阿姨了，呜呜。然而，没多大一会，老大——他一般把我们安排好就去办公室了——出来巡逻了。他看到我们在这里，就大声对李腾说，那边（钳工）那么忙，也没人，你还不过去帮忙！又问，梁总和张康哪里去了。我虽然知道张康在哪里，但我跟李腾一样，说不知道。李腾走了之后，我也没事，问老大我怎么办。他说你也过去吧。我说好吧。老大便去找其他人了。



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那里了。加上钳工两个人，好像显得人有点多。李腾说你们在这里，我就走了啊。梁总不怀好意地指着包装箱后面说，你去那里睡觉吧，很舒服的。李腾瞪了他一眼，确实走了。倒是我虽然帮不上忙，还是老实地待在那里，看他们包装。

当时，同时包装两套模具。一套模具差不多需要三个人，所以除去钳工两个，人手有点缺。刚好生产主管过来帮忙，我也就过去帮忙。反正只要搬重的东西，扶个模具，放个珍珠棉还是可以的。你别说，我还有了新发现。我本来以为生产主管只会在车间闲逛，动动嘴皮子，没想到，人家也是做事的料，边指挥边帮手，显得很专业，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总算两套模具在下班前的二十分钟装好了。钳工组的人走了，老大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他过来指挥，让我把标签贴到装好的箱子上。我想着快下班了，有六张标签要贴，可要抓紧时间。在我贴标签的时候，他不仅不帮忙，还冲着我和梁总说，待会把这里收拾一下，扫一下。我突然就激动了，边贴边说，这个他们（钳工）自己会打扫的，我们又不是来做清洁工的。老大赶紧说，我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清洁工。我也觉得自己说得有点不对，便指着地上的工具，杂物说，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放哪里去，还是他们自己收拾比较好。老大也没再让我们打扫了。然后，梁总帮我一起贴完了标签，刚好差三分钟下班，时间刚刚好。下班了，吃饭。

吃饭前，我一般喝汤。打汤的时候，刚好老大在我前面。我看他拿着汤勺轻轻地在锅底捞着什么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捞到。因为就是紫菜蛋花，想捞玉米是没有的。我开玩笑说，这是捞鱼呢！他笑着说，啥也没捞到。我想，我们这一对话应该消除了下午的那一点不愉快了吧。

晚上不用加班。老大跑得很快，吃完就骑车走了。

## (2015.8.18) 冒火

昨晚听室友说，食堂把厂里养的几只鸡都杀了，明天有鸡汤喝了。果然今天中午真的有鸡汤喝了，真的是鸡汤喔。除了几朵香菇，唯一一块肉就是一厘米长的鸡脖子。看着这勺汤，真想直接倒到锅里，跟打汤的人说不要了，可是毕竟没有那么大勇气。更气人的是，食堂居然也把这个汤当做是一个肉菜，太过分了。平时好歹还有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或者一个肉菜两个素菜，外加一个绿豆汤或紫菜蛋花汤，可今天除了这个汤，只有一个辣椒炒肉，青瓜炒蛋。听着是不是感觉不错呀，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这两个菜一直是很难吃的，且不说辣椒除了油腻腻的味道差，肉也不多，即便有两块瘦肉，那也咬不动。后面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总是寡淡无味，水水的。真不知道，食堂大叔嘴里的价值十块钱的饭菜是这个德行！

可能有人觉得我说话过分。本来就几只，还要七十来人分，肯定大家都是汤。错，这是看人的。毕竟虽然鸡少，但它不会炖得消失呀，鸡块肯定是有的，怎么说，至少也有四五只鸡。那么这些鸡肉都哪里去了呢？那就只能在跟老板有关系的人，或公司里面穿白衣红领，或黑领这帮人里找了。因为打饭的人就是老板的亲戚，他们知道哪些人要去巴结，哪些人值得他们去特别照顾，哪些人根本不用管。很不幸，我属于不用管的那帮人，不仅没有特别照顾，连基本的对待，都因为那些被特别照顾的人给剥夺了一部分。比如说今天这个鸡汤，如果真是公平一点，那任何一个人分两块肉（肉可以切小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食堂大叔偏偏要给有的人分四五块，有的人没有或只有一厘米的鸡脖子（光一个脖子就可以分五个人了），你说冒不冒火！如果食堂大叔真的想这么照顾有些人的话，也没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鸡汤当成是汤，菜还是原来的三个菜也可以呀，可偏偏又少一个菜。这是几个意思呀！想想就冒火！

其实食堂这样做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都这样。打菜的时候，看到有关系的、办公室的或管理人员，食堂大叔每次都会照顾一下，多打一些菜啦，多打一点肉啦等等。如果这些你看不到还好，你看到且亲身经历，那真的是让人很气愤。今天中午这个汤就是。我看到有些人碗里有好多肉，而有的在我前面打汤的甚至连香菇都没有，只有一片姜，差别待遇真是太明显了。我就在想，锅里那么多肉要留给谁呢。呵呵。一看后面排队的人，原来还有这么多白衣红领呀！

还有一次，我前面是人事主管的侄子，打菜大叔的同村。他打豆角，食堂大叔给他满满一勺，然后他又让打一勺，那个食堂大叔又是满满一勺。我在后面看着，想着自己一勺就不用打其他的菜了。可是轮到我的时候，食堂打菜大叔好像生病了一样，没了力气，一勺只有可以数得清楚的几根豆角。我觉得太少，就又让他帮我打一勺，可第二次更少了，md。打了两次还没有刚才那个人一勺多，我嘟囔了一句，这么少啊，还没有刚才那个人的一勺多。可惜，食堂打菜大叔是个聋哑人，估计没听到我说的话吧。真不明白，聋哑人怎么也这么势利呢，过分！不过，找个聋哑人也不错，起码，他是真的听不到我们说这是猪食吧，肉这么少，多打点肉，这是什么呀（看着就难吃）！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为啥不找个瞎子呢，这样就不会看人打菜了吧！

实在太冒火了。中午没吃饭，直接把汤和那两个看着难看、吃着难以下咽的菜倒在了餐桌上！还很大方地跟朋友抱怨了食堂饭菜差，工资低，这不算过分吧！

## （2015.8.18）怎么办

台风过去之后，深圳又开始热了，晚上睡觉又成大问题了。我

该怎么办？

也许是弥补车间铁皮房太热的缘故吧，这个厂的宿舍不像以前的厂，都是装的风扇，这里装的是空调（宿舍人平摊超出工厂规定的电费）。听起来是好事呀，可我却遇到了难题！

宿舍住了四个人。除了我之外，都睡在下铺。我刚来的时候发现她们每人的床头都挂着一个简陋的小风扇（只有扇叶的风扇）。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明白，原来她们从来不开空调，都是自己买风扇的。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大姐说，她们都是生过孩子的人，吹空调容易感冒，并指着某个床位说，那个大姐就是有一次吹空调，感冒了，到现在都没有好（有一个多星期吧）。她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开空调了。因此，我有了难忘的在这里的第一夜。那是端午节前两天，天气异常闷热，晚上宿舍一关门，更闷热了。但我不好意思开空调，又没有风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身上一直出汗，枕头也是湿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连蚊子都来凑热闹，搞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只在凌晨的时候眯了一会。

这一天过后，我就跟宿舍人商量着开空调，她们看我没风扇，天气确实热，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说把风调得朝上吹，温度设为 28 度，定个时间，差不多早上六点半自动停止，这样晚上就舒服一些了。当然，其实也没有开几次，因为今年夏天总是有台风，总是下雨，天气也比较凉爽。即便稍微热一点，也在可以忍受的范围，所以开空调的次数也不多。这个可以用电费作证。以前他们四个人住，不开空调 14 块钱左右，我来了之后电费 20 块钱。

话说，我觉得天气热开空调应该可以得到她们理解的，可今天，不对，也许之前似乎就出现问题了。除了那个在冲凉的比我年纪小点的大姐，剩下这两个大姐都反对我开空调。我说，热。一个说，那是你刚从外面回来，一会就不热了。我说，我出去之前就开了空调，出去才关了的（为了证明开空调不是因为出去热，而是确实热）。她又说，不是为了省钱啊，现在这种天气开空调，很容易感冒的。

另一个说，空调总是对着我吹。我说开 28 度，应该还好，可以盖个被子。她们有点不乐意盖被子，还指着我以前外宿时买的小落地扇说，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头吹啊。我说没插座。她们可以买个插线板，可以用电视的插座。我说不方便，住在下铺也许方便点。她们又说，你电脑都可以放在床上，风扇也可以。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只能以没有插座为由不能放上去了。其实，真的不能放上去，电脑起码底盘重吧，还能稳一点，可风扇头重脚轻，一个不小心碰一下就从上面掉下去了。最后，我无奈地说，要不申请装风扇吧。她们说，你想的美，公司有空调，怎么会给你装风扇！我说，可空调又不能用，还不如装风扇呢。

最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今晚空调是开着了，那以后呢？我该怎么办？难道真把落地扇搞上来，或者再去买个小风扇（买了也没办法挂起来，上铺啥也没有，连个挂蚊帐的柱子都没有），或者不管舍友们的感受（这个不知道舍友会怎样，反正我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有好的建议吗？

## （2015.9.11）报复

可能最近比较忙的缘故吧，这几天开始，食堂中午不是做红烧肉，就是鸡腿，或是鱼块，比之前的午餐伙食好很多（晚上的伙食不行）。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曾经因为菜不好吃，直接倒在餐桌的事。我们厂不到一百人吃饭，食堂也不大。吃饭的时候，一般座位也差不多固定，所以我把菜倒在餐桌的事，我想食堂大叔在收拾桌子的时候，应该能想到可能是我。不过，他们想没想到是我，我不肯定，毕竟他们没问过我。倒是有一次我中午连班，需要提前半小时吃饭。刚好食堂做的土豆红烧肉，我打菜的时候，多打了一些红

烧肉，然后，有个食堂大叔就说打了要吃完，不能倒掉啊！当时虽然他没对着我说，但那不是吃饭的点，除了另外两个人已经坐下来吃饭了，就我在打菜，我想应该是跟我说吧，但也不肯定，所以也没回他，打完就坐下来吃了。你别说，红烧肉还是很好吃的，比那什么水煮白菜、水煮青瓜可要好吃。我吃完碗里的菜，又去橱窗那里又打了一些红烧



肉。那个食堂大叔就跑过来，坐在我对面得意地说，红烧肉是不是很好吃呀！我说，是啊，肥而不腻，不像我做的，太腻！当然，这也是客套话，我做的也还可以。然后，我们就在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怎么做红烧肉，而我也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意犹未尽！这就像某人说的：你敢做得难吃，我就敢全部倒掉；你敢做得好吃，我就敢吃得干干净净！这么简单的想法，在很多人眼里却是浪费。记得曾做过人事管理，且著有书作的某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说：我看到很多工人把饭菜一盆盆地倒掉，感觉他们真是浪费，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越是浪费，公司越会降低成本，买更差的米，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我想说，工人既然倒掉了那些饭菜，估计也好吃不到哪里去；公司不是改善伙食，而是做更差的饭菜，这不是工人在浪费，而是公司在浪费，自己浪费还把责任推给工人们，太无耻了！

## （2015.9.11）有的选吗

已经十点了，有人还在加班，这些人中包括我的几个舍友。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似乎我进厂以来一直是这样子。可能有些人会羡慕吧，这么多班加，工资一定很高。可是，你错了，我



们是月薪，没有加班费，工作时间是八点到八点半，超过的时间算义务加班。这下你可能又要张大嘴巴惊讶地说，谁会那么傻，义务加班呢！可事实就是很多人都在义务，包括我，虽然没有舍友义务得那么多。没办法，我们在选择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注定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可是，可是，我们真的有得选吗？我们真的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吗？

细想想，我进过按劳动法计算加班费、有伙食补贴扣水电费的厂，不按劳动法算加班费、包住不包吃的厂，甚至传说中工资较高不包吃扣水电费的富厂，现在是月薪包吃扣水电费的厂。有这么多类型的厂，似乎我们有许多选择，可是真的吗？

一般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电子厂，或稍具规模，或外资，工资、加班费、节假日等会按照劳动法规定实行。但在这个仍然靠加班费维持生存的年代，这些企业或工厂，可是不敢保证加班时间的，也就说也许只能依靠最低工资生活。当然，一般很少没有加班，可大多数厂还是会有淡季旺季，没有加班或加班少是常有的事。这样的话，工资自然不高，除去吃饭，剩下的钱就更少了，再除去穿住行开销，要想攒钱，难度是相当大的。当然，省吃俭用少娱乐，应该会有结余。这种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想多加班，多拿加班费吧，但这只是你想，你所在的企业工厂可不一定会满足你，所以，你发愁吗？是不是很想去富厂呀，很想那里的高工资呀？可去了呢？

且不说富厂管理多么地不人性化，只说富厂之大，就让你发愁。同样是八点对八点，富厂算两个小时加班，且上班提前四十分钟甚至更久出发，下班三十分钟之后到家，中午晚上吃饭一个小时，还不怎么能休息。而一般的厂算三个小时加班，且住宿舍，上下班只需要提前或拖后二十来分钟，吃饭半个小时差不多。所以这样算算的话，在富厂不仅没得休息，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会多出至少半个小时，而这一个半小时如果转换为加班费，一个月下来也不少钱。另外，富厂还调休，没有周六日，双倍工资都被调成正常工资。更

何况，富厂也没有那么多班加，它最大的特点是尽量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加班，这样就造成上班很累，还没班加。至于工资，相同的加班时间当然工资高，可是这也要考虑相同加班情况下，在富厂的付出有多少。如果把这些付出也算进去，工资也不见得有多高。况且，限制加班，有没有相同的加班还另说！所以，你说，富厂真的就工资高吗？真的就比一般的小厂好吗？

废话了这么多，不就是想多挣钱吗。既然不能控制加班，那就找个固定工资的厂呗，至少保证每月一定可以有那么多钱，这总比每天担心没班加强吧？是啊，说起来是这么回事，可实际呢？明明说是26天，10个小时，包吃，扣水电，3000元每月，心想，工资虽然比按劳动法算的工资少七到九百块钱，可是包吃也省一笔钱，这样合计一下，也亏不了多少。关键是每月有那么多钱拿，反正在异地他乡，不需要太多的休息时间，只要能挣钱就好！可面试的时候，人家一句“有客户的时候可能中午没休息，中午要连班（意思是一天11个小时），没有加班费”，又让我纠结了，这是干还是不干呢？10个小时已经下了很大决心了，这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小时，咋办？想着也年中了，时间如梭，再不工作，就没钱过年了，一狠心，干吧！这是个模具厂，比较自由，主要靠自觉。厂里很多皇亲国戚，还有老板们创业时从原厂带来的朋友，自然伙食不算差，起码不是地沟油。可这工作时间就不能控制一下吗？十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十一个半小时，十二个小时，还让不让人休息了。都这么累了，还在说体谅！请问，厂里能体谅一下我们吗？想想如果要是按劳动法的话，这可不是现在公司给的这么少的工资呀。我们厂一般是技工，但工资不变，加班越多，技术补贴可是越少呀。毕竟补贴也差不多按十小时来计算的，多也多不到哪里去。这样无底线的义务加班，工资里面到底还有没有补贴了，估计跟普工也差不了太多了。这里说的是一线工人包括不脱产的管理。那些脱产的管理就不算在内了，因为他们工资一定比一线干活的人多。比如，我们部门我是普工，

工资三千，技术员五千，我们主管居然七八千。这差距，也太大了吧！难怪我一想到自己工资这么低，比主管工作时间还久，心里就不爽！好了，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月薪工作，忙的时候，工作时间按生产要求定，不忙的时候，没事找事，开会也要待够 10 小时，而偶尔的八小时也是异常珍贵的！

所以呀，说了这么多，我到底有得选吗？选个挣加班费的，人家不给班加；选个月薪的，时间由人家控制，想休息都没时间！而想选个既能挣很多钱，又要有时间休息的，那就只能做梦了！所以呀，我有得选吗？我们有得选吗？

( 2015.11.26 )

今天虽然又是闲得蛋疼的一天，但有风景看。

下午，梁总试模，编号 A1092，项目组罗麒麟负责的模具。啤出来之后，罗麒麟看了一眼，就骂了一句，神经病，还是这里有披锋，垃圾货，然后扔了产品就走了。过来一会，他又过来拿了一个产品走了。不一会，一个钳工跟他一起过来了，应该是他们的模具吧。罗麒麟让他看产品上的披锋，说修了三次了，还是这个样子，让他们想办法再修。那个钳工就拿了一个产品走了。

当时梁总上厕所，就剩我跟罗麒麟俩人在那。罗麒麟看着我说，这个模具不是这个问题的话早就走了，修了几次了，还修不好，这要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早就走人了。我笑着说，你知道怎么修，就去指导一下嘛！他斜了一下眼说，这个又不是我的职责，我去干什么，在哪个职位，做好哪个职位的事就好，去管别人的事！我笑了笑，不知道说啥，就问，那你怎么办，跟老板说吗？他不屑地说，跟老板说没用，老板会说，这么小的问题，没关系吧。可是客户要

求要做好呀，他摇摇头说，还是这里的管理不行，应该一次修不好就扣他几百块钱，看他修不修得好。他这么说，我有点意外，说，这压力太大了吧。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有什么，给他们开那么高的工资，就做这样的事！我以前的厂都是有规模的，制度完善的厂，那里试模，第一次出现几个问题都没关系，就算十个问题也没管，但第二次就必须全部解决，否则就打包走人！我疑惑地问，一次能全部修好？他肯定地说，怎么修不好！看你想修不想修，除非有特殊情况，要打报告说明情况，这样也许不会走，哪里像这里，修了几次都修不好。我们那里有绩效，做得好就奖励，做错事或做得不好就扣钱，像这个模具最少扣他两千！扣他几次，工资都没了，看他还修不修得好！我说这个也太严厉了，人不都被吓跑了？他说，吓跑什么，做事就要认认真真，就要做好，做不好还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突然想到徐主管开会时说要引进绩效，就说，徐主管好像说要引进绩效制度。他又斜了一眼说，绩效早就有了，还引进，垃圾厂，明年就不在这里干了。说实话，这里的工资又不高，比我以前的工资至少低一千。我说，那你以前都是钳工，这个厂是第一次做项目？他说，是啊，要不是为了学习，我才不会在这里，我以前一个月到手的钱就有六千多。我笑着说，就当交学费了呗。他笑着说，我就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怎么样。然后，刚才的那个钳工又过来了，他们嘀咕了一下怎么修模，达成一致后，就背向着各自回各自的岗位了。那个钳工边走边回头冲着罗麒麟喊，去拿瓶水来，至少是王老吉今天才能给你修，要不然忙得没时间给你修。罗麒麟没回头，也没理他。

还有一件事。上午一上班，老大就把我们几个召集到会议室开会。他讲了三个问题：一，提前五分钟进车间；二，不要像别人那样下班前去打卡机那里等着打卡；三，写日报表。他像往常一样，罗哩吧嗦一大堆，越到最后越生气的样子。说到这个日报表，他拿了我跟梁总的，一个周一、一个周三的报表说，我只有这两张报表，

其他人的都没看见，我不管你们做没做事，反正我交到老板那里，老板问其他人的呢，我就说没有报表我就当你们都没做事了。我已经一个月没有说你们了，反正你们也不写，不写我就当你们没做事，就算你们做事了，（不写报表）我也当没做事，你们做了事要留下证据，这个报表就是证据。然后停顿了一下说，如果你们总觉得没事做，可以找徐主管，让他安排事给你们事做。我心想，我天天待机，本来就没做事，但老大又不让写待机，必须要写做事了，太难为人。我想问他，我就是没做事，怎么写。但一想，他现在在气头上，还是算了，省得他说出，你要是没事你去找徐主管，让他给你安排事。

我刚好拿了日报表涂鸦。刘总听老大这么一说，很自觉地问我，我要了报表和笔，开始写。接着是李腾，梁总，最后是我。在我们写的时候，老大冲着张康（半聋哑人，食堂大厨的儿子）说，我跟你爸说了，让他尽快给你买个助听器，你好像一次报表也没写过，你也要写以后。张康没说话。老大问，你会写字吗？你爸不是让你读过几年书吗？你会写字吗？李腾悄悄地说，他玩手机打字那么溜，肯定会写字了！但是张康却很大声地说，有点生气，有点吐字不清：我不会，我不写！老大停顿了一下，也许是没想到，张康这么不听活吧，说，你玩手机玩得那么溜，应该会写字吧，不会写字，让你爸教你，今天你啥也别做了，就去食堂，让你爸教你写报表。

然后，当我们正在写报表的时候，不想，老大突然给张康老爸打电话了。电话听得很清楚：你儿子会写字吗？他不在车间吗？他在车间，我就是问问他会不会写字？他在车间，怎么了？我这里要写日报表，你儿子说不会写，你帮他写。

听完之后，我们都偷偷笑了。老大最后无奈地重复了一遍你帮他写，然后挂了电话。他对张康说，走，找文员给你培训一下，你来了之后，还没有培训过。然后他俩就起身准备出去。当老大走到门口，李腾刚说终于松一口气的时候，老大回头说，你们都去钳工那边帮忙去。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起身，

帮忙去。

(2015.12.9)

真是对老大无语了，怎么就那么懒呢。别人做老大的都是最后一个下班，他可倒好，总是走得最早。特别是这几天他考驾照，那就走得更早了，甚至啤产品出现问题，他也不管不顾，不交代，或者随便交给一个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然后就走了。虽然我们都不想看到他，不喜欢听他唧唧歪歪的，不干活光动嘴，罗哩吧嗦的，但对他下班比我们早还是有意见。

终于他周一把驾照考过了，总算可以安心回来工作了，可是，他一回来就闹心呀！

说起来也是巧了，他这几天考驾照，不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这里有点小忙，但我们几个合作还算愉快，连班加班都很自觉，且心甘情愿的。少了老大的罗嗦，耳根子一清静，做起事来也愉快很多。所以尽管忙，也不觉得心里不爽。但这所有的一切在老大一回来上班就给打破了。

他今天回来上班，可巧没什么事做，也没有大量产品生产，模具也不太多，所以我还是老样子，先打扫车间卫生，他们几个试模的试模，上下模的上下模。差不多十点的时候，大家也没什么事了。李腾跟张康就在工具架那边缠那个水嘴的胶布，我则搬个凳子坐在梁红莲试模的2号机台旁边坐着。

这时，徐主管过来了，问刘敏（老大）呢？他说找两个人给星星（厂里电工）帮忙。我们说，可能在办公室吧。然后徐主管就去办公室把刘敏叫过来了。我看到刘敏风风火火的从跟办公室通着的品质部那边过来。星星也过来了，他径直去仓库领了三双线手套。

这时，老大跟徐主管已经站在李腾和张康面前，跟他们说去帮忙了。星星就把手套一人一双分给了他们。李腾收拾了一下，跟张康一起跟星星走了。我以为就这样了，没想到，老大走到我身边，说，你也去吧。我说，去干什么？他说，你也过去帮忙吧。我想着，星星是电工，平时还打杂，又拿了手套，不会是搬东西吧，问老大又不说做什么，还非得要我去，就有点不爽。我说，我不搬东西啊，我搬不动。老大还是那个样子，不紧不慢，说，不用你搬东西，你就在旁边看着，打打杂。我说，徐主管让叫两个人，现在已经两个人了，干嘛非得要我去，要我去干嘛吗？我不想在那里傻站着，要是站在那里傻站着，还不如在咱们部门待着呢！他还是那样：你去吧，你去打打杂，扫扫地什么的。我更不爽了，我啥时候变清洁工了，怎么老想让我打扫什么的，并且还不跟我说干什么，真是烦。我站起来，不耐烦地说，如果我在那里傻站着，我就回来。然后走到垃圾桶旁边，准备拿扫帚，可是一想，我干嘛这么早拿，又不知道做什么，于是就随便扫了一下地上的垃圾，狠狠把垃圾铲在垃圾桶上倒了一下。

我过去找李腾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就顺便上了个厕所。一出来，不见他们了。刚巧看到徐主管，我就问有没有见到他们几个人。徐主管用手给我指了一下，原来他们去找工具了。然后徐主管指着隔开各部门的隔板说，这些都不符合消防标准，要拆了重新装。原来，是拆隔板呀，不早说。我听了点点头，就过去找他们了。

李腾拿了插线板和电钻，他边把插线板给我，边说，肯定有你能做的事。我伸手想接，但一想，既然有事做，那我也要戴手套吧，于是，又放下接线的手，边转身离开，边说，我去戴手套。刚好星星在仓库窗口领东西，我想在帮他做事，总不能拿我们部门的手套吧，再说了，手套限量发的，用了就没了，所以就让星星给我领一双手套。我帮他忙，他也爽快，就帮我领了。

开始干活了，先从我们部门开始拆。星星让我拧掉隔板边上的螺丝。我就拿着扳手在那里拧，不费劲，挺好玩的，起码比扫地有意思。我和李腾、张康三人高高兴兴地干着。突然，老大过来了，带着心事过来了。我开始以为他想过来训我几句的，毕竟我刚才有点不礼貌。可没想到，他一开口，我乐了。他见我拧螺丝，说，这个体力活，你不要做，让他们做吧。我说，这个不重，我可以做啊。他说，到时候你别投诉我让你干重活啊，这么多男的，让你唯一一个女的干重活，你就扫扫地就可以了，这些让李腾他们来干。然后，就对李腾和张康俩人说，你们俩有重活，要搬东西，不要让小郭干啊，你们俩人干。李腾不耐烦了，他说，这是什么重活，拧个螺丝也费劲，这个隔板，中间是泡沫，小郭拿起来甩来甩去都可以，做事也不动动脑子。老大听了很尴尬：我做事不动脑子，能做这么多事吗？然后，他就无趣地走开了。（我们对他是不是太过分了？）

然后，一整天我就跟在他们后面打扫泡沫。刚开始，他们还有点耐心，说这个上面盖的铝盖，那个地上的根基铝底，还有那个隔板，统统是有用的，都不要弄坏了。可是到了下午，他们就非常暴力了，管他什么要不要的，一律以方便拆除为本。开始用的钻螺钉孔的电钻被抛弃，直接改用砍刀砍隔板上面的螺钉，管他上面下面的，爱坏不坏。尽管这样暴力，也没拆多少。毕竟车间已经生产两年，东西摆放规划已经基本成型，隔板也被挡得严严实实，又多是铁啊，物料什么的重物，拆起来确实麻烦。也难怪大家没有信心了。当然这也跟消防整改通知有关，月底就要重新装好防火隔板，还是我们自己装，所以也没办法了。再小心翼翼的，月底肯定装不好新的。要是消防那边再检查，应该就会罚款了吧。（12月初几个消防员过来检查消防设施，发现五个问题，也不知道罚款了没有，反正过了两天整改通知就贴出来了。）

老大真是欠扁型的。有次开会，他问大家怎么可以对嘴快又准。



他让刘红琼先说。刘红琼说，你既然有经验，就教我们几招呗（他说这话是有前提的，因为老大把所有的炮台都焊死了，这样如果对嘴不准的话就不能调炮台了。并且老大很多次都说对嘴没那么难，很容易的）。结果，没想到老大傲慢地说，你不是在这行有十几年的经验的了吗？这个对你来说，肯定不是问题。我们听着就不对，更何况刘红琼。他呛老大说，别看你在这里是老大，很牛逼，你到了别的地方说不定什么也不是。这话说得多好，赞一个！最关键是大被说得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又是开会，老大说最近几次试新模，总是不如意，并特别点名梁红脸。很少跟老大顶嘴的梁红脸也发飙了。老大说一句，他就呛一句。反正老大也不生气，倒是梁红脸比较激动。他们讨论组参数要怎么改，怎么样试。老大想让他这样，他偏说不符合物料，客户，项目要求，这次这样以后怎么办之类的话。然后老大说，你们最近试模，我确实都有参与。一说这个，梁总更激动了，我最讨厌我在试模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指指点了，要么要我试，要么你来试。总是在我旁边指指点点的！以后，我就按我的方法试，我试到项目，客户的要求。如果我试不出来，我就去找你。

说的真好，赞一个！这次老大又哑口无言了。然而这句话却成为了老大责怪他们做事不力的借口。

后来，有次试模，刘红琼把模具的顶针搞断了，老大就过来唧唧歪歪说，你们说试模的时候不想我在旁边，现在把顶针搞断了，怎么办？你们是不用跟项目交代，我还要跟他们交代。刘红琼不高兴了，我可没说不让你在旁边，我愿意你在旁边。你在我旁边吧。这个我可以跟项目说，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办。然后老大还在一旁很为难，很自责地翻动着产品，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巴拉巴拉的。

## “公司是船，我们在船上”

明天就要去漂流了，没想到吃过晚饭，六点，居然被通知说，老板要给我们开会。

会议室是厂里几个会议室里最大的，但仍然不够厂里七八十人一起坐下。除了围着会议桌有凳子外，并没有另外安排凳子。大家都很自觉地站在会议桌凳子的后面。当然，也有人很自觉地坐在会议桌的凳子上，他们不是主管就是组长，或者办公室的人，总之都是白衣红领的人。我记得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有人说不能坐在凳子上，要全部站着。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么回事，还是可以坐的。

投影已经装好了，老板也来了。她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穿着工衣，矮胖矮胖的。有个财务的 coco 帮老板打开电脑的文档。也不知道是哪个同事手快，《公司是船，我在船上》的文章一出来，会议室的灯就被灭完了，有点黑。然后打开了后面的一排灯，这样投影也可以看得清楚，会议室也不至于太黑。然而，老板并没有开始讲投影的东西，而是开始讲话了。于是，在这么昏暗的会议室，老板讲了好多好多。

她说，明天我们就要去漂流了，刚好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挺好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可能觉得我是老板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都是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我也一直在跑业务，但要顾全公司整体。最近我们公司在福田开了一个事业处，我经常过去那边，就很少来这边。这两天我在车间看，发现我们的质量变差了。我们要做就做完美，要么就不做。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罗嗦，说这个说那个。我这也是为大家好。我们厂什么时候开工的？我都忘了（同事们说三月），哦。我们开厂以来，公司的规章制度一直在完善。可能有的人觉得太严了。我问问大家？在家你们最讨厌谁？（这个有吗）父母？对吧，他们整天唠唠叨叨，但他们最爱你。在公司也一样。对你要求严，也是希望

你把事情做好。如果工资没发，有人来问我，我说我不知道。这就像在食堂，哑巴为了给大家做饭，到处找火。如果哪天下班了，去食堂没有做饭，问他，他说，别问我，我不知道。这肯定不行。

现在国人没有信仰。以前春秋时期有儒家道家，现在就是金钱至上。我可以说我们厂比一般厂福利还是不错的。欧洲他们福利是最好的，但是他们温水煮青蛙，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我们也会逐渐提高大家的待遇。今天下午我跟主管还在开会商量，说今年年终奖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去年咱们没有挣钱，都有年终奖，今年盈利了，应该更多。我们也在考虑如果有合适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应该是做股东）。不过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合适的人。

我经常看微博微信上有一些写手，他们写的东西都很好，他们都不工作吗？今天这个《公司是船，我在船上》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写得挺不错的。

然后，终于进入到分享阶段。老板问我们有没有看过，然后有几个人举了手。老板点了一下人名，说有几个人看过的，我觉得不错，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以为老板做了 ppt，还想着老板也挺认真的。可没想到，老板手中的激光笔一按，那个文章就往下拉好长一段。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复制粘贴的 Word 文档。突然觉得，这也太简略了吧。

简略就简略吧。没想到，老板居然一字一句地念。每念完一段就解释一下意思，顺便把我们厂带进去比喻一下。其实吧，这样读下去也还好，可是，Word 文档不好使，激光笔一按就往下拉得很长，总是会把没有念的文字拉上去。所以，老板很焦急的，不知道如何才能灵活使用那个激光笔。我们就看老板一会把字拉上去，一会把字拉下去，而文字总不能停在合适的地方。老板有点急了，说，这个笔不好用。

这时，操作电脑的那姐们终于觉悟了。她轻点鼠标，稳稳的就让文字停在合适的位置。老板一下子好像很欢喜似的，嗯，这样好，

你帮我往下拉。

老板继续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边读边解释。我们就像是乖乖听话的小学生一样，认真聆听老板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



(2015.12.31)

晚上跟舍友聊天。我问省模的同事，老板会不会去她们省模房聊天。她们说很少，去了也就是跟组长说一下工作的事。突然，火花组长吴玉红说，老板经常从我那里过，想跟我聊天。我不知道聊什么，躲开了。我好奇地问，聊什么？工作还是生活？她说，聊生活，家庭，事业。省模一个同事问，她多大了？吴说，跟我一年的。我说，嗯，我看着也跟我们差不多，她好厉害呀，自己创业。吴说，是啊，她挺牛的，初中文化，就出来一直做业务。我插了一句，她不是大学生呀，怪不得我觉得那次漂流，她讲话的时候，感觉不像是大学生。吴继续说，人家高中都没有毕业，后来认识她老公，学英语，还过了级，后来自己修了大学。她说她在上一个厂做了七年业务，做得很成功。我又插嘴说，嗯，锦丰吧，听说还奖了一辆车。吴说，不知道哪个厂，反正做了七年，然后在那里有一句话伤了她自尊，她就辞工了，想着自己创业。所以呀，有时候得感谢伤害自己的人。我笑着说，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创业，是因为伤害我们的人没有出现。吴说，是啊，没有魄力自己创业。她继续说，老板说可能有人看她整天很休闲一样，其实她压力很大，特别是月底，特别担心发不出工资怎么办。我以前也自己开过小店，我能理解这种感受，我那是小店我压力都好大，何况是这么多人的厂。老板说她也想好了如果厂倒闭怎么做。我问，厂倒闭了怎么办？吴说，就是老板做了最坏的打算，做事之前肯定不能只想好的，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我点头：哦。

吴继续说，现在厂里的单大部分都是老板拉的，上个月她一个人拉了七十多万。袁子皓（市场部一个员工）到现在一单都没有，她觉得压力大。老板劝她说，这个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就会好的。我问，他们市场部工资怎么算。吴说，他们底薪不高，就是最低工资 2030 加提成，没单的话就是最低工资。

我很好奇公司到底有没有挣钱，因为主管老是在说在亏钱。省模的同事说，哪个公司挣钱了会跟你说我们挣钱了，都是说不挣钱。然后说，我们去年的模号到六十，现在一百六十多了，今年有一百套模了。××公司也跟我们差不多，人家一年五六十套模就说挣钱了，我们一百多，肯定挣钱了，但他又说买机器什么的，也不好说。突然，省模另一个同事冒出一句，管他那么多，只要能给我们开出工资就可以了。

我忽然想到，那次漂流，老板好像说公司员工有合适的可以一起入伙。吴说，可以呀。我说，没钱咋办。她说可以入干股。我说什么叫干股。她说，就是不出钱，出技术人力，没有工资，年终分红。我说，那这个怎么计算，出力多少怎么算。她说，就是有公司股份的分大头，然后再分一些小股给那些干股的嘛，如果公司不赚钱的话，就没钱分了。我说，那样的话还是投钱比较好。省模的同事说，那当然了，钱滚钱最快了。这种入股方式有点像集资入股，我就把听说的某印刷工如何跟老板合股做印刷生意的事说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种事多了，好多这样开公司的。（不知道她们怎么知道有很多）吴继续说，老板就是想让大家都入股了，之后，做事就会想着是给自己干的，会认真做事，而不是想着是给别人干的，为了拿工资。我说，老板老公在银行工作，贷款应该很方便。吴说，嗯，老板有这资源，她老公在银行工作，她还有几个表亲也在银行。省模的同事说，那是呀，要有资源的，这厂投资一千万呢，没资源不行的。

关灯睡觉。我还想说点关于老板的话。我说，就算这么平易近

人的老板，我们干活还是这么累！省模的说，你累？我说，我还好，我说你们累，天天加班那么晚。她说，是啊，我们天天加班这么晚，累死了。我想到老板这么一个励志的人，随便说了一句，希望不要倒闭吧。没想到，已经没怎么说话的吴突然爆出一句，不会倒闭的，老板只是做了这个打算，但不会倒闭的。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强烈。

(2016.1.8)

上午照例，我正在打扫机台和地面。当我打扫到 600t 机台的时候，徐主管不知道是碰巧还是专门过来了。他跟我说，你把那边饮水机前面的卫生也打扫一下吧。我开始不清楚他说的哪里，就问哪个地方。他指着模房包装模具的一大片空地，刚巧电工星星走在那里，说，就是星星走的那个地方。我一看，顿时不爽，为难地说，他们怎么自己不打扫。徐主管笑眯眯地说，帮帮忙嘛。我不悦地说，我又不是清洁工，干嘛让我过去那边打扫，要是把我转为清洁工我就去。徐主管似乎没有回过神来，依然笑眯眯的，只不过没有再要求我帮忙打扫卫生了，而是嘴里说着好好好的走了。

真是太过分了。我越想越生气，就跟调机的刘技术员发牢骚，说徐主管让我去别的部门扫地。刚巧我们老大也在，他笑嘻嘻地说，徐主管怎么这样呀。我边说过程边抱怨，太过分了，我肯定不会去的，才给我多少工资呀，要是给我双份工资我就去扫！老大他们也不说话，光是笑。然后我又接着说，要是让我去别的部门帮忙车东西，磨东西那还可以，但是让我去扫地，坚决不去。再说了，就算我闲着，也不是我一个人闲着呀，怎么不让他们去扫。刘技术员开玩笑说，人家是老板，让你干活，你还不去，还想不想混了！我怒气冲冲地说，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呀，他让我去死，我也去死吗！他俩不说话了，光是笑。

过了一会，我在 600t 那里看李腾洗衣机。梁技术员跑过来问，刚

才老徐让你去扫地，你没去呀！不提还好，一提，我又激动了，生气地说，肯定不去呀！我又不是清洁工。梁总说，你这样不好，老徐说的话就是老板说的话，他让你扫地就是老板的意思。我不服地说，老板怎么了，老板让我去扫我也不去！然后反问他，让你去扫，你去吗？梁总居然说，去呀，上次他就让我帮忙弄那个门，要不是我在忙，我就去了。很意外，我稍微缓了一下说，我这样是不是得罪老徐了？梁总说，应该吧。我说，可是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是笑眯眯的。梁总说，嘴上不说，不一定心里不想，让你去扫地，不给他面子，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我笑了笑，想到老徐之前说我挺优秀的，自嘲道：算了，得罪就得罪吧，这样以后辞工的时候也不会不好意思了。这时，李腾忽然插话，不会的，老徐很喜欢你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你也不想想。我说，这次得罪他了，他估计不喜欢我了。李腾接着说，我也不想老是被叫去做这个做那个，烦死了。我说，你可以跟他说呀，然后又说，我这个跟你的还不一样，毕竟你来的时候是电工学徒，我呢就是一普工，你说要是去别的部门帮忙车呀，磨呀，打火花呀都可以，但扫地是不一样的，这是另一个职位，它不属于模房，火花，cnc 任何一个部门，它是每个部门都必须做的 5S，我把我们自己部门的 5S 做好就可以了，还要去帮别人做，这是不尊重我。梁总不屑地说，小厂都是这样的，都是老板说了算。我仍然坚决地说，小厂就能老板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呀，这也太过分了，反正我不会去别的部门打扫卫生的，既然他都不尊重我，我也没必要管他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老大通知我们部门的人说，晚上吃完饭过来选优秀员工，我们部门有一个名额。他们叽叽喳喳地说谁选了优秀员工，要把奖金拿出来请吃饭。项目组的胡辉，指着我说，就选她呗，我来开票，到时候带我一起吃饭就好了。我笑着说，好啊，你们项目组选的时候，我们注塑部给你们开票，你们带我们去吃饭，

这样就可以吃两顿了。然后，他们突然又说，还不知道奖金多少呢，要是两百块钱，吃饭还不够，自己还要倒贴。我问他们一个部门一个吗？老大说，模房一个，铣床磨床一个，仓库就俩人，跟财务的选一个……然后，胡辉说，模房的是共荣飞肯定，连老板都在会上表扬他做事负责了。老大说，嗯，他工作时间长，做事也老实，就是他的模具总是有问题，要修。胡辉说，李宁不错，要是共荣飞的模具修四五次，李宁的修两三次就可以了，所以说，优秀员工就是要做事好的，做事做得不好，光是时间长没有用，浪费大家时间，浪费电费呢。老大说，可是老板不这么想啊，人家就是喜欢这种做事老实，工作时间长的。胡辉说，做事时间长有什么用，要是我的话，就是要做事好的，最好一次搞定，其他时间愿意干嘛就干嘛。我想做得这么快，不怕老板使劲让你做呀！

六点半，我们在会议室选。最开始，我以为会不会真的商量一下到底要选谁，可人一到齐，老大就说，为了公平，每个人一张纸，不许商量，各自写一个名字交给他。他还说他不参与投票。我一想，一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二是也没觉得谁做得多好，所以就跟老大说，我也不参与了。老大说，那你写弃权，我说好。刘技术员也似乎对这个选优秀员工也没多大兴趣，倒是李腾跟梁总他俩兴致勃勃的，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不仅自己很快就写好了名字给了老大，还催我们，不就是一个名字嘛，有那么难吗！张康就不用说了，半聋半哑，不想做事，整天抱着手机到处躲着聊天，甚至连我们叫什么都不知道。于是老大就让李腾、梁总、刘技术员把厂牌摆到他面前，让他选。终于，也算是写了一个名字吧。但老大一看结果说，不行，一张纸一个名字，还有两个写弃权，重新选。也不知道哪个白痴居然写了老大的名字，不过根据判断应该是梁总。

这次不一样了，李腾跟梁总咋咋呼呼地说，一个名字这么难吗？这次都要写。我说，老大是领导都可以不写，我也不写。然后他们说，好吧，这次老大也要写，谁不写谁就是王八蛋。老大还补充说，



写弃权的也是王八蛋。于是，每人又重新发一张纸。老大边催我们写，边说，我不选给你们多一个机会。我半开玩笑地说，放心吧，你就是参加选，也没人会选你的（当时忘记第一轮居然有人选老大了）。

这次一定要选个人出来了。我想着李腾肯定会选梁总的，因为下午下班，李腾打下班卡的时候跟梁总开玩笑说，我还想选你优秀员工呢，你怎么可以提前来打卡了。梁总既然知道李腾选他，应该也会选李腾吧。虽然第一轮选了老大，但老大明确说了不要选他，且我也说不会有人选他，所以应该会选李腾吧。并且，比起老大，刘技术员、张康、李腾来说，梁总确实稍微好点，所以我就写了他的名字。最后，终于，反正也没有计票，老大把纸摆在自己面前看了看，告诉我们梁总被选为注塑部优秀员工，有三个人选他。老大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说没有。李腾说，反正我不管，选了优秀员工请我吃饭就好。

选完出来，项目的罗工问我，你们选完了？我说嗯。他说，谁？你吧。我说不是，梁总。然后他就去找梁总了。

最后，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有可能会是优秀员工，但是被部门同事投票否决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些疑惑的，不是因为没选上优秀员工，而是我觉得我做事认真负责，被老板主管肯定，甚至项目组的人也对我认可，可是最后却没有得到感觉相处愉快的同事的认可。这其中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6.1.11)

昨天换了一种新报表，老大说是老板要求换的。与之前不同的是，之前的报表自己写工作内容、工作时间，新换的改为，老大先对工作的各个环节预计工时，我们则填写实际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工时。第一天在老大的指导下算是勉强写好吧，似乎也没啥问

题。

今天上午一上班，因为没啥事，老大就拿着新报表样板，召集我们去会议室开会。老大开门见山地就说，公司想实行绩效，即对同一职位进行比较（出错率，效率），然后进行评比，用数据说话，让人不得不服。举个例子，共荣飞（钳工组长），报表的工作时间是比较多的。这个老板比较看重。我们试模次数也多，一次两次来来回回修好多次，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那么长，质量也不怎么样。当然这不是反面例子。不管怎么样，勤快，不管做得好不好，在我看来，做事勤快加上动脑子就好，有些东西不动脑子搞死也搞不好。以后你们用笔把做的事记下来。这种报表开始做比较难，习惯了也就那样。这个报表就是防止你磨洋工，比如配个斜顶三小时，你做了4个小时，工期赶不出来，你自愿加班也要完成，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效率。

我问，没事做的话可以写待机吗？老大很坚决地说，不可以写，写这个报表就是要抓工作量，没事干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做一些事情，去帮忙模具打包什么的。你要天天写待机，老板怎么想，肯定会给我们减人，那到时候忙起来，我们人手就不够了。我给你们安排事情总比老板给你安排事情好吧。然后冲着我说，徐主管让你去打扫卫生你也不去呀。我再次强调，安排我去扫地跟安排我去帮忙车铣磨不一样的，这属于另一个工种。

最后老大强调，我们在没事做的时候不能找不到人，去厕所半个小时，掉厕所了吗？在工厂里面不能做低头族，不要玩手机，没事做可以擦机台，把机台擦得靓靓的。机台玻璃那么脏，不是没事做。我会每天五点半让你们写报表，忙的时候第二天写。

我还是对不能写待机的问题觉得不妥，再次问他，可是老板又不是没长眼，我们总不能天天擦机台，搞5S吧，到时候老板看我们机台也不靓，我们又天天写擦机台，这不明显是撒谎吗？

老大不耐烦了，说，你别管那么多，你就按我说的做，让你怎

么写你就怎么写，就是不能写待机。我实在是觉得不妥，说，我知道，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不太好，我只是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还是会按你说的做。然后，刘技术员在旁边打趣说，老板不是说了嘛，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好就行。老板就是这样不在乎过程，只看重结果。

会开完了，车间没事做，咋办呢。老大说，在会议室再待会，大家都非常赞同地说，好好好，以后没事做就来会议室开会，谈人生谈理想。然后，大家就各自闲聊了。我问老大，你不用写吗？他说，不用，我负责安排你们做事。我说，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也负责安排加班的时候工作做得好不好呀。他说是呀。我接着说，那是不是安排加班的时候，不管是一个人加班还是全部加班，你都应该负责大家是不是做得好呀。他一听，似笑非笑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最后一个下班。我“嗯”了一声。他解释说，我主要是安排好了大家加班之后，觉得不会出问题，就先走了。哼哼哼，无语。

晚上写报表的时候，刘技术员说，这个报表，我做这一套模的预计时间就可以写一天的工时了。我一看，是啊，领料，烤料上模下模试模，预计时间加起来有十一个小时了，然而我发现我的预计工时怎么就那么少呢，某两个模具包装不仅写的样品数少了，预计工时也才一个小时，加上 5S 每套模一小时，一天四套模，加起来也不过八小时。但我实际工作十小时，且不一定每套模都需要我包装。天哪，如果这样的话，我如果不写待机，那么就需要把十个小时平均到这几套模里，那么我的实际工时岂不是比预计工时多很多，即效率低很多？这我可不干，明明我在预计时间内就可以做完，凭啥要写做不完。

于是我跟老大说，这个工时写的有点短吧，并把如何包装的整个过程讲给他听。其中一种是一个模具两种产品，分两个时间段生产出来，还有一个样品包装，他也有参与，时间过程他都知道。但

他根本没听我说啥就摆摆手说，你不用管这个，这是预计工时，你写你实际工时就可以了，这个只是大概，不一定准确。我不依不饶，说，老大你不能这样，如果你预计时间写这么少，我实际工时写长，这样不是说明我的效率低吗？你不是说要评这个评那个，这样的话我怎么评。他居然又说，你不用管这个，这个没人看的，只是看后面的实际工时，你用了多长时间就写多长时间，然后指指表格后面的备注说，你可以把实际情况写在这里，这不是有备注吗。我看了一下，说好吧，但再一次强调，我说我可以写，但以后能不能把工时预计的稍微合理一些。他说，这个我要慢慢改的，你先写吧。

(2016.1.12)

没有想到呀，今天又是昨天那个样子，心里不爽，又问他。他说，你不用管那个，那个是预计工时，你写你实际工时就可以。我说，你为啥不能把预计工时写长点，我写的时候可以写短点，这样看着我效率也高呀，老是写的预计工时短，而我写的实际工时长。并把如何包装的情况再次跟他说了一遍，希望他把预计工时写长一个小时。

这时，项目的罗工看我们吵得热闹，就过来看怎么回事。他看我们在为报表争吵，也看了看报表，跟我解释说这是预计工时，你不一定要写得跟预计工时一样长，你可以写长点，比如说预计工时一个小时，你可以写一个半小时都没问题的。我说，我知道预计工时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可以写长点，可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效率就很低！还有这个每台机器 5S 预计一个小时，太长了吧，可以把包装时间写长点，5S 写短点。老大不耐烦了，说，就几个产品，你让我写那么长时间吗，用得了那么长时间吗？我说，包装就是产品放在这里包吗？你不准备包材、纸箱，包完了之后，还要把剩下的留起来，然后收拾一下，这不需要时间吗，并且你总是把做事的时间

预计得这么短，每台机器的 5S 都预计那么长，一个机台的 5S 需要一个小时吗。罗工说，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嘛。我说，我就是希望把做事时间写长点，5S 这种需要天天一个机台搞一个小时吗！他很激动了，说，怎么不需要，要不要我手把手教你怎么做。我也不示弱，好啊，你教我啊，我看你怎么能每天搞机台的，5S 都搞一个小时。

中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老大好像忽然明白什么一样，冲我说，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罗工也帮他拦住我，说：听他说。我本来也没打算说，就想听他说。他继续说，我们理解的包装不是一个意思，我来说一下我理解的和你理解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用纸写下了他认为的包装就是把产品装在袋子里，装在箱子里封箱，5S 则是领箱子，领包材，收拾包装后的一切东西。我听完后觉得这种分法有点奇怪，说，包材、留样这些明明都是包装的事，5S 是收拾废料打扫机台之类的。罗工也在旁边笑嘻嘻地对老大说：这是 5S，不是包装。老大无奈地说，好吧，争不过你，以后就把包装跟 5S 放在一起写吧。

然后我又继续说把我包装预计时间写的短。老大急了，拿着封好的箱子说，这十个产品你让我写两个小时吗，需要那么长时间吗？我说，这是两种产品，分开两次啤的，你不是十个样品就写一个小时，这是二十个样品，怎么不可以写两个小时。老大摇摇头说，我肯定不会写那么长时间的，这几个产品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我说，反正你这也不是事实，如果按你那样实事求是的话，报表上我工作内容总的预计时间也才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不到呀，那我其他时间哪里去了。罗工插嘴说，不够，可以写待机呀。我说，老大就是不让写待机呀，如果可以写待机就好办了，又不让写待机，又把预计工时写这么短，好像我效率多低一样（老大预计的工时跟我实际包装时间差不多，一般有多，除非是不好包装的。但如果按实际工时写了之后，我就有空闲时间，但报表上不能体现空闲，即待机，所以我只能把待机时间分配在实际工时里，但这样的话，我的

工作效率实在太低，我不愿意)。老大冲我说，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你以后可以写待机，我说好，可以写待机就好办了，我尽量把你预计时间写满，然后时间不够的就写待机，反正我实际工时不会写得超过你预计的工时。他不耐烦了，好吧好吧，随便你。

最后，他又专门跟我解释了一遍，他的关于包装和 5S 为啥那么分类。他说，一般公司领箱子是物料员的事，留样是技术员的事，收拾是××的事，所以他才这么分类的。我说，可是，我们公司不一样呀。

(2016.1.13)

今天又因为写报表跟老大发生争执了。

他昨天说把包装和 5S 放在一起，结果却没有放在一起。我问他不是说放一起吗，怎么还是分开的。他说，我想了想，还是不能放在一起，你就这么写吧。我很无语，忍不住跟他说，你真是固执呀，从来也不听别人说的话，怪不得别人不喜欢听你的话。然后边说，边摇头，还补充说，你这样不好呀。可能这些话刺激到他了吧，他跟着我问，怎么了嘛，是我固执还是你固执。我说，你固执，不对，是死脑筋，从来不听别人说的话。他说，好吧，我想了想，这个 5S 不能放到包装里，包装就是把东西放到袋子里，其他的什么包材呀，留样品呀都是 5S，不能放在一起，这对以后是有好处的，还问我知不知道 5S，有没有做过生产。我说，我当然知道，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我以前一直在生产线啊。他说，你在生产时，计算时间，是不是拿着秒表看你一个产品包完，需要多长时间，打个比方，包一个产品是十秒，好给你十二秒，包十个是不是一百二十秒？什么领箱子之类的，是整理那一部分。我说，这能一样吗？你在流水线上，产品过来就包，包完就流到下个程序，没有其他的附加动作呀，可是在这里又不是生产，每一种样品都需要包材呀，包装呀，

留样呀，然后收拾一下包装的残留，这是整个有首有尾的包装过程，如果只是把东西装进袋子，而不管包装后的收尾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没有做好。

他看我一直跟他较劲，就说，好吧，举个例子啊，你买衣服，一件衣服 100 元，你坐车去公明，来回车费四块，难道你会把车费算到衣服的价钱里？我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你打比方也要举个类似的吧，如果你住在天虹对面，那没有车费这一说，但包装不同呀，必须要包材，留样及收拾包装残余物品呀（这几句话是后来加的，当时没说），再说了，就算计算成本，你这个所谓的 5S 也要计算在内的，但你这样写报表的话，包装就是包装，5S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老大争辩，这个 5S，老板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一定让这么写的。我说，你可以去问问老板。他说，这个不用问的。

这么争下去也没有结果。我问他，你以前是不是一直做生产，没有在像现在这种地方做过。他说，嗯。我说，你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一下呀，这里不是生产，这里只不过就是试几个产品，没有像你生产那样分工那么细，也没那么多人做。他说，PVC 产品就是生产的产品呀，那你能把包装跟封箱子放在一起？老板说了，以后 PVC 定产量，包完了就可以下班。我说，但就那一种产品而已，其他都不是呀。不过，我说，你既然那样说，我就那样写呗，就是多签一个名，多写一个时间而已。他可能想到我刚才说他不听别人话了，问我，那你想怎么办？包装 5S 放一起，可是包装跟 5S 不一样啊。我说，我的意思就是，包装就包括你说的那些了，你不用把 5S 放在这里也行。他问：你整理车间呢？我说那是 5S，只要是打扫整个车间就是 5S。他说，那好吧，我把 5S 单独列一项，边说边把每套模具后面的 5S 全部划掉，在最下面写了一个 5S。他补充说，我明天一定这样写。

这时，李腾过来了，啥也没问就唧唧歪歪说，这个还不好懂吗，5S 就是包装完了打扫一下吗，预计工时就是预计嘛，你可以自己写

实际工时嘛，凭我的脑袋瓜，这个难道不懂吗？还边说，边把报表扯过去：我来写报表。中间我去放样品，不知道老大他们在一起说了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老大让李腾说给我听，他没说。我看老大笑嘻嘻的样子，估计是说跟我有关的，反正不是夸我的话。不过我没有在意，因为这两天我正晾着李腾，不想跟他说话呢，再加上前两天他说7号有票，让我赶紧订，要不然就没票了，我没好气地说，我都不急，你急什么。他居然生气了，说好心帮我，我不领情，还说以后再也不要管我了。我说，你订个7号的票，都已经过年了，我回家干嘛，你怎么不给我订8号的，自己想多了，还唧唧歪歪说别人。

好了，继续我跟老大的纠葛。李腾虽然不重复他刚才的话了，但老大还在那里耿耿于怀地说，听了小郭的话，真是让我伤心，你们有什么意见就说呀，别憋着不说（哈哈，其实说了也白说，他每次都会把别人否定，然后重申一遍自己是多么地正确，今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他居然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说，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建议，不知道你们脑子是怎么想的，是蠢呢，还是……搞得我们哭笑不得）。平时大义凛然，总是说老大这不听劝那不听劝的李腾，现在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啊，我没有意见。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不过也是有意思，气氛缓和了一会，我居然跟老大和谐地聊起天了。也不知道话题是怎么转到我工作不多、很闲上面的。老大说，要是你是个男的，我早就调你到别的部门帮忙了。我说，我为啥这么闲，厂里还招我一个普工在这里，以为我不知道呀，不就是因为我是女的，工资低点没关系，反正也不用养家糊口，没有生活压力，要是男的，谁会在这里干呀，工资这么低。老大说，你想错了，是看你听话，李腾他们也才三千，以后要培养你……我没等他说完，抢着说，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是学徒，学会了，给他们三千谁给你干呀，也就是觉得女的没有那么大生活压力，可能能干得长久，不



过其实也不是没事做，PVC 产品要不是因为别的部门没事干，过来帮忙，我们不也计划削披锋到十二月份了吗。老大说，我以为厂里招你是因为你是介绍来的。我说，不是，我是网上找的，当时招俩女普工，不过我也让于海波问了。然后又讲了当时老徐说不想要我的事。老大问，那你会干得长久吗？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要不然就四十了，云云。我说，看他吧，他不在这里干了，我肯定也走，结婚不急，打算一辈子单身呢。然后，我问，厂里会不会接单搞生产呀。梁总插话道，要搞生产，就是接不到单。老大也说，就是因为没单，所以才这么闲。我笑着说，赶紧接单吧，到时候多招几个女的，可以聊聊天，现在全是男的，不好玩。

后来讲到如果有单，忙起来就赚钱了，我忽然想起老徐劝我不要辞职的时候，说让我在这里结婚生子，福利会越来越好的。我跟他们边说边笑，老大也笑，气氛很融洽。因为提到老徐了，李腾说，开玩笑，你都不知道老徐多喜欢你。我就说，我以为拒绝老徐让我去模房帮忙扫地，肯定得罪他了，没想到，今天他又跟我说话，看来他没生气。李腾又强调一遍老徐不是一般的喜欢我。最后，我们的谈话在下班的时刻结束了。

(2016.1.14)

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觉得不对劲呀，5S 只有包装才有吗？难道上下模，试模没有吗，难道他们都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整理残留物，不需要收拾现场吗？老大怎么只专门要求包装把 5S 分出来写，其他的则无所谓呢？越想越激动，想着明天一定要找机会质问他。

今天早上我照例打扫车间卫生。在打扫 600 吨机台的时候，发现昨天试模的报废样子整整两大箱子放在那里，没人收拾。我就像抓住机会一样，跑到老大跟前，理直气壮地跟老大说，试模之后的报废样品也不收拾，除了包装有 5S，其他工序也有 5S 吧，你去看

看吧，那么重的东西，我也搞不动。老大估计没有回过神，不明白我说的话，他跟在我后面，边走边说，我又怎么得罪你了吗？我没好气地说，我跟你有私人恩怨吗，我们只是在谈工作，你会不会说话呀。他被我呛得无话可说。我们走到 600 吨机台那里，我跟他说，这个每次试模的报废样品，试完模也要收拾收拾吧，上下模的工具啥的也要收拾收拾吧。他看了一眼，就叫半聋半哑，有时又装聋作哑的张康过来把东西搬走，还让他帮我收拾车间。

晚上，刚上班一个小时，老大说了一句下了模你们就下班吧，自己就溜了。报表我们还没有写，大家看他走了，也无心工作，连报表也是随便写了写，都想赶紧下班。我想着把报表写了吧，可是，一看报表，傻了，没法写啊。我们试模包括领料烤料，上模，试模，然后下模。包装是在试模的环节，可是报表上有一套模，试模时间 17 点 18 到 20 点，下模时间 18 点半到 20 点，也就是说还在试模的时候，模已经下了，这样我包装的时间也没法写了（当然如果实事求是地写时间也没问题，可我就是太认真了，想着这是一个合作的团体，怎么着时间上要协调一致吧，毕竟不能各自只管自己的），他们写的时间肯定冲突，肯定要变的，但我又不知道会变成啥样，所以也就没写。再就是，我除了包装、5S 的时间就是待机，因为包装时间没定，待机时间、5S 时间自然也就没有写，即我的报表没写。

我拿着报表给试模和下模的两人看，他俩就说不管了就这么写，我也没办法，就先放着，不写了。然后，我就去把留样的样品放到样品区。可是我还没放呢，他们就把灯关了，我黑灯瞎火地把样品放好之后也跟着他们下班了。

(2016.1.15)

上午，整理完车间 5S 之后，没事的时候，我跟老大说，报表有点问题，我还没写报表。他有点不耐烦地问，什么问题。我想着把

报表拿给他看，可一下子找不到了，原来被李腾交到办公室他办公桌上了。

他回办公室拿了报表，啥也没问，就直接甩给我，说，写吧。我说，你看看，这里有个问题。他过来看，什么问题。我指给他看，试模，下模时间。他说，你写你的，别管别人的。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还是没有明白，然后又指给他看，你看，这试模时间是 17 点到 20 点，下模时间是 18 点半到 20 点，这还在试模，模具就下了。他仔细看了看，说，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拿红笔改时间。改完之后，我还没看，他就指着报表我没写完的那一栏，问，你这什么时间擦机台，5S 的？我说擦机台九点到十点半。我看他帮我在我那一栏上写了九点到九点半。我赶紧补充说，我的 5S 时间还要根据他们的时间写了包装时间之后才能写。老大突然很生气地说：你写你的就行了，你管别人干什么。我说，我不能写呀，我的 5S 要根据我的包装时间来写，包装时间没写，这个也不能写。老大突然生气了，冲我大喊，怎么跟你说不清楚，你就写你自己的时间，包装也可以做 5S 呀，你可以包装一会，他样品没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做 5S 呀，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觉得莫名其妙，喊那么大声做什么，我说，我怎么写，他们时间冲突，肯定要改呀，他们改了时间我的包装时间才能确定下来，要不然，我写了，跟他们的时间又不相符了。这时梁技术员刚好过来，老大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跟她说怎么写，跟她说真是说不清楚，她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也激动了，问她，我怎么不懂，是你不懂我的意思吧，我可以边包装边做 5S，但是我可以包装着同时做 5S 吗？他说，怎么不可以？我说，你可以睡着觉的时候吃饭吗？怎么可能包装 5S 同时进行呢！项目组的罗工过来有事，看着我说，又怎么了，你怎么这几天天天跟他吵。我还没说话，他就走了。

老大又生气又拿我没办法，冲着我说，你拿笔记下你自己的时间，写你的报表，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吗？我说，我可以写啊，可

是我前面的试模下模时间写的冲突，我没法写呀。他说这不是改过来了吗？别人乱写也不管你的事，你只要写够你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他们有错，我会去找他们。我一看，果然他已经用红笔改过来了，我说，好吧，我按我实际的时间写，然后不服气地说，我只不过提出来有这个问题，你说不用管，我不管就行了，至于发那么大火吗！这是老大会做的事吗！然后，我就完全不管别人的时间是否跟自己的时间相符，也不附和别人的时间，写了报表，当然我写的两套模的包装时间都跟试模时间不相符，一个是还没试模，我就包装了，一个是还没试完，我就包装完了。

我写完，拿给老大看。老大坐在机台那里很仔细的看。我跟梁总他们在旁边拆包装。不一会，老大就问正在试模的刘技术员说，你这个上模时间怎么跟梁红脸的上模时间一样，这样写不对的。我在旁边还在想他说不用管别人怎么写，自己写自己的就行，一听他说要看别人的时间，我就说，你不是说不用管别人吗，乱写也没关系吗。老大可能真的被我气到了，我看他两眼充血，对我吼道，我什么时候说过可以乱写了，你不要说话了！我居然没被吓到，依然神情自若地说，要说一起说呗，反正写的时间冲突，还是要一个个说。老大吼道，不用你管，你不要说话了。梁总也跟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我说，我大声还是他大声？



被老大喝止了两次之后，我就不说话了，就听他跟别人说，他先是说刘技术员，然后又说梁总，他说刘技术员八点上模的时候，梁总的另一套模八点也在上模，航车只有一个，所以两套模的上模时间要相差至少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话，他们俩的工作时间就有所变动，可能一天的

工作时间就不够了。老大说，你们时间不够就写待机。梁总说，整天都那么忙，一会搞搞这里，一会搞搞那里，哪里有待机，这个怎么写，要是按着报表上面的时间写下来呢，又冲突，不好写。老大说，这有什么不好写的，你按实际时间写下来就可以，以后每人都用笔记下你们做的事和时间。梁总没再跟他争了，说，好吧，以后用笔记下来。他在拆包装的时候小声地说，跟他说不清楚。我只能苦笑了，也是对老大无语了。跟他提写报表的问题，他不但想着怎么解决，反而责怪别人多事，且总是抱着自己那套就这么简单的话，不把实际操作看在眼里，也不去认真思考解决问题，认定别人都是傻瓜，不懂，就他最懂，简直是白痴。

梁总说跟他说不清楚，不理他。但刘技术员不一样，总是顶嘴，老大呢，则总是讽刺他，你不是老油条了，这种报表的小事还不会写吗。刘技术员呢，也不生气，慢条斯理的，总是说，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你是这里的领导，你告诉我们规矩，我们照办就好，可是，报表你说只要写够八小时就可以了，现在写够八小时了，你又说不能这么写，你让我们怎么写嘛！老大又是那句：用笔记下来。刘技术员说，每天做那么多事，谁能记得那么清楚，还反问老大，你能吗，你能写下来吗！老大肯定说能了。然后刘就让他老大帮忙写，老大说这是你的义务，你应该写。反正就是拌嘴斗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也不知道那个报表怎么样了。反正我开始包装的时候，他还在，本来梁总想坐下来帮我包装，但被老大赶走了，说，这是他的事，你别管，你没事就去模房帮忙。我也不示弱，冲着梁总的背影说，是啊，这可是我的饭碗，你可别抢了，你抢了我以后怎么混啊！

不知何时老大把报表拿走了。他走之后，刘技术员还抱怨我说，你干嘛那么认真，随便写写就算了，还搞出这么多事，闹的我们也要跟着计时间。我是真无语了，就说，这个报表是新用的，有问题

也正常，关键是作为老大应该了解有什么问题，大家在一起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我提了个问题，就冲我大喊大叫。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坐上老大的。刘说，会讨好老板呗。我也想了一会，有点沮丧地说，也怪我太认真了，怎么不能难得糊涂呢？可是我一看那时间冲突，我就没法写了呀。刘技术员说，就是，你那么认真干什么，以前他说写够八小时就可以了，现在好了，又改规矩了。我说，没办法呀，你跟我共事这么久了，你也知道吧，我就是太认真了，不认真的事我还真不做。哎！也不知李腾从哪里冒出来的，听我和刘技术员说报表的事，他可能觉得我们连报表都不会写，真是笨吧，虽然没插什么话，但那一脸不屑的表情一下子出卖了他。还好，他听了一会就走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老大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包装样品。他就站在我们机台这里跟刘聊闲天，我也偶尔插一句，似乎气氛又没那么紧张了。这时，刚好，厂里的优秀员工照相，文员小邹让我帮忙去拉背景布，我以为老大起码会看我一眼，说一声她没空吧。但老大径直奔小邹跟前说，做什么，我去吧。然后，就跟小邹一起走了。期间，另一个文员小芳也过来叫我帮忙扯背景布，我说我们老大去了。但不一会，我们部门选的优秀员工梁总跟他们一起过来了，小邹把梁总拉去拍照，老大又站回到我们这里。我看他没有去帮忙的意思，就问，你不是去帮忙拉背景布吗，人家都叫了两次了。老大居然说，我不知道呀。刚巧，张康过来了，老大就让他去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老大看一个优秀员工进去里面拍照，都会面带笑容的喊一声，来我们这里，往头发上擦点黄油吧，照的帅一点。如果有优秀员工出来了，就说，过来，过来，我都想去拍照，可惜不让我去呀。反正觉得好像优秀员工多怎么了不起一样。刚开始我一直没说话。后来，他跟刘技术员说，小强没有评上优秀员工，我真是意外，我觉得小强做事挺好的。我心想，你意外他没评上，还有人意外他评上了呢。我说，这有什么，优秀员工也一定是真的

优秀。他又跟刘说，小强在品质部没人教，技术肯定不会学的那么快。我实在忍不住，插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小强自己都说了，那时候有个女的从咱们部门调过去的，我问小强为啥她转正了工资怎么不涨，小强说她是学徒，给她三千已经不错了，还说在品质部半年一年都不一定学的会。也不知道他们听懂没听懂，反正，老大就不唧唧歪歪了。

下午上班，我跟老大说我的包装信息表用完了，让他给我打印，他拿着我记录的包装信息，来回翻看了几次，说了一句，待会给你打印。果然，一会，他就拿来给我了。差不多半小时后，老大召集我们几个去会议室开会，当时李腾在模房帮忙，就没来开会。

老大手上拿着空白报表，并且这几天也总是在为报表的事吵吵，所以一猜就知道要开的会是关于报表的，可没想到的是，老大一开会，首先表扬了我的工作认真，他很诚恳地说，小郭做事特别认真，这点大家都看的到，包装什么的都做的很好，那个包装信息表也一直在写，不是今天写明天就不写了。我一被肯定，心就软了，本来想以后再也不管车间打扫卫生了，可是这么一表扬，我就心软了，还是坚持扫吧。

（插一段话：为啥不去帮忙模房扫地，1，扫地这个应该归为5S，去别的部门帮他们做5S擦屁股，我不想去，说实话，我在自己部门都有点烦了，tmd都只会拉屎，不擦屁股；2，厂里有清洁阿姨，怎么轮也轮不到我；3，普工职责范围内没有简直清洁工职位；4，扫地跟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不同，毕竟模房的工作不是扫地，而是装模；5，如果说帮忙清洁工阿姨做事，这个可以有，但连清洁阿姨都不做的事，为啥会找上我？6，要说我闲，闲人可多了去了，门卫大叔整天闲得很无聊呀，咋不给他们找点事做呢，且刚好守着模房呢，扫地不仅不耽误看门，还可以运动一下；7，厂虽小，但也有规矩，不是哪个人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可不是卖给你们的了，我还是有自己的拒绝权的。）

## （2016.3.28）又得罪一个项目

今天一上班，我在会议室削皮峰，李腾跑过来，问我刘鸿穷被刘敏放假了？我说为啥。他说，昨天晚上八点有模具过来，刘鸿穷趁刘敏和陈副总不注意溜走下班了，然后刘敏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昨天也想走，但陈副总在，我没好意思走。我有点兴奋，掩饰不住笑容，说，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到点就下班，凭什么要加班不给加班费呀，我支持他。李腾说，这么忙，还给人放假，这脑子长包了，真是不想说了。说话间，刘敏过来把李腾叫走上模了。

今天确实挺忙的，有客户过来看试模。下午四点的时候，二号机要啤产品，470啤，一分钟一啤，差不多要啤到晚上十二点。可是我可不想加班那么晚，想着明天可以继续啤，所以我跟老大说我八点下班。老大说，不行，要到十点。我说我不可能那么晚下班。老大没说啥。

李腾开机，我包装。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又来一套模。老大让李腾上模，这样二号机就要暂停了。快到八点的时候，李腾还在上模。我跟老大说，明天啤吧，现在下班了。老大说不行，要到十点。刚好项目的小罗在，他问我啤了多少，我说一百多。他说才一百多呀，今天啤到十一点吧。我说好啊，那明天不用上班了，他说为什么不用上班了。我说今天十一点了，明天上午还能上班吗？他说怎么不能，我干到十二点，明天上午还能上班呢。我说，你能我不能。他说公司没有发你工资吗？我说公司发的是十小时工资呀，我加班没有加班费呀！他说，那你就下班呗。我说是啊，我就下班呀。然后老大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别跟她废话，然后对我说，你不用加到十点，加到九点吧。我说好吧，最多九点。然后小罗冲着我无奈



地说，我要是能像你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呀，你不是说要走吗？现在加了工资不走了？他说，谁说给我加工资了，我是找不到工作，没人捡我这个垃圾。我将信将疑，边准备去包装，边不信任地说，我才不信呢，你能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就是找不到呀。

然后我工作快到九点的时候，小罗又过来了。李腾说，马上九点了，我要下班了哦。小罗说，下班就下班嘛。我冲着李腾喊，是啊，下班就下班，怎么那么多废话。小罗奇怪地看着我，说，怎么了嘛你？我笑着说，他明天就辞职到期，今天不骂就没机会骂了。然后小罗说，怎么没机会，约好了再骂嘛。他边说边走了，只留下我跟李腾开玩笑地说是约在深圳还是武汉呢？

其实，这个小罗自从留下来说不走之后，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试模的时候，他总是说这里做的模具都是垃圾，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懂，老板也不懂，只有那个陈副总懂一点。他还嫌弃这里的工资低，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东西，早晚都要走，在这里待着没意思。可自从说不走了之后，他俨然一副为工厂说话的样子，说公司又不违法，发工资，不想做的就走呗，不想加班就应该被放假，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难道，加了不少工资？

## （2016.3.31）论资源的充分利用

三月的最后一天，老板请来了一个什么学经济学的徐小伟，给我们公司讲绩效制。我开始还觉得老板很厉害呀，人脉这么好，居然还能请到学者专家过来培训。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她老公，可能大学修的是经济学吧，在银行工作过几年，华为有几个同学，所以就厉害了？就可以来培训了？

不过后来我想了想这可能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吧，这在我们厂里

简直无处不在。

首先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老板的婆婆。其次，看门的保安大叔，一个是老板的公公，一个是老板老公家的表叔之类的，司机是老板老公一个叔叔的儿子。

接着，是饭堂，两个男的都是老板老公的表亲，还有个阿姨是老板婆婆的姐妹；再来车间看看，仓库有个老板老公家的叔叔；磨床有个老板婆婆的弟弟；省模有个老板婆婆弟弟的老婆；火花机有个老板婆婆的兄弟；品质部有个老板老公叔叔的儿子；本来我们注塑部有两个老板老公的表弟，不过都走了。哎呀妈呀，车间统共就几十人，他们自己家占了不少呀。

说完车间再来看办公室。首先是人事行政采购，这几个部门都是由老板老公的叔叔负责，说白了，这个厂都是他负责的。接着是财务部，主管是老板老公的一个姐妹。设计部是这个姐妹的老公。市场部最大的人物就是老板自己了。另外，外贸跟单有老板老公的另一个姐妹。对了，有个清洁工阿姨是仓库大叔的老婆，也就是老板老公的婶婶了。

最后，公司要实行工资制度改革，请了一个人来培训，居然是老板老公，真是不得不服呀。这人力资源的利用也太充分了吧，简直一个都不少，被安插在工厂的每一个部门！

不过，有意思的是，老板的亲戚没有一个在这个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像李腾说的那样，其实这个厂的董事长是老板的公公，表面上看大门，老板其实是主要做业务的；并且，公司除了老板外，还有一个负责技术的陈副总，他也算是合伙人，投的技术，他也没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厂。

## (2016.4.2) 不接电话

前天晚上八点下班的时候，刚好有一套老板追得很急的模具从模房调过来了。当时老大跟陈副总都在，也不知道小刘同学是怎么躲过他们的眼睛，溜走，打卡，下班了。其实，负责上下模的李腾，调机师傅梁总，还有老大都在，对付这一套模具是绰绰有余的，但不知道老大出于啥心里，非得给小刘打电话，想让他也过来一起加班。可偏偏小刘呢，不接电话，不管老大怎么打电话就是不接（也不知道老大当时什么感想。

第二天，小刘一来上班，老大就跟他说，今天你放假吧。然后小刘也听话，就放假了。结果搞得本来就很忙的车间，更忙了。我们几个人没有一个不骂老大傻逼，脑子长包，脑子进屎的。

今天小刘来上班，问老大今天还放假吗？老大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应该是懒得理他吧！

然后，老大交接了机台啤的产品后，去别的机台忙了。我在这个机台打包装。我问悄悄小刘，那天晚上老大给你打电话，你是故意不接的？小刘一副少见多怪的表情，说：下班了，我为啥接他电话，再说了，手机是我私人用品，凭什么公用！哈哈，好厉害，这话说得无懈可击呀！我赞同地点点头，肯定地说，你这样做就对了，模房的人也应该向你学习，大家到了下班的时间就下班，公司给他们都放假，看公司的模具给谁做！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是你，你下班不接电话的理由是什么呢？

## (2016.4.2) 不负责任

最近在会议室一个人削皮峰的时候，脑子都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天，我在把包好的产品装箱的时候，突然就不想规规矩矩地装了。我想着反正也没人管我装得怎么样，我干嘛要这么认真仔细地装。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我这种做事规规矩矩的人居然也想偷懒，做事不负责任了，这是怎么了呢？

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之前发生的一些事，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我被负责任困扰了。

最近的一次是，某周六晚上，机器生产 PVC，轮到我值班看机台。这周六跟周一到周五不同，因为后者晚上大家必须都要加班，直到夜班的过来接班，但前者就不同了，一个看机台的值班，其他人不用加班。可有个问题，我不是调机师傅，机器如果出问题我不会解决，所以我想让老大留下来，跟我一起加班。但没想到，这居然惹恼了老大，他对我大发雷霆，说是我安排你还是你安排我！我说我只是建议，毕竟机子出问题我弄不了。但他不乐意，为此，我们吵了半天。最后项目的小罗说，你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机子出现问题，你打电话给他，由此产生的后果也不用你管，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我说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最后，老大说小罗的话你听懂了吗？我说懂了。他说就按他说的那样做。我没说话，因为没什么说的了。

还有那次换报表。我发现大家在写报表的时候，时间上总是相冲突，比如说先上模才能啤产品，可总有同事把啤产品的时间写成跟上模的时间一样。我包装产品也是，有时候写的时间在啤产品之前。所以我就跟老大说，这写的报表有问题。老大又不乐意了，你写你自己的就好了，你不用管别人的，别人有问题我会找他们的。我本来想着时间上我们同事之间可以协调一下，在报表上显示的时

间跟上模、啤产品、包装、下模是一致的，而不是有同事写上模的时间，我却是包装的时间，但老大呵斥了我，让我闭嘴，不让我管，那我最后就闭嘴吧。

其实，老大做事也是相当马虎的。有一次，打包 PE 袋装产品，他装得皱巴巴的，我看不下去了，因为待会我要装箱，他装得那个样子，怎么给客户嘛，到时候我还得返工。于是我跟他说，老大，你能不能装得整齐一点！他想都没想就说，没事，这个不用给客户，自己留。我说，自己留也要整齐一点呀，说不定啥时候项目说要，我还是要返工。然后他就老实一点了。现在想想他是对我客气了。

前几天，我跟梁总边把 PVC 产品装袋，边聊天。说起老大做事马虎，我说，老大装箱的时候说别人装得不好，自己装得时候还不是一下子把产品倒下去，倒得乱七八糟，扔在那里就不管了。梁总说，昨天，他看老大装袋子的时候没有检查产品，他就跟老大说要看产品，里面好多黑点的。老大一下子不乐意了，数落他，你怎么知道我这里有不良品，你看多我装的产品嘛，没有检查过就没有权利说我装的产品有不良品。唉，就他这态度，谁想跟他说啥呢。

李腾在的时候，经常跟他拌嘴。李腾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做事喜欢想点子，但是老大呢总说他是半桶水，不懂乱说。但还是挡不住李腾的灵活思维。有一次，安装什么线路，老大自己在那里弄，李腾见了说，不要那么搞，会坏的，但是老大不让他管，结果果然被老大搞坏了。还有一次，一个模具的抽芯不灵活，合模合不上，老大就使劲把那个抽芯压了下去。李腾说，这样那个芯压得太紧，更抽不出来了，但是老大让他别管。结果，真如李腾所料。但是老大不承认了。反正有些我不懂得。李腾说了好多，上模的时候，李腾总是能想到一些老大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总被老大鄙视，结果最后总是老大丢人，李腾也是对他没话说了。正因为李腾太聪明了，点子太多，老大极不喜欢。

老大很喜欢自己身边围着很多人，哪怕没事做。经常会出现的

场景是，明明有些事很急，他却偏偏放着不管，而是把很多人放在一台机器旁边待着。比如有次试模，那个一啤八个，八个装一袋，二十啤，放在现成的箱子里就可以了。本来吧，一个开机，一个包装就可以了，可他偏偏把我从赶货的 PVC 会议室叫出来，跟他，还有一个开机的同事一起包装。所以场面就是，同事开机，他包装。我在旁边看着，我那个心里焦急呀，PVC 要出货了，还让我这里闲着。这也就是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搞得我坐立不安，白白浪费半小时。这样的事可不少，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他总说不听他话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蠢。别人我不知道，反正他有时候做事挺蠢。

他很喜欢推卸责任。最近生产 PVC，因为削好水口的 PVC 堆得太多太久，以致压伤太多，丢了不少。他把这些责任归在削水口的人身上，说人家每个箱子里放的产品太多了，以致压伤。可实际呢。这个 PVC 产品本身很容易压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每次生产的时候，一般是削完水口就尽快包装，如果包装不过来，就先不削水口，而是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避免压伤。

这次呢，上夜班的是个新来的同事，老大可能担心他偷懒，所以让他晚上把生产的 PVC 削好水口（削水口的产品不用摆箱）。这个同事呢，也是手脚快，机器生产多少产品他就削多少。这老大一看，可以呀，削得这么快（其实我们都可以削这么快，只不过报表不写这么多，但是老大脑子不好使，从来没有观察过我们做事，所以他觉得削水口跟得上机器就很厉害。其实是他不做，不看，不想，不懂而已），干脆让他边生产边削水口吧，这样晚上也偷不了懒，还能做这么多事（其实摆箱也很麻烦，但同上，老大是不做，不想，不看，不懂，只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摆箱很容易。晚上光摆箱，跟没做事一样，太便宜上夜班的同事了。唉，我不得不客观地评价一下他，真是白痴！）。但是他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削好水口，根本没人包装！白天机器生产的产品从来都不摆箱的，都是要削水口的。可白天削水口，晚上削水口，削好的那么多产品没人包

呀，只能压在箱子里。过了两天，我看堆了几箱削好的产品了，就跟梁总（技术员）说，是不是老大没有教他（新来的同事）怎么摆箱呀，天天削这么多，没人包装，很容易压伤（产品）的。梁总说，是啊，我也不知道。然后，梁总晚上看到上夜班的同事，就跟他说，晚上别削了，摆箱吧。我看梁总还教他怎么摆了。

结果过了几天，夜班的同事还是在削，产品越堆越多。我还以为新同事不屌梁总呢，有天忍不住问他，梁总不是说要摆箱吗，怎么还是削呀，堆太多了，产品容易压伤。他笑着说，老大不让摆，说摆了到时候还是要削。呵呵，无语了，原来老大不让摆。没办法了，我们再不能说啥了，就这样吧，压就压伤吧。

堆了太多削好的产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白天就不削了，赶紧包装那些削好的，想着晚上削。那我白天不削了，总得包呀，不然得压伤多少。可老大挺神通广大的，总是能找到人削。那个新来的大奔，既听话，做事又飞快，白天生产的 PVC 居然也被他削完了。而我，就拼命包装。本来包装就慢，再加上他俩是新手，又光追求速度，闭着眼睛削，不仅削得有点毛刺，没挑出不良品，还把产品搞得脏兮兮的。这给我包装增加了很大难度，所以，包装速度也提不上了。虽然我跟他们说了几次要把产品擦干净，削干净，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而老大是从来不检查这些产品的。他从来也不管新同事做事怎么样，也没检查他们削出来的产品，更没问过削得怎么样了。本来我想着反正产品不是我的，削得不好关我屁事，可又一想，这个产品从削好了，包装，到出货，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老大从来不管我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的。所以，如果他们削得不好，那我包的时候就很麻烦。说到底，他们的问题到最后还是我来解决，而老大不费吹灰之力。想想真是有点生气，可又能怎样呢，互检自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太负责了）。唉，算了，就这样吧，麻烦就麻烦吧。

渐渐地，削好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我知道会有压伤，但我知道

跟老大说也没用，所以也不说，反正压伤我就扔。直到有一天，车间实在没事做，几个人都在会议室包装（老大背着我跟他们开会说，他们都是做技术活的，没事不要来会议室包装，特别对新来的俩人交代了，说要来会议室需要跟他请示）。老大心血来潮，也来了。那时候已经出现压伤了，他自己估计包的时候，扔了好多压伤的产品。他似乎突然醒悟了，跟梁总还有那个新来的同事说，先不要包装了，也不要削水口了，先把生产出来的 PVC 摆箱吧，并且晚上也不让削水口了，一律摆箱。

没几天，12 万产品生产完毕。上夜班的同事转白班了。本来想着他转白班之后，就能跟我一起清这些已经削好水口的、压伤严重的产品了，可事实是，老大根本没打算让他帮忙包装，而是让他在车间帮忙！但是车间很忙吗？我不好说，那就看看老大让他做的事吧：让他帮一个人可以搞定的上下模，让他扫车间的地，让他去碎料房碎那些暂时没用的料，让他擦机台，让他整理车间 5S，就是不让他进会议室……对于这种安排，我只能呵呵了。不过，他快下班的时候，总是会进会议室。我问他外面很忙吗。他说，就是一会干这个一会干那个。或者，我问他，没事了？他就会说，混一会，混到下班。这什么嘛，我在会议室包装急得要命，他们却还在混时间。

终于，好多天，产品压伤率快达到一半了，我的包装速度严重下降，甚至已经达不到他定的产量了。我便在报表备注上写：不良品太多。老大终于让其他几个人进会议室包装了。他也来了，边包，边扔不良品，边龇牙。本以为，他会反思自己刚开始就不应该让夜班的人削水口，而是应该摆箱。可没想到，他居然对削水口的两个新同事说，你们削水口的箱子装得太多了，不能图方便，就把那么多产品压在一起，这样产品很容易压伤。妈呀，牛掰呀，tmd，就是几个产品放在一起，时间久了也会压伤的，而他居然把压伤怪在一个箱子装得产品太多上面，这根本就是推卸责任嘛！算了，我还是保持沉默，继续我边扔边包的工作吧，懒得理他！



老大也能成为一个管理，真是一个奇迹。



## （2016.4.14）自信

年会的时候，抽奖，某主管抽奖抽到了自己，老板上台致辞的时候说，自己抽奖抽到了自己，如此幸运之人，只有贾森（我们公司同音字）才有！

某次开会，老板说自己做事用心，以前在厂里做品质的时候就想做业务，然后就做了业务，并且业务做的非常好，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她都能发现，不管是参展的时候，在车间的时候，还是客户看试模的时候！

同样是开会的时候，老板信心满满地说，有的人来了一看，说，这就是我要的（工作）环境！（天哪，铁皮车间，冬冷夏热，环境棒棒哒）

这些都让我联想到做传销的人，自信到只相信自己了！

## （2016.4.14）装

一装：今年过年之后，我们部门有个同事——即食堂大叔的儿子，也是厂里的关系户——没来上班了。开工几天后，老大问另一个同事，××怎么今年不来了？我这个同事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你打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老大冷笑了一下说，他都不来了，打电话我还嫌浪费电话费呢！我们都无语，同事等老大走了之后，说，

装，真能装，人家为什么不来，他自己不知道吗？

原来，（食堂大叔说的）我们老大总是到厂里告状说，他做事不行，老是玩手机……有意思的是，厂里居然把本来就没达到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给降了大几百。虽然大千世界不缺这工作，但谁遇到这种事能心静如水？再加上这个同事也不缺这份工作，所以年后也就没过来了，当然，他并没有告诉老大。

再装：调机师傅小刘终于因厂里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而申请仲裁了。当然，这班一不上吧，就有人会问，××辞工了吗？听听我们老大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他跟老板谈的！

哈哈，一句话推得一干二净，装的超凡脱俗！

原来，年后吧，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老大找小刘说公司嫌他工资高，可能要降工资（小刘说的）。不过，这与老板年后开会说工资涨百分之三，有点出入。小刘想着公司想怎样自己也没辙，降就降呗，不过呢，以后再也不义务加班了，反正表现再好，人家也没人情给你讲。所以他到点就下班，某天刚好有一套模下班之后才过来，但是他已经下班了，于是老大就打电话给他（老大现在不嫌浪费电话费了，真是难得），结果，他一直没接。第二天，老大就放了一天假，让他休息够。他倒没说什么，就休息了一天。谁知刚上了一天班，老大让他周日过来加班，他说不想加，老大就直接说那放你一个星假，休息够。晚上在宿舍的时候，另一个同事小梁觉得没必要搞的这么僵，就想调解一下，小刘说那就调解一下吧，小梁打电话给老大想调解。但老大坚决不调解。小刘知道自己在厂里是混不下去了，出门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受过这种气，一点人情都不讲，终于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不是没签合同吗，好，直接去劳动局申请仲裁了！小刘说，其实他进的厂好多也不签合同，但大家出门在外是求财，不是求事，相安无事还好，有事了也不会忍着的！

我特想知道，老大这么装，他自己知道吗？

## (2016.4.15) 效率

公司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会讨论，如何发放年终奖，直到今年二月份开始上班才贴出来，如果说确实跟去年有什么不同吧，这也能理解厂里高层的办事效率，可偏偏呢，无论是发放方式，还是发多少，都与去年没变化，真是搞不懂他们讨论了这么久到底讨论出什么了，难道想看看如果不发年终奖会有什么结果，或者讨论了发放时间就是再往后拖一拖？这效率……

其次，公司最近终于开会说要实行绩效制了，而这个绩效制是去年七八月份新员工培训的时候，人事主管就专门提过公司以后要实行绩效制，且老板终于在三月底，专门找了她学经济学的老公，来给全厂做了一次绩效制培训，同时，确定四月份公司开始实行绩效制。说真的，老板他们在上面巴拉巴拉一通说，下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个算绩效，怎么个算工资。大家都等着公司出通告，看个明白呢，可现在已经四月中旬了，且不说距离公司打算实行绩效制有多久了，现在起码距离老板开会已经超过半个月了，可通告呢，却迟迟不见踪影！这效率……

## (2016.4.15) 骗子

去年在某招聘网上看到现在这个厂的招聘信息时，其中有一项“年终双薪”非常吸引人：顾名思义，年底发两个月工资嘛。但是，这是自作多情的想法。待我问过面试的主管后，才知道这是所谓的年终奖。计算方式是，一年的工资加起来除以12，然后再乘以上班

的月数，请假多的再折扣。这还不算，这年终奖并不是一次发完，而是第二年七月份左右才分比例发完，且如果离职的话，就不发了！太坑了，明明写的是年终双薪，却变成了变相留人的诡计！

就这么个年终奖，厂里还变着法子骗人。去年十一月，老板给全厂人开会说，今年年终奖会增加，因为去年公司刚开厂都有年终奖，更何况今年公司效益好了，福利一定会增加的。可最后呢，且不说去年年终奖在年前就只发过一部分，今年则连个信都没有。当厂里所有人都以为没有年终奖的时候，厂里终于在年后贴出个通知，年终奖与去年发放方式一样！分比例，七月份发完！tmd，说好的比去年年终奖多的话难道是放屁吗！

## （2016.4.16）年终奖一分都不能少

话说这个年终奖吧，应该是公司为了犒劳员工一年以来的辛苦，给大家的感谢费。当然了，公司如果没有年终奖，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年尾就发给大家。可偏偏有的公司喜欢耍小聪明，明面上公司有年终奖，可不是年尾发，而是第二年分几个月发，发完之前辞工的不发了。说白了，就是虽然你辛苦了一年，但如果不打算继续为公司卖力了，那不好意思，说好的年终奖也就没有了，这样一方面可以牵制那些想辞工的人，一方面可以省下辞工者的年终奖。当然，如果一个人真的干不下去了，也不会被这年终奖给拴着，该走还是走，毕竟也不是很丰厚。不过呢，虽不丰厚，但有总比没有强吧，起码可以交交房租，买双鞋，买件衣服吧，甚至有时候，有年终奖的厂比没有年终奖的，更吸引找工作的人。

而我就是看中了这个年终奖才来的公司，但应聘之后才知道，

我关于年尾会一齐发完年终奖的想法是错的，公司要第二年八月底才能发完这不太丰厚的年终奖。并且，只要辞工就拿不到了。但是就在昨天，我听说辞工的某同事居然一分不少地拿到了年终奖。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某同事签的合同到期后，公司便没再给他签合同，本来他也没在意。可最近公司有个同事以公司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到劳动局申请仲裁，要求未签合同而应得的双倍工资。一时间，厂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公司要求每个人重新签订了劳动局提供的合同范本。而此时呢，某同事已经递交了辞工书（辞工有点被厂里逼的，这个不具体说了，有点复杂）。他一看这形势对他有利呀，合同坚决不能签，怎么着也得把年终奖要回来呀。所以，尽管厂里找了他好几次让他签合同，他都没签。他跟厂里谈判说，如果公司觉得我在公司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就把去年的年终奖连同工资一起打给我吧。厂里呢，希望他先签合同，他辞工后，工资差不多一个月到帐的时候给他一起打年终奖。但他不同意，说先打了钱之后，再签合同。厂里呢说信不过他，而他呢也信不过厂里。反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说，他和公司都在现场，工资和年终奖现场打，合同也在现场签，这就是所谓的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吧，哈哈！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厂里唯一一个辞工了还可以拿到年终奖的人哦！

ps: 太伤心了，本来不管我们是否辞工，公司都应该主动把年终奖发给我们，可现在却需要以这种方式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年终奖。这是公司会算计呢，还是我们太计较了！

## (2016.4.18) 有意思

最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请仔细看：

厂里人事制度规定，工作满一年的有三天带薪年休假。这比法律规定的“工作满一年有五天带薪年休假”，少了两天；

公司是 26 天制，周六属于正常上班。2016 年元旦放了三天假，周六按公司工作制的话，要么补班，要么扣钱。可实际上我没有补班，工资也一分没少；

年前公司通告说 4 号为最后一天工作日，而实际上 3 号公司就放假了。当时车间大部分同事下午没有上班，个别同事下午上班一个多小时。关于 3 号，公司只算半个工作日，但公司发通告说，4 号有薪，算公司的福利；

某周日很多同事加班，下午上班一个小时左右，停电，公司通知下班。原以为这算一天工作日的，可签考勤表的时候才发现，公司按半个工作日算薪；

另：公司年会、集体出游都算工作日。

怎么样，看懂了吗？你觉得有意思吗？

Ps:最后，1 月 2 号的工资还是被扣了。

## (2016.4.20) 计较

三月底老板开会说车间月薪改为绩效(办公室还是月薪)。工资计算虽然说得糊里糊涂的,但也没人提出问题。本以为开完会应该会出一个通告,来告诉大家如何计算工资吧,可等了这么久,终于没有等到通告。

我们注塑部老大是从来啥都不跟我们说的,所以关于工资改革,我们是啥也不知道的。倒是前两天生产部新提拔上去的主管,跟他们部门的人开了个会,大概讲了一下工资如何改革,但总体听下来,他们似乎也是一头雾水,因为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基本就告诉我三个信息:1、按劳动法算工资;2、以前工作260个小时拿到的工资,以后要工作280个小时,即以前26天十小时,现在28天十小时;3、技术津贴不知道!也就是说现在谁也不知道工资如何计算,等发了工资才知道。可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浇灭他们工作的热情,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该怎么加班还是怎么加!搞不懂,工资都不知道怎么算的也能干得下去,佩服佩服!!!!

今天下午贴出了五一劳动节放假通知:周六日放假,周一正常上!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按劳动法了吗?五一是周日,法定节假日跟休息日重叠的话,按劳动法,应该把节假日调到工作日,即调到周一,也就是说,周一过劳动节,可厂里居然正常上班!我看了通知,不禁想问厂里:1、我们的工资如何计算?如果按劳动法,拿加班费,那么,周一应该是节假日,上班是否付三倍工资,或者周一是否该放假?2、厂里办公室是月薪,26天制,周六属于正常上班(这个当然也违法,但暂且不去考虑),那么他们可以把五一调到周六,也就是说,周六过五一,有薪;但车间拿加班费,周六没有工资,休息则没有加班费,也就是说周六这一天,厂里办公室的人有工资,而车间干活的人没有,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疑问，且仅仅是我的疑问吗？为啥大家看了通告，一点都没有反应呢？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有的居然还以为周六是正常上班，有钱拿呢。有的说发了工资再说，有的则说以后再说……

这是什么情况嘛，难道只有我计较吗？如果是的话，那就让我计较一下吧。我一定要问个清楚，哪怕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周六没有工资，周一正常上班没有三倍工资！（除了普工，车间其他人的工资如何计算，我不太方便问，就不问了）

(2016.5.7)

看来他们是真的没事了。火花机不仅两个同事来会议室帮忙包装 PVC，连他们老大也过来了。不一会，新上任的准生产主管也来了，手里不知道拿了些什么东西。他直接走向背着门坐的火花机老大（姓吴），跟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只见吴老大签了一份什么东西。那个准主管拿了吴老大签的东西，边往屋外走，边说日期是 2016。吴老大返过身子说，不是 2016，难道是 2015 吗？准主管没理她，径直走出了会议室。

准主管走了之后，我问，（签的）什么东西？吴老大叹口气说，警告书！我惊讶地问道，咱厂还有这个呀，要罚款吗？话刚一出口，我忽然想到以前我们部门小刘有一次出错被罚了 50，所以赶紧补充了一句，哦，对了，以前我们部门那个小刘也被罚了 50。在我补充的同时，火花的同事 A 说，罚款，我有一次被罚了二百呢。

吴老大也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操机的出了问题也怪在我的头上，说我没有提醒别人，刚才在车间就跟我啰啰嗦嗦的，我想躲开他，没想到还追过来了。我问出了什么问题。她继续说，也不



是什么技术问题，就是粗心大意，该用小号××（听不懂是啥）的，用了大号的，可人家就觉得是我的问题，说我管不了别人，他就是想逼我走嘛。我惊讶地说，去年你们那么忙，中午连班，晚上还要加到十点半赶货，不是还被表扬了吗？她说，是啊，去年就我们三个人，忙死了也没说招人，现在不忙了，老板就看着你不顺眼了，总是觉得你没干活。今天，老徐（人事主管）说，让我有事去帮一下采购。我问：采购不是刚逼走一个人吗？我还以为是没事做呢。她说，哪里是没事做，现在一个采购都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我怎么帮，帮她买东西，还是帮她砍价？我去那只能帮倒忙，老板总希望找个全能的人，这怎么可能嘛。我心里想，去年我辞工的时候，老徐说我做事好，老板很赏识，说以后有机会，可以给我调工作岗位，可他除了有一次让我去帮忙模房扫地，被我拒绝之后，从来没有让我帮过别的忙，看来那一番什么调岗位的话也就是忽悠一下我而已。不过我没说出来，我附和着她说，是啊，需要人还把人逼走，再找别的部门帮忙，她们也真能省钱，但是采购这种东西还真帮不上忙，去了估计只能添乱。她说，是啊，所以我说我怎么帮嘛，也就没去了。现在我们部门没事，还招了一个人，老板问我，招人干什么，我说不知道，准主管招的，可能是为了到赶货的时候用吧。可最近也没事，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排他们，没加班吧，到时候工资低了，怕他们怨我，加班吗，又没事，做点事吧，还出错，准主管跟我说如果我管不了手下的人，他可以找人来替我的位置，还说工资还要比我高。我说，想换一批自己的人？吴老大说，是啊，想换就换呗，反正工资又不是我发。吃宵夜的时候，准主管说，就算钳工组长都走了，我一个人也可以带，还想把 cnc、编程的、火花的都一起弄走，说就算都走了，他立马可以招一批人进来。

我不屑地说，他还以为人家都等着他给工作呢！吴老大说，也不是说等着工作，他想弄走别人就弄走别人吗？老板也不希望人老是换来换去，质量也不稳定，今年吃年夜饭的时候，老徐（人事主管，

老板的叔叔)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要向小翠(省模老大)学习,他们组的人又稳定,又出错少,还听话。当时我就不高兴了,心想,火花跟省模能比吗,他们那里都是女的,本来就听话,再有就是他们那边能出什么错,就算省的倒角出错了,钳工再加工一下就可以,我们这里就不行,出一个错就很明显,就要烧焊,有的人就喜欢小题大做,以前那个主管在的时候,出个小错会跟上面打个圆场,现在这个就喜欢把事情夸大了,说得上面也不高兴,下面也不爽,那次开会,陈副总都甩产品了,让他把产品吃下去!我诧异道,看着陈副总脾气挺好的呀,还会发这么大的火呀!吴老大说,是啊,就是他在哪里说说的。

这时火花机那个同事A也说,我以前就知道他这个人不怎么样了,打麻将的时候别人出牌慢了就骂人家,自己出牌慢了,别人还不能催!在我听得新奇的时候,他接着说,那个阿飞也不怎么样,有一次打麻将别人催他,他就骂人家出门被车撞死,这种人一点都不想跟他玩。吴老大补充说,现在没人愿意跟他打麻将了。因为这些以前都不了解,今天突然听到这样说,我顺便问:好像据说李宁(准主管)的做模技术是最好的,阿飞不行,每次做的模都要修好多次!吴老大说,阿飞做事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加班多,又做不好事,可老板就是喜欢这种愿意加班的人,工资改革,老板就在算呀,如果按加班的话,加很多班,工资太高,老板又不想给,但是不给加班费吧,大家加班工资低了,也不满意,所以现在也没决定怎么算工资。我笑着说,如果按加班的话,那阿飞做模做得不好,加班多,工资就高,但是按绩效的话,这样效率其实很低的。吴说,是啊。吴又说,比如说一个人倒角需要一个小时,另一个人同样倒角需要两个小时,做同样的事,做得慢的反而工资就高,所以按加班算也不合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以前刘灵光(以前的生产主管)在的时候,我听他们说阿飞就坚决要走,怎么他没走,刘灵光走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刘灵光走了吗？不知道她们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反正很默契地答了一声，不知道。吴接着说，现在没人愿意跟他说话，他们两公婆（他老婆在省模房）都没人愿意搭理，他们打算拿完年终奖就走。我应了一声，还是要走啊。吴又继续说，李宁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技术是好一点，但他是不是主管还在半空飘着呢，现在就这样（搞）。

我不解地问，他现在不是应该笼络人心吗？吴老大说，谁知道他，老板面前的红人，现在 Lisa（老板的英文名）很信任他的，上个星期去爬梧桐山，Lisa 还跟小翠（省模组长）说，李宁上来了之后，管得还挺好的，火花机都可以休三天了。小翠跟我说的时侯，我说，这是他的功劳吗，这是车间本来就没事。我问：看着老板不像个不聪明的人啊，她难道不知道？吴老大说，Lisa 不懂这个的，她做业务可能没人能比，但车间的事，她不怎么懂。我反问：陈副总呢，他不是做技术的吗，他应该知道吧。吴老大也说不上来。正在此时，老大进来了，他们便起哄让他请我们喝水。

Ps：下午，吴老大拿着考勤表让 A 签字，A 说他的加班钟不对。吴解释说，那是因为你请假了，你请假了之后，就需要用平时的加班去补满正班。我说，这样不是该 1.5 倍的工资变成了正常工资。她说是啊，但是这样划算呀，补满正班就可以有绩效了，要不然全勤绩效都得扣钱。我说，这样不划算吧，如果公司这样的话，那还需要请假吗，反正都要补的，那就没必要请假了，反正都是自己的时间。她没说话，估计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然后我又补充说，要是大家哪个月请假了，那大家就都不加班了，这样公司损失肯定比我们大，因为给我们的工资肯定比公司赚的少。吴老大说，那不是哦，你的损失肯定比公司大，不加班工资就很少了。我想了一下说，应该是看是个人损失得起还是公司损失得起，毕竟公司钱多，个人钱少。她就不理我了。

(2016.5.10)

过完年回来，我上第二天班的时候（年后请了三天假），开始生产 12 万 PVC 产品，机器不能停，且需要削水口，装袋，装箱。

我和李腾在 PVC 机台旁的桌子上削水口。老大过来，很高兴地说，老板要求规定产量，早做完产量可以早点下班。我和李腾自顾自地做事，没搭理他。他继续说，一天按 12 小时算，每小时……不等他说完，我看了他一眼，说十个小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然后低头继续削水口，边削边跟李腾说，这是谁说的十二个小时，脑子进屎了吧，十二小时，也好意思说。李腾笑了笑，没说话，不知道老大是什么表情，但他改口说，那除去中午晚上各半小时吃饭时间，一天算十一个小时，每小时连削带包 200 个，这样十一个小时就是两千二。如果每天做完两千二百个就可以下班，不用一定在这待十一个小时。我再次抬起头对他说，十个小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他说，什么时候是十个小时，我们部门一直是十一个小时。我说，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招聘启事就说是 26 天十个小时，我还打电话确认过的，只不过面试的时候，你说客户来的话可能中午要连班<sup>12</sup>，我当时还犹豫了很久，因为如果按劳动法的话，26 天十小时就有三千七八的工资，这里才给三千，如果连班的话，我就更亏了，可是当时也没办法，你也说客户不是经常在，所以我才来的。他问，你打电话问谁说是十小时？我说文员小芳（其实是文员小邹，当时说错了）。他说，好，那我去问一下她。边说边朝背对着我们的通往办公室的门口走去。我扭过身，冲着他背影喊，别问了，你把老徐（厂里实际管事的人事主管，老板叔叔）叫过来问问他，如果他说我工作时间是十一个小时，我立马辞工。老大没有

---

<sup>12</sup> 作者注：我们中午有一个半小时休息时间，客户在且需要啤产品的时候要上班，就叫连班。

搭理我，径直去办公室了。

过了一会，我听到他在我背后叫我。我扭过头，看他拿着什么东西，冲我摆手，示意我去会议室。我会意，起身，跟着他朝会议室走去，心想，终于轮到他跟我开小会了。

一进会议室，还没有坐下，他就开始吐苦水，我们部门这么少的人，我也不好安排。我边拉凳子坐下，边头也没抬地说，你是主管，拿着那么高的工资，你不就是安排工作的吗。他没回话，把玩着手上的东西。我看了一眼，原来是我的合同呀。他突然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好像你对我哪里不满意一样。我说，你想多了，我就是心直口快，没什么想法，我不是说了嘛，之前老徐让我去模房扫地，我都跟他说让他把我转为清洁工我就去。他又说，去年你也是，上最后一天班，我们都还在的时候，你就先走了。我有点心虚，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毕竟，大家都在，我先走了，可我却又觉得我可以走，这都是因为他想提前回家，想在他回家之前把事情都做完，拖累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加班那么晚。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我说，这个真是不好意思，当时确实很急，九点多了，还没有收拾东西，第二天还要去广州坐车，有点心急了，我看有人闲着，跟你说了一声，我就先走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有点着急了，因为是第一次从这走吧，不太熟悉，怕误车。他说，你看他闲着，你可以让他做事呀。我说，你都没管，我有什么权力安排他做事。

他又说，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先商量，解决不了再去找领导，不要一有事就找领导。我心想，难道怕我去投诉他，呵呵，小人。我说，我从来有事都是先跟你说的，别人请假都不跟你说，我不管哪次请假都是跟你说的吧，就连去年辞工，我也是递了辞工书之后，老徐找我说，有事可以找他，不要动不动就辞工，我还说，不能一有事就找他，这样公司怎么运营。他点点头，说，这个我知道。

终于言归正传。他先抬举了一下我，说：要是大厂人多的话，我也不会亲自跟你开会，就是因为咱们人少，我才能单独给你开会。我哭笑不得地嗯了一声，说“明白”，心想这是对我多大的恩赐呀。他继续说，咱们生产这个PVC一年也就差不多三个月，就这个要连班，工作时间要多一点，其他时候也不多的。我平静地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又不是第一次生产，去年生产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呀。他继续说，以后我们要是有订单了，很多产品都批量生产了，工作时间肯定会延长的，可能要两班倒，当然工资也不止给你加两百这么多，到时候肯定也会有大调动。我有点故意得瑟地打断他说，我涨了三百，不是两百，我还纳闷呢，你说表现优秀的话才涨两百，我怎么涨了三百，后来老徐跟我说，老板特批了一百给我。

他没搭理我，继续说，以前我们这里一直是中午连班，十一个小时工作时间，后来老徐问我们怎么中午不休息，我说，搞生产的都是这么两班倒的，老徐说，咱们这里又不是生产，让他们中午休息吧，这是公司给我们的福利，才可以中午休息。我附和着，点点头，说，是啊，我们又不是生产，不用跟搞生产的一样。他继续说，老板开会说，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定个产量，这样做得快的就可以早点下班，不用在这里待到下班，做不到产量的就到下班的时候才能下班。我说，是，搞生产的话，可以这样，因为大家都拿着同样的工资，总不能让人家干得快的一直干吧，我以前就在一个计时计产量的厂待过，我那时候干了半年都没有达到产量，但有的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产量了。他又继续说，所以，站在老板的立场，我要定一个产量，提高效率。我说，可以呀，没问题，可是，你站在老板立场这样的话就别跟我们说了，也不用说一天十二个、十一个小时，你就直接说一个总产量就可以了。他想了一下说，可能是我说话的问题，但是这是站在公司立场考虑的，我下次可以换种说法。我说，嗯。

整个他说话的过程，我都一直很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听他说。

这会他不说话了，我问他，说完了吗？他说，嗯。我说，那我来说，第一，我不管你们过去工作时间是什么，反正我来的时候就是十个小时了；第二，PVC生产不是第一次了，以前生产的时候，我们轮着连



班，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所以这次也应该不会。他好像真的忘了一样，疑惑地问：以前是怎么倒班的？我说，就是今天这个人中午连班了，晚上不用连班，明天再换另外一个中午连班，晚上不连班，轮一圈后再重新轮。他说，哦，然后好像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权威一样，补充说，这次中午连班的话，晚上也连班吧。我懒得跟他解释什么这样会很累的话，反正他也不会听，就顺着他说，可以啊。

看他不再说话了，我又继续说，至于以后扩大生产什么的，那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起码人员配置就得改变，并且，工资也不会就是这么多，到时候，可能要计加班费了。他附和着点点头，嗯，这是，生产两班倒的话要算加班费了。我继续说，第三，关于计产量，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行，最多就是限制一下我，因为，我们不是搞生产，除了削水口包装，还有其他事要做，如果不忙的话，估计除了我可能可以一直削水口包装，其他人要上下模、试模什么的，产量也不太好计算，打个比方，人家上午产量达到了，但是下午试模，可能到下班时候都不一定能完成试模的工作，这个你怎么算产量。他说，这个你不用管，计产量是老板的意思，他上午在这就做够产量，下午需要上下模就出去上下模。我说，嗯，我反正无所谓，只要是十个小时工作制就可以，产量你自己定好了告诉我们就行，不用跟我们说一天十二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少。他说，好的。

我见他不再说话了，问他，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出去了。他

说没事了。我起身走到门口，回头看他低着头，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最后一次跟他说，你不用想太多了，我脾气就是这样的，直来直去的，不会拐弯。他嗯了一声，我就出去了。

## 第二次吵架

转眼，周六来了，也是车间没什么事，老大、品质部、我们部门的人都在会议室削水口。好像是他们之前在老大家里聚过一次餐吧，今天他们又在商量晚上不加班，再去老大家聚餐，因为老大从老家拿了腊肉，梅菜，还从他哥那里拿了兔肉。也是巧，今天轮到我连班，也就是说我今天晚上要加班。他们可以不加，因为这是惯例，周一周五加，周六可以不加。

我一想到晚上就我一个人加班，他们去吃喝玩，心里就有点不爽，再想到，老大晚上经常让我们加班，他自己却一声不响地溜掉，他有事可以随时休息，从来不跟我们交代任何事情，而我们有事，他经常不准假，心里就更不爽。我想着这老大也太不负责任了，并且虽然机器可能不会出问题，但谁也不能保证，所以正常来说，至少要留一个技术员吧，可他倒放心，只留我一个。想到这里，我就打断他们的欢声笑语，严肃地对老大说，今天晚上你也要加班，你如果不加班，我也不加。老大立刻收起笑容，问，为什么？我说，你是管理，晚上机器出现什么问题，得有人处理吧。其他人见我们都有点剑拔弩张，收起笑声，一个个都出去了。

会议室剩下我和老大俩人，又出现了开小会的场景。他们一走，老大就声色俱厉地瞪着我说，是我安排你工作，不是你安排我工作！我也毫不示弱，说我没有安排你工作，只是建议你。他问：为什么我一定要加班！我说，你是管理呀，部门所有的事你都要负责，晚上所有人都不加班，只有我一个普工加班，如果机器出问题怎么办，所以要留一个人呀！他说，机器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我冷笑一



声，说，今年张康不来了，你问李腾他为啥不来了，李腾让你自己打电话问，你说打电话浪费你电话费，你都嫌浪费电话费，我为什么不嫌呢！

被我这么一顶，他转移话题说，别人连班的时候都没说什么，怎么轮到你了，就这么多事！我说，那不一样啊，平时大家只是不连班，但是还是要过来加班的，但是今天周六，没人加班了，所以我要留一个人吧，你作为一个管理，本来就应该是来得最早，然后检查车间后再最后一个走的，你看火花机的组长，人家都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但你总是比谁都跑得快！他瞪着我说，那你来做主管！我也瞪着他说，好啊，咱们去找老板，跟她说你不做了，我做（他真是好奇怪，每次别人说他的时候，他就让别人做主管，有次周日安排加班，他安排李腾来打料，李腾不想加，他就说你来做主管，你来安排，要是不做，你就听我的。当时我开玩笑说，李腾你做吧，你安排老大来加班。不过终究，李腾还是怂了，加班了）！他可能看我没害怕当主管，有点出乎意料，便换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说，我告诉你，我这两天都是七点钟走的（我们八点下班），我告诉你一个好的管理是把事情安排好，用的时间越少越好。我说，是啊，事情安排好了，谁来做呀，是我们来做吧，没有我们，你安排好了有什么用，还不是要我们配合你！可是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还说我们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如果我们什么都做好了，还要你干什么！你说在这里的，还有已经走了的，哪一个没有跟你吵过？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里，一句“那是因为你们都太懒了”脱口而出！呵呵呵，我反问他，我们都太懒了，你跑得比我们快，是我们太懒了，你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吗！

他很生气，恶狠狠地瞪着我，问，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事很牛逼呀，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提意见！我正视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事牛逼，我也不用做事牛逼才能给你提意见，我只要是一个人就可以提（其实应该是只要是这里的一个员工）！他指着桌上的 PVC

产品说，看你削的这个，一天就削那么点，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意见！我说，是啊，我削这么少，你还跑那么快！

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了，就说，怎么就你这么多意见，别人都没有像你一样！我哈哈笑了两声，说，他们也有意见。他就说，好，那你把他们叫进来。我说，好，然后就准备去叫在车间的那两个。

我到了车间，简单跟他们说了过程，让他们一起去会议室，李腾说，我无所谓呀，反正他加不加班，都不关我的事。我心想，真是猪一样的队友，平时一起聊天的时候，对老大意见一大堆，现在该他出马了，居然无所谓了。但是我又不能这么骂他，只能强装镇定，跟他说，走，进去吧，就当是帮帮我。倒是小刘说，好吧，听听看他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三人就进了会议室。

我们三人围着会议桌坐下，老大忽然态度变得温和许多。他开始讲话了：其实站在小郭的立场来说，她讲的也有道理。妈呀，话刚一出口，我承认被吓到了，跟刚才可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继续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吗？见我们没说话，他接着说，我先说一下我们大家的职责和工作时间。他冲着小刘说，你是技术员，负责机器保养、调机，工作时间是早八到晚八，接着是李腾，你主要负责上下模，其他有什么事也需要帮忙，你的工作时间是早八到晚八，最后冲着我，你是普工，主要负责包装，工作时间是早八到晚八，我是主管，主要负责车间全部人员工作安排，机器安全，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晚上不用加班，当然我不会计较那一两个小时，有事的话我也会加班，我觉得我安排做事是没有问题的。我暗地里笑了笑，真阴险，现在是打好预防针，防止待会儿我们说他晚上不加班，哼！

然后，他接着说：我以前做员工的时候，做事很辛苦的，什么事都抢着做。我是物料员的时候，看到加料需要帮忙，就去帮忙。后来他们看我能吃苦，就让我加料。做加料员的时候，上下模需要

帮忙或有时间的话，我就去帮忙，并学习他们上下模。天下没有什么公平的事，他们也不会教你，我就是偷偷地学，后来学会了上下模，就偷偷去学调机，看到师傅去上厕所了，就会去试着调一下。我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累，因为别人不会教你的，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行。所以我的原则是，如果想升职，那么在做上下模的时候，就要能做调机技术员的事，这样就会成为技术员。如果是技术员，就要能做管理的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当上管理！

我听着他讲述自己的苦难史，不禁感到好笑，这是想感动我们吗，收买我们吗，跟刚才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在他不再讲话的时候，我问，说完了吗？他嗯了一声。我反问他，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就可以是在现在这样，不考虑我们的感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不能提意见，都要跟你以前一样？不等他说话，我坚定地说，没用的！他忽然变得有点恼怒，说，那你们去老板那里把我弄下来呀！我真是对他无语了，就会耍赖，一点心胸也没有，便哭笑不得地说：我只是提意见，并不是要把你搞下来，人无完人，你怎么会觉得自已没问题呢，这本身就是问题，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但他仍坚定地说，我觉得我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只要按我安排的做就可以了，特别是你。他冲着我说，我知道你不会配合我工作的，你就计较那一两个小时的加班，你肯定不会多加班的。我冷笑了一下，说，我计较？去年某次啤产品，你安排加班差点跟他们吵起来了，最后还不是我说我跟你，还有梁总加班，才搞定的吗？你作为一个管理，总是第一个跑，还说我计较！他瞪着我说，我是主管，你看到老板跟你们一起上下班吗？我有更重要的事做，不是削披锋的！我不禁笑了出来，咱们部门才几个人，说你是主管，其实不过相当于一个组长，也没说让你削披锋，你不是说我不配合你吗，你怎么不留下来看着我！他好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说，我就想明白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出来社会也这么久了，怎么还是不明白，你作为一个员工，只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做事，拼命往上爬

就好了，怎么总是这么多事！我反攻他，我也想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管理！

可能是被我气极了吧，他攻击我说，真是想不明白，人家做员工都是听领导的话，拼命做事，往上爬，我认识的一个女的，人家年纪跟你差不多，以前也是做员工，现在都是注塑部主管了！我表示不服，打断他，说，不要跟别人比，如果比的话，我以前一个九零后同事，以前跟我同是产线的，现在都是主管了，工资都五六千，再有了，跟别人比的话，跟你一样大年纪的男的，有买车买房，当老板的，都比你强，所以不要跟别人比！我们正在说话间，李腾被叫去外面帮忙，他就先走了，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会议室。

这时，我俩谁也听不进去谁的话，各自说着自己的话，空气一度很紧张。在我们都说完了，停顿的时候，小刘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对老大说：小郭的意思是，加班的时候要留一个负责人在这里，要不然出了事不好处理。我应到：嗯。老大不服地说，别人一个人在连班的时候都没事，就到你了，这么多事，我是不会加班的。我没好气地说，那随便你，腿长在你身上，我也只是提意见，你要愣是不加，我也不可能抱你大腿不让你走的。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在我们吵到我年前提前下班的事的时候，之前品质部的俩人又来了，项目的罗也来了。

老大说，去年最后一天的时候也是，我想等事情忙完了之后，请大家一起吃饭，你却提前走了。我见他又提这个，就问，我九点下班的，你们几点下班的？小刘说，九点半，差不多不到十点吧。我说，是啊，我也不比你们下班早多少，当时我跟你说了，有人已经闲着了，我当时是有点着急，所以就给你打了声招呼，提前下班了。你还不是因为想提前一天回家，才让我们一起加班把所有的事做完吗，你想请我们吃饭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就是想看谁能到最后下班吧，你这个做法也太……（不知道怎么形容）当然，即便你提前说了，我也不一定去，因为时间真的太赶了。

他们看我们战火还没有熄灭，品质的小强就对我说，小郭也是的，老大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做，说那么多干嘛。项目的罗也冲着我，什么事嘛，又吵吵吵，怎么每次都是你吵，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我见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有点不安，说，我一个人加班，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让老大留下来加班，老大作为管理，总是走得比我们早。罗说，不加就不加呗，有问题给他打电话就行了，我们主管还不是也走得早，如果都像你的话，那我们还要不要做事了，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管那么多干嘛，出了问题找你老大也不找你。我无奈地说，那也太不负责任了吧！这时，小刘插嘴道，小郭就是太负责任了，如果被一个重视你的老板看重了，一定会发展得很好。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啊，太负责任也不好啊。

这时，老大压住怒火，一脸不满地问我，罗工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他说，以后就那样做就可以了。我说，嗯。然后，他说，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了。刚好，下班铃声响了，除了我们仨，其他人都下班了。待了一会，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了。小刘说，就这样吧，去吃饭吧。我便和他一起起身，想去吃饭。当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怒气未消的老大说，这么多人跟你吵架，你一定有问题的。然后，走出会议室，跟小刘一起去吃饭了。

晚上，老大果然没有来加班。我当时很生气，真想也不加了，可又一想，跟他计较干嘛，老板给他发工资，又不是我，他做得不好，损失的又不是我。并下定决心，再也不跟他打交道了，我做我自己的事，不再提任何意见了。不过，一个小时后，小刘过来了。他说，老大跟他说，我不好说话，让他今晚过来看看，有问题处理一下。我冷笑了一声，心想，自己懒，让别人来。我们便一个劲地说着老大的坏话。谈话中得知，小刘工资去年底刚涨了三百五，我心里暗暗想，怪不得刚才在会议室也不怎么帮我说话呢，原来刚涨了工资，现在应该感激这老大吧，毕竟他试用期过来都没涨，而最

近却涨了，肯定跟老大有关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说老大的坏话。可不知怎么回事，总觉得不管谁得了好处之后，多少都会有点会手下留情吧。所以后来聊天我一度很尴尬，恐怕他为老大说话。还好，他没有，只是一直强调，出门打工都是求财，要是没什么大的冲突，就尽量忍了。



## (2016.5.26) 吵架

老大因为中午梁总给他发信息请假的事，下午给我们开会讲公司请假流程。老大刚一说，讲一下请假流程，公……话还没说完，最近因为家事及工资变少的事心情不好的梁总突然一拍桌子，生气地说，又是说请假（开会前就跟梁总说了，并且我们都知道怎么请假，只不过偶尔特殊情况，感觉情有可缘，所以不一定次次都照章办事）！然后直接出了会议室。在我们愣了十秒钟之后，我突然觉得挺好，便跟随梁总的脚步，笑着说了一句，梁总都走了，我也走了。留下他们仨在会议室。

我出去之后，直接找了梁总，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了中午休息的事，还说他知道请假是应该怎样怎样，没想到老大还要开会说，于是爆发了（其实，这个情绪还有其他原因。简单点说，一、老大曾经跟他说只要加班多，工资肯定涨，结果加班是多了，工资少了；二、他家里出了点不好的事（是隐私不方便透露），需要钱，

但他工资又这么低。然后大家脑补一下情绪)!

五分钟不到，老大就叫我们俩进会议室谈话。我本来打算听他说，说完了就出去。可刚一进去，老大就大声说，你们俩老员工，梁×你刚才拍桌子是什么意思，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也犯，小郭，你刚才出去是什么态度。然后，声音又提高八度，冲我们喊：你们俩不想干的，可以马上辞工，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来呢！……我不等他继续说，冲着他说，你怎么不辞工，你总是让别人辞工，你辞工了，外面大把的主管等着进来呢！

……（中间省略一大段）（老大说：）我进过这么多公司，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跟你一样敢这么就出去了！我回他，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管理，从来没有说过员工一句好话，员工辛辛苦苦安心做事，你还骂人家饭桶，蠢，懒！他开始装失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你要拿出证据的！我说，以前张×在的时候，你说让人家配助听器，要不然光知道吃，像个饭桶一样的，还有次开会，别人不按你说的方法做事，你说人家蠢，那次你单独跟我开会的时候，我说咱们部门已经走的，还有现在的人都跟你吵过架，你要反思，你说那是因为你们懒！他继续装失忆：你要拿出证据的，不要无理取闹！我说，我还给你弄个录音呀，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录音！你还说过我是主管，你见过老板跟你一起上下班的吗，把自己当老板一样的！他还装：你要拿出证据来！

……（中间省略一大段）老大：你觉得我不好，你可以去厂里投诉我，开除我呀！我置身事外地说：我投诉你干吗，你做得好不好又不关我的事，我又不给你发工资，我又不是老板，我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给你一点建议，看你不爽！老大：看我不爽，你可以去劳动局告我呀，你可以去法院告我呀！面对这种超出常人的思维，我只能回他：你已经把人逼得去劳动局告了，你也已经逼人走了！

……（中间省略一大段）老大：我现在请你出去，我要单独跟

梁××谈！我：你让我进来的！老大：我现在请你出去，我不想跟你谈了！我：我要旁听（梁××说话比较笨拙，我担心老大欺负梁××）！老大：好，你不出去，我和梁××去那个小会议室！他们起身（梁××居然也起身想出去，唉）。好吧，我输了，我出去了。留下他俩在会议室！

吵架结束!!!

## （2016.5.26）相同的事件再次发生

最近车间都没什么事。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梁总想下午请假，他就给老大发了个信息。结果老大不同意，让他下午过来上班。而梁总呢，目前正处于缺钱的状态，胆子也小，不敢违抗老大的旨意。下午一上班，老大就召集我们部门的人开会。我还奇怪呢，怎么昨天开会了，今天又开，哪那么多话说。原来，老大拿着公司的规章制度，要给我们培训请假的流程……。

这一下子让我想到小刘还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月薪制，26天十小时，晚上要加班。某天，车间不忙但有事做，要加班。那天有个跟小刘关系不错的同事辞工到期，想请关系不错的人一起吃个饭。小刘便跟老大请假说晚上有点事，不来加班了。老大同样是不同意。并且，第二天立马召集我们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果有人不想加班，要部门其他人都同意，起码是相同工位的同事同意……

这两件事何其相似，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他这里都成了无法忍受的大事件，且必须要讨伐一下这些小事的主人，才能解他心头的不快。这真是怎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呢？



(2016.6.21)

自从刘洪穷以公司未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为由，去劳动局申请仲裁之后，公司跟所有的员工重新签订了劳动局认定的合同，且所签的合同都一模一样：底薪2030。合同中并没有提到技术津贴之类的东西。不仅如此，公司还把之前负责人事的老徐换下来，让同为老板亲戚的、负责财务的李红霞兼职负责人事。

与此同时，生产部的主管刘灵光在为公司服务两年之后，终于被公司换下去，让刘灵光介绍进来的、跟老板家族同为湖北人的李宁接替。他一上任，公司通告栏的警告通告、罚款通告一下子增多了；他还要求生产部的人每周一必须上班前十分钟开大会；生产部加班也增加一到两个小时，强制的；最近还搞出一个关于罚款的规章制度，配合公司的摄像头，那简直是把人监视得天衣无缝。

话说在此风口浪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天气越来越热了，铁皮房车间实在热得让人难受，特别是每天一刻不停地工作，那真是累得受不了。本来每天十个小时还可以接受，可公司强制要求多加班至少一个小时。这真是忍受不了。所以老余就想辞工了，但是去年的年终奖几百块钱，还要两个月才发得完，没办法。我想着忍一下，可是老余实在受不了。我就说，那我们坚持到月底，发完这个月的年终奖，下个月的就不要了。他说好。我说，那这样晚上你就不用加班那么晚了，反正也要辞工了。他说，还没走的话，还是要干那么晚。我说，没事吧，月底也没几天了，你就算这几天不加那么晚，公司应该也不会说什么吧。可谁知道，我想错了。

周四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八点去老余那里确定了八点半下班。八点半的时候，我过去叫他下班。虽然看他老大似乎满脸不高兴地在她面前站着，但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冲他摆摆手说下班了。他老大毫不客气地冲我叫到，余海波九点半才能下班。我说我们八点半有

事。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辞工吧。我不服，说，我们干嘛辞工，公司开除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余海波被李宁叫去劝退，还说他老大不要他了，别的组也没人要他，现在没法



安排他了，让他自己走，公司也不会开除他。余海波跟他说这是公司的事，他等着公司安排。然后，他就去他部门那边坐着。李宁看他坐在那里，怕影响别人工作，就安排他到 A 组做事。

( 2016.6.23 )

木想到呀，老板居然找我谈话了。

老板说觉得我挺聪明，做事挺不错，怎么最近开始跳了。我知道她指的是这两天闹得很不开心的老余不加班事件。我就说，也没什么事吧，就是下班我去叫老余下班，然后公司就认定我串岗，非得让我道歉。我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事会找我，老余不加班，找他就可以了，找我干什么，真是有点变态呀。

本来我以为可能老板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但是老板却说，这个你看，他们都在干得热火朝天，你却非得让余海波下班，对他们来说，影响很不好。我说，我不是非得叫他下班，我之前问好的，因为在外面住，晚上要一起回去，虽然吃饭一起吃，但他不确定啥时候下班，所以我一般都是八点问好了，下班就过去叫他。老板继续维护她的管理，这可能是你和他直接没有沟通好吧，你是他女朋友去叫他，那要是厂里都是你们这种情况，那怎么办，你也替他们管

理想想，假如你是他组长，你会怎么办，都没人走，只有他走了！

呵呵，原来，老板早就知道了。这一句一个维护管理的话，我还能说啥。于是我换个话题。我说，那天他组长还让我辞工，好像他们都只会让辞工，刘敏也是这样，动不动就说你辞工吧，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之前那个刘洪穷也是让人家辞工。我本来以为，她会问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她问，你觉得刘洪穷怎么样？我一听这个，想，惨了，老板不喜欢刘洪穷。老板继续肯定地说，我自己觉得吧，刘洪穷做事不负责任，过一天做一天事的那种感觉。我说，我没有觉得他多好，但这件事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两个人都有责任。

老板说，这个可能是刘敏没有引导好。唉，真是太维护刘敏了。我不服，继续投诉刘敏。我觉得不是没有引导好，刘敏就是不会管理。老板还是继续维护，说，我觉得他做事还不错呀，可能是你太计较了，只看到了他的缺点，你要打开心胸，不要太计较，多看看别人的优点。晕了，我不服，说，他很喜欢在领导面前表现，老板的话就是圣旨，对员工就不怎么样了。他不仅不会管理，安排工作也不行，心胸也狭窄，不负责任，还喜欢推卸责任。人家刚来的那两个人就说过他，明明是他调机问题，他偏偏说是他们拿产品的问题。还有这个PVC不良品很多，也跟他有关系，当时明明要装箱，他不让，结果压伤很多，他后来怪夜班的那个同事。还有，他安排工作也不行，夜班那个人刚来，连电话号也不留，后来出了问题，还是他找以前的同事问了才解决了。还有刚辞工的这个同事，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块好的五花肉，没有请对厨子。他很喜欢这个厂，说比之前的厂好千百倍，但就是管理不行。还有现在夜班这个也差不多要走了，刘敏现在跟唯一的技术员梁总也不说话了。老板笑笑说，是不是你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觉得刘敏不行了。我说是啊，刘敏还说让我们去老板那里投诉他，让公司开除，还让我去劳动局和法院告他。

老板话锋一转，说，那你为啥不换个部门，之前我想让你来办公室，私下跟星星说过，星星说你不想来办公室。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做过文员，觉得很闲，很无聊，我喜欢做事，充实。她说，其实只要你肯钻研，文员有很多事要做，不会闲的。我无语了，好吧。我说，可能是吧。我说，我以前做的统计文员，当时，我没事了，会去车间。然后，我停顿了一下，说，那里也不像这里，我没事去车间聊聊天也没事的。老板说，统计文员肯定要去车间呀。然后，我继续说，我那时候去车间，工友就说，以前的文员事怎么那么多，每天还要加班，你怎么不用加班。我说我一天的事半天就做完了，也不知道别人哪来那么多事。老板说，嗯，统计文员事确实也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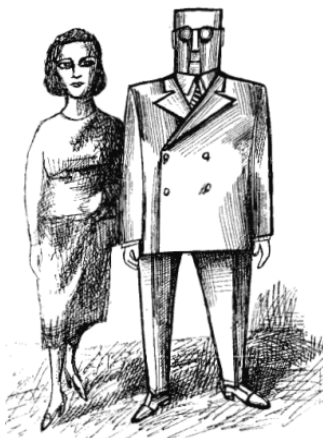
然后，老板说，你现在年纪也不太小了，能工作的时间也没多久了，以后要结婚，生孩子，现在要想一下，我觉得你做事还不错。我说，我有时候做事喜欢做得完美，可能会有点慢。老板说，我喜欢对做过的事检查几遍，考试的时候，我也会先快速做一遍，然后再回头检查，总是能检查出问题，毕竟有时候想法还是会不一样，有时候当时可能想得不周到，检查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现在写邮件也是，先写一遍，再回头看几遍，总能挑出问题来。我说，我不怎么喜欢检查，总是第一遍就做好了，比如削披锋，我就会连不良品一起挑了，不想再多一遍手。她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看一下这个产品有什么特征，哪里会经常出问题，然后在做的时候，就会留意，所以我以前所做的事对我现在都有很大作用，我会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

我很敬佩，点头赞同她，然后故意说，是啊，可是我好像这么大了，确实没有什么喜欢的事。然后，装作羡慕地说，听你开会的时候说，你以前在线上做 QC 的时候就很喜欢做业务，然后就做的业务。她笑着说，也不是，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看人家做生意的很有钱，我就想着也要跟他们一样。那时候做 IPQC，巡线，也没有

办公室，经常在蚊子堆里学英语。我说，怎么学，上班时间吗？那时候不管？老板笑着说，夜班嘛，我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后，找个有灯光的旮旯学英语，我又很招蚊子，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听录音带，还去英语角。我说，你们厂里有英语角？她说，不是，就到处搜索，坐公交车去，那时候学了两年，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后来去英语角就敢说了。我感紧附和，是啊，我现在这么大了，都觉得什么也学不进去。老板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点头表示同意。

老板继续说，我工作的时候，拿五百工资的时候就想着拿八百，拿八百的时候就想着拿一千五，拿一千五的时候就想着拿三千。我说，嗯，一步步进步。她继续说，但是我会想，我想拿这个工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学识，什么样的技能，我就去学。我非常赞同地点头，忽然问：那你跟你老公是同学吗？好像你在车间做过，你老公是大学生。老板自豪地笑着说，看他是不是比较小。我违心地，但又客观地说，嗯文质彬彬，挺温和的。她说，他是我招进公司的，那时候，我在办公室做人事，他来我们公司应聘。他当时在我们公司待了三个月就走了。当时我们办公室，那几个女孩子都比我年轻，比我漂亮，可是我老公就是看上我了。那时候，追我的也有，可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是中专毕业，我老公是本科毕业。我后来问他，为什么看上我了。他说，他来面试第一眼就喜欢我，跟我有共同话题，他懂的都懂。所以人还是要学习的，学东西的人学识肯定不一样。其实吧，你要是融入那些什么大学生呀，做生意人之中，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难的，都非常简单。我说，哦，确实要学习。不过我说，我好像对钱没什么感觉，不是特别在意钱这个东西。老板笑着说，我也不在乎钱呀，我只是在乎这个努力的过程，我也没想要赚多少钱，我也不在乎，我就是喜欢努力。我哈哈笑着说，喜欢挑战是吧，但是，总得有个目标吧。老板说，我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么辛苦，以后有个好条件。我跟我老公回家就会

把手机放在一边，约定谁也不许玩手机。我如果看手机，我老公就会说，手机有什么好看的，能让你学到什么东西吗？这在我家已经是一个家规，除非是有电话，或者必要的信息。我们回家就会聊聊天，看看书，收拾一下家，陪孩子玩。孩子做作业，我们就算有再好看的电视，也会关掉，这已经在我们家是固定的规矩了。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频频点头。果然



老板话真多，啥事也说，还是个野心家。（ps：某天我问正在跟公司打官司的小刘，官司打的怎么样了。他说，公司现在还有另外一桩官司。他说，我们老板在开这个公司之前，在前公司做业务的时候，就开始以她前公司的名义外发她拉的单了，甚至在离职之后，开了这个公司，还一直在用前公司名义拉单，后来被前公司的人发现了，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封了老板在福田的电脑，并要求老板赔偿两千万。裁判结果只要求赔偿两百万，她前公司不服，现在在上诉。）

可能老板觉得也没啥说的了吧，终于，她说去吃饭吧。

## （2016.6.23）风波

### 缘起

年休第三天，工资发了，没有补贴。老余的居然少发了一千七八。公司也真是太过分了，不能好聚好散吗，真的要闹得大家都不

开森吗？那好吧，成全！

周四晚上，我和老余约好八点半下班。八点半，我下班经过他那里，顺便叫了他下班。他组长鱼群套脸色很不好地看着他。我不以为然，还是笑着跟老余摆摆手，说下班了。鱼群套冲着我大叫，余海波九点半才能下班。我冲着他说，我们八点半有事。他不依不饶，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就辞工吧。我反击他，我们凭什么辞工，你让公司开除吧。老余冲我说，别理他。然后我边往打卡机那边走，边说，这也太霸道了，比皇帝还专制，加班费这么低，还强制别人加班。火花机组长经过我身旁只看了我一眼，就继续走她的路了，而鱼群套的表弟虽然在我身旁做事，但是跟我不存在一样，还是该干嘛干嘛。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老余过来找我，说他主管李宁劝退他，说鱼群套那组不要他了，其他两组也不要，没办法安排他工作了，公司不会开除他，现在没办法安排他工作了，如果他不辞工，就要报告给老板了。我说，这个你不用管，你进厂是做事的，他们管理负责统筹工作，安排工作，他们安排不了，是他们的的问题，至于报告给老板也是他们管理内部的事，我们也干涉不了，如果不安排你做事，就待命吧。老余说好，就去跟他老大说，等待公司安排。李宁见他坐在那里怕影响不好，就让他去周家志那组。周家志以前在李宁手下做事。

## 第一波

十一点半，公司人事李红霞找我谈话。我纳闷，她找我干嘛？她说有人投诉我说串岗吵架。她态度还不错，跟我说，有人投诉我昨天晚上去生产部跟那边的人吵架，耽误那边的人工作。我说，我没吵架呀。她说你是注塑部的，你承不承认去生产部了。我说，我昨天是去了，但是我是下班后叫老余下班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住，

这么晚了我一个人不敢回去。她说，这个我理解，一个女孩在在外面住，晚上确实需要有人陪，可是看监控，你去跟鱼群套吵架，你们部门可能工作不忙，但是他们部门很忙，余海波没有完成当天他老大布置的任务，你就去叫他下班，这个很影响他们工作的。

我说，第一，公司很忙的话，我觉得可以招人。给员工分配当天工作的时候，也要尊重员工，提前跟员工说，这样员工有事可以提前打招呼，而不是老大要求加到什么时候就必须加到什么时候。另外，我觉得每天加班到十点、九点半，人的精力也有限，效率也不高；第二，我们有自己的私事，我们说好了八点半下班。我只是去叫他，并没有直接让他下班。我没去找他老大，是他老大很凶地跟我说他要九点半下班。我说我们八点半有事，你可以去看监控，看谁的脸色难看。她说，嗯，可能在那个情况有点激动吧，人一激动的话，脸色肯定有点不一样，说话也会声音高点。

这是偏袒嘛，哼。她继续说，我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他们老大肯定都是根据交期来安排工作，当天完不成肯定不能下班，我们厂也正在招人。我说，他们怎么安排工作，要他们当事人在，我们不知道工作现场是怎么回事，就没有说话权。她说，嗯，可你去他们部门串岗，你觉得是正常交流，但是有人投诉说你影响他们工作了，李宁也投诉你说去他们那里吵架。我说，当时他都不在那里，他怎么知道。她赶紧说，他说你去他们部门串岗了，你签了那个罚款制度吧。我说，签了，不过，我只是去那边叫了一下，并没有去那边串岗聊天说笑唠嗑什么的，哦，对了，我觉得咱们公司有一点做得不是很好。她说，什么。我说，咱们工资制度不是改革了吗，我的是按最低工资算的，比较好算，但是好像他们有技术补贴的不太清楚怎么算。我经常听他们说，一会是现在工作 280 小时才能拿以前 260 小时的工资，一会又每月必须工作 260 小时，否则就扣钱，还有的说工资少了。咱们厂能不能把工资如何算的贴出来，跟罚款制度一样地贴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算的，而不是像现在，大



家都不知道怎么算的，都是等工资出来，再说工资少了什么的。她笑了笑说，你放心吧，现在的人，工资少一分钱他都会找你的。我说，哦，这个不知道，反正听他们有人说少了，所以咱们公司贴出来比较好点吧。她说，现在还正在商量呢，以后会慢慢贴出来的。我说，哦。

然后，我笑了一下说，真是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咱公司的传统，昨天我去叫老余下班，鱼群套说让我们辞工。不仅他，今天早上一来，李宁也在劝退余海波，还有就是刘敏也是，动不动就你辞工吧，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来呢。她说，是吗，这个不知道哦。我继续说，你知道刘洪穷为啥把公司告了吗？她说，不是因为跟刘敏吵了一架吗？我冷笑了一下，说，肯定不是啊。刘敏在公司说工资改制前，跟刘洪穷说，公司嫌他工资高了，要降他工资。刘洪穷当然不高兴，就按照正常下班时间八点下班了，但是刘敏非得让刘洪穷继续加班，刘洪穷没加，刘敏第二天就放刘洪穷假。结果刚上一天班，刘敏又让刘洪穷周日加班，刘洪穷没加，刘敏又放他一个星期的假。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都在，刘敏就是喜欢让那么多人守着他，并且刘敏去年就让刘洪穷辞工了，反正他俩之间还有好多事，不止吵架。

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她很惊讶地说，是吗，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我又继续说，最近刚走的那个有点神经质的叫什么来着。她说，黄地书。我说，对，他怎么说的，他说一块好的五花肉，没有请对厨子，他什么意思呢，五花肉是指公司，厨子就是管理了。她有点尴尬地笑着说，是吗。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多嘴了，赶紧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没有想说他们的，虽然刘敏经常说让我去老板面前投诉他，让公司开除他，还说让我去劳动局、法院告他，但我真没想说什么，要不是你今天找我，我也不会说的。她说，哦哦，没事的这个。然后，我继续说，之前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刘敏不像是不好说话的人，所以觉得吧，有些意见可以提一下，但是没想到他是这个样子。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胸口，说，心胸这么狭窄，

可是我又不发他工资，又不是他老板，是吧！她笑着说，日久见人心！我笑了笑，嗯。

在我以为谈话差不多就结束的时候，她突然说，你承不承认你去他们生产部串岗了。我说，我承认我去他们部门了，但不是串岗聊天说话，我觉得没必要追究。她说，可能你这里可以下班了，可是他们那里老大安排了事，你去他们那里叫人下班，就是影响他们做事。我说，那你拿出证据证明我影响他们工作了吧。她说，证言证词吗？我说，都可以，或者围观照片呀，什么公司损失数据呀，证言证词都可以，如果没有，我不会签任何东西（公司无论是警告还是罚款都要员工本人签字）。她说，那你觉得想怎么处理。我说，你们既然觉得叫人都叫串岗，那我不去了，我就打电话，可是公司又不让玩手机。她说，哦，这个不是说一定不让用，有事啊，接个电话都可以。我说，那好，那我以后不去他那，直接打电话。她说，你不能一天都在打电话。我说，我没那么多电话费浪费。但她似乎还是不依不饶，说，不管怎么样，你去他们部门了，他们那边的人投诉了你影响他们做事，你承不承认吧。我说，不是说了吗，这次没必要追究了，看以后表现嘛。她说，我们公司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所以你要证据是吧？我说，嗯。她说，好。谈到这种程度真的没什么必要再谈了，认定要处罚我，没有余地了，我们就去吃饭了。

## 风平浪静

下午没动静。晚上八点的时候，我去找老余问几点下班。因为不能去他工位，我就想让保安叫他。刚好，当时之前的人事主管老徐也在，我就直接找大官嘛，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几点下班。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我都不正眼看他，且又发生了这件事，以前对我很热情的老徐，看都没看我一眼地说，可以。然后我就出厂门口打

电话。打了两个没人接，我就又去问老徐可不可以帮我叫一下。话还没说完，就见老余出现在视野内，我就使劲向他摆手，边摆边说，他们不让我去找你，我也不敢过去。其实我是故意说给旁边的鱼群套的，呵呵。老余说，现在都要辞工了，肯定八点半下班了。

周日老余也没加班。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周家志找他打麻将，还有另外一组的组长，及这个组长介绍过来的女省模。

又到周一了，上午无事。老余说，上个星期没有处理，现在应该就没事了。上午下班的时候，我们在洗手池那边洗手，省模组长问鱼群套，老鱼，你不是说外面大把的人要来吗，怎么还没来。鱼群套说，是有两个呀，人家都不来呀。我故意大声地笑着说，哈哈，外面大把的人等着来，大把的人进来了，你能留得住吗！洗完手，我和老余在飞模机这边等着下班。我看到鱼群套的表弟也在，就故意说，你去投诉吧，我在串岗。他看了我一眼，说，关我鸟事！我故意大声说，呵呵，去投诉吧，我串岗了。然后又大声说，你辞工吧，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这个可以作为厂歌了。

中午吃饭我嘴里一直哼着“你辞工吧，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的词。吃完饭，我回宿舍也一直在唱这句词。我到了宿舍说，咱们厂真有意思，无论啥事，只会说你辞工吧，外面大把的人等着进。在宿舍的其他三个人都没说啥。刚好，火花机组长吴玉红进来，她笑了一下说，他们就会这个。我说，他们拿那么高的工资，就会这么一招吗。吴玉红说，这是老板授权的。我说，周五李红霞找我谈话，我投诉他们说这个，她说她不知道哦，不知道是不是装的。大家就不再有人说话了。

## 第二波

下午三点半，刘敏突然叫我去会议室。她说找我们谈话。我想，该来的还是会来，公司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我们呢。

我和老余、刘敏先到会议室。我跟老余当着刘敏的面聊。我说，你看外面贴的那个加班制度了吧，说什么按劳动法，纯粹扯淡，劳动法规定每天加班不超过两个小时，一个月不超过 36 个小时。然后，又故意开玩笑说，你说天这么热，外面大把等着进来的人会不会晒黑呀，他们怎么不赶紧进来。老余知道我是故意说给刘敏听的，就冲我小声说，你说这些干嘛。我笑了笑，不说了。

等了好久，他们终于来了。包括了注塑部主管刘敏，生产部主管李宁，人事主管李红霞，及不知道关他啥事的项目胡辉也来了，加上我俩，一共六人，开起了圆桌会议。

李红霞跟李宁一进来，就说，别紧张啊，没什么的，我们就是聊一下。他们一坐下，李宁就对我说，好像在家你做主吧。我说，你想多了，我们都是独立的成年人，各自做各自的主。他说，哦，我看他有时候要问你，以为你做主呢。我说，你想多了。然后，他冲着老余问，你为啥不想加班，能说一下原因吗？老余说，工资待遇不高，工作时间长，以前工作十个小时还可以接受，现在要至少十一个小时，加班费跟普工一样，每天不停地做事，跟其他地方比也没什么优势。

李宁说，这个没办法，待遇不可能变太多了，一两百的还可以，再多了就不行了。现在按加班制，以前工作 260 小时，现在超过 260 了，就会多给一两百呀。我插嘴道，公司现在工资算得不太清楚，能不能把津贴固定下来，比如说公司决定做得好的给津贴一千，不太好的八百这样，然后其他的就按加班，平时 1.5 倍，周末 2 倍，这样，大家都知道怎么算工资，加班多的工资就高。李宁说，就是这样的呀。我还没说话，李红霞说，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公司觉得你做得好津贴就多给点，不好的话就少点。我补充说，是啊，工资都是公司想给多少给多少。李宁说，这个没办法，公司都是这样的，那些组长还不是也一样做。老余说，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工资多高呀。李宁说，他们工资很高吗，他们都是在这做了好几年涨

的。老余说，我以前的厂，就算做了十年，工资还不是没怎么变，咱们厂就是老大们工资都比员工高很多，那肯定没意见了。李宁也不知道说什么，只一味说，没办法。

反正也聊不出什么，李红霞转换了话题，对我说，不管你承不承认，那里有监控，你是串岗了，肯定影响了他们工作，你去给他们道个歉吧。我说，我觉得我没有道歉的理由，再说了，公司制度不会一次就成型的，总是慢慢完善的，我这不是无辜串岗，我是叫人下班的。当然，如果公司非要我道歉也可以，我可以在他们全体员工面前，问一下他们的意见。管理不许说话。我问他们我叫人下班算不算串岗，需不需要道歉。如果他们说需要，我就道歉。如果不需要，我就不用道歉了。

李红霞他们还没说话，老余突然说，这样吧，我们月底写辞工书，公司把这个月年终奖给我们，我们不用等一个月，写了辞工书就走，我在月底之前加到九点，怎么样。李红霞说，那得问问他们（李宁，刘敏）。边说边看了看李宁。李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中间翻译了一下，说月底写辞工书，月底走。李宁说，可以，那在月底之前你就不用加班了，五天八小时。老余说，可以。我也说，那我也不加班了。李红霞说，你问一下你们主管。我看了一眼刘敏。他说，可以，我这里没问题。我说，好。

在大家都觉得可以解散的时候，刘敏突然问，你们刚才是说马上就写辞工书吗？我看着他，叹了口气，说，老大，你在干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你没听吗？我们月底写辞工书。他说，哦，不是，你们马上写了辞工书，就可以招人了，月底再写，不一定能走吧。我说，我们都已经说了要辞工，你们现在招人也可以呀，不用等我们写辞工书再招。李宁说，要不现在就写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安排招人，如果不写辞工书，我们不好安排招人，毕竟这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你们辞工，但是还有其他部门要做安排。老余说，可以，没问题，但年终奖要发给我们。李红霞，没问题，这个月的年终奖会给

你们，你们先写辞工书吧。我说，我先不写，我月底写，月底走不了也没关系，晚几天我们也不在乎。刘敏说，那你要加班。我说，没问题呀，我还跟以前一样。

差不多了。老余最后问，那个年休假怎么休。李红霞说，三天，你们随时可以休。我说，五天。她说，三天。我说劳动法是五天。她说，三天，劳动法改了。我纳闷了，没听说改了呀，但没说话。她说，你查一下吧，查到了是多少就给你休多少。

## 顺利休假

事不宜迟，解散之后，我就度娘了一下年休假，五天。然后，我拿到办公室给李红霞看，跟她说，劳动（合同）法 08 年颁布，就没变过，你也可以咨询一下法律顾问。她说好的。

我顺便就去人事文员小芳那里要调休单。小芳说，我跟小邹（生产文员，都比我们进厂久）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我说，我跟李红霞说好了，你去问一下。小芳就去问李红霞。我在那里等，不一会，小芳就给了调休单。我拿了调休单，说，我们要辞工了，才有的。

写好调休单，我拿给刘敏签字。他一看是五天，说，我不敢签，刚才她说是三天，你去问问李红霞。我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这么个软骨头也配做管理，冲他说，我问过了，你怎么做管理的，这个不是应该你去问的吗，什么都让员工做了，要你干什么！做管理做成这样也算是可以了！被我一通骂，刘敏一句话不说，就拿着单去找李红霞了。刚巧李红霞经过这里。他问了之后，签了名，但是还是不放心，就跟李红霞说，你签个名吧，到时候老板找我。真是无语了，这胆量，果然是老板的得力助



手。李红霞签了名之后，他把单拿给我，说，给小芳吧。我就给了小芳。可惜忘了拍照！

我跟梁总说我休五天。梁总说你怎么可以休五天，我们怎么是三天。我笑着说，因为我们要辞工了，你要是不辞工，公司说几天就是几天，说啥就是啥。

### （2016.6.23）同样是醉酒

今天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跟喝醉酒有关的事。

最近生产部主管新官上任。有两个钳工晚上喝酒，醉了，以至于第二天无法上班。公司领导上下一片不满。虽然不知道领导们最初想怎么样惩罚他俩，但最后结果是向公司领导道歉，并贴出了警告通告。紧接着，公司还搞出来一个关于纪律的罚款规章制度，其中有一项是喝酒对工作的影响，轻者警告，重者罚款，开除。

同样是醉酒，在去年也发生过一次。当时还是前任生产主管掌权。年底有钳工组长辞工，于是就在钳工中提拔了一个周姓钳工为组长。周姓钳工升职，自然免不了请客喝酒，结果不仅醉了，还在骑电动车回家的时候摔了一跤，不仅上不了班，甚至住院了。而公司什么反应呢？公告栏上清清楚楚地写了：老板、副总不仅亲临医院探望，还给了一些现金支持，同时，好多工友也纷纷主动自愿去医院探望，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友爱的气氛！

同样是醉酒，一个没摔，一个摔了，公司处理截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 (2016.6.29) 离职前的偶遇

年休假休完，刚回来上班，人事主管兼财务就找我们，让我们写辞工书，理直气壮地说劳动法规定一年只有三天年休假，公司也一直只给三天年休假，但是偏偏我们休了五天，厂里其他人知道了，也要休五天，还责备我们在车间宣传。我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劳动法一直规定是五天，并质问她凭什么扣我们工资。我们好好做事，天天加班，也没有闹事，就算最后不想加那么长时间班，我们也是协商好月底写辞工书。反倒是公司，我们人还没走呢，上个月工资就扣了，更不用说这个月了。我说大家都是打工的云云……。(中间省略很多字)，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立马写辞工书，公司立马把算好的工资和年终奖打到我们工资卡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辞工书，否则我们不走了！

离职手续办理得很顺利，下午半个小时各种交接就办好了，就等工资到账。期间，我们去喝水的途中遇到了老板。她还是浓妆艳抹，一股风尘味。她笑着问我们，手续办好了。我笑着说，是啊，等工资一到帐，我们就滚蛋了！然后还哈哈大笑。她停住脚步，跟我聊天。聊了一些家常之后，她说，现在我是不敢留你们了，因为你们心里对组长已经有些不满了，可能会到处说，虽然说者无意，可听者有心，到时候可能会对公司有些不好的影响。我笑着频频点头表示理解。她又说，以后如果你们再遇到不满意的管理，你们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做到他那个位置去……也不知道她说完没说完，也许做到管理的位置就不会对管理不满意了？我笑着接过话茬说：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我们只是本分工作，拿很少的工资，但是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对公司的发展影响是最大的，你看，咱们这里人员流动这么大，生产一点都不稳定，对公司长远发展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还是要多学习一些管理才行。老板看着我，



笑着说，嗯，是。然后她就被叫走了。

我后来想，老板这是有多怕我们休假呀，多怕公司有人明目张胆地表示对公司管理不满呀。她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又没搞出什么动静来，只不过就是没有多加一个小时的班，休了五天假而已，至于这么紧张吗？？

## 奇葩的公司

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坐在对面的朋友只打了一个鱼块，就问他怎么只打一个菜。他说没办法呀，其他的菜不喜欢。我看了看我碗里的胡萝卜和豆皮芹菜，知道他不喜欢胡萝卜，就问，你不是喜欢豆皮吗？他说，不喜欢，芹菜有阴影也不喜欢。我说你吃得饱吗？坐我右手边的同事说，晚上公司请吃饭，可以多吃点！我一听，问朋友，昨天你们部门老大（组长）不是（代表公司）请了吗？今天还请？他说，今天全公司。我欣喜地问，公司今天请吃饭吗？他说，嗯。我说，太好了，终于不用吃食堂了。他笑着说，不在贾森大酒店请就好！我说，不会吧！不过心里还是挺乐的，晚上终于有饭吃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去 1 号机包装。梁总开机。我准备包装材料的时候，李腾过来了。他表情不悦地跟梁总抱怨说，整个部门都请了，为什么单单不请我们？我要去跟徐主管提意见！忘了梁总说啥了，我听到吃饭的字眼，想到中午他们说请吃饭，就插了一句问，晚上公司请吃饭没有我们部门吗？梁总有点惊讶地笑着问，你也知道吃饭的事？我说，嗯，中午听他们说的。我又接着问：为什么不叫我们？梁总好像什么也说，就是一直笑眯眯的。倒是李腾一直起哄说要跟主管提意见。我实在忍不了，生气地说，这公司也太

奇葩了吧，先是通报表扬火花的三个人，奖励两百，而对其他部门加班加点的员工没表扬没奖励，现在又请公司所有人吃饭，不请我们。来这里拿东西的刘红琼插嘴道，你又没加班，我们加班到十二点（晚上）的都没叫。我说，我做完我的事了呀，我又没有留尾巴呀！正抱怨的时候，看到他们所有人都去会议室开会了，我还幻想着也许公司不会这么做，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整体呀，我们部门虽然没有加那么多班，但也竭尽所能完成我们份内的事，且也是有加班的呀。可幻想终归是幻想，公司就是不叫你，你能奈何？

我是边包装边抱怨公司的做法。李腾一改之前的抱怨，而是劝我别说了，别人都没说什么，你也别说了，别太放在心上。我不服，顶他，别人不说不代表没意见，你不是还有跟主管提意见吗，你去提吧，就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为什么区别对待。他说，我知道，不公平的事多了，别人不说不代表没意见，你说也不一定放在心上，他们都没说，你也别说了。我生气了，说，我就说，不公平还不让说了。这时，项目组的罗麒麟来了，听我们说不公平，就插嘴道，地球是圆的，肯定有不公平了，然后又说李腾小孩子不懂事。我说，就是，不公平还不让说了。李腾说道，你又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快下班了，车间开始打扫卫生了。我们部门似乎都没有说啥了，只是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刚好之前在我们组，后来调到火花组的小苏过来我们这里打水。我问他，你们今天下班去吃饭吗？他说，嗯，说不去还不行。我说，怎么没叫我们。他说，你们不累。后来，我跟刘红琼打扫机台的时候，又说，公司太过分了，没见过这样的公司呢。他反问：什么没见过？我说请吃饭不请全部的，这么明显的区别对待。他说，这个没什么，不就是一顿饭吗。我说不是饭的问题，是公司做法的问题。他说，下个星期刘敏（我们老大即主管）说我们去。我说：公司请吗，刘敏没那么大方吧！

终于下班了，那些去吃饭的人有些还没走。我朋友见我就笑。我说真是奇葩的公司。他旁边坐着的同事也笑。食堂自然冷冷清清

的，打饭的大爷也放权了，让我自己打菜，只可惜没有好吃的菜，土豆，豆泡白菜，辣椒肉片，以及招牌汤——紫菜鸡蛋。进了食堂才知道，仓库的两人也没去。平时仓库老大不仅拽，跟办公室的人关系也不错，且是老板以前公司的同事，本想到，他也没被请，怪不得他进食堂就抱怨，我们没资格去（吃饭），我们是闲人，周一不发料了，你们不是能做事吗，你们做。他还冲着我们老大说，你做老大不行啊，连你也没去，人家其他跟你一样的（主管）都去了。我老大傻笑一下，说这次没去的，下周我全部请。希望不是嘴上说说，要付诸行动。

还有一个大拿也没去，电工，他可是我们厂的很重要的人呀。据说徐主管在食堂摆席庆祝老来得子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不是亲戚的人，被请去吃席的。然而这次，他也居然没去？难道是他主动不去的？可是不应该呀，他女朋友都去了，他怎么会不去呢？这样说的话，那就应该也是没有被请吧。

尽管就我们这几个人吃饭，不过也没有人抱怨。倒是仓库的老大时不时地大声说我们没资格呀。我扭头一看，原来他在打电话，也许是跟某个朋友抱怨，也许是故意说给食堂的人听的。毕竟食堂很多老板亲戚，传个话的功能还是有的。

搞不懂呀，搞不懂，这种做法是几个意思？如果说是犒劳他们加了很多班的话，那么那个通报表扬又是什么意思呢？

近几个月，公司忙得团团转，几乎所有部门都在加班加点，一般都要加到晚上十点或十点半。周日也加（周日加班可以调休），没有加班费的，义务加班。特别是我们宿舍那个火花组组长，中午也不休息，太忙了。有一天，她回来说，她想让公司招人，实在忙不过来。不知道哪个人跟她说，不招人，反正你们组这么多事，就这几个人，到时候多给你们发点福利。她还抱怨说，人都累死了，要福利有什么用！可是怎么想都不知道多发点福利是个什么意思。某天早晨，我问她，多发点福利，是说多发点年终奖吗？她说，多

发个屁。另一个舍友也说，年终奖就是你工资，多少工资就是多少年终奖，还不是一次发，去年的今年七月才发完，说不定今年的要明年一年才发完。我说，那怎么说过年多发点福利，我以为是按做事多少发的。舍友说，想都别想，就是你的工资，老板说的好听，今年增加福利，说不定是今年分四个月发，明年分十个月发。

然而，这个多发点福利的谜终于在今天通告栏上揭晓了。一张通报表扬揭露了一切疑问：鉴于火花组中午不休息，连班加班加点完成工作任务，给予她们组三人每人两百的奖励！哈哈，太神奇了，这两百块钱就算是她们几个月来每天不休息加班换来的奖励了。公司够坑的，可其他部门的人呢？他们除了中午没有连班，他们也是晚上加班加点到很晚呀，这让他们情何以堪，至少也该有点奖励吧！可惜没有，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晚上省模的两个人回来后，我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我们那个舍友的火花组每人两百的奖励。其中一个L说没看见通报，但听说了。另一个W说，知道，她们组以前每人还被罚款两百了，这就是把罚款还给她们了。L就解释说，以前，她们组有一次铜公丢了，每人被罚了一百，还有一次做错事每人被罚了一百，你以为公司会给你奖励呀，还不是拿她们的钱还给她们！我们工作难道不累吗？也没给我们奖励呀！哦，好吧，我承认我想多了。我以为她们会不满意到要求公司也给她们发奖励，但没想到，她们虽然不满意，但还是给了这两百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吧，我也承认我太天真，以为公司真的发了奖励，结果原来只是把罚款还给她们。可是，我真的不能理解公司的做法，竟这么不顾虑其他人的感受，这是什么路数？有大神指点吗？

## (2016.9.5) 补充一件事

打官司要双倍工资的小刘仲裁结果下来了。由于公司没有出庭，劳动局支持了小刘的双倍工资请求。当我们还在纳闷为啥公司不出

庭的时候，公司通过一位劳动局的熟人跟他说过了，就算给他补偿，也会拖他半年。可公司居然不出庭，是不是很奇怪呢？然而，大招居然在后面。公司请了律师，以员工一进厂就签的试用期合同（仲裁的时候小刘要出示这个，但有个律师说可以先不出示，毕竟这个不是合同，是试用期合同；二，连公司盖章都没有，简直就是空白合同嘛）为依据，提起了上诉，想驳回小刘的三个月试用期内的双倍工资，且不知廉耻地提出让小刘支付诉讼费。

小刘咨询某劳工机构的热心朋友老董。老董按最坏的打算跟他说，要打赢官司可能要到 17 年 5、6 月了。小刘被吓坏了，从四月开始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还要打到明年，一下沉不住气，想跟公司协商，就打了老板 Lisa 的电话。Lisa 说这个已经全权交给律师了，按法律程序走吧，然后问小刘有什么想法。小刘一听 Lisa 说按法律程序办，便打消了协商的念头。没多久，公司的人事兼财务李红霞给小刘打电话，说，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哪上班，并问他给丽萨打电话什么事。小刘一听，心想坏了，公司怎么知道我在哪上班的，如果他们给我现在公司打电话怎么办？但是嘴上只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公司到底想怎么解决。李红霞说公司最多给两个月补偿（法律可以要求至四个半月，如果试用期合同有争议的话，还可能再加三个月）。小刘一听就说，那还是法庭上见吧。想想也是，都这么久了，也才给俩月，真不划算。因为这个事刚出来的时候，公司就答应给一个半月的补偿，小刘不同意，现在拖了这么久才给俩月，肯定不行呀。

一审开庭结束后，小刘跟我微信聊天，说原公司真的给他现在上班的公司打电话了，说小刘正在打官司，问他现在怎么样。不过幸好，他现在的公司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只是人事的文员问他是怎么回事，小刘就说上个公司不给工资，然后随便打了一下马虎眼，表现得这件事很微不足道一样，然后就这么过去了。

我觉得打官司的公司真是太无耻了。我让小刘打电话去骂 Lisa，

我当时还给他发了好多指责 Lisa 的话。后来，小刘确实打了，但没有我指责的厉害。他问 Lisa 知不知道这个事。Lisa 说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小刘还是跟她说，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还做这样的事，打电话给我现在的公司，让我失掉工作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到时候我时间那么多，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也许跑跑公积金办什么的（公司一直未交住房公积金）。

PS：二审支持了小刘的赔偿申请，公司在二审结束后很久也终于支付了赔偿。



别了，不见天日的封闭的车间  
别了，24小时日光灯的车间  
别了，光着脚走路的车间  
别了，闻臭脚丫子味道的车间  
别了，歇斯底里的管理  
别了，周末的加班和补班

别了，为做够产能而违规操作的日子  
别了，让QC、稽核员逮住的日子  
别了，隔三岔五写检讨书的日子  
别了，老担心让安检门和保安拦下的日子  
别了，静电环静电衣动不动被偷的日子  
别了，手套口罩拖鞋浴帽不翼而飞的日子  
别了，吃完饭没地方休息的日子

我要放飞自己，做回人类啦

别了，我的同事，但不是永别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但是现在——耶，解放，万岁！！